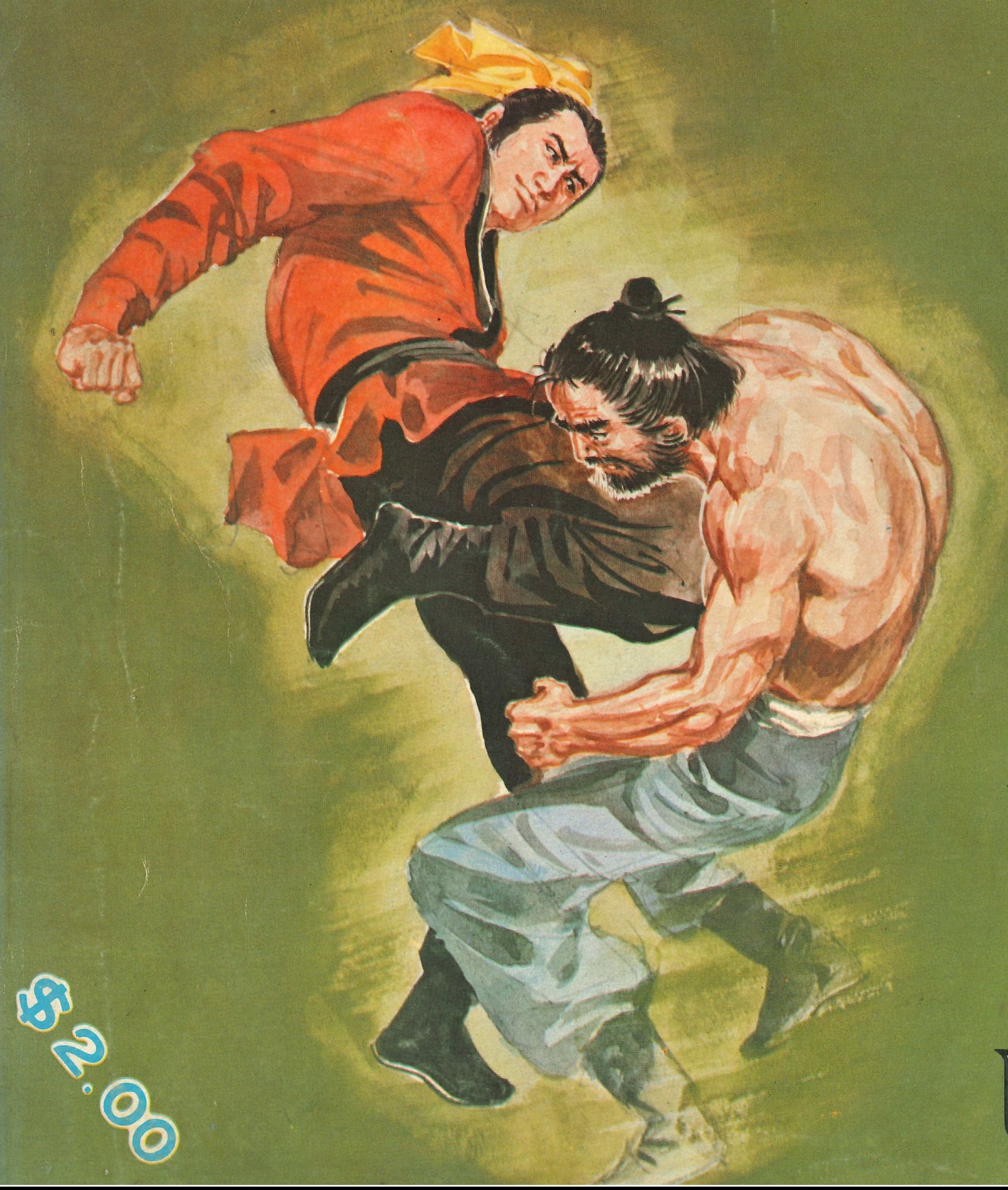
# 武俠世界

武壇怪傑・後起之秀——黃　鷹

**毒連環**　五毒歸一，三步絕命，十日之間，一連三人死在火蜈蚣的毒血之下，殺人的竟然也就是這三個人，三個人各逞心機，連成了一個毒環，循環殺人！



$2.00

882

## ◀編　後　話▶

睽別多時的名滿東南亞作家高皐先生，下期又有他的新作發表了。「斷劍殘鈎」是他久休期間內之精心作品，構思經年，處理嚴謹，情節氣勢磅礴萬鈞，內容刻劃絲絲入扣……一支斷劍，半截殘鈎，把江湖黑白道間正邪人物，勾劃出喜怒哀樂、眞僞善惡的本來面目，揭露無遺，活然紙上。更將武林上秘辛，暢述淋漓，眞理與邪惡之分野，有刻劃入微的描述，佳作當前，不可錯過。

＊＊＊　　＊＊＊　　＊＊＊

充滿仇與恨、恩與怨的中篇連載「毒連環」，今期已開始刋出，四川唐門、毒匕暗器，名聞遐邇，是篇「毒連環」，顧名思義，字字充滿毒機毒阱，毒計連環迭出，毒着循環不息！閱來令你驚心動魄，冷汗淋漓，愛好緊張刺激小說的讀者們，誠屬一個天大的喜訊！

＊＊＊　　＊＊＊　　＊＊＊

到底監獄是否黑幕重重？人間煉獄？今期刋出的小鬼子故事「監犯大王」有詳盡的披露，作者上官庸君喜愛探秘尋幽，鑽隙搜索，構思是篇，窮他數月時光，以細膩筆觸描述，寫來入木三分，繪影繪聲，歷歷在目！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50.00 |
| | 一年港幣＄ | 98.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58.00 |
| | 一年港幣＄ | 114.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71.00 |
| | 一年港幣＄ | 140.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七樓之一　電話：5110086


・定閱價目・

連郵：一年52期NT.＄728元　半年26期NT.＄364元
郵政劃撥帳戶10637 5號






# 武俠世界

第882期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　令·圖

# 監犯大王

## 美人恩澤

關大明仰首一望，別墅內傳來陣陣的樂聲，餐舞會正在進行中。

他甚至可以想像得到，大廳中衣香鬢影，本市的名流紳士，窈窕淑女，都在舞池中相擁起舞。

像這樣的「生意」，只要做一次就够了。

關大明沉吟了一下，決定沿着水管爬上去，水管正好通向別墅主人的寢房，他估計那些名流太太的手袋，衣物必然存放在那裏。

如果一擧得手的話，便勝過拿着槍到銀行去打刧了，好像那個刧「寶生銀行」的倒霉刧匪，不但分文拿不到，還有監獄之災！

關大明一向很相信自己的運氣，他在未調查淸楚下手的對像底細時，輕易是不肯行動的。

今晚的機會，眞是千載難逢，說不定收穫要比打刧銀行十次更大。

他拍拍插在腰間的一把手槍，那是在越南未淪陷之前，從那裏買來的。

關大明很反對用武力搶刧，因爲萬一事敗落網的話，那會罪加三等。

只不過，如果「做世界」時不帶武器在身，却成什麼樣子？

他深吸了一口氣，矯若猿猴地爬上圍牆，然後奔到那條水管旁，攀爬了上去。

「海風別墅」位在淺水灣畔，是一幢兩層式的建築物。再高的大厦關大明也爬過了，何況是這樣矮的建築物，所以，他很快便爬到了二樓。

## 魔鬼陷阱

從窗口望進去，富麗堂皇的寢室燈光通亮，圓型的大床上，果然放着許多皮草披肩和手袋。

關大明是一個識貨之人，他看得出那些披肩隨便一條都値三五千元以上。不過，他看中的是那些大小形式不同的手袋。

名流夫人的手袋通常都有巨額現欵。

由於房間的冷氣開着，所以，所有的窗戶都緊緊關閉着。

不過，關大明並不覺得那是難題，要打開一道窗子，對他來說是再輕易不過的事。

他取出一把小刀，伸進窗隙間撥動着，還不够三分鐘，窗子便被他弄開了。

關大明輕輕地推開窗戶，縱身房中，他奔近床前，取出手套戴上了，然後拿起一個手袋，將它打開來一看。

袋中還有一個小銀包，裏面有兩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四張百元鈔票，一共是一千四百元，很不錯了——他想。

於是，他將鈔票塞入袋中，又拿起另一個手袋。

當他打開手袋時，冷不防一個冰冷的聲音傳進耳中：「別動。」

關大明吃了一驚，抬頭望去，只見一個身穿低胸晚禮服，嬌艷如花的美女，不知什麼時候巳進入房間，正冷冷地望住自己。



關大明變應極快，立即握住手槍。

「如果你是聰明人的話，你不會開槍的。」那女人冷靜地說。

關大明看淸楚那女人身上並無武器，她爲什麼這樣鎭靜？

爲什麼？除非她有所恃。

正因爲猜不透那女人的來路，關大明呆呆站在當地，不知所措。

他緊抓着槍柄，站在當地呆若木鷄，心底下疑惑無比：天下間怎有女人對着一個持槍的刧匪，却表現出這樣鎭定神情。

「我叫紀太，是今晚的客人，」美女向他笑一笑，道：「你是來這裏發財的，對嗎？」

關大明茫然地點着頭，他實在不明她如何要自我介紹，好像朋友一樣。

「你放心，如果你不開槍的話，你還是可以達到發財的目的。」紀太笑着踏上前。

關大明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面前這個「紀太」太不可思議了。

「如果你可以答應我一件事，我非但不會叫喊，而且還會不發一點聲息地退出去，讓你從容地發一筆財——」紀太頓了一頓，凝視着關大明問道：「怎麼樣？」

關大明口唇動着，他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聲音竟會乾澀得那樣難聽：「什……什麼事？」

「記住我的電話號碼，明天打電話給我。」紀太淡淡地說。

關大明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然而，紀太已將她電話號碼唸了出來。

「記得了嗎？」

關大明默念了兩遍，向她點點頭。

「好，明天下午一時正打電話給我，那麼，你什麼事都沒有，否則——」紀太望了他一眼，道：「像你這樣的人，必然是個慣竊，我一向警方提供消息，你是逃不掉的。」

關大明心頭一震，她說的是事實，自己在警方的檔案中，的確有過七次案底。

「現在，你自行發財吧。」紀太說着轉身離房。

關大明看着她苗條的背影消失在門口，站在當地，竟是傻了！

無論如何，關大明在刹那間實在猜測不到那「紀太」的用意。

然而，關大明畢竟是個聰明人，他立時想到紀太是認眞的，她給自己「發財」的機會。

於是，他加快了行動，將床上的手袋搜掠一空，也顧不得細數到底有多少錢，爬出窗子，沿着水管，一溜烟離開了「海風別墅」。

回到家後，他將所得自袋中取出來一數，竟然有一萬兩千元。

這個數目對他來說，已經很理想的！

於是，他又想到那個美得令人目眩，但却又神秘得令人窒息的「紀太」。

她爲什麼要自己打電話給她？

難道她是一個久曠的怨婦，看上了自己的年輕力壯和英俊？

有錢太太，上流社會的醜史實在太多，這也不足爲奇的。

關大明將那筆錢收妥後，抱頭便睡，他告訴自己，反正疑團明天便可解開了。

× × ×

「紀太，我……我可以問你到底約我到這個地方來有什麼事嗎？」

關大明不安地搓着手，向四週望了一眼，山頂餐廳中顧客不多，冷氣顯得特別冷。

紀太喝了一口橙汁，凝視着他。

從她望過來的眼色，關大明心中一動，那是一個久曠的怨婦的眼色。

關大明忽然想，她的丈夫一定是個年事已高的殷商巨賈，她從他身上得不到性的滿足，於是希望從其他男人身上得到。

「你很年輕。」紀太忽然道。

關大明澀然一笑，將近三十歲了，其實已不年輕。

「叫什麼名？」紀太忽然問：「我要你的眞名，不是假的。」

關大明沉吟了一下，回答道：「關大明。」

「大明，」紀太親暱地喚他的名：「我有件事想請你帮帮忙。」

「什麼事？」關大明心中一動，如果她要求自己和她歡好的話，那眞是求之不得，像她這樣美艷的貴婦，自己便是做夢也不敢有染指之意。

「我——我要你偷走我的珠寶。」

「你說什麼？」關大明又幾疑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了。

「我要你做一次小偷，把我放在家中的珠寶偷掉！」紀太正色道。一點都不像在說笑。

「可是……可是這究竟是爲什麼？」關大明吶吶地問。

「很簡單，我嫁了一個孤寒的丈夫，他不給錢我，而你知道，我們這種嫁給錢的人，是最需要錢的，」紀太道：「那批珠寶大約值五十萬元——」

她頓了一頓，又道：「當然，我丈夫買了保險，珠寶失竊後，他可以取得賠償，而我，可以眞正擁有那批珠寶，我可以將它變賣，然後，叫我丈夫利用那筆賠欵，再爲我買一批回來，所以，對我一點都沒有損失，損失的是保險公司。」

「——」關大明猶豫着。

「你怎麼說？」

「我……我要考慮考慮。」

「如果我付給你百分之十的報酬，你還用考慮嗎？」紀太問。

「那是——」

紀太接口道：「五萬元，當然，我會付現欵。」

關大明被說動了，問道：「你有什麼具體的計劃？」

紀太俏臉上露出喜色，連忙答：「當然有，這個計劃我已經想了一年多啦，就是一直缺乏一個像你這樣理想的人選去實行。」

「說來聽聽吧。」關大明望着紀太，心中想：如果報酬中包括她的胴體在內，那麼，即使減收一萬元，自己也肯幹的。

「我的珠寶全放在一個五斗櫃中的小夾萬，不過很容易撬開。」紀太道：「明天晚上，我和我丈夫要出外參加朋友的婚宴，你可以在那段時間下手。」

「很好，」關大明問道：「現在，你必須把你家裏的情形和地址告訴我。」

「這個自然。」

× × ×

關大明戴上了手套，向那幢兩層高的花園洋房走了過去。

整條「藍塘道」靜悄悄地。

高尚住宅區的住客，多半很早便上床了——爲了保養身體。

關大明終於來到了「紀宅」，很容易也弄開大門，閃身而入。

大廳中黑暗一片，半點聲息都沒有，關大明屏住了氣息，腦際間忽然閃現了一個念頭，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正等着自己上釣？

憑着關大明的經驗，他判斷得出整層樓眞的沒有人，紀太的話沒有騙人，連傭人都不在。

既然如此，那麼，如果自己照着計劃去做的話，那筆五十萬元的珠寶，是如探囊取物一般，手到拿來的了。

他分辨出主人房的所在，躡着足向前走去。

主人房的門輕掩着，他閃身而入，第一眼便看到了那個五斗櫃。

他打開五斗櫃，果然看到一個小夾萬。關大明不再猶豫，取出工具撬開小夾萬，將裏面的珠寶悉數塞到袋中。

然後，關大明又四處搜掠了一番——他必須這樣做，造成被盜賊爆竊的樣子。

關大明在「紀宅」逗留了半個小時，除了取得那批珠寶之外，還順手拿了一個「刁陀」打火機，兩隻名廠手錶，一千元現鈔和三百元美金。

他施施然地離開了「紀宅」，翌日，還未起身，便聽到大門「篤篤」地响起來。

關大明揉着惺忪睡眼，上前打開大門，眼前不由一亮，紀太笑盈盈地站在大門口。

「昨晚你幹得很好。」紀太笑着道。

「請進來！」關大明精神一振。

紀太落落大方地踏進屋來，一面問道：「你一個人住的？」

「是。」他答。

「還未結婚？」

「幹我們這一行的，誰肯嫁給我們？」關大明笑着回答。

紀太在沙發上坐下來，交疊着腿。這時，關大明才仔細地打量着她。

紀太穿着一套緊身的衫褲，淺綠色的，把她美妙的身段顯露無遺。

她發現關大明的眼光貪婪地射在自己的身上，甜甜地一笑，問道：「那批珠寶呢？」

「啊！」關大明低呼了一聲，轉身回房取了出來道：「你看看數目對不對？」

「我信你。」

關大明在她對面坐了下來，心中想：要是她未結婚前去參加「××小姐」比賽，其他的參加者必然自動退出，因爲沒有人比得上她。

「你那筆酬勞我暫時無法付給你。」

「哦？」關大明雙眉一揚，難道她竟是一個食言而肥的人。

「事情是這樣的，我必須先把這批珠寶脫手，然後方有錢付給你，」紀太淺笑着問：「你信得過我嗎？」



關大明遲疑了一下，才向她點點頭，他瞥了她高聳的胸部一眼，問道：「原來你還沒有找到珠寶的出路，便實行這個計劃了。」

「老實不瞞你說，我……我是第一次做這種犯法的事。」

關大明笑了起來，發覺這位紀太對自己倒很坦誠老實。

「你丈夫叫什麼名？」

「他叫紀曉東，你聽過他名字嗎？」

關大明「啊」地一聲低呼了起來，道：「他是本地有名的珠寶大王。」

「不錯，他有過億萬的身家財產，但對我這個續絃夫人却一毛不拔。」

「有錢人多半如此。」關大明同情地道。

紀太幽幽地嘆了一口氣，緘默着。

關大明知道那位億萬富豪紀曉東是個將近六十歲的老翁，以他的年紀，怎可能滿足她？

從她射過來的幽怨眼光中，關大明增加了一種自信——佔有她的自信。

他站了起身，坐到她的身畔。

「你——你好像很寂寞？」關大明搭住她的肩膊，低聲問。

紀太側頭望着他，美眸水汪汪地，反問道：「你怎知道？」

「我看得出。」

紀太淡淡一笑，道：「你的眼光倒很不錯。」

這句話無疑給他進攻的啓示，他挨近了她，伸手搭住她的細腰。

紀太沒有迴避，反而貼近他了。

「其實……其實我們到房裏去坐坐，不是更舒服嗎？」關大明提議。

紀太遲疑了一下，終於向他點點頭，將珠寶放入手袋中，起身向房間望去。

關大明不發一言，搭住紀太纖細的腰肢，把她擁入懷裏。

紀太星眸微閉，仰起了首，潤濕的櫻唇，主動迎了上來。他一點都不猶豫，吮住了她濡濕的唇。

她的反應是熱烈的，腰肢扭動着，像蛇一般纏上了他，一條小舌立時渡進他的口腔中。

他將她的鈕扣解開，把上衣褪下，那渾圓的胸脯，在他面前顫動着——她竟然沒有戴胸圍。

他的手按住了那雪白得令人眩目的胸脯，聽到她低低的呻吟聲。

他的動作由輕柔轉變成粗暴，她的呻吟聲隨着他的動作變化——她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

在她的身上，他發揮了男性的雄風。

良久良久，他們相擁喘息着，分不出是誰的手，也幾乎分不出是 的脚。

「你——」她嬌美得沁人心脾的聲音在他耳畔輕聲說：「好棒！」

他沒有說話。

「你以後還會理我嗎？」她問。

「妳爲什麼要這樣問？」關大明燃上一口烟，微笑說道：「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啊。」

紀太在關大明寬闊的胸膛上吻了一下，吃吃地笑起來，忽然一個翻身，倒在他的身上。

他一呆之下，立時明白了。——好一個風流貴婦。

「你……你一定許久沒有男人了！」他喘息問。

「自從嫁了給他之後。」

「打令，如果我們可以永遠在一起，那該多好？」關大明忽然念頭一閃，道：「我們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你——」她含嗔白了他一眼，道：「你想財色兼收？」

關大明先是一呆，隨即哈哈地笑了起來，道：「事實上我現在已經是財色兼收了。」

「那十分之一的報酬？」她嗤一嗤鼻，嬌聲說道：「才五萬元，你的野心，未免太小了，我是一個億萬富豪的太太，你別忘記。」

「可是你本身也很窮。」

「現在我雖然窮，」紀太道：「總有一天，我會富有的。」

「那一天？」

「這一天不會來得太晚的，你等着瞧好了！」紀太在說話時，俏臉上，泛滿着自信。

× × ×

紀太撫弄着那把點三八口徑的左輪，關大明却搶了過去，道：「小心走火，裏面有子彈的。」

「放心，我對槍械有點常識的。」她又從他手中把槍奪過去。

「打令，你不用回去了嗎？」關大明問道。

紀太搖着頭，忽然道：「大明，我已經決定了，我們要再做一次。」

「做一次？」關大明楞楞地問道：「做什麼？」

「上次失竊的珠寶，保險公司已經悉數賠償了，他現在又替我買了另一批珠寶，」紀太得意地道：「這次，一共價值一百萬元！」

「一百萬？」

「不錯，如果我們再做一次，大概便够了。」

「仍然照上次的計劃？」

「是的，」紀太道：「那些珠寶仍然放在五斗櫃中的小夾萬。」

「接連兩次失竊，保險公司會不會懷疑？」關大明担心地問。

「不會的，」紀太道：「即使銀行也試過接連兩次，三次被打劫哩。」

關大明沉吟着不回答。

「大明哥，難道你不想帮助我脫離那個老而不嗎？」紀太柔聲問。

「打令，如果你現在離開他，你將損失承繼他億萬家財的機會。」

「一百萬對我已經够了，」紀太道：「況且，他的身體强壯得很，說不定再過三四十年還不死，那時候，我已老了，我已失去享受人生的機會。」

紀太頓了一頓，又道：「我要趁我年輕的時候，多享受一下人生。」

關大明知道她的意思。

她是一個性慾很强的女人，能够一天到晚只做愛不吃飯，叫她對着一個老頭子三四十年，簡直是判了她無期徒刑。

「大明哥，有了一百萬元，我們便可

以遠走高飛了。」

一百萬不是個大數目——對紀曉東的家財來說，但對自己却是個大數目。

有了一百萬，還有上一次的五十萬，兩個人可以過得很快樂的了。

「大明哥，相信我，這次會比上次更容易。」紀太又道。

關大明側頭望了她一眼，那麼漂亮的美人兒，一筆百萬元的珠寶，財和色都令人稱心滿意。

關大明終於向紀太點了點頭，道：「好，我們再做一次。」

「好極了！大明哥！我知道你一定會答應我的，」紀太大喜，嬌媚地說道：「你一定會。」

「什麼時候下手？」

「今天晚上，」紀太道：「我們在大會堂有一個約會，看歌劇。」

「女傭呢？」關大明問：「她們也不在家？」

「我會放她們的假，」紀太道：「不過，這次你最好不帶武器。」

「爲什麼？」

「大明哥，我不希望你冒險，萬一被街上的便探叫住搜身的話，那怎辦？」紀太正色道：「從現在起，你是我，我是你了，我要你平安，要你無事。」

「那我帶槍又有什麼關係？便衣警察沒有這麼巧搜我的身。」

「不，事情很難預料，萬一眞的發生呢？那時候，只要一次非法藏械，便要判你十年的監禁了，我可不願等你十年，知道嗎？」紀太誠懇地道。

關大明感動了，在她的櫻桃小口吻了下去。

紀太把點三八口徑的左輪手槍，悄悄地塞進手袋，一面熱吻着他……

× × ×

關大明輕鬆地吹着口哨離開家門，他決定先去吃一頓晚飯，然後步行到「紀宅」去。

有了上一次的經驗，他對「紀宅」瞭解的程度更深，今天晚上的工作，也事半功倍了。

他選了一間很著名的西餐廳，叫了一個神戶牛柳。

一面鋸着牛柳，一面想着紀太，不，現在應該叫她思思了。

他承認自己很够運，這次財色兼收，就是因爲運氣的關係。

吃過飯後，他見時間還早，信步在馬場附近散步，等天色一黑，便開始採取行動。

想到那一百萬元垂手可得的珠寶，他不禁笑了起來，天下間眞是太多奇妙的事了！

一直到天色全黑，他估計「紀氏夫婦」已經離家到大會堂看歌劇去了，這才向「藍塘道」走去。

紀氏住宅就在不遠處，房內黑漆一片，顯然地，思思已照原定計劃，和她的丈夫紀曉東出門去了。

他來到了大門前，發現連鐵柵也是虛掩着的，思思眞好，這可以省掉他的一層手續。

他打開鐵柵，取出百合匙，撥弄着門鎖。

不一會，門鎖「拍」地一聲，開了。

他輕輕推開大門，閃身踏進屋去；屋中黑漆一片，沒有人在。

對於「紀宅」內裏的情形，他早已瞭如指掌，當下毫不猶豫地趨上前去。

房門和上次一樣，虛掩着。

關大明伸手一推，門「呀」地一聲開了，定眼向房內望去，忽然看到床上有一個人影。

——怎會有人影？

關大明心頭一震，倒退了幾步。

這時候，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他看得更清楚了，那的確是一個人影，不過他是伏在床上，一動也不動地。

這是怎麼一回事？

關大明腦中忽然閃現出一個念頭，剎那間僵住了！

床上那人仍然動也不動一下。關大明取出電筒，向床上那人照射。

電筒光停留在那人面上，是一個白髮老翁，但雙眼圓睜，顯然已經死去。

關大明告訴自己，他是思思的丈夫紀曉東！

紀曉東怎會突然暴斃在家裏？他不是和思思到大會堂看歌劇去了嗎？

忽然，電筒光又照射到一樣物事——他的點三八口徑左輪手槍，就在他脚邊。

剎那間，他明白了！

關大明知道自己中了思思的毒計，她果然是設下陷阱，等待自己上鈎的！

一想通這點，他俯身拾起手槍，轉身便逃，可是已經遲了，他聽到思思大聲叫了起來：「救命呀！搶刦呀！殺人呀！」

關大明不理三七廿一奪門便逃，可是，背後傳來皮靴聲，有人追了上來，並且大叫：「別動，我是警察！」

他亡命地奔逃着，忽然槍聲一响，他胸口一陣刺痛，他知道，警察及時趕到，射了自己一槍。

當他昏倒下地的時候，他發現財色兼收的美夢已經碎了，反而她可以逍遙法外，安享那過億萬的家財……

× × ×

王小克踏進「希爾頓」咖啡座時，舉目四望，似乎在找着什麼人。

忽然，他眼中一亮，看到他預期的東西了——一朶紅玫瑰。

那朶紅玫瑰連枝葉放在枱上，嬌艷欲滴，然而，紅玫瑰的主人却更嬌更艷。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那個坐在椅上，含笑望着自己的美女，不由痴了。

當他接到對自稱「紀曉東太太」的女人電話時，已猜到對方的年紀不大，可是，却怎樣也想不到億萬富豪紀曉東的未亡人，竟是一個這樣出色的美女！

王小克略一定神，向她走過去。

「紀——紀夫人！」王小克問。

那嬌媚的美人，正是紀曉東的遺孀——郭思思。她含笑向王小克點着頭，道：「你就是傳說中『小鬼子』王小克？」

王小克聳了聳肩，答道：「我並不是傳說中的人物，我只是現實中的一個平凡人而已。」

思思那雙剪水秋瞳凝視着王小克，咀邊孕育着迷人的笑靨，道：「據我所知，



你並不平凡哩！」

王小克拉開椅子，坐了下來，問道：「紀夫人，不知有什麼指敎。」

「叫我思思吧！」思思甜甜地一笑，道：「夫人長夫人短地，把人都叫老了。我大你幾歲，如果你喜歡，可以叫我一聲『思思姊』。」

王小克料不到她竟是如此落落大方，便像多年忘友一樣，淡淡一笑，問道：「好吧，現在可以言歸正傳吧？思思姊！」

郭思思緩緩地點着頭，道：「我要你替我追查一批珠寶的下落。」

王小克呆了一呆，失聲笑了起來，說道：「思思姊，妳錯了，我並不是私家偵探！」

「我知道，可是，我也知道你肯爲豐厚的報酬替人做事。」

王小克暗暗地點頭，她講的是事實。

「那批珠寶價值兩百萬，我把它藏在一個很妥善的地方，可是，不知怎的，突然間莫名其妙地失竊了！」郭思思說話時，俏臉上全是漠然之色。

「妳報了警沒有？」

「沒有。」

「爲什麼？」

「這……這已經是我第三次失竊了，」郭思思道：「以前兩次警方都沒有破案，所以我認爲這一次如果報案，也是白費工夫，倒不如自己設法去把它找回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問道：「你認爲我有辦法把它找回來？」

「你有辦法的。」郭思思道：「我聽過不少有關你的傳說，所以，我才千方百計查到你電話號碼，打電話約你出來。」

「兩百多萬的珠寶？」王小克喃喃地道：「那倒不是一個小數目哩！」

「所以，我付出的酬勞也不少，二十萬元。」郭思思道。

王小克聞言睜目吹了一下口哨，那是十分之一的價錢了。

「還有！」郭思思接着道：「如果兩個月後一無所獲，我仍然會付你百分之一的報酬，即是兩萬元！」

王小克心中一動，答道：「妳信得過我？」

「王先生，你當然可以完全不着手去偵查，然後在兩個月後來問我收取那兩萬元的報酬，可是，我已探聽過你了，你不是那種人，所以我才非找你不可！」

王小克凝視着郭思思，暗想這個億萬富婆好厲害！

「怎麼樣？」郭思思問。

「你可以供給我什麼資料？」王小克反問。

「如果你答應的話，我會帶你回家，看看我家的環境，還有收藏那批珠寶的地方。」郭思思道：「同時，更可以提供幾個有嫌疑的人名給你。」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答應妳。可是，我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的作風是預支上期。」王小克道：「妳可以先給我一萬元嗎？」

「當然可以。」郭思思毫不猶豫地打開手袋，拿出支票簿，寫了一張一萬元的現金支票給王小克，道：「兩個月內，如果你把那批珠寶找回來的話，我再付你十九萬元。」

王小克謝着接了過來，道：「我們現在可以到妳家去看看了吧。」

× × ×

王小克望着那個五斗櫃，皺起眉頭。

那是一個毫不起眼的櫃子，任何人都想不到裏面竟然會藏着價值兩百萬元的珠寶！

郭思思打開了第一個抽屜，把它拿了出來，然後道：「你看！」

王小克已經長高了不少，所以，他必須微蹲下身，才看得到裏面的情形。

當他看清楚抽屜裏面的乾坤時，他便明白爲什麼郭思思會把價值兩百萬元的珠寶收藏在這裏了。

抽屜整個拿了出來後，露出一個小夾萬——那夾萬大概是入牆的，否則，絕無可能容納得下。

郭思思伸手入內，扭着密碼盤，把小夾萬的門打開了，裏面空空如也。

「我眞不明白，這個藏寶地方十分隱密，怎可能被入屋行竊的小偷查悉，把它打開了，拿走裏面所有的珠寶！」郭思思道。

「除了這批珠寶之外，妳還失竊了些什麼東西？」王小克問。

「沒有。」郭思思點着頭道：「那竊賊好像就是爲了這批珠寶來的。」

「哦！」王小克心中一動，問道：「這個夾萬的所在除了你之外，還有沒有人知道？」

郭思思搖頭道：「絕對沒有，平日我打開它時，總是先關了房門的，連家中的傭人也不知道這裏面有個夾萬。」

「妳先生呢？」

「他——他當然知道。」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問道：「紀先生去世多久了？」

「三個月另十天。」

王小克雙眉深皺，如此說來，事情可大有蹊蹺了，因爲像這樣的失竊，必定是「家賊」的了。

「眞的沒有第二個人知道這具夾萬的所在？」王小克正色問。

郭思思沉吟半晌，終於咬了咬牙，道：「還有一個。」

「他是誰？」

「他叫關大明。」

「他是你的什麼人？」王小克追問。

他發現綫索來了。

「他……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朋友。」

郭思思說話時，神色奇特。

王小克並沒有追問既然是普通的朋友，怎會知道這秘密夾萬的所在，反而問：「這位關大明先生有嫌疑嗎？會不會是他來偷走的？」

「不，絕對不可能是他。」

「哦？」王小克詫異地望着她，問道：「爲什麼你這樣肯定？」

「因爲他三個月之前，已經被送進監牢！」郭思思道，「正在坐監。」

王小克心中又是一動，問道：「他是爲了什麼入獄的？」

「謀殺！」郭思思道：「被判二十年徒刑。」

「啊！他就是謀殺妳丈夫的那個兇手？」王小克低叫了一聲，忽然想起三個月前，本市哄動一時入屋行刦不遂槍殺案。

郭思思緩緩地點頭，道：「不錯。」

× × ×

王小克放下電話後，輕鬆地吹着口哨，離開家門，他巳經從周探長那裏，得到一切有關那個關大明的資料。

他截了一輛的士，來到「市立監獄」門口，向大門走去。

守衛見王小克衣着光鮮，迎上前來，道：「先生，這裏是監獄，不是旅遊勝地，請你回去吧。」

「我不是遊客。」王小克答道：「我來見你們的監獄署長的。」

「有沒有預約？」

王小克搖着頭，道：「沒有。」

「對不起！署長是不隨便見外人的。」守衛道。

王小克笑了一笑，道：「其實我也不算是外人，你看看。」

王小克說罷，自袋中取了一張「身份證」大小，用膠套封着的卡片出來，遞上前去，那是他在帮警方破了幾個大案，由警務副處長金兆輝頒給他的，二面印着幾行小字，中英對照，大意是說：「持證人是警方特別幾人，如果必要，請警務人員給予充份方便和合作」。還有王小克的照片。

那守衛對照了王小克的樣子，發現無誤，這才道：「好吧，請等等。」

守衛轉身到亭岡內撥了個電話通傳，不一會，走了回來，道：「羅署長現在接見你，他的辦公室在左邊建築物二樓。」

「謝謝。」

王小克從那個剛好可以容一人通過的小門踏進「市立監獄」，向左邊的建築物走去。

「市立監獄」並不是本市唯一的監獄，西郊和離島還有另兩個監獄，不過，要犯都被囚禁在「市立監獄」之中。

王小克來到羅克署長的辦公室外面，伸手敲了敲門。

「進來。」

王小克推門而進，雙鬢斑白，臉色紅潤，年紀大約五十出頭的羅克署長，正在批閱着文件，頭也沒有抬起來望他。

「請坐。」

王小克在他對面的沙發坐下來，羅克署長這才抬起頭來，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可以把你的證件給我過目嗎？」

「當然。」王小克把金副處長給他的特別證件遞上去。

羅克署長望了一眼，交回給王小克，道：「王先生有什麼貴幹？」

「我想查一查，你們這裏是不是有一個犯人，名叫關大明？」

「好的！」羅署長站了起來，向文件櫃走去，道：「我替你查查看。」

他翻閱着檔案，終於找到了，道：「不錯，關大明，二十九歲，一百四十九磅，身高五呎十吋，三個月前槍殺紀曉東，被判二十年徒刑。」

「我可見一見他嗎？」王小克問道。

羅署長臉上出現了為難的神色，道：「恐怕不能。」

「為什麼呢？」

「他並不在市立監獄！」羅署長望一望那份檔案，道：「他一個月前，調到西郊監獄去了。」

王小克聞言站了起來，道：「謝謝你，打擾了。」

當王小克走到門口時，羅署長忽然問道：「王先生，你為何要見他？」

「為了一些私人事件。」王小克向他笑了一笑。

× × ×

西郊監獄的規模比「市立監獄」差得很遠，它只不過是一座八層高的建築物，依山而建，四週是高達兩丈的圍牆，上面全圍了倒鈎的鐵綫網。

在西郊監獄的附近，可說毫無人烟，政府最近正想發展西郊，使它成為工業衞星城市，所以開山築路，幸好大部份的勞力得自西郊監獄的囚犯，因此，並不必花用太多的公帑。

王小克到達西郊監獄時，巳經是下午三時半，望過去，遠處一條新開的超級公路都是人，從他們身上的囚衣，看得出築路工人全是囚犯。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叫的士司機稍候，向大門走過去。

守衛一見王小克的特別證件，立時入內通報。

王小克又向遠處望去，只見三輛大卡車停在路邊，另外還有一輛吉普車停在路中心，幾個手持長槍，身穿制服的獄警，分散在附近監視。

這時，守衛走了回來，向王小克道：「監獄長有請。」

「謝謝。」

在另一個守衛的帶領下，王小克來到西郊監獄長許世禮的辦公室。

許世禮是個五十餘歲的矮胖漢子，皮膚極白，頭髮極黑，上唇蓄着短髭，看上去，有點像「哈地」的滑稽人物。

然而，許世禮雙目精光爍然，他冷電般的眼光望住了王小克，道：「王先生，有何貴幹？」聲音鏘然有聲，在空曠的辦公室中聽來，却有一種陰森的感覺。

「我想知道，你們這裏是不是有個監犯，名叫關大明？」王小克問。

「關大明？」許世禮摸一摸短髭，道：「我這裏一共有三百一十六名監犯，怎記得齊全呢！」

王小克知道他在擺官架子，心下暗暗不悅，可是有求於人，只得涎着笑臉，道：「勞煩你查一查，好不好？」

許世禮不大情願地站了起身，向檔案櫃走去，翻閱了一會，道：「不錯，是有一個關大明，上個月才由市立監獄調來這裏服刑的。」

「我可以見見他嗎？」

許世禮「嘭」地一聲把文件櫃關上了，冷冷地道：「不行。」

「為……為什麼呢？」

「王先生，這裏是監獄，可不是酒店！」許世禮冷冷地道：「囚犯們是不能隨便見客的。」

「可是我有金副處長的特別證件。」

王小克按捺着心底的不悅。

「那又怎樣？」許世禮傲慢道：「休說這姓關的是個重犯，便是普通犯人，沒有高等法院的批准，也是不可能見到。」



「哦？」王小克心上一凛，訥訥問道：「還……還有這一層手續？」

「不錯！」許世禮站了起身，擺出送客的姿勢，道：「再見，王先生。」

王小克無可奈何，只得站了起身。

許世禮望着王小克的背影離去，忽然拿起案頭的內綫電話，道：「把曾沙展叫來。」

「曾沙展在當值。」對方答。

「我叫你把他叫來！」許世禮叱道。

「是……是……」

十餘分鐘後，身材高瘦，滿面陰鷙之色的曾煥成沙展手持長槍，敲門而進。

他一見許世禮的臉色，便知道有事發生了，問道：「什麼事？」

「剛才我們來了一個客人。」許世禮燃上一口雪茄，凝視着曾沙展。

「誰？」

「王小克，綽號小鬼子，你聽過他的名嗎？」許世禮說着噴了一口烟，雙眉深鎖着。

「他？」曾沙展臉色一變，道：「他和警方來往較多，怎會到我們這裏來？」

「他要見一個人。」

「誰？」

「關大明。」

曾沙展聞言兩道濃眉一軒，臉上微微變色，吶吶問道：「他……他的目的是什麼？」

「我怎知道？」許世禮又噴了一口烟，道：「不過，我巳經打發他走了！」

曾沙展把長槍放到椅旁，在椅上坐了下來，臉上罩着憂色，道：「如果他再來呢？」

「他不會再來了。」

「哦？」

「我跟他說，要見關大明的話，除非得到高等法院的特准！」許世禮雙眼望着窻外的田野，道：「而他得不到的。」

「聽說這小鬼神通廣大，萬一——」

許世禮不待他說下去，便揮了揮手，道：「你放心好了，高等法院豈同普通部門？他搞不妥的。」

曾沙展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似乎放下了心頭上的一塊大石。

× × ×

「什麼？」郭思思瞪大一雙美眸，驚詫道：「你……你去見過關大明？」

王小克見她神色有異，淡淡一笑，道：「放心，我還見不到他。」

「我沒有叫你去見他？」郭思思正色道：「你……你為什麼這樣自作主張？」

「咦！可是，你也沒有叫我不可去見他呀！」

郭思思嘆了一口氣，垂下目來，道：「不會是他，他在監獄裏。」

「可是除了他之外，沒有人知道那五斗櫃的秘密！」王小克道：「這是唯一的綫索。」

「我告訴過你，不可能是他！」郭思思握着粉拳，提高了聲音說。

「妳和關大明之間，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王小克忽然道。

郭思思先是一怔，隨即正色道：「王先生，我是請你去追查那批珠寶的下落，可不是叫你來追查我的私事！」

王小克含笑着聳聳肩，道：「也許妳的私事和那批珠寶的失竊有關連吧！」

「不會的，絕對不會的。」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站了起身，郭思思連忙問道：「你到那兒去？」

「設法去找一張特准證。」

「你——你還想去見關大明？」

王小克點着頭，道：「他是唯一可以帮我追查到那批珠寶，同時帮我賺這二十萬元的人！」

郭思思咬咬牙，忽然道：「且慢！」

「怎麼樣？」

郭思思猶豫了一下，道：「如果你堅持要去找他的話，那麼——」

「怎樣？」

「我取消對你的聘請。」郭思思道：「那批珠寶，我也不要了。」

王小克出乎意料之外，轉身凝視着郭思思，見她絲毫不像說笑的樣子，淡淡一笑道：「妳可曾聽人傳說過，我不是一個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人？」

郭思思臉色一變，忽然低低嘆了一口氣道：「好吧，你要找他，去找吧！」

王小克懷着滿臉疑團離開郭思思豪華的別墅，來到警察總部，找到了周探長，向他說明要得到一張高等法院的特准證，去見一個監犯。

「為什麼一定要見這個犯人？」周探長詫異地問。

「因為他可以帮我賺到二十萬元。」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盡量替你設法，不過，成不成功我不敢担保。」

「你盡力而為吧！」

兩日之後，王小克終於自周探長手中，接到一張高等法院批下來的特准證。

他毫不躭擱地來到西郊監獄，見到監獄長許世禮，把高等法院批下來的特准證遞給他。

許世禮料不到王小克竟能在短短的兩天之中，取得特准證，望着它呆呆出怔。

「許獄長，我現在可以見那個關大明了吧？」王小克笑着問。

許世禮無可奈何，只好按下枱上的一個對講機，道：「請曾沙展進來。」

未幾，曾沙展敲門而進，一眼瞥見王小克，臉上微微變色。

「曾沙展，你帶這位王先生去見關大明吧。」許世禮道。

「許獄長，這——」曾沙展站在當地不動。

「這是命令，聽到沒有？」許世禮沉聲道：「快去！」

曾沙展無可奈何，瞪了王小克一眼，不情願地道：「請這邊來。」

王小克隨着曾沙展來到廣場，上了一部吉普車，向外駛去。

幾分鐘後，車子巳經來到新開的超級公路。一個獄警迎上前來，道：「曾沙展，現在不是你當值的時候啊，你——」

曾沙展不待他說下去，便道：「四一九三號的關大明呢？」

「他在那邊。」獄警說着朝遠處山邊一指道：「正在除草。」

「把他叫過來。」

那獄警答了一聲「是」，便欲轉身去叫關大明過來，不料王小克道：「不必了，我過去見他。」

說罷，王小克逕自向前走去。

他已在周探長的檔案室看過關大明的照片，認得他的樣子。

關大明看見王小克朝自己走來，雙眉一蹙，放下了手中的鋤頭，驚疑不定地望住王小克。

「你是關大明？」王小克在他面前站定。

關大明點了點頭反問：「你是誰？」

「我姓王，是紀曉東夫人的朋友。」王小克說話時，暗中留意關大明臉上的表情。

然而，關大明神色木然，道：「那又怎樣？」

「她最近不見了一批珠寶，價值兩百萬元！」王小克道：「你知道嗎？」

關大明聳着肩，苦笑一下，道：「你是在說笑？我在獄裏根本和外界隔絕，怎知道？」

「那批珠寶是放在一個五斗櫃中的秘密夾萬中不見的。」王小克又說。

「現在的竊賊精明得很！」關大明又拿起鋤頭鋤草，一面道：「藏得再秘密的寶物，都有可能被他們發現。」

「可是那個小夾萬的位置實在太隱秘了。」王小克道。

關大明鋤着草，並不回答。

王小克又道：「而且，除了她之外，只有你一個人知道它的所在。」

關大明忽然放下鋤頭，沉聲道：「王先生，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一步都未離開過監獄！」

「你——有沒有把那個小夾萬的所在告訴過任何人？」王小克問。

「沒有！」

「那就怪了！」王小克喃喃地道：「那竊賊似乎專為那個小夾萬而去的，而且似乎一早就知道它的所在。」

「這絕不關我的事！」關大明冷冷地道。

「關先生，」王小克低聲問道：「你和紀夫人之間，是不是有過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關大明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冷冷地道：「既然你是她朋友，你應該知道。」

「可是我和她還沒有好到無話不可談的程度。」王小克笑道：「你和她便不同了！」

關大明臉色微微一變，道：「王先生，對不起，我不想和你談這個問題。」

就在這個時候，曾沙展走了過來，道：「王先生，見够了沒有？」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見够了。」

「那麼請回吧！」

王小克轉身離去後，曾沙展低聲向關大明問道：「他和你說了些什麼？」

「沒什麼。」關大明拿着鋤頭操作，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

曾沙展見王小克的背影已經遠去，沉聲問道：「他究竟和你說了些什麼話？」語氣十分嚴峻。

關大明無可奈何，只得放下鋤頭，道：「他問我有關那賤人的事。」

「那賤人？」曾沙展雙眉一揚，道：「就是姓郭的那個寡婦？」

「除了她還有誰？」

曾沙展摸了摸下頷，凝視着關大明，道：「關於她的什麼事？」

「她最近失竊了一批價值兩百萬的珠寶。」關大明道。

「姓王的那小子懷疑是你偷的？」曾沙展緊張地問。

「你不是在說笑吧？」關大明道：「我正在坐牢，怎可能到外面做世界？」

曾沙展臉色稍緩，沉吟了一下，轉身向外走去。

「曾沙展！」關大明忽然叫住他。

「什麼事？」

關大明猶豫了一下，問道：「你答應過我的事怎麼了？」

「這個——」曾沙展摸着下頷，支吾着沒有答話。

「曾沙展，我已經被愚弄一次，如果這一次再被人愚弄的話，哼！」

曾沙展臉色微微一變，踏上前去，冷冷地問道：「你想怎樣？」

關大明拿起了鋤頭，冷哼一聲，並沒回答。

曾沙展凝視他良久，忽然嘆了一口氣，上前拍拍他的肩膊，道：「關大明，你放心好了，我答應過你的事，絕對不會食言。」

「那你為什　還不實踐？」

「時機還沒到嘛！」曾沙展道：「總之，你把這件事交給我辦好了。」

「好！我給你兩個月的時間，」關大明道：「如果還辦不好，那麼——」

「怎樣？」曾沙展雙眉一揚，冷冷地問。

「咱們走着瞧好了！」

曾沙展踏上前去，沉聲問道：「你現在算是在恐嚇我？」

關大明冷哼了一聲，逕自轉身工作，不再理睬曾沙展了。

曾沙展咬着牙沉吟了一下，轉身向吉普車走去，這時，一個獄警匆匆跑了過來，手中拿着無綫電對講機，道：「曾沙展，監獄長叫你立刻去見他。」

「唔。」

曾沙展上了車，一踩油門，車子朝監獄疾駛而去。

在西郊監獄長的辦公室裏，許世禮不安地搓着手，在室裏踱來踱去。

忽然，房門「篤篤」一响，他雙眉一軒，道：「進來！」

門開處，曾沙展出現了。

許世禮趨上前把辦公室的門關了，問道：「姓王的那小子到底來見關大明幹什麼？」

「沒什麼。」曾沙展淡淡地答。

「曾沙展，你要從實回答我！」

曾沙展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他好像來調查一宗珠寶失竊的事。」

「哦？那宗珠寶失竊案和關大明有關嗎？」許世禮緊張地問。

「放心好了，他人在監牢，怎會和他有關？」曾沙展淡淡地答。

許世禮臉色稍緩，道：「我告訴你，在最近這段日子來。你最不好要亂搞！」



曾沙展閤着嘴唇不出聲。

許世禮向他揮揮手，道：「好，你走吧。」

「是。」

曾沙展離開了監獄的辦公室，從二樓望下去，幾輛載着囚犯的囚車，正緩緩地駛進監獄，是收工的時候了。數百個監犯，紛紛從車中跳下，魚貫進入監房。

曾沙展猶豫了一下，快步下樓，來到一個獄警面前，道：「阿超，叫二四八七號，曹和祥來見我。」

「現在？」獄警反問。

「等他洗過澡後吧！」曾沙展道：「我在辦公室等他。」

「是。」

曾沙展摸出香烟，望着魚貫踏進監房的囚犯，嘴角露出了笑容。

他噴了幾口烟，轉身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曾沙展的辦公室在地下右翼的建築物，是一個面積相當寬敞的房間。

辦公室除了一張寫字枱，兩張沙發之外，就是一列系的檔案櫃。

在那些檔案櫃裏，全是西郊監獄的囚犯資料，例如他們因何罪入獄，刑期長短以及入獄後的行為表現等檔案。

他除下外套，把香烟按熄，走到辦公室附設的洗手間，面對着鏡子擠着暗瘡。

曾沙展身材高瘦，樣子却長得不難看，尤其是他今年才三十歲，渾身都是男性氣息。他很講究衣着，所以，他的制服都熨得畢挺。

對着鏡子擠掉暗瘡後，曾沙展拿起一瓶面霜，在患處塗了些面霜，執正了領帶，來到他的辦公枱，坐了下去。

曾沙展打開抽屜，取出一個文件夾，翻閱着，他忽而閉起眼睛沉思，忽而瞪着眼望向窗外瞑想，就在這個時候，辦公室的門「篤篤」地响了起來。

「進來。」

門開處，一個身穿囚犯衣的男子出現了。那男子的年紀不會超過二十歲，唇紅齒白，皮膚被陽光炙得又紅又黑，他站在門口，態度驚恐，不敢立即踏進來。

「曹和祥，進來啊！」曾沙展友善地向他笑一笑，招呼道。

曹和祥猶豫了一下，踏進辦公室。

曾沙展上前把門關了道：「請坐！」

「曾沙展，我——」曹和祥的態度侷促不安。

「坐啊！」

曹和祥這才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今天工作怎樣？很辛苦是不是？」

曹和祥澀然一笑，點着頭。

「當然囉，苦工營是這樣的了，」曾沙展拿起指甲鉗，修剪着指甲，一面道：「每一個進入西郊監獄的犯人，都要做苦工。」

曹和祥渾身不自在地搓着手，沒有回答。

「如果你乖乖聽話的話，我可從一星期六天，減到一星期四天，甚至兩天，」曾沙展道：「那麼，你就不必出外受日晒雨淋之苦了。」

曹和祥咬着唇不出聲。

「怎麼了？你考慮清楚了嗎？」

「我——」

曾沙展淡淡一笑，問道：「曹和祥，你是因為什麼罪名入獄的？」

「誤……誤殺。」

「是了，誤殺！」曾沙展又問：「被判了多少的刑期？」

「十二年。」

「你已經服刑多久？」

「一……一年另三個月了。」

「唔，你的記性倒好，」曾沙展望了曹和祥一眼，深意地笑着，道：「你知道嗎？我喜歡記性好的人！」

曹和祥苦澀地笑着，却沒有說話。

「好吧，我告訴你，你雖然被判入獄十二年，可是扣掉假期，大約坐九年多便可以出獄了，對不對？」曾沙展問。

曹和祥點着頭。

「如果你在獄中的行為良好，那麼，更可能提前假釋，曉得嗎？」

「曉……曉得。」

「這樣說來，你大概只需坐五年至六年的監，」曾沙展道：「如果你行為良好的話。」

「是的。」

「而行為良好以什麼作準？是誰負責寫報告的？」曾沙展問。

曹和祥呆呆地望定了曾沙展。

「是我！」曾沙展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是我寫的報告！」

他頓了一頓，又道：「我所呈上去的報告，將會影响你是否服完了刑才出去，抑或可以提前獲得釋放，知道不知道？」

曹和祥口動着，却說不出話來。

「所以，你還是小心仔細考慮一下吧！」曾沙展道：「明天給我答案。」

曹和祥點着頭，正欲起身離去，曾沙展拉開抽屜，取了一包香烟，拋了給他，笑道：「如果你乖乖聽話的話，每個星期可以供應你兩包！」

曹和祥接過香烟，躊躇了一下，終於把那包香烟放到袋中。

曾沙展得意地笑了起來。

## 離奇竊案　神秘槍殺

「小鬼子，別胡思亂想了！」周探長道：「那關大明在服刑期中，紀府失竊案怎會和他有關？我看是其他竊賊做的。」

「可是那夾萬的所在十分隱秘，除了關大明之外，沒有其他人知道。」

「誰告訴你的？」

「事主，紀夫人郭思思。」

「也許她連自己也不知道，」周探長搖着頭，道：「奇怪，為什麼她不報警，反而要求你協助去尋回那批珠寶？」

「她說過，你們警方的辦案效力不太理想，」王小克笑了一笑，道：「報了案就等於沒報。」

「可是，價值兩百萬元的失竊案是大案，我們起碼不會當尋常的失竊案來辦理的。」

「你的意思是說，假設警方認真去偵查的話，一定會破案？」王小克問。

「也不一定可以破案，不過——」周探長頓了一頓，才道：「我們會盡力就是了。」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本市的竊案幾乎無日無之，你們的破案率又達幾分之幾？」

「一般來說，損失比較少的案件會暫緩處理，全力着重在較受人矚目的案件上面。」

「如果郭思思來報案呢？」

「那麼，她的案件會成爲第一大案，」周探長道：「上頭說不定會成立一個專案小組來進行調查。」

王小克道：「這樣說來，郭思思不報案是錯的了。」

「也許她另有內情，便難說得很。」

王小克心頭一動：是的，這宗失竊案，其中是否另有內情？

起碼，郭思思和那關大明的關係，就是一個大疑點！否則，爲何當郭思思聽到自己去見過關大明時，竟會那樣緊張？

忽然，周探長案頭的電話響了起來。

「喂？」周探長拿起話筒接聽。

王小克留意到周探長的臉色起着變化，最後，他道：「好，我立即來。」

說罷，周探長放下了電話。

「發生了什麼事？」王小克問。

「財記銀號發生了失竊案。」周探長披了上裝，匆匆向外走去，一面問：「你來不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跟上前去。

「財記銀號」是本市一間歷史悠久的銀號，專營僑滙放貸和外幣找換，位於商業繁盛中心。

當周探長和王小克來到「財記銀號」門外時，只見門口泊着一輛警方巡邏車，鐵閘拉了下來，只有當中的小門開着。

一個軍裝警員見了周探長，迎上前來和他打招呼。

周探長從鐵閘當中那個小門踏進裏面，只見燈火通明，店內六七個伙記聚在一起，一個紅光滿面的矮胖男子，正在咆哮如雷地叫：「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破產了！」

一個便衣警探替周探長引見了那矮胖男子，道：「他是財記銀號的老板莫財盛。這位是周探長。」

「探長，」莫財盛趨上前來，拉住周探長的手臂，說道：「你一定要把那天殺的賊人拉來，我的身家財產，全被他偷去了！」

周探長四週望了一眼，只是櫃面後邊的一個大型夾萬打開着，裏面的文件十分凌亂，顯然是被賊人搜掠而成的。

「莫老板，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周探長鎮靜地問。

莫財盛又驚又急，滿面漲得通紅，渾身微微顫抖着，張開着口却說不出話來。

這時，一個年紀大約三十餘歲男子踏前一步，道：「探長，我可以告訴你。」

「你是誰？」

「我是公司會計副主任，向錦華。」

「好！你說吧。」

「是這樣的，我們昨天打烊之前，收到一大筆的僑滙和外幣，由於時間已晚，來不及送到銀行去，所以放在夾萬中。」

「這十餘年來，我們都習慣把來不及入銀行的欵項放入這個夾萬，一向相安無事，怎料今天一早回來，便發現大門洞開，夾萬也已被人打開，裏面的欵項，全部不見了。」

「夾萬裏一共有多少錢？」周探長問道。

「大約是二十一萬三千元左右。」向錦華答。

周探長來到夾萬前，細心打量着，那是一種很古老的夾萬，用鎖匙開啓的，大約是二十年前出售，現在很少人採用了。

「夾萬並沒有被撬開的痕跡，」便衣探員上前道：「似乎是被人很順利地打開的。」

王小克也留意到那大夾萬毫無被撬毀的痕跡，打開它的竊賊，要不是第一流的開夾萬專家，便是配有夾萬的鎖匙。

「這夾萬是用鎖匙開的？」周探長問道。

「是。」向錦華道。

「鎖匙由誰保管？」

「莫老板。」

周探長向莫財盛望去，道：「莫老板，你的夾萬鎖匙呢？」

莫財盛掀起上裝，從腰間的暗袋裏取出一串鎖匙，那串鎖匙又用鋼扣扣住衣物，相信即使他睡覺時，那串鎖匙也片刻不離身。

莫財盛微顫着手，拋了一條遍體黝黑的鎖匙出來道：「就……就是這條了。」

「你沒遺失過？」周探長問。

「它廿四小時都在我身邊，」莫財盛答道：「即使睡覺時，我也把它扣在身邊的。」

「你一共有多少條鎖匙？」周探長又問。

「兩條。」

「另一條呢？」

莫財盛又自鎖匙串中找出另一條形狀相同的鎖匙，道：「在這裏。」

「你怎麼把兩條鎖匙放在一起的？」周探長詫異地問道。

「本來……本來這一條是在我弟弟財隆保管的，」莫財盛道：「可是二個月前開始，他還了給我。」

「爲什麼？」

「他——」莫財盛雙眉一揚，恨恨地道：「他監守自盜，虧空了我十餘萬，我告了他一狀。」

「哦？」

莫財盛點着頭，道：「近來市道不景，生意已經一落千丈，他身爲我的弟弟，却幹出這種對不起我的事，當然非告他不可。」

「然後他就把鎖匙交還給你了？」

「唔，」莫財盛猶有餘憤，道：「從那時起，我就不再認他做兄弟了。」

「莫老板，你弟弟在什麼地方？」周探長問道：「我可以見見他嗎？」

「你想見他？」莫財盛道：「到監獄去吧，他被判兩年徒刑！」

周探長本來以爲有了綫索，這宗失竊案和莫財隆必定脫不了關係，可是一聽說他在監獄中，不由有一陣失望。這樣說來，失竊案和他是無關的了？

「探長，這二十餘萬是我最後的身家財產了，」莫財盛道：「如果你不把它找回來，我非宣告破產不可！」



「你沒買保險嗎？」周探長問。

「買保險？」莫財盛先是呆了一呆，隨即道：「最初我是買的，可是一連買了三年，都沒有意外發生，心想這筆保險費可以省下來，怎料——」

「怎料現在後悔已太遲了！」周探長接口道：「莫老板，這種錢是省不了！」

離開「財記銀號」時，周探長雙眉皺得死緊，閤着嘴不出聲。

「探長，你說這件案和郭思思的失竊案有沒有巧合的地方？」王小克問。

周探長愕了一愕，道：「什麼地方巧合？」

「有嫌疑的竊匪，都在獄中！」

周探長腦際念頭一閃，道：「不錯，這……這究竟是爲了什麼？」

「探長，如果那個莫財隆早就配好了另一把夾萬鎖匙，入獄之前，將它交給別人，等他入獄後，那人才持鎖匙去爆竊夾萬，這——」

周探長不待他說下去，便一拍大腿，道：「有道理！有道理！」

然而，王小克臉上毫無欣慰之色，道：「正因爲他們在監獄中，又沒有證據，所以這案件大概是永遠破不了的啦！」

「小鬼子，你怎麼說起這種洩氣話啦？」周探長側頭詫異地望住王小克。

「不是洩氣話，」王小克道：「這是事實，起碼，他們有不在塲的證明，是不是？」

周探長回心一想，覺得也有道理，剛才的興高采烈，剎那間跑得不知去向。

他沉吟了一下，道：「無論如何，我要去找那個莫財隆，問一問他。」

「到監獄去？」

「不錯。」

「莫財隆在那一間監獄？」王小克問道。

周探長搖着頭，道：「不知道，這要去查一查才行。」

兩人回到警局一查，所得到的答案是「西郊監獄」，王小克笑了一笑，道：「算不算又是一種巧合？」

周探長一呆，道：「本市一共只有三座監獄，算不上是巧合吧？」

「好，你什麼時候去？」

「現在立即就去。」

「別忘記向高等法院申請特准證啊！」王小克提醒周探長。

周探長搖着頭，道：「如果是辦案的話，是有特權而不必申請的。」

「好得很，我們去吧。」

「怎麼啦？你也有興趣？」

王小克向他笑一笑，道：「不錯。」

× × ×

曹和祥猶豫了一下，終於鼓起勇氣，在曾沙展的辦公室門上，敲了一敲。

「進來！」

曹和祥推開門，看到曾沙展把雙腿交疊翹在辦公枱上，正優悠地噴着烟。

曾沙展一見是他，立即坐好，笑道：「怎麼啦？你考慮清楚了？」

曹和祥咬着牙，向他點點頭。

「好得很，」曾沙展得意地笑着，說道：「我早就知道你是個聰明人了，快請坐。」

曹和祥在他對面的椅子坐了下來，不安地搓着手。

曾沙展看得出他精神的緊張，淡淡一笑，柔聲說道：「你緊張些什麼？即使你答應聽話，我未必立即便有事情派給你去做。」

「我知道，可是……可是……」曹和祥囁嚅地說不出話來。

「可是什麼？」

「萬一……萬一失手的話，那……那便如何是好？」曹和祥担心地問。

「哈哈，這一點我比你還緊張，如果你失手的話，你說，誰的罪名大一點？當然是我了！」曾沙展頓了一頓，又道：「所以，如果不是絕對安全的差使，我是不會派你去做的。」

曹和祥這才放心，道：「那麼，我走了。」

「且慢！」

曹和祥呆呆地望住曾沙展，訥訥問道：「還……還有什麼事？」

「你來得眞巧，」曾沙展道：「我剛巧有一件事要你去做。」

「什麼事？」曹和祥臉色一變。

「離我們這裏，大約一哩之外，有一座別墅，那是本市百萬富翁安文傑的住所，」曾沙展道：「聽說他是個名畫收藏家，家中收藏着不少國際知名的名畫家的作品——」

「你……你要我向他下手？」

「曹和祥，你是因爲去盜古董，被事主發覺錯手打死他的，對於名畫古董，你有一種天生的鑑賞力，所以，這件差使最適合你去做了。」

「我——」

「曹和祥，我派你去做這件差使的原因，是希望由你的眼光，挑選其中最名貴的一幅把它拿來，」曾沙展道：「對於這一點，你是專家，是不是？」

得到曾沙展的褒獎，曹和祥眸子閃着光，他說的是事實，自己對於鑑別古董名畫的眞僞，的確別有一套。

「那安文傑的家中，少說也有百來幅名畫，我怎知道那一幅最值錢？」曾沙展又道：「但你知道，你一眼望去就知道了，所以，由你出馬最好，我又不是要你把他家裏的名畫全盜來，我只要一幅！」

曹和祥猶豫着，曾沙展又道：「只要你替我辦好了這事，我一定在報告上塡寫你行爲良好，讓你少嚐幾年鐵窗風味。」

曹和祥終於被他說動了，道：「好吧，你打算幾時開始？」

「現在！」

「現在？」曹和祥瞪大了一雙眼睛，道：「這……這樣急？」

曾沙展道：「我是說做便做的性子，現在是五點半，那安文傑大概還未入睡，這樣吧，咱們等午夜才行動，你先回監房休息一下，養好精神，等一下好辦事。」

曹和祥心想自己只有聽命的份兒，只好向他點了點頭。

「記住，十二點正，你逕自到大門口找我，」曾沙展道：「我的車子會在外面接你。」

「是。」

曹和祥回到監房，和他同房的，正是

關大明。

關大明躺在床上，望住天花板呆呆出怔，一見曹和祥進來，問道：「去洗手間去了這麼久？」

曹和祥嘆一口氣，在床畔坐了下來。

「怎麼啦？」關大明詫異地問。

曹和祥躺了下來，雙手作枕，仰視着天花板，半晌沒有做聲。

「你到底怎麼啦？」

「剛才……剛才我去見過曾沙展。」

曹和祥終於向關大明坦白。

「哦？」關大明坐直起身，問道：「他要你帮他做事？」

「——不錯！」

「你答應了？」

曹和祥嘆了一口氣，道：「我怎麼能不答應？況且，他承諾給我好處的。」

「哼！曾沙展這人經常說話不算數的。」關大明咬着牙，恨恨地說。

「哦？」曹和祥側頭望定了他，問道：「你也替他做過事嗎？」

「沒……沒有。」

曹和祥沒有再追問，他想着等一下的「任務」。

入獄之前，他專門在高尚住宅區徜徉，找尋下手的目標。

曹和祥對首飾珠寶的興趣不大，那與脫手的門路有一部份關係，可是，最大的原因是他對古董和名畫鑑賞力超人一等。

他自小便對古董和名畫產生一種狂熱的佔有慾，但由於自己出身寒微，年紀又小，事業上又尚未有所成，所以，他花不起錢去買。

既然沒有錢去買自己喜歡的名畫和古董，只好出諸「偷」之一途了。

最初，他小心翼翼地進行着，倒也被他弄到了幾幅名畫和三件古董。

他對自己的「勝利品」十分珍惜，每天晚上，必定拿出來細意欣賞。逐漸地，他的野心大了，專門向收藏家打主意。

曹和祥最初行竊只是爲一己的佔有慾，可是，自從他發現可以將「收穫」變賣換錢之後，他更加積極地尋求目標了。

那個「收買家」是他在無意中邂逅的，他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只知道人人都叫他「九叔」。

九叔戴着一副老花眼鏡，六十餘歲的人了，但步履穩健，聲若洪鐘，對名畫和古董的鑑別欣賞，水準竟在自己之上！

九叔有一次到他家裏坐談，發現一個鼻烟壺，笑着問他：「阿祥，這個鼻烟壺讓給我好不好？」

「我……我很喜歡它！」曹和祥道。

「我知道，可是我肯出高價。」

曹和祥聞言心中一動，問道：「你肯出多少？」

「三千塊。」

曹和祥瞪大了雙眼，驚詫不定。他記得，這鼻烟壺是在一個富豪的家中「順手牽羊」得來的，想不到竟然值三千塊。

「怎麼樣？」九叔問他。

他點了點頭，答道：「好，你得到它了！」

九叔是個相當豪爽的人，立即自袋內取出一疊鈔票，數了十張給他，並且說：「阿祥，我有許多客路，他們經常向我查問名貴古董和名畫，所以，如果你有貨的話，不妨打個電話給我，我出的價錢，是行內最合理的，不信你可以去查查看！」

從那個時候起，曹和祥才眞正瞭解九叔的「身份」，他是一個專門接贓的。

經過數次的交易後，曹和祥更知道九叔除了收購名畫古董之外，還兼收珠寶首飾。

而且，九叔在圈子內享有大名。

既然有了出路，曹和祥的出動次數就越來越密了。以前，他看不在眼裏的東西不屑一顧，但九叔改變了他的宗旨。

他只要是值得錢的東西，都毫不客氣地偷來，然後賣給九叔。

在短短半年間，曹和祥賺了不少錢。以他的年紀，每天晚上可以在舞廳夜總會一擲千金而毫不吝嗇，是令人欣羨的。

於是，許多人開始查探他「底細」。

當然，他們都查不到，因爲曹和祥做的是「無本生意」。

終於，他的過份奢侈，被便衣探員留意上了，暗中對他展開了監視。

就在那一次行動中，他被事主發現，用士巴拿擊傷了事主，匆忙逃出現場時，在門口被便衣警探截住了。

如果那事主的傷勢不重的話，他最多被判入獄兩三年。

可是，事主入院不久，因腦部受傷過重死去了，曹和祥「誤殺」的罪名成立，被判十二年監禁。

踏進監獄的最初一個禮拜，他萬念皆灰。因爲他聽人說過，即使是一個力壯如牛青年，坐了幾年監後，將會不像人形。

他更聽人說過，獄卒對囚犯們經常拳打脚踢，毫不講理地毆打一番——只要他們喜歡。

這種傳說也有證明——若干年前的灶底藏屍案，兇手本來是個健過身的彪形大漢，年紀又輕，但入獄不久，便被折磨得不像人形，未幾「病死」獄中。

曹和祥聽過不少獄中的傳說，所以，他一直在戰戰兢兢中過活。

他以爲自己再無生望離開監獄了！

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聽到囚犯們在竊竊私議，講到一個「監犯大王」。

——誰是監犯大王？

關於這一點，曹和祥覺得不以爲奇，因爲許多黑社會份子入獄後，仍然有他們的勢力，在獄中展開他們的另一種罪惡，好像販賣毒品，烟酒，以及搞同性戀等。

曹和祥除了認識九叔之外，和黑社會中人毫無來往，自己又是「新丁」，所以，他不敢查問誰是「監犯大王」。

他只是暗中留意着，希望從其他人的口中，得到答案。

終於，他知道誰是「監犯大王」了！

那是關大明告訴他的。從關大明的自述中，曹和祥知道他被陷害的經過，兩人既是同房，談得又很投機，所以，他大胆地問出這個問題。

關大明告訴他說：「他是曾沙展！」

聽到這個名字時，曹和祥楞楞地半天說不出話來，不明何以「曾沙展」會是囚犯口中的「監犯大王」。

關大明並沒有明確地告訴他「監犯大王」這個綽號的來源，只是神神秘秘地說



：「不久你就會知道了。」

曹和祥也知道，自己總有一天知道，因爲還有十二年的歲月要在獄中渡過。

曾沙展最初沒有留意到他，因爲他太年輕了，唇紅齒白，活像個小白臉。

未幾，曾沙展可能在檔案中查悉他的「專長」，開始注意他。

第一次，曾沙展向他表示了「友善」，送了一包香烟給他。

他知道，像那種原裝的美國香烟，在獄中的「黑市價」價值不菲，受寵若驚地接受了。

當然，曹和祥並不是傻子，他明白曾沙展不會無緣無故地送一包烟給自己。

三日後，曾沙展把他叫到辦公室，試探他。

「你在本市似乎沒有什麼親人？」曾沙展問。

「我——」

「別瞞我了，每個星期一次的探監，從來沒有人來探你。」曾沙展說。

他只得老實地點着頭，道：「我家人都在內地，只有我一個人游水出來。」

「唔，你家在內地一定相當富有？」

「我爸爸是大地主。」

「難怪你對古董有一種天賦的鑑賞力了，」曾沙展忽然問：「對啦，幾天前我給你的香烟，抽完了沒有？」

「抽完了。」

曾沙展笑着問道：「味道怎樣？」

曹和祥瞥了曾沙展一眼，苦笑着，心忖：你自己也是個老槍，何必問這種話。

「拿去吧！」曾沙展打開抽屜，取出一包同樣牌子的香烟，遞給他。

他接過香烟，却詫異地望住曾沙展。他不相信這個「監犯大王」有這等好心。

「收下吧，別乾瞪着我！」

他只得把香烟放到袋內，曾沙展又答道：「癮起時沒有烟，眞是難受得很，對不對？」

他由衷地點着頭，事實上打從入獄開始，他就在受這種苦了。

「如果你乖乖聽話，以後，我會不斷供應你。」曾沙展道。

他楞楞地望住曾沙展，什麼叫「乖乖地聽話」？他不懂。

「曹和祥，只要是聽話的監犯，我都對他們不薄，如果你聰明的話，最好學學他們！」曾沙展道。

他茫然地點着頭。

「對了，如果我叫你帮我一件事，你肯不肯？」曾沙展忽然低聲問。

「什……什麼事？」

「替我到外面做一件案。」

「什麼？」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天下間竟然有這樣的獄卒！

「別大驚小怪，」曾沙展滿不在乎地道：「由我策劃，你負責行動，担保萬無一失！」

「可是……可是我怎樣出去？」

「這個我自然有辦法，」曾沙展道：「否則，我也不會這樣要求你了。」

「我……我恐怕幹不來。」

「不要緊，我給你幾天的時間考慮吧，」曾沙展向他揮揮手，道：「慢慢才答覆我不遲。」

從那天起，曹和祥的內心就一直在劇烈地交戰着：答應他？抑或拒絕他？

如果答應他的話，自己勢將爲虎作倀，倘若拒絕，那麼，曾沙展會對付自己的，別說香烟，恐怕烟屁股都不會給自己一個，說不定還會想盡辦法來折磨自己哩！

果然，他立即被派到外面築路，而且担任最粗重的工作。

他咬着牙忍住，仍然沒有給曾沙展答覆……

如今，自己終於答應他了，而且就在今天晚上展開行動！

會不會成功？失敗了又怎樣？

這並不是他担心的問題，因爲憑他的經驗，要去盜竊一幅畫，並不困難。問題的重心是：如果這次成功了，曾沙展會不會接二連三地，叫自己去幹回這種「老本行」？

身爲監犯，離獄去做非法勾當，如果失手被擒的話，那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忽然他從思維回憶中驚醒：幾點了？

曾沙展約自己午夜會面，千萬不能遲到。

他起身走到走廊望一望，壁鐘的時計指在「12」上面，是午夜了。

曹和祥離開了囚房，獄警似乎已得到曾沙展的知會，並沒有問他要到什麼地方去。

廣場中闃無一人，整座監獄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

他不敢穿過廣場走到大門，只是沿着建築物的邊沿，慢慢地來到大門。

大門兩旁各有一個崗亭，可是，守衛似乎正在裏面打瞌，沒有人。

曹和祥來到那道小門，伸手一推，竟然開了。

他猶豫了一下，閃身而出，果然看到一輛私家車就停在圍牆下面，車廂中隱約有個人影。

曹和祥躡足奔過去，定眼一望，車中那人正是曾沙展。

「你遲到了！」曾沙展一面替他打開車門，一面埋怨他。

「對不起，我……」他期期艾艾地。

「別說話了，快上車！」

他跳上了車子，曾沙展一踩油門，車子緩緩地向前駛去。直到離開監獄已有一段距離，這才加大油門，車子怒吼着向前疾駛。

「記住，安文傑的家四處都掛有油畫，國畫，但最值錢的却掛在他的私人畫室，」曾沙展向他道：「那畫室在右邊走廊第二間。」

他牢牢記住了。

「拿了最值錢的那一幅，立即便逃！」曾沙展道：「動作儘量快和輕，別吵醒任何人。」

「是。」他答。心底下暗想，這是自己的老本行了，何必要你教？

車行數分鐘，安文傑的別墅已在望了，曾沙展把車速減低，道：「我在那邊樹叢中等你，快去快回！」

他應了一聲，跳下車去，匍伏着身子，向別墅奔了過去。

關於如何潛入別墅，如何弄開門鎖等等細節，曹和祥早有經驗，所以，十餘分鐘後，他已經處身安文傑的豪華別墅大廳

中了。

他向右邊的走廊望去，果然有幾道房門，其中一個裏面藏着價值連城的名畫！

自己只要取到其中一幅，便可以向曾沙展交差，換來「行爲良好」的報告，提前出獄了。

——這是有關自己前途的一次偸竊，千萬不能失敗！

正因爲精神的緊張，曹和祥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了起來。他在右望了一眼，竄上前去。

來到第二道房門前，曹和祥站定脚步，把耳朶貼在門扉上。

他首先要弄清楚，房間裏究竟有沒有人。

由於經過長期的自我訓練，曹和祥巳經可以聽得出最輕微的呼吸聲，僅靠這份本事，就令他如虎添翼，每一次的行動，都有九成九的成功希望。

房間內一點聲音都沒有！曹和祥這才把手搭到門柄上。

他用暗勁輕輕一扭，門沒有上鎖。

然而，曹和祥並沒有立即把門打開。

他以前試過吃過一次虧，那便是發覺門沒上鎖時便一推而開，却觸動了自動示警儀器，鈴聲大响，幸而及時逃出現場。

自從上次碰了壁後，他巳小心上十倍了！

他輕輕地，一吋一吋地把門推開，然後，用他那靈巧敏感的手指，在門檻上觸摸着。

通常，如果門上裝有自動示警系統的話，總會有鑿鈕存在。

那道門框光滑異常，沒有任何示警的裝置。

曹和祥才放心把門推開，向內望去。

他的眼睛也由於長期的夜間活動，訓練得可以在漆黑中視物，所以，他只向內望了一眼，便不由自主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在房間的四壁，果然掛滿了畫。

曹和祥並不是因爲畫的數目太多令他陡地吸了一口氣，而是那些畫的內容。

像他那樣的行家，只要一瞥眼，便分得出那一張是林布蘭，那一張是梵高，那一張是馬蒂斯，以及那一張是畢卡索的作品了！

當然，曹和祥並未見過這大師們的作品，可是，他在印刷得十分精美的畫集上看過！

曹和祥愛畫如命，經他一眼的名作，便永遠難忘，而畫室裏的名畫，幾乎每一幅都是他在專集中看過的。

難怪曹和祥站在當地，呆若木鷄了！

他腦際間閃着念頭，那種天生的「佔有慾」又蠢蠢而動了！

他想，如果把這些名畫全佔爲己有，夫復何求？

曹和祥站在畫室當中，足足有五分鐘之久，他越看得清楚，心底下的驚詫越甚——安文傑收藏，比市立博物館更豐富！

同時，他也不由暗暗佩服安文傑的魄力和財力，需知搜羅世界名家的作品，並非靠金錢便辦得到的，有些名畫在轉換主人時，是經過挑選，認爲對方有資格收藏才成交的。

曹和祥嘆了一口氣，如果未入獄前便知道本市有一個如此大的名畫收藏家，那該多好？

面對着那數十幅名畫，曹和祥的心跳得比剛才更快更劇了！

他腦際間念頭電閃：把自己認爲最值錢的一幅取去給曾沙展，抑或隨便拿一幅呢？

他知道曾沙展絕非名畫愛好者，甚至對畫一竅不通。

曾沙展要自己盜竊名畫的原因，只是想拿它去賣錢而巳。但此間的主人安文傑，却是個眞正的名畫愛好者！

曹和祥告訴自己，就隨便拿一幅去貢獻給曾沙展吧。

他來到一幅油畫面前，畫中有一個女子托着一籃葡萄，而旁坐着一女一男，還有個小孩張手像要拿葡萄吃的樣子。

畫的背景是起伏的山巒和蔚藍的天空，田裏有農夫在操作。

曹和祥一看便知道那是西班牙畫壇奇才戈雅的作品「葡萄收穫季節」。

戈雅於一七四六年，在撒拉哥沙城附近出生，長大之後，醉心繪畫藝術，其作品不落窠臼，自成一家，有「藝術叛徒」之稱。

然而，戈雅現在的作品，却巳價值不菲，想不到安文傑竟然有其中一幅。

曹和祥踏上前去，雙手托住畫框，決定把戈雅的「葡萄收穫季節」取給曾沙展交差。

不料他剛動一動畫框，房中忽然燈光大亮，跟着鐘聲大作。

曹和祥大吃一驚，急忙縮手。

在那短短一秒鐘之間，曹和祥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了——房門雖然沒有示警裝置，但畫框有！

看來，房中的每一幅畫，後面都裝有隱蔽式示警系統，只要有人企圖把畫除下，便會觸動示警系統。

像這種價值不非的名畫，自然有安全設備，如果沒有而放在那裏，任何人舉手便可偸去的話，反而奇了。

曹和祥雖然立即縮手，但鈴聲仍然大作，深夜之中，聽來格外驚心動魄。

然而，他聽到房外巳傳來脚步聲，看來安宅的傭僕受過關照，知道別墅裏的名畫價值不非，因此提高警惕，一聞鈴聲便蜂擁而至。

怎麼辦？

曹和祥嚇得面無人色，他決定從窗口跳出去逃生。

奔到窗口前時，脚步聲巳越來越近，曹和祥咬着牙，伸手一托，要把窗打開。

然而，那畫室所收藏的名畫既然如此珍貴，所有的窗戶自然全釘實了，如何弄開？

這時，脚步聲巳奔近了房門口。

曹和祥將牙一咬，看來只有硬闖了。

他順手抓起一張椅子，擋在自己身前，向房門外衝了出去。

別墅中的傭僕聽到鈴聲，從夢中驚醒，有的手揸木棍，有的手握水喉鐵管，向畫室奔來，忽然見畫室門口人影一閃，有人衝了出來。

「有賊呀，抓住他……」傭僕中有人



叫了起來。

家人操起木棍水喉鐵，向曹和祥攻了過去。

曹和祥舉起椅子一格，只聽「唬喇」一聲，那椅子被擊得碎了。

然而，他就乘那一剎間，從衆傭僕間竄了出去。

衆傭僕怎肯放過他，吶喊着自後追來，曹和祥暗暗叫苦，猛吸了一口氣，亡命價似地朝大門逃去。

他一口氣來到圍牆下面，縱身一跳，攀住了牆沿，翻身而上。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年輕的男僕巳經追近，拿着木棍，朝他小腿砸下！

曹和祥只覺一陣劇痛，慘叫起來。

可是，他知道自己萬萬不能落入別人手中，咬牙忍着疼痛，向下一跳。

其時，傭僕們巳有人打開鐵閘，追了出去。

曹和祥剛爬了起身，便見三個女傭手持木棍掃把追了上來，大吃一驚，發足便跑。

可是他小腿受創，跑了不遠，便被衆女傭追近了。

且說曾沙展自從曹和祥進入安文傑的別墅後，便把車子開到附近一爿樹叢後，坐在車廂裏等候。

他燃上了一口烟，緩緩地噴着烟霧，盤算着下一個計劃——他認定以曹和祥的身手，是絕對不會失敗的。

曹和祥進入別墅快十五分鐘了，以他的身手，大概再過五六分鐘，便會携着一張名畫出來，然後，自己把他接回監獄，眞是神不知鬼不覺。

利用囚犯做案，這是他學自電視片集的橋段的，事實上，許多歹徒做案的手法，也都「拷貝」自電影的橋段。

曾沙展認爲這種橋段十分高明，囚犯們在自己的控制之下，鮮有不唯命是從。

他想，只要順順利利地再幹一段日子，除了花在各方面的「打點費」之外，自己所得不菲，可以申請提早退休，面團團地做大富翁了。

想到得意處，他不由自主地笑起來。

忽然，他聽到一陣叱喝聲，跟着，別墅那邊燈火大亮。

曾沙展心下一懍，急忙拋下香烟，定眼望去，只見穿着囚衣的曹和祥從圍牆上跳了下來，跟着蹣跚地朝自己這邊奔逃。

可是，那幾個女傭巳經追近了他，拳棍交加，攻擊着曹和祥。

曾沙展大吃一驚，罵了一句粗口，打開車門，跳下車來。

忽然，他聽到一個女傭低呼了一聲：

「啊，他是囚犯！」

「對！他穿着囚犯衣服，定是從監獄逃出來的，咱們快捉住他！」

曹和祥不知那兒來的神力，忽然搶過其中一個女傭的木棍，向其他人打去。

那兩個女傭猝不及防，腰際中棍，慘叫着仆倒下地。

曹和祥拋下木棍，轉身向黑暗中飛逃了。

這時，另兩個男僕也持着鐵枝追了出來，女傭們叫道：「那是從監獄逃出來的逃犯，快抓住他！」

「抓住逃犯！」

曾沙展雙眉緊緊地皺在一起，這時候，是他當機立斷的時候了。

他咬了咬牙，拔出佩槍，向那羣傭僕跑了過去。衆人見有個身穿獄警制服，手持左輪的男子奔來，精神都是一振。

「監獄有個犯人逃了出來，大約二十歲年紀，」曾沙展跑了上前，焦灼的神色，問道：「你們可曾看到？」

「看到了！他剛才進入我們家裏，意圖不軌！」一個男僕答道。

「現在呢？」曾沙展問。

「向那邊逃去了！」男僕向曹和祥的去處指去。

「謝謝你！」

曾沙展深吸了一口氣，朝那男僕所指的方向追了上去。

曹和祥亡命價似地向前奔逃，一口氣來到一處山丘，躲在小石之後，這才向後望去，發現沒有人追來，暗暗鬆一口氣。

他靠在山石上面，喘息着。

忽然，他聽到一陣急驟的脚步聲朝這邊傳來，心下一懍，急忙爬了起身，向前望去，只見一個人影飛快朝自己藏身之所奔來。

他心下大驚，隨手執起一條樹枝，打算等那人奔近，便予以迎頭痛擊！

那人巳奔近了，曹和祥定眼一看，原來竟是曾沙展。

一看到曾沙展，他宛如放下心頭一塊大石，把樹枝拋了下地。

當曾沙展奔近那塊山石時，曹和祥閃身而出，低聲叫道：「曾沙展！」

曾沙展聽到他的叫聲，回過頭來。

「曾沙展，是我，」曹和祥仍然壓低着聲音。

曾沙展大喜，趕上前來，見他兩手空空，臉下閃過一陣失望的神色。

「你偸不到東西？」曾沙展問。

「我……我剛想把那幅名畫取下，怎料……怎料警鐘便响了起來。」曹和祥吶吶地道。

「哼！你太不中用了！」

「曾沙展，幸好我擺脫了他們，你……你快帶我回監獄去吧！」

「不！」曾沙展緩緩地搖着頭，道：「你不用回去了。」

說話時，曾沙展緩緩地把左輪舉了起來，對住曹和祥的胸口。

「曾沙展，你……你……」曹和祥大驚失色，瞪大雙眼，連連向後退出。

「他們認出了你，」曾沙展冷冷地道：「而且，我相信那安文傑一定會報警的，那時候，上頭徹查起來，我的計劃和秘密說不定便要完全拆穿！」

「可是……可是……」曹和祥雙手亂搖，臉色像死魚一般的白。

「曹和祥，不是我心狠手辣，實在是逼不得巳，永別了！」

說畢，曾沙展扣動機掣，「砰」地一聲，曹和祥圓睜着眼，緩緩地軟下地去。

安宅的傭僕聽到槍聲，紛紛跑了上來，見地下有個屍首，七咀八舌地道：「不錯，正是他！」「我認得出，是他掃了我一棍！」「這人罪有應得，被這位長官槍擊死了。」

曾沙展把佩槍塞入槍袋中，道：「這人是個逃犯，偷偷從監獄逃了出來，被我發覺了，暗中追踪而來，由於他拒捕，並且企圖向我襲擊，所以我才開槍殺他，你們都可以作證。」

「是！是！」有人道：「這厮兇狠得很，我被他掃了一棍，現在還痛哩！」

「不錯，他潛入我們別墅中，意圖不軌。」

曾沙展咀邊泛着一陣笑意，道：「你們合作，很好，是本市的模範市民，將來在法庭上，法官大人對你們一定會大大讚揚。」

衆人相覷一笑，剎那間，似乎都成爲了除暴英雄了……。

× × ×

「嘭！」地一聲，許世禮把拳頭大力地擊在辦公枱上，以致連枱上的茶杯，都彈跳了起來。

曾沙展站在辦公枱前垂着首不作聲。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說！」許世禮咆哮着，額上青筋暴現，十分恐怖。

「報紙上不是登着嗎？」曾沙展淡淡地道：「囚犯曹和祥黑夜逃獄，被獄警槍擊斃命，報紙的社論，還把我大大讚許一番哩！」

「哼！難道你以爲我不知道其中另有內情嗎？」許世禮冷冷地道：「你瞞得了所有的人，可瞞不了我，曾煥成沙展！」

曾沙展聞言雙眉一揚，道：「監獄長，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別當我傻瓜！」許世禮又大力擊着枱子，咆哮道：「這件事究竟是怎樣？」

「監獄長，我有四個以上的證人，證明死者曹和祥的確是逃獄拒捕，才被我槍斃的……」

「你——」許世禮脹得滿面通紅，剎那間却說不出話來。

「監獄長，上頭既然不追查這件事，輿論也毫無懷疑，你又何必做醜人在鷄蛋裏挑骨頭呢？」曾沙展頓了一頓，又道：「況且，不論是發生什麼事，只有增加你和我的利益！」

許世禮呆了一呆，道：「總而言之，我不要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這只是一個意外，」曾沙展道：「你以爲我眞的想殺那個姓曹的嗎？我並不是殺人狂！」

許世禮雙手撐着辦公枱，湊上前去，沉聲道：「我告訴你，以後不准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聽到了沒有？曾沙展。」

「聽到了。」

許世禮臉色稍緩，嘆了口氣，道：「只要加上一個小小的錯誤，你和我都一樣不得了，別以爲我可以庇護你？」

曾沙展咀邊泛着笑，道：「別杞人憂天，我向來不會犯錯誤的。」

「那麼對於曹和祥之死，你又作什麼解釋？」許世禮道。

「雖然這次犯了錯誤，但我當機立斷，立即糾正了錯誤！」

許世禮正要說話，忽然案頭的內綫電話响了起來，他拿起聽筒，「喂」一聲。

曾沙展向他打個手勢，表示想離去，不料許世禮却招手示意他留下來。

曾沙展只得站在當地。

「好的，好的，你叫他們上來吧。」放下電話後，曾沙展問道：「有訪客嗎？」

「唔。」許世禮雙眉微蹙，向他點着頭。

「誰？」

「小鬼子，還有警方華籍總探長，姓周的。」許世禮答。

曾沙展雙眉一揚，吶吶問道：「他……他們又來幹什麼？」

「會不會和上一次一樣，想見那個關大明？」許世禮道。

「不會吧？」曾沙展道：「他碰過壁了，絕無可能在姓關的身上，得到任何東西。」

這時，辦公室的門傳來敲門聲，許世禮望了曾沙展一眼，示意他保持冷靜，然後清了清喉嚨，向外叫道：「進來！」

門開處，王小克和周探長走了進來。

許世禮趨上前和周探長握着手，道：「周探長大駕光臨，不知有何指教？」

「我想見一個囚犯。」

「這個——」

「許獄長，這個囚犯可能和一宗爆竊案有關，而我奉命調查這宗竊案。」周探長不待他說下去，便開門見山的道：「所以，我有權見他。」

「好吧，」許世禮道：「誰？」

「莫財隆。」

許世禮向站在一旁的曾沙展道：「沙展，囚犯們似乎在公路工作吧？你駕車帶他們去吧。」

「莫財隆今天沒有外出，」曾沙展道：「他有點不舒服，在監房裏休息。」

「那麼，帶他上來吧。」

「我看不必了，」周探長道：「我們去他的房間見他好了。」

曾沙展向許世禮望去，徵求他意思。

許世禮緩緩地點着頭，曾沙展才道：「請兩位跟我來。」

莫財隆是個四十餘歲的中年男子，獐頭鼠目，和乃兄莫財盛的樣子絕對不同，他獨居一室，周探長和王小克來到他囚室前時，他正在元龍高臥。

「莫財隆有人來看你。」曾沙展道。

莫財隆聞言坐直起身，向王小克和周探長望去，臉上透着詫異的神色。

曾沙展望了他一眼，轉身走開。

周探長推開鐵栅，踏了進去。

「你……你是誰？」莫財隆眨着精芒閃閃的細眼，疑惑地問。

周探長拿出證件，在他面前一揚，道：「我是周探長。」

莫財隆臉上神色一變，吶吶地問道：「什……什麼事？」

「你是因虧空『財記銀號』的公欵，被捕入獄的？」周探長問。

莫財隆點着頭，道：「怎麼啦？」

「財記錢號的老板莫財盛是你的什麼人？」周探長又問。

「他是我大哥。」

「同胞的？」

「唔。」

「他的銀號你有沒有股份。」

莫財隆搖了搖頭，苦笑着道：「周探長，別說股份，便是年底花紅也沒有，你



猜我每個月才拿他多少薪水？五百五十元，吃自己，住自己，而我是會計主任！」

周探長並不理會，逕自問道：「你可知道他的銀號被人爆竊了？」

「哦？」莫財隆先是一呆，隨即哈哈地大笑起來，道：「那太好了！」

「爲什麼你會幸災樂禍？」

「周探長，像我大哥那種刻薄的人，是應該有這種報應的。」

「當初你虧空公欵，也是抱着這種心情？」周探長問道。

「可以這樣說。」

「那具夾萬的鎖匙，你大概另配了一把，一直收藏着，對不對？」

莫財隆臉色一變，吶吶道：「誰……誰說的？」

「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會這樣做。」

莫財隆別過頭去，道：「周探長，請你走吧，財記銀號的失窃案和我無關。」

「咦？誰說和你有關了？」

「那……那你們來找我幹什麼？」

「我們只是想瞭解一下，你對這宗爆竊案的反應怎樣而已。」

莫財隆冷哼一聲，道：「他一向不當我兄弟，我也沒有了這個大哥，他即使家破人亡，我也不關痛癢。」

周探長凝視着莫財隆，緘默了。

「莫先生，」王小克忽然問道：「你被判多少年的監禁？」

「兩年。」

「唔，扣除假期，你實在只需坐一年多而已，」王小克道：「出了獄後，如果有一筆二十餘萬的現鈔在手中，的確可以重新開始啊！」

「胡說，我一個仙也沒有，他——」說到這裏，莫財隆忽然好像發覺失言，張大了口，沒有繼續說下去。

「莫先生，到底誰和你合謀，」王小克湊近了他道：「那條鎖匙現在何處？」

「我——」

「莫先生，如果你肯坦白說出來的話，警方可以從輕發落，否則，你身在監牢，却再去犯法，罪加一等，恐怕這輩子非在監獄裏終老不可了！」

王小克這番話連哄帶嚇，莫財隆果然爲之大驚失色，囁嚅地說不出話來。

「怎麼樣？」王小克道：「你寧願和我們合作，抑或冥頑不靈，由我們揭發你的勾當，將你陷於黑牢之中？莫先生？」

莫財隆臉上神色變幻不定，渾身微微顫抖着，却說不出話來。

周探長鑑貌辨色，也知「財記銀號」的爆竊案果然和莫財隆有關係，道：「莫先生，如果你肯合作的話，我答應你不加控你的罪名。」

「我——」

周探長接着又道：「即使你不肯說，我們還是有辦法查到和你串謀的匪徒。」

莫財隆雙眉一軒，忽然好像想起了什麼事情，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似的，淡淡一笑，道：「你們查不到，絕對查不到！」

周探長見他已有屈服的樣子，忽然又改變主意，心下大急，但還是道：「莫先生，這是你的機會，難道你自願放棄？」

「你們走吧！」莫財隆道：「我不想再談這件事了。」

周探長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均知便是再追問下去，也得不到什麼結果，只得轉身離開監房，迎面碰到曾沙展，笑問道：「兩位和莫財隆談够了嗎？」

「曾沙展，我們有一件事想請你帮忙。」周探長搭住曾沙展的肩膊，道。

「什麼事？」

「最近這一個星期來，可有誰來探過莫財隆？」周探長問。

曾沙展仰首想了一會，道：「據我所知，沒有人來探過他。」

「他沒有家人嗎？」

「沒有，」曾沙展道：「你知道，他的大哥自從發生了虧空公欵案件後，已着令家人不可理他了。」

「曾沙展，你對他倒是瞭解得很清楚啊！」王小克忽然插口道。

曾沙展臉色微微一變，但隨即恢復原狀，道：「我是有職責瞭解每一個囚犯的背景和一切的，小鬼子先生！」

周探長擦了擦鼻子，道：「曾沙展，你眞的記得沒人來探過他？」

「我記得很清楚。」

「這就怪了。」

「哦？」

「如果沒有人來過探過他，那麼，他如何和人串謀爆竊財記銀號？」

曾沙展雙眉一軒，問道：「他……他又涉嫌犯了案嗎？」

「唔，」周探長點着頭，道：「不過，那案大概是外面的同黨做的。」

「也有可能是監獄裏的人做的，」王小克忽然又插口道。

曾沙展聞言臉上勃然變色，沉聲問道：「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莫財隆把爆竊計劃和夾萬鎖匙交給其中一個即將出獄的監犯，着他出獄後下手，你說，有這個可能嗎？」

曾沙展這才舒展雙眉，道：「犯罪份子的念頭一向是出入意表之外的，即使眞是如此，也不足爲奇。」

「曾沙展，莫財隆在獄中和誰最談得來？」周探長問。

曾沙展沉吟了一下，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那麼最近有那幾個監犯期滿出獄？」周探長問。

「我要查查記錄。」

「勞煩你立即替我查一查，好嗎？」

曾沙展猶豫了一下，終 向他點點頭，道：「好吧，請到我的辦公室來。」

兩人隨着沙展來到他的辦公室。曾沙展翻查着檔案，道：「最近一個月只有兩個囚犯期滿出獄。」

「他們是誰？」

「王沛權和陳岡，」曾沙展道：「這是他們的地址，你們不妨抄下來吧。」

周探長拿出紙筆抄下了，道：「謝謝你的合作。」

「大家都是吃公家飯的，也算是自己人了，」曾沙展笑着道：「別客氣吧。」

「我們打擾了，再見。」

「慢走，不送了。」

王小克來到門口，忽然轉頭笑道：「曾沙展，你的槍法不錯啊！」

曾沙展料不到他忽然會說出一句這樣的話，不由呆了一呆。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呆呆地問。

王小克舉起手來，作了個放槍的姿勢，笑道：「昨晚那一槍射得很好，正中逃犯的心窩，如果每一個警務人員，都有你這樣的槍法，街上的路人，也不會頻頻做枉死鬼了！」

曾沙展當然聽得出王小克這番話含着揶揄成份，但只是澀然一笑，並不作答。

踏上車子後，周探長問道：「小鬼子，你怎會突然間和他提起昨晚的事？」

「昨天晚上一個逃犯被他槍殺的事，你聽見過沒有？」

周探長一面發動着車子，一面點着頭，道：「我已看到了報紙，聽說那逃犯逃出獄後，潛入本市富豪安文傑家中，却被曾沙展的神槍擊斃了！」

「今天早上我來找你時，和陳警官談過一會，發現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哦？」周探長轉頭望着小鬼子。

「陳警官說，他看過驗屍報告，那一槍是在極近的距離發射的。」

「這也不足爲奇。」周探長淡淡道。

「據陳警官分析，那一槍極可能是面對着面，在不足三呎的距離內瞄準發射，所以，死者的胸部，幾乎全被炸開了！」

「那又有什麼關係？」

「關係可大啦，」王小克雙眼望着遠方，道：「任何人在手槍的指嚇之下，都不會反抗，何況是那樣近的距離，反抗等於死路一條，死者並不是白痴，也不是瘋子，怎會拒捕？」

「小鬼子，你到底想證明些什麼？」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我認爲，曾沙展那一槍根本無需要，他可能是蓄意殺死那個逃犯的！」

周探長聞言嘆了口氣，道：「小鬼子，你的想像力太豐富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緘默了。

半晌周探長忽然問：「曾沙展何以要殺死那逃犯？他和他難道有深仇大恨？」

王小克沒有回答，只是望住前面的馬路，呆呆出怔……。

## 明查賍物　暗偵真兇

曾沙展把烟蒂往地上一抛，用脚踩熄，緩緩地向監房走去。

當他經過關大明的監房時，略略一頓，逕自向前走了過去。

然而，關大明却爬了起身，叫道：「曾沙展！」

曾沙展雙眉一皺，有點不耐煩地走到鐵柵前，隔着鐵柵，問道：「什麼事？」

「我——我有一句話問你。」

「問吧！」

關大明向他招招手，示意他把頭湊近。曾沙展猶豫了一下，厭煩地凑上前去，道：「說吧！」

「我問你，曹和祥是怎樣死的？」

「不關你的事！」

關大明左右望了一眼，見附近的囚犯都沒有留意，沉聲問道：「他昨晚是替你到外面做案的，對不對？」

曾沙展瞪了他一眼，道：「別胡說八道，曹和祥是企圖逃獄，才被我射殺的，報紙上都這樣登了，不信你明天到圖書館去看看報紙！」

「我今天下午看過了。」

「那麼還問我幹什麼？」

「曾沙展，你是故意殺死他的。」關大明咬着牙，壓低聲音道。

「胡說！」曾沙展忽然探手抓住關大明的衣領，冷冷地道：「關大明，如果你是聰明人，最好不要胡說八道，否則——哼！」

「你承認是殺死曹和祥的兇手了？」

「我是因公殺他。」

「哼！報紙上登着，曹和祥是在名畫收藏家安文傑的別墅中被人發現的，」關大明道：「如果他眞的想逃獄，也不會在尚未安全逃出前去做世界。」

「我和你都不是他，又怎知道他的心事？」

「曾沙展，他臨走前跟我說了，全說清楚了！」關大明道：「你不必否認！」

「他……他跟你說了些什麼？」曾沙展問話時，聲音微顫。

「他說是去替你做事，」關大明冷冷地道：「哼，想不到，却去做你的槍下之鬼！」

曾沙展知道瞞不過了，咬了咬牙，低聲說道：「關大明，聰明的便守口如瓶，你知道我經常用什麼方法對付不聰明的監犯。」

「要我守口如瓶不難，只是——」關大明說着冷冷地一笑，並不接下去。

曾沙展左右望了一眼，噤聲問道：「你要什麼條件？我三餐加你一份生菓，每天再加一包香烟好了。」

「曾沙展，你太小看我了！」關大明陰惻惻地一笑，道：「我要你履行答應過我的諾言。」

「什……什麼？」

「告訴你，我不能再等了，明天晚上，我要你立即去辦，否則，我會把你的陰謀拆穿！」

「你——」曾沙展又怒又急，脹紅了臉，說不下去。

「明天晚上，知道嗎？」關大明低聲道：「即是說，後天的報紙會把這樁新聞登出來，如果我看不到的話，你自己想想會有什麼後果吧！」

曾沙展眼眶裏射着怒火，然而，他却不敢發作，把牙齒咬得「咯咯」作响。

最後，他嘆了一口氣，道：「好吧，你贏了，我明天晚上去辦！」

「這樣算你聰明。」

關大明轉身躺到床上去，曾沙展猶豫了一下，逕自向莫財隆的監房走去。

莫財隆面對着牆壁躺在床上，不知醒着還是睡了。曾沙展來到鐵柵前，用手敲着鐵枝。

莫財隆轉過身子，一見是曾沙展，緩緩地爬了起身，踏上前來。

「今天那兩個人跟你說了些什麼？」曾沙展壓低着聲音問。

「他……他們似乎知道了。」

曾沙展臉上變色，吶吶問道：「知……知道了什麼？」



「他們似知道是我串謀別人幹的？」

「胡說！那只不過是猜測而已！」

「他們還說，希望我和警方合作，把串謀者的名字招供出來，這樣便可以從輕發落，否則……否則讓他們查了出來，我便一輩子都要在監獄裏渡過。」莫財隆說話時，臉上憂形於色。

「那是他們恐嚇你的話而已。」曾沙展柔聲安慰他，說道：「千萬別中他們的計。」

「不，我……我好像有一個預感。」

「什麼預感？」

「他……他們一定會查出是……是我幹的。」莫財隆聲音微顫。

「憑什麼？」曾沙展嗤一嗤鼻，道：「他們無證無據，就算查到死，都查不到是你。」

莫財隆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垂下首來，不說話了。

「放心吧！」曾沙展拍拍他的肩膊，道：「只要你不作賊心虛，下次他們來找你問話時，表現得鎭靜一點，一定沒有事的。」

「他……他們還會再來？」莫財隆大吃一驚。

「唔，依我看，他們還會再來的。」

「這……這如何是好？」

「別怕，你照我的話做，担保你什麼事都沒有。」曾沙展道。

「可是……可是我實在害怕！」

曾沙展臉色一變，眼眶中露出兇狠的神色，沉聲道：「莫財隆，你如果壞了我的事，我絕對不饒你！」

莫財隆垂下首來，噤若寒蟬。

「記住了，即使他們再來，你也千萬不可驚慌，更不必理會他們的恐嚇，」曾沙展拍拍胸口，道：「萬事有我。」

莫財隆點着頭，臉上却透着不置信的神色。

× × ×

曾沙展披上上裝，對着鏡子執正了領呔。

身上這套西裝是最新欵式，度身定製的，前兩天才送來，價值八百餘元。

在半年之前，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有資格穿價值八百餘元的西裝。

可是，現在不同了。

別說八百餘元的西裝，便是八千餘元的皮革大褸，他也大有資格買幾件的。只是，身爲一個監獄沙展，薪俸不過兩千餘元，如果穿着如此名貴的話，一定會啓人疑竇，被反貪汚部門調查起來，那就麻煩了！

他已經有了計劃，再幹一兩宗像這兩次的「生意」，便可提前退休，搬到瑞士，加拿大或者其他的地方去做富翁。只要離開本市就成了。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做面團團的富翁，都不會有人懷疑。

目前，自己還要辦好兩件事，最重要的是關大明那一樁。

曾沙展瞭解關大明的爲人，他是一個說得出辦得到的人，正因爲如此，必須實踐自己答應過他的諾言。

今天晚上，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他燃上了一口烟，望望鏡中的自己，緩緩地噴着烟霧。

其實，關大明要他做的事並不難，否則當初大家交換條件時，他也不會一口承諾了，直到珠寶到了手，他才後悔：何必替關大明報仇？

是的，何必替他報仇？

他看過紀夫人郭思思的照片，是個絕色美人，像她那樣美人，殺了她多可惜！

然而，既然答應了關大明，而且他又堅持要自己實踐諾言，看來只好勉爲其難幹一次了。

曾沙展來到自己的辦公枱前，拉開最後一格的抽屜，取出一把鋒利異常的小刀，插在腰間，然後把佩槍解下來，掛在牆上的衣架上。

他早已打算好了，殺郭思思的兇器，絕對不能用槍，因爲法醫官可以憑子彈而判斷出兇手所用的手槍；而全市的警務人員——包括監獄獄警在內，都使用點三八和點二二口徑的左輪。

曾沙展絕不想留下任何痕跡被警方追查，所以，殺人的兇器最好是用刀了。

他甚至盤算好怎樣把現場佈置得成爲「刧殺」的情形。

想起了郭思思的絕世容顏，曾沙展臉上肌肉一動，腦際念頭一閃：何不在殺死她之前，好好享受她一下？

對！如果可以享受一下郭思思的美好胴體，那麼，此行就值得了。

他把烟蒂揿熄，離開了辦公室，向廣場走去，他的代步汽車，就泊在下面。

當他踏上車子時，一個獄警笑着踏上前來，問道：「曾沙展出市區嗎？」

「唔。」他漫應着，一面發動車子。

「嘩！打扮得這樣整齊，是會佳人去嗎？」

曾沙展淡淡一笑，把車子開了出去，他不願多說話。

離開西郊監獄後，曾沙展望了望腕錶，是七時多，這時候郭思思必然還沒有上床，更可能還未回家。

所以，他先到一間大型舞廳，召了幾個舞女來陪自己跳舞作樂。

舞廳即將打烊時，曾沙展才招手叫伙記埋單，是十一時五十分了，郭思思應該在家裏了吧？

那幾個舞女一直央求曾沙展帶她們出外宵夜，可是，曾沙展一一回絕——他還有最重要的事情去做。

郭思思的豪華別墅在那裏曾沙展知道，因爲他去過一次——那次他偷到了價值兩百餘萬的珠寶，雖然變賣後只值回一半還不到的價錢，也有八十多萬了。

他把那八十多萬化名存在銀行裏，等機會匯到瑞士的銀行去。

曾沙展不徐不疾地駕着車，朝郭思思的別墅而去。半個鐘頭後，別墅已經在望了。

他把車子停在路旁，徒步走去。別墅裏烏燈黑火，一點光亮都沒有。

如果郭思思不是已經睡着，便是出外未返——像她這樣又漂亮又富有的新寡文君，自然有不少男朋友，也有不少節目。

曾沙展潛進別墅，輕易地來到二樓。

他取出一條手帕，幪住了自己的臉孔，這是爲恐萬一之計，如果事情失敗的話

，也不會被人認出是他。

他把耳朵貼在門扉上，留心傾聽。房內一點聲音都沒有，曾沙展拔刀在手，輕輕把門柄扭開，閃身而入。

黑暗中，他看到一個人蜷縮着躺在被窩之中，不由大喜，郭思思回來了。

他躡着足來到床前，舉起了刀子。

就在他想一刀戳下去的時候，忽然醒起：自己不是打算先「享受」她一番，然後才下手把她殺死的嗎？

一念及此，曾沙展緩緩地把刀放下，張開五指，向床上那人的頭部扼去，他打算先把郭思思弄暈，然後方好下手。

曾沙展五指如鉗，叉住了床上那人的頸脖，然後，一拳向頭部擊下。

「哎呀！」床上那人慘叫一聲。

曾沙展一聽到那個叫聲，不由大吃一驚，那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郭思思的床上，怎麼會睡着一個男人？他一呆之下，立時明白了。

郭思思是一名風流寡婦，她在丈夫死後，不但立即偷男人，而且偷到自己的家裏。

就在曾沙展一呆之下，床上那人忽然跳了起身，叫道：「誰？」

曾沙展一瞥眼，立即認了出來：床上那人是武打小生江海！

江海在銀幕上是打不死的英雄，據說他本身也是空手道黑帶五段好手，年輕英俊，身材壯碩，郭思思的眼光倒是不錯！

江海立時發現床前站着一個幪了面的男人，不及細想，「呼」地一拳向曾沙展當胸擊去。

曾沙展一聽到呼呼拳聲，不由暗暗咒詛自己，倘若剛才立即下手的話，即使殺錯了人，也無大碍，如今驚醒了一頭沉睡的老虎，看來自己要糟了！

他向後退了一步，避過江海那拳，倏地自腰間拔出小刀，着着進襲。

房間裏雖然一團黑暗，但窗外射進來的月光，却把刀鋒射得閃閃生光，江海倒也不敢造次，紮穩馬步，凝視着面前的幪面人。

這時，浴室裏傳來郭思思嬌膩的聲音：「打令，外面在幹什麼？」

「家裏來了賊人，你別出來。」

曾沙展暗暗叫苦，原來郭思思在浴室內，如果她嚷了起來，驚動別墅中的傭僕，這便如何是好？他心念電轉，思忖着脫身之計。

江海自然知道幪面賊想逃，他自恃武功高强，閃身一跳，來到房門口，意思再明顯不過，他要生擒賊人。

曾沙展暗暗叫苦，就在這個時候，浴室門「呀」地一聲開了，郭思思探頭出來觀看。

「思思把門關上！」江海大叫一聲。

可是，他的示警已經遲了，曾沙展正站在浴室門口，一個箭步竄上前去，抓住了郭思思的頭髮，用力一拉，跟着，把刀指住她的頸脖，沉聲道：「別動，否則我殺了她！」

江海投鼠忌器，果然站在當地，不敢異動。

這時，房外傳來人聲，原來傭僕們被異聲驚醒，紛紛起身查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曾沙展見兩個男僕，一個女傭站在房門口，滿面驚惶之色，却不敢進房，沉聲道：「叫他們退開！」

「你——你想怎樣？」江海凝視着曾沙展問。

「我說叫他們退開，不准聲張，聽到沒有？」曾沙展說着把刀逼近了郭思思的喉嚨。

郭思思早已嚇得臉上毫無血色，這時肌膚被刀尖刺得十分疼痛，連忙道：「江海，你……你照他的話去……去做。」

江海沉吟了一下，指着曾沙展，咬牙道：「我告訴你，如果你傷了她一根頭髮，我不把你宰了，誓不姓江。」

曾沙展知道自己佔了上風，冷冷一笑，道：「快退開！」

江海向那幾個傭僕使了個眼色，道：「你們暫且退下。」

「是……是！」

傭僕離去後，曾沙展又道：「現在輪到你了，快到浴室裏去。」

「你——」

「聽到沒有？」曾沙展又把刀尖迫近一點，郭思思不由痛叫了起來。

「江……江海，照……照他的話做！」郭思思又氣又急，尖叫道：「你想我死嗎？」

江海無可奈何，只得向浴室走去。

「把門關上了。」曾沙展命令。

江海恨恨地咬了咬牙，只得輕輕地把浴室的門掩上了。

曾沙展大喜，正想把郭思思一刀了結，忽覺腕上一陣劇痛，手一鬆，小刀脫手掉下地去。

原來當曾沙展命令江海入浴室時，一時分心，小刀已離開郭思思的脖子。

郭思思既然有胆識利用關大明來殺死自己的丈夫，自然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她見機不可失，倏地張牙一咬，曾沙展猝不及防，腕上被咬得鮮血淋漓。

郭思思一咬得手後，立時掙脫掌握，亡命漢似地，朝房外逃去，一面叫道：「救命呀，有賊呀！」

曾沙展料不到這女人如此厲害，罵了句粗口，拾起地上的小刀，向郭思思背上擲去。

「啊呀！」郭思思慘叫一聲，軟下地去。

就在這個時候，江海聽到異聲，打開浴室的門，衝了出來。

曾沙展也不理這一刀是否可以取去郭思思的性命，奪路便逃。

江海叱喝着追了上來。

然而，他立即看到郭思思伏在地上，背脊插着一把小刀，鮮血染紅了她雪白的睡袍。

他暗叫了一聲苦，不去追殺賊人，俯身查看郭思思的傷勢。

曾沙展迎面碰到兩個女傭，可是，那兩個女傭嚇得渾身抖索，怎敢攔阻？

曾沙展一口氣衝出了別墅，向泊在不遠處的車子，奔了過去……。

× × ×

「紀夫人，我是周探長。」周探長拿出證件，遞到病榻上的郭思思面前。



郭思思爲幪面賊人飛刀擲中。

郭思思略望了一眼，又閉起眼睛，她面如白紙，神情萎頓，傷勢顯然不輕。

「剛才我問過醫生了，」周探長道：「刀鋒入肉一吋，幸好沒有傷到內臟，你只要休息一個星期左右，便可以出院。」

郭思思緩緩點着頭。

「昨天晚上的事情到底是怎樣？」周探長道：「你可以約略向我說一說嗎？」

「江海呢？你問江海好了，他比我還要清楚。」郭思思道。

「我還聯絡不到江先生。」周探長說道。

郭思思沉吟了一下，道：「是這樣的，昨天晚上大約十二時半，我正在浴室洗澡，江海在我——在我床上假寐，忽然，那賊人出現了。」

郭思思接着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經過，敍述了出來，周探長聽罷之後，問道：「他幪住了臉？」

「是的。」

「身材怎樣？」

「高高瘦瘦的。」

「年紀呢？」

郭思思仰首一想，道：「大約三十餘歲吧？」

「你對他的身形熟不熟悉？」

「我從來沒見過他。」

「據你所說，那人是先向床上的江先生襲擊的？」周探長又問。

「不錯。」

「當時房間裏有燈嗎？」

郭思思搖了搖頭，道：「沒有。」

「這樣說來，兇徒有可能誤會床上的是你。」周探長道。

郭思思聞言秀眉一揚，驚恐地道：「你……你是說，那人本來是想殺……殺我嗎？」

「恐怕是，」周探長道：「如果是鼠偷的話，他應該一入房後，便翻箱倒篋，而不會向床上的人襲擊的，對不對？」

郭思思又驚又奇，望着窗外，喃喃地道：「是誰想殺我？是誰想殺我？」

「紀夫人，你有什麼仇人？」

「仇人？」郭思思搖着頭，道：「沒有啊！」

「最近可曾得罪過什麼人？」

郭思思仰首一想，忽然好像想起了，渾身一抖，瞪大了雙眼，呆呆地說不出話來。

「是誰？」周探長問。

然而，郭思思却好像聽不到周探長的問話，望着窗外呆呆出怔。

「紀夫人，你想到誰？」周探長提高了聲音問。

「誰？」郭思思如夢初醒，連忙道：「沒……沒有啊！」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柔聲道：「紀夫人，如果你希望我們追緝到眞兇的話，最好老老實實地告訴我，你最近究竟得罪過誰了？」

「沒……沒有啊！」

周探長見她堅持不肯明言，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道：「既然你不肯說，那也沒法子了！」

郭思思似乎聽不到他的話，逕自望着窗外，呆呆地出怔。

這時，房門開處，江海捧着一束鮮花，前來探視，周探長和他談了一會，所得的資料都差不多。

江海拍過偵探片，頭腦特別靈敏，問道：「兇器上有沒有兇徒的指紋？」

「他一定戴了手套，沒有。」

「那把小刀的來歷呢？」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像那種小刀，隨便什麼地方都買得到。」

「這樣說來，你們是緝捕不到兇徒的了？」

周探長望了郭思思一眼，道：「如果紀夫人肯合作的話，我想也許可以的。」

江海詫異道：「思思，你——你爲什麼不跟探長合作？」

「我——」郭思思嘆了一口氣，道：「我好累，你們出去，我想睡一會兒。」

周探長和江海對望一眼，站起身來。

兩人離開病房，來到走廊，江海誠懇地道：「周探長，如果有什麼地方我可以幫忙的話，你吩咐好了。」

「設法叫紀夫人告訴你，最近她究竟得罪過什麼人，」周探長道：「這就算幫了我一個忙了！」

「好，我一定盡力。」

周探長伸手和江海相握，自嘲地笑道：「江先生，你回房去吧，我相信紀夫人只是不喜歡我逗留而已，她此刻是需要你的。」

江海澀然一笑，轉身回房。

郭思思一見江海回來，果然精神一振，道：「那姓周的走了！」

「唔，」江海點着頭，拉了張椅子坐下，詫異地問道：「思思，昨晚那個兇徒

簡直是想殺死你的，爲什麼你不肯跟警方合作，把他緝拿歸案？」

「唉，我——」郭思思嘆了一口氣，卻沒有接着說下去。

「思思，他這次失敗了，難保不會再來試第二次，」江海道：「你的性命，分分鐘都在危險，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郭思思艱澀地點着頭，聲音因惶急過度，略呈嗚咽。

「那麼你爲什麼不肯和警方合作？」

郭思思沒有答話，只是抬起了頭，凝視着江海。

江海被她看得有點不自在，柔聲問道：「思思，你有什麼話？說吧！」

郭思思沉吟了一下，忽然伸手搭住江海的手臂，道：「阿海，我要你替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

「去替我找一個人來。」郭思思道：「我立即要見他。」

「誰？」

「他叫王小克，」郭思思道：「有個綽號叫『小鬼子』，你聽過沒有？」

江海雙眉一揚，點着頭，道：「我聽說過他。」

「好，快去把他找來，」郭思思拿了放在床頭櫃上的手袋，自內取出一張卡片，道：「這是他的地址，你去吧。」

江海接過那張卡片，遲疑着，問道：「究竟爲什麼要找他？」

「只有他才可以幫我的忙！」郭思思道：「快去吧，別多問了。」

江海無可奈何，只得站了起身，離開醫院。

× × ×

「阿海，你出去吧！」郭思思向江海揮着手道：「我和王先生有幾句話說。」

江海呆了一呆，料不到自己剛把王小克帶來醫院，郭思思立即要攆走自己，站在當地不動。

「阿海！」郭思思向他打了個眼色，低聲央求道：「請你到外面坐十分鐘，好不好？」

江海這才轉身向外走去。

王小克望着他背影出去，只聽郭思思道：「王先生，請你上前把房門關了。」

王小克見她神態特異，心下暗暗奇怪，趨上前去，把病房的門關了。

「王先生，關於我家來了賊人行兇的事，你知道嗎？」郭思思問。

「今天報紙上有登載，只是不知道內容正不正確。」王小克道。

「大致上差不多，」郭思思正色道：「那兇徒的目標是我，他想殺我的。」

「哦？」

「王先生，我叫你去尋那批珠寶的事，現在進行得怎樣？」郭思思忽然轉換了一個話題。

「可以說有了點眉目，不過，還要得到進一步的證據。」王小克答。

「那好得很，」郭思思忽然壓低了聲音，道：「王先生，到了這個時候，我不能再瞞你了，我懷疑盜去那批珠寶的，即是那個關大明。」

「哦？」王小克詫異地說道：「你信了？」

「其實當你提出來的時候，我就有點信了，只不過，他身在監獄，卻怎樣下手呢？」

「這簡單得很，他可以通知外面的同黨——」

王小克還沒說下去，郭思思便搶着道：「那麼，正是這樣。」

她頓了一頓，忽然又道：「昨天晚上來企圖行刺我的，我相信就是他同黨。」

「爲什麼？」王小克呆了一呆，道：「除非你和他有過節，否則，他不致於會這樣吧？」

「不錯，他很恨我！」郭思思道：「正因爲他恨我，所以，才叫他的同黨來殺我！」

「他恨你到這個程度？」

「是的。」

「可以告訴我是爲了什麼原因嗎？」王小克問。

「對不起，這一點我不能告訴你了，」郭思思堅決地搖着頭，道：「可是，我可以告訴你，昨天晚上那個企圖殺死我的人，一定是關大明的同黨。」

「你有把這件事告訴警方嗎？」

郭思思搖着頭。

「爲什麼？」

「我——我有我的苦衷的，王先生，我希望你不要再追問了。」郭思思道：「這次叫你來，就是希望你替我查一查，他的同黨究竟是誰。」

「可是，你只是叫我去追尋那批珠寶的下落而已。」王小克說道：「現在——卻又——」

郭思思不待他說下去，便道：「我會另外再付給你酬勞的。」

「多少？」王小克心頭一動。他知道郭思思出手十分闊綽。

「一樣二十萬，預支一半，即是十萬元！」郭思思道：「怎麼樣？」

「查到了又怎樣？」王小克問。

「我自會對付他，」郭思思道：「你只要把他的名字告訴我就行了。」

王小克凝視着她，問道：「你想另外找職業兇手去殺死他？」

郭思思淡淡一笑，反問道：「你不肯爲錢而殺人的，對不對？」

王小克知道自己所料不差，嘆了一口氣，道：「你這樣做是犯法的。」

「我知道，可是如果我不殺他的話，他會殺我，」郭思思道：「你總不能坐着等人家來殺吧？」

王小克眼珠一轉，道：「如果他的同黨不止一人呢？」

「反正我有足够的錢，只要確實知道他們是誰，管叫沒有一個逃得出我的手指縫！」郭思思問道：「怎麼啦？你肯不肯替我去查？」

「我想知道如果下手殺人的話，每個值多少錢？」王小克打笑着問。

「反正你又不會做這種事，問來幹什麼？」郭思思在床上以枕頭作墊，開了一張十萬元的支票給王小克，道：「如果你答應的話，那就收下吧。」

王小克遲疑一下，接了過去，彈一彈那張支票，答道：「看來我真的要發一筆小財哩！」



郭思思見他收下支票，心中大喜，道：「小鬼子，趕快去進行吧，趁他未試第二次前，替我把他找出來。」

「對了，你上次失竊的那批珠寶，到底包括一些什麼？」

「爲什麼突然想知道？」

王小克神秘地一笑，道：「如果你想找到那個匪徒的話，最好一五一十地告訴我。」

「這個——」郭思思想了一想，道：「我差不多都忘了，這樣吧，我購買那批珠寶時，把它們拍了照，照片可以嗎？」

王小克大喜，道：「照片更好！」

「那些照片就放在我的梳妝枱左邊第二個抽屜，你到我家去拿吧。」

「你家的女傭會給我拿嗎？」

「我會打電話回去通知她們的，」郭思思說道：「你去吧。順便替我叫江海進來。」

王小克向她說了聲再見，離開病房，輕鬆地吹着口哨，向外走去。

江海在走廊上踱來踱去，一見王小克自房中出來，急忙趨上前去，王小克道：「進去吧，紀夫人叫你。」

江海謝了一聲，推門而進。

王小克望着他的背影，苦笑着搖搖頭，自己靠的是眞本事賺郭思思的錢，江海靠的卻是臉孔和名氣。

除了偷呃拐騙之外，王小克認爲任何一種營生方法，都有其一定的價值的，所以，他並不看小江海。

他不知道江海在郭思思身上可以弄到多少錢，不過，他對於那二十萬的酬勞，卻是志在必得。

× × ×

王小克拿着放大鏡，仔細地研究那些彩色照片，連白小妹和小辣椒進房來時，也渾若未覺。

「小鬼子！」小辣椒詫異地道：「你在看什麼東西？」

「照片，」白小妹低呼一聲，道：「你幾時拍了這許多照片？咦？全部是首飾珠寶。」

「哈哈，難道小鬼子發了達，想買一點首飾送給我們佩戴？」小辣椒道。

白小妹白了她一眼，道：「年紀這麼小，怎配戴首飾，正如人家穿起龍袍也不像皇帝！」

小辣椒向白小妹扮了個鬼臉，向那些照片望去。

「小鬼子，這究竟是幹什麼的？」白小妹問。

「一批失竊的珠寶，」王小克道：「有人請我把它找回來。」

「啊！看來這些珠寶值不少錢哩！」小辣椒道。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你倒好眼光，這些珠寶值兩百多萬。」

「嘩！」小辣椒低呼起來，道：「你……你怎樣把它找回來？」

王小克收起那些照片，站了起身，道：「我當然有辦法。」

「你有了綫索？」

「沒有。」

「那……那如何找得回來？」

「我現在便是想去找綫索，」王小克道：「今晚我不回來吃飯了，你們不必等我。」

離開家門後，王小克截了輛的士，向司機說出一個地址。

不久，車子在一幢唐樓前停下來，司機轉頭問道：「是不是這裏？」

王小克探頭往外一望，點了點頭，道：「不錯，是這裏了。」

他付過車資，踏下車來。

唐樓附近都是小攤檔，有的賣生菓，有的賣鹵味，行人路上，還擺着不少木枱木椅，那是熟食檔的「生財器具」。

王小克向其中一個門口走去。

那門口站着一個大漢，捧着一碗雲吞麵張口大嚼，當王小克走近時，他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眨也不眨。

王小克並沒理他，逕自向木梯走去。

「喂，小兄弟，找誰？」大漢問道。

「我找九叔。」

大漢上下打量着他，道：「找九叔幹什麼？」

「當然有事找他。」王小克說着踏上了梯級。不料那大漢放下碗筷，追上前來，攔住王小克的去路，道：「且慢！」

王小克雙眉一揚，沉聲問道：「怎麼了？」

「你是誰？找九叔幹什麼？」

王小克心下有氣，冷冷地道：「關你什麼事？莫非你是看門的？」

大漢得意地點着頭，道：「正是，九叔並不輕易見人，除非你有名有姓。」

王小克生平倒也見過不少這種狐假虎威的小人物，他淡淡一笑，道：「你去跟他說，小鬼子想見他！」

大漢一聽「小鬼子」三字，臉上勃然變色，瞪着兩隻大眼，驚詫地望住王小克，吶吶問道：「你……你就是小鬼子？」

「正是。」

大漢仔細端詳着王小克，終於搔了搔頭，歉笑道：「我……我有眼不識泰山，眞……眞是那個……那個萬分對不起！」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現在我可以上去了吧？」

「可以，可以，」大漢連忙道：「當然可以。」說着，伸手在壁上按了一個鈴掣。

王小克拾級而上，來到二樓一個門口，只見門上一個防盜眼開着，有人自內向外窺探。

「找誰？」門內那人問。

「九叔。」

「誰找他？」

「小鬼子。」

門打開了，一個精壯大漢上下打量着王小克，道：「請進！」

王小克踏進佈置得古色古香的大廳，在一張酸枝椅上，坐了下來，大漢已入內通報去了。

不一會，精神矍爍，紅光滿面九叔自內出來，打着「呵欠」，向王小克迎來。

「小鬼子，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九叔一面親熱地和王小克握手，一面向大漢道：「快把我那瓶好酒拿來，咱們今天來了個稀客！」

王小克和九叔有過數面之緣，但平日甚少來往，料不到他會如此熱情招呼，心

底下不禁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

這時，大漢取了一瓶用千年人參浸成的白蘭地出來，九叔斟滿了兩杯，道：「咱們許久沒有一塊喝過酒了，來來，乾了這杯！」

王小克和他碰了碰杯，一仰而盡。

「痛快痛快！」九叔呵呵地笑着道：「英雄出少年，我早就跟人說過，我喜歡結交像你這樣的朋友，來，再來一杯！」

「九叔，我有件事想請你帮忙！」王小克道：「咱們談過了正事之後才喝酒，好不好？」

「正事？」九叔呆了一呆，立即「呵呵」笑道：「好，好！咱們先談正事，然後喝酒！」

王小克燃上一口烟，道：「九叔，實不相瞞，我這次來找你，只想向你老人家買點東西。」

「哦？」九叔愕了一然，道：「我還以爲你有東西賣給我哩！」

王小克赧然一笑，說道：「我有個朋友，剛從美國來此，他是做珠寶生意的，想採購一大批便宜，又精美的珠寶首飾回去。」

「哈哈，又便宜、又精美的首飾珠寶，除了我九叔之外，還到什麼地方買去？」九叔笑道：「你算是找對了地方啦，小兄弟！」

王小克點着頭，道：「由於他是一大批買到美國那邊，再經改造雕琢的，所以，我想九叔你的貨色最適合他。」

「說得是！說得是！」九叔頓了一頓道：「不知你那位朋友需要多少數量。」

「他這次帶了五十萬美金來採購，說是越多越好。」

「那好極了，我剛巧進了一批貨，都是第一流的貨色，一定令你的朋友滿意！」九叔道：「幾時帶你那位朋友來看看貨吧。」

「九叔，這事他交給我全權辦理。」

「哦？」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是這樣的，他……他不大方便露面。」

九叔先是一呆，隨即深意地答道：「啊！我明白了。」

「那麼，可以讓我看看貨色嗎？」

「當然可以，」九叔站了起來，道：「請這邊來。」

王小克隨着他來到一個房間。房中央除了一張床，一張枱子和一個大衣櫃之外，便無別物。

九叔是本市最大的「接贓家」，在他的手上，隨時有價值數百萬元的貨色，何以竟然把它放在這樣的一個房間中？

王小克心下詫異，却沒有發問。

「這是我的藏寶庫入口。」九叔回頭笑道：「平日是沒有人可以進來的，即使是我最大的客人，我也不會帶他進來。」

「九叔，你太給我面子了，」王小克答着道。

五叔走到衣櫃前，打開櫃門，伸手入內摸索一會，那張床竟然緩緩地升起來。

在那張床升起來的時候，露出了一道精光閃閃的銅門。

看來，九叔的「藏寶庫」是在地下與二樓之間，由於唐樓的樓面高，是以即使住在地下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所居住的單位，已被九叔「偸」了一些空間。

何況，說不定地下的單位，也是屬於九叔的。

九叔面對着那道銅門，得意地笑道：「裏面有最值錢的珠寶首飾，名畫古董，可說應有盡有。」

他一邊說着，一邊拿出鎖匙，在匙孔中一插，熟鍊地左邊一扭，右邊一扭，「拍」地一聲，銅門開了。

九叔拉開了門，王小克定眼一望，那簡直就像一個「雜貨攤」。

然而，王小克知那並不是雜貨攤，因爲隨便一樣物事，原價都值個萬元以上！

九叔拿起一個絨盒，說道：「小兄弟，這盒裏有價值三百萬元的珠寶，你看看吧！」

他把絨盒放在枱上，揭開蓋子，只見精光耀眼，盒裏裝的全是鑽戒珠鍊，還有各種顏色不同的寶石。

王小克細意地望了一眼，看不到郭思思失竊的珠寶，不由略感失望。

九叔一直留意着他的面色，誤會盒中的貨物不合他的意思，問道：「怎麼啦？看不入你的眼中？」

「不，不，」王小克連忙道：「我那位朋友喜歡珍珠多一些，最好有成串珍珠頸鍊。」

「這個——」

九叔沉吟了一下，忽然道：「你眞的非珍珠頸鍊不可？」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好吧。」

九叔說着轉身取了一個鐵盒過來，正色道：「小兄弟，這是我最近收到的一批貨。」

王小克心中一動，凝視着那個鐵盒，可是，九叔却不立即把它打開。

「通常，我在接到一批貨後，要等大約半年至一年，才把它轉手，這樣比較安全。」九叔道：「關於這一點，你是明白的了？」

王小克點着頭。

「現在，我破例把它給你瞧瞧吧！」

九叔說着，把盒子打了開來，王小克一見之下，猛地吸了一口氣。

不錯，盒中裝着的，正是郭思思失竊的那批珠寶，一件也不少。

王小克早就知道九叔是本市最大的「收贓家」，像郭思思失竊的那批價值二百多萬的珠寶，除了九叔之外，幾乎無人有這份財力和魄力收下來。

如今，自己的推算果然不差。

他望着那批珠寶，半晌說不出話來。

九叔得意地道：「怎麼了？這一批可入你法眼了吧？」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盤念着如何向九叔查問這批珠寶的來源。

只要查得出是誰將這批珠寶送來，便知道誰是竊匪，以及企圖殺害郭思思的兇徒了。

「眞是精彩極了！」王小克續道：「這批珠寶怕值不少錢吧？」

「市價是兩百多萬。」九叔道：「我這裏的價錢，大約一百三十萬元，比外面便宜了八九十萬。」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很好，很好，我的朋友一定滿意的。」

「這樣吧，瞧在你的臉上，我賺少一點吧，」九叔道：「如果你整批要了去，我收回一百萬元，整數。」

王小克只是點着頭，並不置可否。

「怎麼樣？」九叔問。

「這個——」

「小兄弟，這已經是最低的價錢了，如果換作旁人，我起碼要一百二十萬。」

「不是價錢的問題。」

「那是什麼問題？」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不知道這批珠寶的來源——」

「放心好了，你的朋友既然打算到美國去，來源如何是不必担心的。」

「只怕海關方面——」

「哦，這也請放心，如果有心要的話，我可以負責改裝鑲嵌，」九叔道：「你知道，我這裏有最一流的專家。」

「九叔，這批貨是誰交給你的？」

「對不起，這是業務秘密，我不能向你透露。」九叔斬釘截鐵地道。

「可是如果我那個朋友不知道到底是誰交來的貨，他會不放心。」

「這個——」九叔沉吟了一下，道：「沒法子，我絕對不能透露是那一個人賣給我的。」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咱們的生意是談不成功的了？」

九叔不發一言，把鐵盒關了起來，拿回「藏寶庫」，道：「小兄弟，對不起得很，咱們有機會再交易吧！」

「且慢！」

「什麼事？」

「這人是不是經常有貨給你？」

九叔猶豫了一下，才點着頭，道：「不錯。」

「他交來的貨色如此一流。」王小克道：「如果我那個朋友肯買的話，以後，你可以叫他多交貨給你嗎？」

「這是他的自由，」九叔道：「我總不能逼人去弄貨來交給我。」

「每次他都親自交貨給你？」

「唔，不過，他通常先打電話來，」九叔道：「然後把貨物帶來。」

「這人多大年紀？」

五叔神色一變，苦笑着搖頭道：「小兄弟，如你存心買貨，何必問這麼多？」

說罷，伸手入衣櫃之內，床「軋軋」聲響，又降了下去，恢復原狀，就像一間普通的寢房了。

「咱們到外面坐吧！」

兩人來到客廳，王小克道：「我回去問過我的朋友，如果他不計較來源的話，咱們的生意還是做得成的。」

「好極了，」九叔道：「我喜歡爽快的人。」

王小克伸手向九叔相握，道：「明天我一定會給答覆你。」

「好，我等你。」

× × ×

關大明拿着報紙，咀角泛着冷笑。

曾沙展的右腕舉動不靈，繫着繃帶，不過由於有制服的衣袖遮住，並沒有被人看出。

他來到關大明身邊，向他使了個眼色，向圖書館外面走去。

關大明放下報夾子，起身跟出。

兩人來到廣場上，四顧無人，曾沙展道：「我已經實行了諾言啦。」

「可是你失敗了。」關大明冷冷道。

「那怪不得我，你又沒告訴我那寡婦會在家裏偸漢子。」

「總而言之，她還沒死。」

曾沙展雙眉一軒，側頭冷冷地望住關大明，問道：「你還想怎樣？我的手都爲你受傷。」

「那是你的事，」關大明冷冷地道：「總而言之，那賤人還沒死！」

曾沙展咬了咬牙，口唇掀動着，但却沒有說話。

「曾沙展，有什麼話快說吧，」關大明道：「你似乎不是個婆婆媽媽的人。」

「你的意思是要我再去試一試？」曾沙展問：「把她殺了？」

關大明一雙深沉的眸子望定了曾沙展，道：「當初我們交易時是怎樣說的？」

曾沙展沉着臉，並不回答。

「你答應替我報仇，將那賤人殺了，我才肯把她藏寶的秘密地方告訴你的，」關大明冷冷地道：「難道你忘了嗎？」

曾沙展咬了咬唇，道：「當初我的確是這樣答應過你，可是——」

「可是怎樣？」

「現在的情形不同了，」曾沙展道：「她已經知道有人要殺她，一定會小心防範，憑她的財力，她大可僱請數十個保鏢，廿四小時保護着她。」

「不論怎樣，」關大明一字一頓地道：「我要那賤人死。」

「那麼，你只好另聘高明了！」

關大明勃然大怒，道：「我現在的處境，如……如何另聘高明？」

「簡單得很，你再和我合作做一單生意，」曾沙展道：「賺够了錢後，就可以請職業殺手去解決她了！」

關大明雙眉一軒，呆呆望住曾沙展。

「據我所知，五千元就可以要一個人死，」曾沙展又道：「不過，姓郭的那賤人身份特殊，我相信非兩萬元不可。」

「我……我怎去弄這……這筆錢？」

「總而言之，你再和我合作做一單生意，不計有多少收穫，我都設法替你找這樣的一個人，不足之數，我替你付。」

關大明心中一動，呆呆地望定了曾沙展。

「怎麼樣？你同不同意？」

「我——」

曾沙展不待他說下去，便道：「我認識幾個職業化的殺手，他們專門做這種事，包保萬無一失！」

關大明咬了咬牙，向他點點頭，道：「你要怎樣和我合作？」

曾沙展搭住關大明的肩膊，笑容滿面，說道：「我有一單生意，最適合由你去做——」

兩人好像多年老友一樣，肩併着肩，向前走去……

× × ×

王小克踏進周探長的辦公室，看到他正對着一疊文件，皺着眉頭。

「你幾時成爲文員啦？」王小克笑着在他的對面坐下來。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都是一些積犯的資料。」

「關於莫財盛那宗案？」

「不錯，這孤寒財主一直在追我，要我們盡快把竊匪抓來，起回他那筆錢。」

「笑話，警察部門不是專爲他一個人而設的。」王小克道。

「如果他明白這點就好了。」

「周探長，我認爲那個莫財隆很有嫌疑，」王小克道：「如果你繼續釘住他的話，說不定有意外的收穫。」

「哦？」周探長愕了一然，問道：「怎樣釘住他？他是監犯啊！」

「可是你却有權隨時去見他。」

王小克說罷，取了口香烟燃上，又道：「做賊的人，總是心虛的，知道嗎？」

周探長猛然一悟道：「不錯，只要我對他反覆盤問，說不定他會露出馬脚。」

「對啦！」王小克笑道：「反正你又沒有其他的綫索，爲什麼不向他着手？」

「好極了，」周探長取了上裝，道：「小鬼子，咱們走吧？」

「去那兒？」

「咦？西郊監獄呀。」

「對不起，我不去了。」

「——爲什麼？」周探長詫異地望住王小克。

「你去對付莫財隆，我要對付那個幕後主持者。」王小克道。

周探長聞言雙眉一揚，緊張地問道：「誰……誰是幕後主持者？」

「現在還不大確定，所以，我不能告訴你。」王小克道。

「這即是說，你已經有了頭緒？」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可以這樣說，我只希望你對莫財隆步步進逼，這樣，也許可把那個幕後主持者逼出來。」

周探長點着頭，問道：「那麼，你想去那兒？我送你吧。」

「到醫院去吧，」王小克道：「我要見見我的僱主，紀夫人。」

## 設餌伏伺　揭奸除惡

郭思思瞪大着雙眼，不置信地道：「你……你眞的看到了那批珠寶？」

「不錯。」

「它……它們完整無缺？」

「當然，」王小克道：「而且一件也不少。」

郭思思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那好極了，你快去弄回來給我。」

「可是那需要一筆錢。」

「咦？我不是答應給你二十萬元的報酬嗎？」郭思思道：「只要你把那批珠寶弄回來，我立即把這筆報酬給你。」

「但報酬歸報酬並不包括收購費。」

「什麼？」郭思思秀眉一蹙，道：「還要收購費？那批珠寶是我的。」

「我知道那批珠寶是你的，可是，它被人偷走了，又賣了給人，現在，你要用錢去把它買回來。」

「這——」

「你那批珠寶，原價兩百多萬，是不是？」

「不錯。」

「現在，只要一百萬就可以把它買回來了，」王小克道：「這對你來說，算很值得了吧？」

「一百萬……一百萬……」郭思思喃喃地道。

「還有，你買了這批珠寶後，就可能查到誰是想殺你的人。」

「我早就知道誰想殺我？」郭思思忽然大聲叫道。

「誰？」

「是……是那個闞大明。」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雙眼轉了轉，道：「這樣說來，你更非買那批珠寶不可了。」

「爲……爲什麼？」

「第一，它便宜了一百餘萬，你即使拿一百萬出去另行添購珠寶，還買不到一半，是不是？」

郭思思點着頭，王小克又道：「第二，到底闞大明叫誰來殺你？總要查個明白啊，否則，他失敗了一次，說不定立即就會再來一次的。」

郭思思臉上微微變色，沉吟了半晌，終於點點頭，道：「好吧，我買。」

「要買趁快，」王小克道：「你簽一張支票交給我，讓我立刻去替你交易。」

郭思思取了支票簿出來，簽了一張一百萬元的現金支票，遞給王小克，道：「小鬼子，我對你寄予絕對的信任和期望，你可不要令我失望。」

「放心好了，」王小克笑道：「我絕對不會令你失望的。」

王小克拿了那張支票，來到九叔的「巢穴」，那把風的大漢已認得王小克，老遠便含笑向他打招呼。

上樓後，王小克取出那張一百萬元的現金支票，九叔雙眼登時爲之一亮，呵呵笑道：「小兄弟果然是信人，我最喜歡做這種爽爽快快的生意。」

他珍而重之地捧着那個寶盒出來，道：「全在這裏，你點一點看。」

王小克揭開盒蓋，細心點數着，果然正是郭思思的所失的珠寶，一件也不少。

他闔上盒蓋，道：「我那位朋友說，如果以後還有類似的貨色，不論多少，他都要。」

「那好極了……」九叔呵呵笑道：「不瞞你說，我這裏差不多隔一兩個星期，便有好貨送到。」

「都是同一個人送來的。」

「小兄弟，你知道我門路甚廣，」九叔得意地道：「老實說，本市十之八九此類生意，都被我包下來了，無他，我出的價錢最高，而且不論數量多少，來源如何，一律照收，付的還是現鈔。」

「下次他打電話來說有貨送給你時，可否打電話通知我一聲？」

「這個——」

「九叔，我也明白行內規矩，只不過這是晚輩的一點小要求，希望你答應。」

九叔沉吟了半晌，拍拍王小克的膊頭，道：「好吧，我答應你。」

王小克心下暗喜，說道：「如此我走了。」



「不送。」

捧着那個裝着兩百多萬珠寶的盒子，王小克生怕有失，趕忙截了一輛的士，來到醫院。

郭思思見那珠寶失而復得，雖然是花了半價購回來的，也不勝歡喜，道：「小鬼子，現在你應該盡量設法去追查那個兇徒了。」

王小克點着頭，他已經有了計較。

× ×

周探長把車子泊在泥路旁，跨下車來，向工地走了過去。

工地上有數十個穿囚衣的監犯，正在築路，一個獄警看到周探長，迎上前來。

「你是誰？」獄警戒備地道：「這裏是重要工地，請走吧。」

周探長取出證件，遞上前去，道：「我可以和一個名叫莫財隆犯人談談嗎？」

獄警望了證件一眼，點着頭，向後叫道：「莫財隆，有人找你。」

莫財隆早已看到周探長，心下一懍，垂着首掘地，聞言只得硬着頭皮走上前。

「我們到那邊去談談。」周探長道。

莫財隆惴惴不安地跟着周探長來到一個樹蔭下，恐惑地道：「探長，我……我早已說過了，財記銀號的爆竊案，和我無關。」

周探長凝視着他，緩緩地道：「我們已經檢查過了，那夾萬是被鎖匙打開的，而你是除東主之外，惟一有鎖匙的人。」

「可是我身在監獄，即使我多配了一條鎖匙，又如何出去動手？」

「你有同黨。」

「我……」莫財隆臉色一變，囁嚅着說不出話來。

「莫先生，我們已經有了頭緒啦，」周探長深意地望着莫財隆，道：「我是爲了你好，所以，才來通知你最好自首，否則——」

莫財隆聞言渾身一震，臉上蒼白無血，顯然地，他極其驚恐。

「莫先生，到底是監獄裏的那一個？」周探長試探着問。

「不——不是監獄裏的人。」

「難道是外面的人？」周探長道：「自你入獄之後，從未有人來探過你。」

莫財隆垂下首來，緘默了。

「莫先生，爲了你的前途，還是和我們合作吧！」周探長進一步道。

「不！不。」莫財隆雙手猛搖，道：「我不能說，我不能說。」

「爲什麼？」

「他……他會殺死我的。」

周探長雙眉一揚，道：「這樣說來，你是承認了。」

莫財隆張大了口，刹那間說不出話。

「就憑這一點，我便可以拘捕你了，」周探長道：「可是，我仍然給你機會，只要你對我說『他』究竟是誰，我便接受你的自首，並且會向法官求情。」

莫財隆掩着臉，忽然啜泣了起來。

正在這個時候，曾沙展的聲音自後傳來：「周探長，你又來幹什麼？」

周探長轉頭望了他一眼，說道：「查案。」

「許獄長想見你，」曾沙展瞥了莫財隆一眼，道：「他好像有話要和你說。」

「——好吧，」周探長道：「莫財隆，我等一下再和你說話。」

莫財隆仍然把手掩住了臉，低聲啜泣着。

周探長回到自己的座駕車，逕自朝監獄署駛去，來到監獄長的辦公室。

許世禮正在看着報紙，一見周探長進來，連忙起身相迎。

「許獄長，你找我？」

「是……是的，剛才有獄警打電話回來告訴我，說是你在工地盤問一個囚犯，」許世禮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懷疑他和一宗爆竊案有關。」

「怎麼會？」許世禮不置信地搖着頭，道：「他是誰？」

「莫財隆。」

「莫財隆——」許世禮仰首想了一想，啊地一聲，道：「我記起來了，是他，可是……可是他正在服刑啊。」

「我知道，他是有同黨的，」周探長道：「而且那同黨可能是在獄中的人。」

許世禮聞言臉色一變，吶吶地道：「有……有這樣的事？」

周探長苦笑着聳聳肩，道：「只要他指出是誰，那便成了。」

「他——他指出了嗎？」

周探長搖着頭，道：「還沒有，不過，我等一下就去問他，許獄長，如果沒有其他的事，我可以走了嗎？」

「沒……沒有其他的事，你……你……」許世禮結結巴巴地，還沒說下去，忽聽遠處傳來一響槍聲。

周探長和許獄長都是熟悉槍械的人，槍聲雖然傳自很遠的地方，可是，他們都認得那是「老虎槍」？

這種俗稱「老虎槍」的長槍，發射的是鐵沙子彈，射出去後，隨着火藥爆發，當者披靡；如果在近距離發射的話，中槍者渾身被鐵沙激射穿透，血肉糢糊，死狀之恐怖，令人思之便感心悸。

由於這種「老虎槍」殺傷力和範圍都大，因此，獄警監視囚犯出外操作時，除腰間有佩槍之外，還擁有這種槍械。

許世禮一聽到那槍聲，整個人跳了起來，顫聲道：「發……發生了什……什麼事？」

「我們出去看看！」周探長道。

兩人飛奔下樓，跳上了車子，向工地那邊疾馳而去。

車子來到工地附近，周探長便看到所有的監犯都停止了操作，圍在一起，幾個獄警正在維持秩序，喝令他們回到工作崗位。

這時，其中一個獄警看到許世體，匆匆奔上前來。

「發生了什麼事？」許世禮問。

「有……有人想逃走，」那獄警上氣不接下氣地道：「被曾沙展擊斃了……」

「哦？」許世禮臉色一變，問道：「死者是誰？」

「莫財隆？」

周探長一聽到這個名字，心下一沉，剛出現的綫索，又消失了。

他隨着許世禮來到屍首之旁，只見許世禮伏屍地下，背上血肉「糢糊」，連地

下的泥土，都濺滿了殷紅的血漬。

曾沙展緊皺着雙眉，望着地上的屍首，呆呆出怔。

周探長朝他望去，腦際思忖着：莫財隆為什麼要逃？莫非他見自己苦苦追逼，又怕供出那同黨後對自己不利，所以才萌了逃走的念頭？

倘若事情眞是這樣的話，自己倒害死他了！

他長長地嘆一口氣，轉身向外走去。

× × ×

許世禮原本已經紅潤異常的臉色，突然變成紫的一般，他怒視着站在他面前的曾沙展。

「我……我非這樣做不可！」曾沙展訥訥地向上司解釋。

「你非這樣做？」許世禮咆哮道：「先是曹和祥，現在是莫財隆，以後又會是誰？」

「許獄長，這……這兩人的情形都是非殺不可的。」曾沙展道：「否則，我們的事情，便會拆穿了。」

許世禮吁了一口氣，頹然坐到椅上。

曾沙展坐到他身畔，道：「你明白嗎？那姓周的已經在懷疑獄中有內幕了，如果我不殺莫財隆，他一定會向姓周的招供的，那時候——」

「我和你都完了！」許世禮沮喪地道：「身家，財產，職位，名譽，一切都完了！」

「所以，我才非殺了他不可。」

許世禮側頭望住曾沙展道：「難道除了殺人外，再無其他解決的辦法了嗎？」

「沒有了。」曾沙展道：「而且，用這個藉口殺他們很合情理啊！」

「我……我只是怕人家懷疑，為何市立監獄，東區監獄從來沒發生過這種事，而我們這裏不够一個月，便發生兩宗？」

「人家卽使懷疑，也不會懷疑到我們的身上，」曾沙展安慰他道：「你放心好了。」

「總而言之，我不希望再有第三次發生。」

「我向你保證。」曾沙展鄭重地道：「以後不會再發生了。」

「還有，所有的行動，要暫時停止，」許世禮正色道：「不能再亂來了。」

「唔。」曾沙展漫不經心地答。

「好，你出去吧，」許世禮道：「外面有十幾個記者在等着，你應該懂得怎樣應付吧？」

曾沙展笑了一笑，道：「我當然知道，這次，我又將成為英雄了。」

許世禮苦笑着嘆了一口氣，望着曾沙展離開他的辦公室。

× × ×

監獄裏食堂人頭湧湧，是午飯時分。

關大明排隊輪了午飯，坐到長枱上，拿着筷子，卻食不下咽。

他雙眼呆呆望着外面，似乎在想着什麼事。

忽然，他好像決定了，站了起身，向外走去。

食堂門口的獄警拉住他，問道：「關大明，你到那兒去？」

「小便。」

獄警這才放了他。然而，關大明來到公厠前，左右望了一眼，見左近無人，閃身向一條甬道走了去。

不一會，他來到了曾沙展的辦公室前，沒有敲門，一推而進。

曾沙展正拿着鏡子在擠暗瘡，驟然見到關大明推門而入，不由嚇了一跳。

跟着，他看到關大明臉上堅毅陰沉的神色，便意料到又有事了。

「關大明，你不在食堂吃飯，跑來我這裏幹什麼？」曾沙展強作鎮定地問。

「我要和你談談。」

曾沙展沉吟了一下，放下鏡子，起身把辦公室的門閂上了。

「好吧，有什麼事？」

「曾沙展，你答應我的事，到底怎樣了？怎麼一直沒有下文？」關大明冷冷地問。

「前兩天的莫財隆事件，你應該知道了，」曾沙展道：「發生了這樣的事，我還敢再行動嗎？何況，上頭見我們這裏頻頻發生逃獄事件，昨天開始，又多調了三十個獄警來，那些生手和我不大熟，不會給我面子，還是遲一步再說吧。」

「曾沙展，你別以為我是白痴，」關大明冷冷地道：「你的事瞞得了別人，可瞞不了我。」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曾沙展雙眉一軒。

「哼，曹和祥，莫財隆都是同一命運，」關大明道：「你是怕他們洩漏你的秘密，才下手殺了他們的，絕不是他們企圖逃獄被殺這一回事。」

「你——」曾沙展又驚又氣，喝道：「胡說八道。」

「曾沙展，咱們明人不說暗話，你答應我的事，到底實不實踐。」

「我說過了，最近不行。」曾沙展斬釘截鐵，堅決無比地道。

「好，那麼我告訴你，」關大明咬了咬牙，道：「即使你要以對付曹和祥和莫財隆的手法對付我，我也無所謂，反正，我也不想活着出獄了，只要——」

曾沙展凝視關大明，等待他說下去。

「只要那賤人比我早死。」

「放心好了，總有一天我會替你辦妥這件事的！」曾沙展道。

「可是，我等不及了。」關大明握着拳頭，道：「而且，我也改變了主意。」

「哦？」曾沙展楞楞地。

「我要用我的雙手，扼死她。」關大明道：「這才消我心頭之恨！」

「你有把握？」曾沙展道：「她現在身邊可能有十幾個保鏢哩！」

「即使要和她同歸於盡，我也肯。」

曾沙展苦笑着搖搖頭道：「想不到你恨起一個人來的時候，竟是這麼徹底。」

「曾沙展，你到底助不助我？」關大明把手撐在枱上，湊上前去，銅鈴般大的眼睛望定了他，沉聲問道：「你說。」

「關大明，我是不吃恐嚇這一套。」

關大明先是一呆，隨即緩緩地點着頭，深深地吸了口氣，道：「好！好！」說罷，他轉身向外走去。

曾沙展見他神色有異，腦際念頭一閃，喝道：「回來。」



關大明轉過身，冷冷地望住他。

「你……你想怎樣？」

「既然你不肯助我，我自然要有我的打算。」關大明說罷，又向外走去。

曾沙展咬了咬牙，忽然道：「好，我答應你。」

關大明停住脚步，咀邊泛着勝利的笑容……。

× × ×

月黑風高，西郊監獄寂靜如死，只有獄警在警岡上偶爾傳來的來回巡行聲。

在監獄西翼的一道牆邊，忽然人影一閃，矯捷無倫地向停泊在附近的一輛車子竄去。

那車子並沒有上鎖，那人輕輕地打開車門，跨進車廂，伏在座椅後面。

他一直伏在車廂中，動也不動一下。

大約十分鐘後，一陣皮鞋聲由遠處傳來，在燈光照射下，看得出正是高瘦瀟洒的「監犯大王」曾沙展。

他口邊啣着香烟，緩緩地向那部車子走去。

忽然，一個獄警巡到附近，看見曾沙展，上前打招呼，道：「曾沙展，這麼晚了，還要出去？」

「肚子餓得要命，食堂裏的東西又不對胃口，」曾沙展說道：「我想到外面宵夜。」

「自己有車子是方便不少，」那獄警笑道：「從這裏到市區去，不塞車的話，來回還不用一個鐘頭。」

「可不是，」曾沙展笑道：「所以我這架老爺車一直不捨得賣。」

曾沙展一邊說着，一邊踏上了車子，劃着了火，車子怒吼一聲，向大門駛去。

守門的獄警認得是曾沙展的車子，但還是趨上前來，看到駕車的是曾沙展本人，這才把門打開。

「這樣晚了還出去？」那獄警笑着道：「是不是去會佳人？」

「去醫肚是眞，」曾沙展道：「我肚子餓得胃都痛了。」

車子離開監獄後，曾沙展忽然道：「關大明，爬起來吧。」

原來那伏在車廂中的，正是關大明。

他坐直起身，吁了一口氣，道：「差點悶死我了。」

曾沙展沒有答話，只是專心地駕駛着車子，向市區駛去。

半個多小時後，車子來到了郭思思的別墅附近，曾沙展把車停了，道：「下車吧。」

關大明打開車門，正欲下車，曾沙展忽然道：「且慢，我有幾句話說。」

關大明凝眼望實了他。

「關大明，我是冒了大險，才帶你出來的，」曾沙展道：「你小心行事，若是行藏敗露的話，我是不能庇護你的。」

關大明點着頭，道：「我知道。」

「好，那麼去吧，」曾沙展道：「我在這裏等你祝你馬到成功，手刄仇人！」

關大明拔了腰間的小刀，那是曾沙展「助人助到底」借給他的。

他左右望了一眼，飛快地向別墅奔了過去。

由於曾沙展曾經提醒他，郭思思可能請有保鏢，因此，關大明的動作格外小心，他對郭思思的別墅十分熟悉，知道什麼地方是最容易潛入的，所以，逕自向左側圍牆竄去。

他把身子貼在圍牆上側起耳朵傾聽。

別墅裏一點聲音都沒有，他探首一望，甚至沒有半點燈光。

——難道郭思思不在？

好不容易才威迫恐嚇曾沙展把自己帶出來報仇，倘若郭思思不在的話，豈不白走了一趟？而曾沙展說過：僅此一次，不論自己成功殺了郭思思也好，失敗了也罷，他都要置身事外了。

關大明的心，怦怦地跳了起來。

他想起郭思思設計陷害自己，又聘請最精明的律師，推翻自己的供詞和自辯，因而被判入獄的事，不由熱血上衝。

打從第一天入獄時，他就下過決心，只要有生之日，一定要殺了這賤人。

如今，機會來了。

關大明自己也分不出到底是愛是恨，照說，如果自己不愛她的話，怎會把她恨之入骨？

他猶豫了一下，攀上圍牆。

從圍牆上望下去，花園中樹影婆娑，那是街燈照射下的效果，事實上天空的月光，被一層濃厚的黑雲遮住了，等一下說不定會下大雨。

關大明肯定花園中沒有人後，這才縱身跳下。

他迅速地向一條水喉管奔去。在水喉直上的二樓，正好是郭思思寢房的窗口。

關大明猛吸了一口氣，矯若猿猴地爬了上去。他雖然在獄中就了幾個月，身手之靈活輕便，絲毫沒有遜色。

來到窗口，只見窗帘布拉攏着，瞧不到房間裏面的情形。

關大明早已帶備了工具，他自後袋取出一條鐵綫，插進窗子的空隙間撥弄着。

關大明手法純熟，以前的功夫，絲毫沒有擱下，才三分鐘左右，窗子已被他弄開了，最難得的是在撩撥之間，並無弄出任何聲響。

他輕輕地把窗子拉開，傾聽了一會，這才把窗帘布撥開一道小縫，向內張望。

房間的擺設和以前一樣，床向着窗，那五斗櫃依然放在房間的一隅。

關大明最緊張的是：床上是沒有人。

等眼睛逐漸習慣了黑暗後，關大明終於看清楚了，床上躺着」一個人。

如果不是曾沙展曾經犯過錯誤，以為床上的人是郭思思的話，關大明一定認為床上那人除了郭思思外，不會是其他人。

可是，曾沙展犯過錯誤，而自己不能一錯再錯，所以，他決定瞧個清楚，究竟床上睡着的是不是郭思思本人。

關大明猶豫了一下，爬進房中，躡足向床前走去。

地上鋪着地氈，他根本沒有弄出任何聲響，可是，當他接近床畔時，房間的燈忽然「拍」地一聲，亮了。

關大明這一驚非同小可，站在當地手足無措。這時，床上那人，霍地彈跳起身，那裏是嬌滴滴的郭思思，卻是個虬髯大漢。

那大漢滿身結實的肌肉，濃眉大眼，

咧着咀向他露齒而笑，道：「終於等到你了。」

關大明倒抽了一口冷氣，看來郭思思果然早有防範，不由暗暗後悔不聽曾沙展的勸告。

「你們出來吧。」

浴室的門忽然打開了，房門也在這個時候「砰」地一聲開了。

六七個精壯漢子，灼灼的眼光一齊射在關大明的身上。

剎時之間，關大明如陷身冰窖，不由自主地打着冷顫。

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手中有一把槍也無濟於事，何況只是一把小刀？

他僵立當地，任由六七名大漢緩緩地圍了上前……

× × ×

「關大明，到底你潛入紀府的動機是什麼？」周探長再三地問。

關大明神情沮喪憔悴，答道：「我巳經說過了，我只是想去看看她，重敍舊情而巳。」

「那你身上帶着刀幹什麼？」

「你告我藏械罪好了。」關大明毫不在乎地道。

「哼！豈止藏械罪而巳，我還要告你逃獄，企圖傷害他人身體。」

「笑話！你可以問那些私家安全護衞隊的隊員，」關大明道：「他們出現時，我的刀是插在腰間，還是拿在手中，還有，當他們抓我的時候，我可曾反抗過。」

周探長語爲之塞，他說的是事實，憑這兩點，「企圖傷害他人身體」或「意圖謀殺」的罪名都不可能成立的了。

「可是你知不知道，那一條服刑期間逃獄罪，就可以令你再多坐十年監。」

關大明淡淡一笑，並不說話。

就在這個時候，周探長案頭的電話响了起來，他拿起話筒，「喂」了一聲，道：「啊，原來是羅署長，是的，他在我這裏……這個當然……好，好……」

掛下電話後，周探長向站在一旁的陳警官道：「把他帶下去吧，羅署長等一下會親自來盤問他究竟是用什麼方法，神不知鬼不覺的逃出來的。」

「是！」

陳警官剛把關大明帶走不久，王小克便推門而進。他笑容滿面，道：「周探長，恭喜你啊！」

「喜從何來？」周探長愕了一愕。

「咦？兩宗大竊案將要水落石出了，這不是喜麼？」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姓關的口硬得緊，半句話都不肯說。」

「他當然不能說。」

「爲什麼？」

王小克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並不回答周探長的問題，反而問道：「探長，你想不想在短時間內破了那兩宗大竊案，把幕後主腦揪出來。」

「我也知道兩宗竊案是有關連的，只是……只是到底誰是主腦，你總是故作神秘，向我大賣關子。」

「記得嗎？你經常對我說，本市是個法治社會，任何事都講究『證據』，倘若缺乏了證據，即使明知道某人犯罪，也不能繩之以法，」王小克道：「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

「怎樣找證據？」

「如果你肯聽我的話，我必定可以找給你看。」王小克神秘地笑着道。

「好，你且說來聽聽」

「把他放了。」王小克簡短地說。

「放了？」周探長叫了起來：「你在說夢話？那有這樣便宜的事？」

「我不是說把他放了恢復自由，」王小克道：「而是設法把他放回到西郊監獄去。」

「爲……了什麼？」周探長不解地問道。

「簡單得很，那幕後主腦是西郊監獄中的人，」王小克道：「只有這樣，才能把他引出來。」

「可是……」

「我知道，」王小克不待周探長說下去，便道：「這樣做於法律程序不合，上頭一定不會這樣做，可是，我們只需要三天的時間，在三天之內，一定可以引出那個幕後主腦。」

「如果上頭不准呢？」

「這就要你動動腦筋了，」王小克笑道：「如果你想破案的話。」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笑道：「還有，如果想令你順順利利地賺取郭思思那二十萬元的話。」

王小克臉上一紅道：「你怎知道？」

「是江海告訴我的，」周探長道：「郭思思現在愛他愛得要死，什麼事都告訴他。」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原來如此。」

周探長擦了一擦鼻子，道：「好吧，讓我設設法。」

× × ×

曾沙展狠狠地咬着香烟的濾咀，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臉上全是焦灼惶恐的神情。

忽然，辦公室的門被人推了開來。

曾沙展回頭一望，進來的是頂頭上司許世禮，他額上都是汗，神色也比他好看不到那裏去。

「你……你又闖禍了。」許世禮指着曾沙展的鼻子，又氣又急地道。

曾沙展攤了攤手，作了個委屈的表情，道：「怎關我的事。」

「還說不關你的事？」許世禮厲聲道：「昨天晚上你駕車出市區，是不是？」

「我……我肚子餓，出……出去宵夜而已。」曾沙展訥訥地道。

「宵你的屁。」許世禮咆哮了起來。

曾沙展從來未聽過許世禮罵過粗口，聞言不禁一呆，然而，却也看得出，他內心之緊張驚惶，絕不在自己之下，甚至尙有過之。

「別以爲我不知道，那姓關的是躲在你的車裏出去的。」許世禮道：「我們這座監獄是最現代化的，連一隻老鼠都逃不出去，何況是個堂堂七尺之軀的男子漢？除非獄警們都着了鬼迷看不到。」

曾沙展囁嚅着說不出話來。

「別說姓關的把我們的一切招出來，即使上頭查問他如何逃出獄去，咱們也吃



不消！」許世禮說着頓了頓脚又道：「你這狗娘養的，一直把我的話當耳邊風。」

曾沙展漲紅着臉，沒有答咀。

「你說，現在如何是好？」許世禮大聲問道：「羅署長要親自調查這件事，他是出了名的精明老頭，怎瞞得過他？」

曾沙展深深地吸了口氣，把指節揑得「拍拍」直响。

就在這個時候，許世禮案頭的電話响了起來，他趨上前拿起來一聽，臉上立時變色。

「好，好！」許世禮說道：「請他上來。」

許世禮掛上電話後，微顫着聲音道：「羅署長巳經來了。」

曾沙展聞言臉上也爲之一變，然而，立即恢復鎭定，道：「來就來吧。」

「你倒說得輕鬆。」許世禮道：「萬一被他查到了我們的秘密，那……那怎麼辦？」

「只要我們沉着應付，他是絕對查不出來的。」曾沙展道。

「豈有此理！」許世禮担心地道：「不知那姓關的有沒有向警方招出我們這裏的一切。」

曾沙展雙眉一軒，正要說話，羅署長已經推門而進，許世禮急忙迎上前去。

羅署長一踏進許世禮獄長的辦公室後，曾沙展轉身便欲告退，怎料羅署長把他叫住，道：「曾沙展，你留在這裏，我有幾句話問你。」

「是。」

曾沙展垂立一旁，不敢和羅署長的眼光相觸。

「我問你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羅署長提高着聲音問。

「什……什麼事？」許世禮吶吶地反問。

「別惺惺作態了。」羅署長鐵青着臉，道：「我問你們關於那個姓關的逃獄的事。」

「這——這個我不大清楚。」許世禮向曾沙展望去，道：「獄中的保安措施，是曾沙展負責的。」

羅署長望定了曾沙展，道：「曾沙展，你有什麼解釋？」

「這……」曾沙展頓了頓，才道：「監犯逃獄的事，全世界各地都會發生，我也不知道那姓關的爲什麼會逃了出去。」

「你不知道！」羅署長道：「這一個月內，你們這裏一連發生了二次逃獄事件，爲什麼其他兩個監獄却沒有這種事？」

曾沙展苦笑了一下，聳聳肩，道：「也許我們的運氣不好吧？」

「這是你們防犯不嚴，怪什麼運氣？」羅署長道：「我看這幾日來，報界對我們的防犯系統，一定會大加抨擊！」

許世禮和曾沙展都緘默着不敢出聲。

「如果外界開始對監獄署抨擊的話。」羅署長道：「我只好撤換這裏的主管者了，那時，你們千萬別怪我。」

許世禮和曾沙展對望了一眼，神色均是爲之一變。

「在此之前，我希望你們小心一點。」羅署長沉着聲道：「不能再有同樣的事件發生，你們知道嗎？昨天晚上若非事主早有防備，早就被那逃犯殺死了。」

「那姓關的是個謀殺犯。」曾沙展忽然插口道：「是個危險人物，如他們再送到這裏，我們必定把他隔開嚴加看守。」

羅署長點着頭，道：「其實你們對所有的危險人物都要嚴加看守。」

「如果他再嘗試逃獄呢？」曾沙展忽然問。

「這個——」羅署長沉吟了一下，道：「你們要不惜任何手段阻截他。」

曾沙展臉上閃過一陣喜色，答道：「是。」

羅署長走後許世禮急不及待地問道：「現在怎麼辦？」

「咱們只好等了。」

「唉！不知道報界會不會攻擊我們。」許世禮憂形於色，道：「如果他們眞的這樣做，我們便完蛋了。」

「大不了提早退休。」曾沙展反而滿不在乎道：「反正我們也撈了一筆啦！」

「唔！這時候退休，要損失十幾萬的公積金和退休金。」

「你分到的數目巳不止此數了。」

許世禮沉吟了一下，皺着眉道：「現在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那姓關的會不會把我們的一切招出來。」

曾沙展一聽到這句話，也暗自忐忑，關大明會不會向警方大爆內幕，這兩天可知分曉了。

× × ×

「關大明，是誰帶你離開西郊監獄的？」周探長站在關大明面前，厲聲問：「到底你招不招供？」

「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關大明笑笑地答道：「沒有人『帶』我離開，是我自己逃出來的。」

「哼！你的話騙得了誰？西郊監獄的防範很森嚴，憑你個人之力，怎可能逃得出來？」

關大明淡淡一笑，道：「周探長，你太看小我了。」

王小克望了周探長一眼，又望了坐在椅上的關大明一下，道：「關大明，你現在的性命並不安全，可曾知道？」

關大明雙眉一軒，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簡單得很。」王小克道：「帶你出來的人，懷疑你對我們供出了一切，所以，他會設法在你還沒有說出來之前，把你殺了滅口。」

關大明臉色微微一變，道：「沒有這一回事。」

「關大明，如果你是聰明的話，最好對我們說出來。」王小克道：「否則你一解返西郊監獄，絕無生還的希望。」

關大明渾身一抖，緘默着不出聲。

「反正你招供也是死，不招供也是死。」王小克又道：「招了之後，我們會設法保護你，讓你出庭作證，這樣對你反而有好處。」

「我——」

「關大明。」周探長沉聲道：「我們沒有時間再和你耗下去了，快招供吧。」

關大明沉吟了一會，忽然咬了咬牙，道：「沒有人帶我出來，是我自己逃出來的。」

周探長和王小克對望一眼，嘆了一口氣，道：「你冥頑不靈，我們想救你也不行了。」

他按下枱上的一個掣，道：「陳警官，進來把犯人帶走。」

不久，陳警官自外進來，周探長道：「把他送回西郊監獄吧。」

「是！」

關大明神色木然，跟着陳警官離去。

周探長等兩人走後，向王小克望去：「小鬼子，這一招使不使得？」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如果我的估計不錯，應該使得的。」

「但願如此。」

× × ×

在許世禮的辦公室裏，關大明坐在椅上，許世禮和曾沙展站在他面前，神色十分緊張。

「你眞的沒有說？」許世禮問。

關大明臉上露出了痲煩的神色，道：「我早就對你們說過了，他們用盡方法，逼我說出來，但我死也不肯透露半句。」

許世禮向曾沙展道：「怎麼辦？」

曾沙展緩緩地點着頭，踏上前去，拍拍關大明的肩膊，道：「很好，很好，你這次做得很好，那件事如果有可能的話，我會替你辦好的。」

關大明口唇掀動了一下，半晌才吶吶地問道：「還……還有機會嗎？」

「只要她還活着，當然有機會。」曾沙展笑道：「今天殺不了她，下個月也殺不了她，難道我們不可以再等一年，兩年嗎？古人說過，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急於一時？」

關大明緩緩點着頭恨恨地道：「不錯，即使再等二十年我也要殺了那賤人！」

「放心好了，這件事交給我辦。」曾沙展道：「你可以出去了。」

關大明離開許世禮的辦公室後，許世禮急不及待地問：「他眞沒有招出來？」

「唔！我看是眞的。」曾沙展苦笑了一下，道：「否則，那周探長早就帶着拘捕令來拿人了。」

「可是，難保他——」

許世禮的話還沒有說下去，曾沙展便道：「所以，我們要設法幹掉他，這樣才無後患。」

「不！」許世禮道：「你不能再用那種藉口殺人了。」

「爲什麼？」

「依我看，姓周的和那小鬼子都開始在懷疑你，如果你又把他殺了，他們就可以振振有辭地來調查你了。」許世禮道。

「被他們調查一下有什麼關係？」曾沙展道：「反正羅署長說過，如果有『危險人物』要逃獄的話，我們可以不惜用任何手段來阻止他。」

「但……但曹和祥，莫財隆之死——」

「對！如果要用這個方法殺姓關的滅口，也不能由我下手了。」曾沙展喃喃地道：「總不成三個犯人逃獄的都剛巧碰上了我？」

「對啦！」許世禮連忙道：「我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你千萬不可下手。」

「我不可以下手，難道不會找別人下手？」曾沙展道。

「你……你想找誰？」

曾沙展咀邊泛着笑意，道：「我有人選了。」

「誰？」

「許獄長，這件事你交給我辦吧。」曾沙展道：「而且，你知道得越少，對你自己越是有利，我是爲你着想。」

說罷，曾沙展逕自向外走去，留下許世禮呆呆地站在當地……

× × ×

「阿松。」曾沙展向獄警劉松走過去：「今天你不用値班了。」

「爲什麼？」劉松詫異地問。他是一個廿四歲的青年，投身入監獄工作才三個月，曾沙展早巳調查過他，知道他喜歡賭，不論十三張，牌九，外圍狗馬，都輸得很厲害，因此欠下同僚不少賭債。

「我給你特別假期。」曾沙展笑道。

劉松聞言大喜，道：「這樣說來，我可以到市區玩玩了。」

曾沙展親熱地搭住劉松的肩膊，笑道：「當然可以，而且，我還想請你喝一杯酒哩。」

劉松見頂頭上司突然對自己這樣親熱，還說要請自己喝酒，不禁有點受寵欲驚，道：「曾沙展，你……你……」

「今天是我生日，」曾沙展接口道：「我本來就想到外面玩玩的，可是又沒有伴，所以想找你一塊去，我請客！」

劉松喜出望外，張大口說不出話來。

「換衣服吧，」曾沙展道：「我們先到外面喝一頓茶，然後到舞廳去找兩個妞兒，帶她們到夜總會去玩，如果你有興趣的話，還可以——」說到這裏，深意地向劉松笑笑。

劉松當然明白他意思，更是大喜，連忙道：「好，好，我現在立即換衣服。」

兩人來到市區，曾沙展帶了劉松到一間大酒樓喝下午茶，天南地北地談着，一面試探劉松的經濟情況，果然如他調查所得，劉松欠下人家一屁股的賭債。

「阿松，一共欠了多少？」曾沙展問道：「你算過沒有？」

劉松向他點了點頭，道：「一共是一萬兩千五百多元。」

曾沙展「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問道：「你的月薪是多少？」

「一千零五十元。」

「那你怎樣還這筆債？」

「這個……這個……」劉松臉上現出一絲苦笑，吶吶道：「只好每個月抽幾百塊分期付欵了。」

「如果你這樣賭下去，舊債未清，新債又起，豈不糟糕？」

劉松喝了口茶道：「只好戒賭了。」

曾沙展聞言淡淡一笑，道：「賭仔戒賭，可比烟鬼酒鬼戒烟酒還難！」

劉松嘆了一口氣，道：「那也沒有辦法了，曾沙展，咱們別談這件事好不好？你不是說要帶我到舞廳去，找兩個妞兒出來風流快活一番嗎？」

曾沙展望了望腕錶，道：「現在才六點多，茶舞都未開始，何必急。」

「是，是，」劉松澀然一笑，道：「我很久沒上舞廳去了。」

「阿松，老實告訴我，你想不想立即



還掉那筆賭債？」曾沙展正色問。

「立……立即還掉那筆賭債？」

「是的。」

「我……我那兒來的錢？」

曾沙展淡淡一笑，道：「只要你替我辦一件事，非但立即可以有錢還掉那筆賭債，還可以有一筆多餘錢去大賭特賭。」

曾沙展說罷，凝視着劉松，看他的反應。劉松呆呆地望定了曾沙展，半晌說不出話來。

「怎麼樣？」曾沙展問。

「替你辦……辦什麼事？」劉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問道。

「你答應了我之後，我才告訴你。」

劉松沉吟了一下，問道：「是不是犯法的？」

「不，合法得很，」曾沙展道：「辦妥了這件事，你會成爲英雄，說不定還會立即升級。」

「哦？」

曾沙展道：「我絕對沒有騙你。」

劉松仰首一想，問道：「那筆多餘的錢，數目有多大？」

「八千塊，」曾沙展道：「連替你還那筆賭債在內，這件事的報酬一共是兩萬塊。」

「兩萬塊？」劉松低呼了出來。

「不錯，」曾沙展道：「你怎說？」

「好，我答應你。」

「不過，我還要你答應我一個條件。」曾沙展正色道。

「什麼條件？」

「你要嚴守秘密，」曾沙展道：「至於如果有人問你怎樣有錢來還債，你怎樣回答。」

「這個——」

曾沙展見他答不上來便道：「你要告訴人家中了四重彩或者六環彩，懂嗎？」

「我懂了。」劉松一拍大腿，道：「不錯，這是個好理由。」

曾沙展含笑望住劉松，看來他並不太聰明，而且自己喜歡不太聰明的人，若是太聰明的人，自己是很難駕馭的。

「曾沙展，到底是什麼差使？」劉松道：「你可以說了吧？」

「我要你去殺一個人。」曾沙展低聲道。

「殺人？」劉松睜大了雙眼，剎那間臉上嚇得毫無人色。

「是的。」

「你……你剛才說過，這……這不是犯法的差使，可是——」

「咦？如果有個監犯企圖逃獄，你開槍把他殺了，這算不算犯法？」

「那當然不算犯法？」

「對啦，我就是要你去殺個逃犯。」

劉松瞪大了雙眼，低聲問道：「曾沙展，你……你知道最近有人要逃獄？」

「唔。」

「誰？」劉松緊張地問。

「就是那個姓關的，編號四一九三的監犯。」曾沙展答。

「啊？是他？」劉松道：「他前幾天企圖逃獄，又被抓了回來。」

「不錯，由於他巳經逃出監獄，並且企圖行兇，幸好被人阻止，否則，我們西郊監獄的名譽就被他毀了，」曾沙展道：「不過，爲了他，我們的防衛和警覺，也被人家恥笑哩！」

「幸好你知道他又要企圖逃獄，否則，這次若是被他逃了出去，許獄長看來要丟官了。」

「你明白最好，」曾沙展道：「不過，他只是有計劃而巳，最近大概還不會付諸行動，所以，我們必須在此之前，殺了他。」

「這——」

「阿松，如果殺了他，咱們便不必整天提心吊胆地監視着他了，」曾沙展道：「萬一被他出其不意地逃獄成功，上頭怪責下來，偏偏他逃獄那天又是你當値，連你也有責任哩。」

劉松點着頭。

「明天，我會派他到外面去做工，修築西郊超級公路，」曾沙展道：「明天是你當値監視他們的，對不對？」

劉松向他點點頭。

「中午時分，飯車抵達工場午膳時，你可以乘人不備，把他叫過一旁，」曾沙展低聲道：「然後，叫他向前跑，你在後面開槍，記着一定要瞄準，把他打死。」

「如……如果他不聽話呢？」

「他會聽話的，」曾沙展道：「你僞稱有話要和他談就行了，他一定會跟你走的，不過，最好不要被人看到。」

劉松點着頭，又問：「如果我……我一槍打他不死，只是打傷了他呢？」

「你最好再補一槍，」曾沙展道：「把他打死了爲止。」

劉松點頭道：「總之，我把他打下後，會檢查一下他是死了還只是受傷的。」

「對，」曾沙展凝視着劉松，正色道：「記着，如果打不死的話，你的酬金便要減半。」

「一萬元？」

「相信你希望賺到兩萬元吧？」曾沙展道：「同時，打死了他死無對證，你對人說他企圖逃走才被你射殺，人家也會相信了，如果射他不死，他傷癒後爆出內幕，那時，你和我都要嚐嚐鐵窗風味。」

劉松臉色一變，連忙道：「我一定打死他。」

「好得很，」曾沙展自袋中取出一疊五百元面額的鈔票，道：「這裏是五千元，先付四分之一，以示我對你的信心，其餘的一萬五，明天你殺了他後，立即就付給你。」

劉松看到鈔票，眼中一亮，伸手接了過去。

曾沙展望了望腕錶，笑道：「現在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們到舞廳耍樂去吧。」

「好極！好極。」

× × ×

關大明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出怔。他想起了曹和祥和莫財隆之死，也想起了王小克對自己所說過的話。

第三個會不會輪到自己？

他逐漸巳經瞭解了曾沙展的爲人，同時，也明白自己目前的處境。

其實，當王小克向他陳以利害時，他的確有一股衝動，要把內幕爆出來，可是轉念一想，自己還是免不了要坐監，所謂

「官官相護」，如果曾沙展的同僚來替他報仇，自己被折磨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豈不更糟糕？

他知道曾沙展有「監犯大王」之稱，手下有不少心腹，隨便一個有心替他報仇，自己都要吃虧。

在衡量輕重下，關大明決定不招供。

如今，雖然得到曾沙展的保證，不但不傷害自己，還要繼續要謀害郭思思，但焉知他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可是，還有什麼辦法？

如果許獄長不和曾沙展串謀，自己此時改變主意向他投訴還是可以的，但，關大明却知道，許世禮也是曾沙展的人。

想到這裏，他不由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人家說監獄裏黑幕重重，而非自己親身體驗，眞是想也想不到。

忽然，鐵柵「叮噹」地响了起來。

關大明側頭望去，只見一個獄警站在外面，叫道：「關大明，快起來。」

他緩緩地爬起身，道：「什麼事？」

「開工去啦，」那獄警道：「車子已經在外面等了。」

關大明聞言愕了一然，道：「我不是負責清潔厠所的麼？」

「調了，」那獄警道：「今天你要出去當苦工。」

關大明罵了一句粗口，但還是起身向外走去。他來到廣場，只見幾輛大囚車停在不遠處，曾沙展正望着囚犯們排隊一個一個上車。

關大明心念一動，向曾沙展走去，問道：「曾沙展，是誰的主意調我到外面去的。」

曾沙展左右望了一眼，低聲道：「爲了表示公平，也爲了不讓人懷疑你我之間的關係，你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樣。」

關大明還待說話，一個獄警已經踏上前來，道：「關大明，上車。」

關大明無可奈何，只得隨着衆犯人上車。

來到西郊超級公路工場，分派好工作後，關大明開始工作。

他向四週望了一眼，獄警們手持「老虎槍」戒備着，如果想逃走的話，根本毫無可能。

關大明甫入獄時，曾經有過逃獄的念頭，但自從和曾沙展有了妥協後，他已經取消了這個念頭。

事實上，在曾沙展的「照顧」下，他有香烟和水菓享用，偶爾也有一兩塊朱古力，像這種日子，除了欠缺一點自由之外，其實並不差。

他拿着鏟子，把泥土挖了上來，抛到路旁，這時烈日當空，他汗下如雨，不由暗暗咒詛着曾沙展，暗想今晚回去之後，一定要向他提出抗議。

午飯時分，飯車已從監獄駛了過來，關大明放下鏟子，伸手抹了抹汗，暗想可以休息一下了。

忽然，獄警劉松向他走了過來。

「關大明，你跟我來。」

關大明站在當地，動也不動一下。

「關大明，聽到沒有？」劉松提高了聲音道：「跟我來。」

「什麼事？」

「我有幾句話和你說。」劉松向他招了招手，道：「快來。」

關大明無可奈何，只得隨着他向前走去。

劉松越過一個小小山坡，來到樹林之前，停下步來。

關大明戒備地望住劉松，問道：「什麼事？」

劉松四週望了一眼，忽然壓低着聲音，道：「關大明，有人要殺你，你知不知道？」

「哦？」關大明心下一懍，却强行保持鎮定，問道：「誰？」

「曾沙展。」

關大明將信將疑，問道：「他……他爲什麼要殺我？」

「我不知道，」劉松踏前一步，道：「我是無意中聽到的。」

「那——你爲什麼要告訴我？」關大明疑惑地望住劉松。

「我和他不對，而且，也不贊成他的爲人和作風，」劉松道：「他已經殺了兩個人了。」

關大明這才信了，想起了曹和祥和莫財隆之死，心頭突地一跳。

「你快點走吧。」劉松向關大明揮揮手。

「什麼？」關大明楞楞地望住他。

「咦！如果你還不逃，這兩天一定會遭曾沙展的毒手。」劉松左右張望着，噤聲道：「快走。」

「你……你放我？」

「當然，」劉松道：「我只當是你自己逃獄的，快走吧。」

關大明猶疑了一下，暗想如果不乘機逃走，的確會命喪曾沙展之手。

他咬了咬牙，轉身向前奔去。

就在他奔出四五碼遠時，劉松緩緩地舉起了手中的「老虎槍」。

劉松把槍托靠在肩上，手指扣住槍掣，向關大明的背脊瞄準。

忽然，「砰」地一聲，關大明大吃一驚，轉頭望去，只見劉松右手握住左腕，老虎槍已掉下地去，鮮血從他指隙間迸了出來。

關大明正不知到底發生什麼事時，樹林奔出兩個人影，爲首的正是「小鬼子」王小克，後面跟着的是周探長。

在周探長的手中，握着一把點三八口徑的短槍，槍咀似乎還在冒烟，需然地，剛才那一槍是周探長的發射的。

「站住別動。」周探長叫道。

刹那間，劉松臉上變得毫無血色，渾身抖個不停。

「你被捕了，」周探長拿出手銬，扣住了劉松的雙手。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關大明疑惑地問。

「還不簡單嗎？曾沙展請他來殺你的。」王小克道：「現在，你肯不肯和我們合作？」

關大明先是呆了一呆，隨即連連地點着頭，道：「肯，我肯。」

王小克向周探長望去，兩人相視一笑，不約而同地，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全文完——

新派武俠中篇連載／黃鷹·文 盧令·圖

# 毒連環



## 苟生圖報復 拚死了恩仇

夜。

夜已深。

斷香浮缺月，古佛守昏燈。

× × ×

缺月從破壁上射進來。

這座寺院本來就是年久失修，到處都是破壁。

月缺的很多，是以從破壁上射進來的月光與燈光同樣淡薄。

佛是古佛，燈也是古燈，燈油却是新添上去，只可惜燈蕊已燒的七七八八。

燈前，一座鼎爐，爐中插着香，燒着香——

龍涎香。

龍涎香是所有香料之中最貴重的一種，現在竟然在這樣一間寺院的後堂之內燃燒起來，實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香飄烟迷離，月光燈光在煙香中亦變的迷離，就連燈前那尊古佛也沒有例外，隱隱約約的，驟看來，彷彿就眞的是一個九天仙佛突降凡塵。

這個仙佛却不知是什麼仙佛。

因爲這個仙佛，並沒有面目。

× × ×

佛像是盤膝結印坐在一個佛壇之上，比例與人差不多，頸以下還算完整，頭顱却已不見了。

斷口齊整，就像是給人一刀砍斷。

是誰砍斷了它的頭顱？

頭顱現在又那裏去了？

× × ×

一聲歎息突然堂中响起。

幽幽的歎息，竟像是來自佛像的斷頭內！

毫無疑問是歎息。

莫非這眞的是一個仙佛？

莫非這仙佛的頭顱是藏在腹內？

這到底什麼仙佛？

× × ×

歎息聲猶在搖曳，一個頭就從佛像的斷頸上浮起來。

仍不見面目。

浮起來的只是一頭黑髮。

長美的黑髮，燈光月光中閃動着妖異的光芒。

這一頭黑髮是如此美麗，藏在黑髮中的面龐是否也是一張美麗的面龐？

× × ×

又一聲歎息，佛像的後面緩緩伸出了一雙手。

手赤裸，上面並沒有任何裝飾，却比戴滿了珠寶玉石的任何一雙手還要動人。

凝脂一樣的肌膚，春葱一樣的手指，晶瑩而潔白，簡直就像是白玉彫琢出來。

却不像人間所有。

這雙手顯然是倒生在佛像的背後，因爲這雙手的方向與佛像原來那雙手完全相反。

× × ×

左面的一隻手，輕按在佛像後面的木榻上，右面的那隻手却平舉起來。



也就在這隻右手之上，抓着一個頭。

齊頸而斷的佛頭，佛頭的顏色，切口的色澤，大小與那個無頭佛身完全一樣。

顯然這就是佛像本來的頭顱。

這個佛到底一共有多少個頭？多少雙手？

× × ×

燈光雖淡薄，月色雖朦朧，佛面仍可見。

佛面如滿月，笑口常開，正是笑面佛「大凡天王阿逸多」的塑像。

這個佛據講生來知足。

知足者常樂，是以他無時不是一面笑容。

頭也給斬下來仍是笑容滿面。

× × ×

沒有風。

笑面佛的頭雖然在顫動，只因爲抓着這個頭的那隻手在移動。

那隻手彷彿要將頭放回頸上去，却又彷彿不過無意識地一抬。

斷頸上那一頭黑髮亦即時起了移動。

佛頭當然光得很，據講成了佛的和尚六根清淨，一根頭髮也不會再長出來。

好像這種仙佛，居然還長出一頭黑髮，簡直就是神話之中的神話。

× × ×

吱一聲，一隻蝙蝠突然從屋樑上飛出，掠過那一頭黑髮，掠過了燈火，方要從缺口飛出牆外，燈光中突然藍芒一閃！

那一縷藍芒箭一樣飛射向那隻蝙蝠，筆直射入了那隻蝙蝠體內。

即時又是吱一聲，那隻蝙蝠的去勢更迅速，方向却已然改變，不再飛向牆壁的缺口，轉撞向那幅牆壁！

然後整隻蝙蝠就伏在那幅牆壁之上，一動也不再一動！

蝙蝠能够在黑暗之中飛舞，也能够倒掛在屋樑樹枝之下，可是怎會像現在這樣，壁虎般伏在牆壁之上。

這又是什麼蝙蝠。

× × ×

那一頭黑髮亦即時飛起來。

同時飛起來的還有那雙手，還有一身雪白的衣裳！

衣裳緊裹着一個美麗的女人身軀。

挺起的胸膛，微隆的小腹，修長的一雙小腿一大截外露，與那雙手同樣潔白，同樣晶瑩。

笑面佛只是一個男人，怎會有一個女人的身軀？

莫非這個是他的化身，他一時高興，變成了一個女人？

笑面佛雖然終年一面笑容，也特別喜歡開玩笑，却肯定不會開這種玩笑。

因爲他到底是一個佛。

這其實只是一個女人躺在笑面佛的佛像後。

出現在佛像斷頸上的那頭黑髮，也就是那個女人的頭髮。

那個女人以木榻作床，以笑面佛的頭顱作枕，睡在那裏已不少時候，方才才醒轉過來。

她挨着那個佛像半坐起身子，從正面看來，就好像佛像的頸部徐徐長出了一頭黑髮……

一切都顯得那麼詭異。

× × ×

那個女人非獨有一副動人的身裁，還有一張令人心蕩神旌的臉龐。

那張臉龐之上的每一寸一分地方都充滿誘惑，尤其是一雙眼睛，簡直就攝魄勾魂。

攝的當然是男人的魄，勾的當然是男人的魂。

她的臉龐雖則是這樣美麗，上面却沒有任何表情，也就只有那一雙眼睛之內，微露出笑意。

無意識的笑意。

那一縷藍芒一從她的手中飛出，這笑意就顯得惡毒。

到她的身子凌空飛起已不祇笑意，整雙眼睛都變得惡毒。

惡毒如毒蛇。

她動人的胴體亦蛇一樣半空中翻滾起來。

一個翻滾就落下，落在那幅牆壁的前面。

她盯着那隻蝙蝠，木無表情的臉龐終於有了變化，亦是變得惡毒。

惡毒而狡黠。

她突然抽出右手，伸向伏在牆壁上的那隻蝙蝠。

手一落一抽。

到她的手抽回的時候，拇食指之中赫然多了一支長達三寸的閃亮藍針。

藍針一從那隻蝙蝠的身上抽出去，一縷紫黑色的液體，亦從那隻蝙蝠體內標出來。

是蝙蝠的血液。

鮮紅的血液現在已變成紫黑。

那支藍針本來就是一支毒針！

× × ×

藍針一抽出，那隻蝙蝠立即從牆上落下。

那隻蝙蝠之所以能够像壁虎一樣伏在那幅牆壁之上，完全是因爲那支藍針。

是那支藍針將蝙蝠釘在牆壁之上！

那個女人的視綫連隨落向那隻蝙蝠，神情更惡毒。

她躺在木榻之上的時候，是顯得那麼的嬌弱，誰知道一動起來，竟然如此的敏捷，而且還懂得用暗器！

毒藥暗器！

× × ×

一陣風又從牆壁缺口吹入，正吹在她的臉上。

她一臉惡毒的神情即時消散，也不知是否被風吹走還是她的心中已沒有了惡毒的念頭。

也幾乎同時，她的眼睛又有了笑意。

這一次的笑意之中彷彿已有了什麼。

那什麼却又不知道是什麼。

她的右手亦同時落下，拇食指揑着的那支藍針，刺入了左手抓着的那個佛頭的嘴巴之內。

那張嘴巴始終大大的笑裂開來。

這到底只是一個木佛，並不是活佛。

笑裏現在已藏針！

針比刀更厲害！

因爲這是一支淬了毒的針！

她就抓着這個毒佛頭，轉身走向門那邊。

× × ×

門外是一條走廊。

走廊的盡頭又是一道門。

拱門，大門。

門板却已四分五裂。

出了這道門，就是寺院的大殿。

這個大殿損壞的更加厲害，一半的瓦面已經通天，不必走出殿外便可以看見天上的月亮。

却也不必月光來照明，這個大殿已經夠明亮。

擺放在大殿正中的那個銅鼎之內，現在正塞滿木柴，正燃燒着熊熊烈火。

「畢剝」的聲音不絕於耳。

× × ×

火焰足足有三四尺高下，飛舞在夜風之中。

周圍的光影亦隨着變動。

那些殘缺的佛像在牆壁上留下的影子本來就已經詭異，現在更有如鬼怪亂舞。

最詭異的却還是端坐在銅鼎之前的那個人面上的投影。

火光只閃動一下，那個人面上的投影最少七變。

那個人面上一半的肌肉本來就不住在顫抖。

× × ×

秋已深。

風中已有了寒意。

可是坐在那麼旺盛的一堆火旁邊，縱然是入冬，只怕也不難熱出一頭大汗。

那個人的面上，也是在流着汗，滴着汗。

他的呼吸急速而濃重。

這只是由於他的心情太過緊張。

他面上肌肉不住在顫動也是這個原因，絕不是發冷。

不過無論什麼人，縱然心情怎樣緊張，面上的肌肉也不會好像他顫動的這樣厲害。

因爲無論什麼人，都有一張完整的臉龐，就算不完整，也不會毀壞到他這個地步。

他只有半邊臉完整。

這半邊臉非獨完整，而且毫無瑕疵，就像是一塊上好的玉石。

劍眉，星目，挺直的鼻子，大小厚薄適中的嘴唇，他這半邊臉的每一分，每一寸，無不是常人眼中認爲最美好，最英俊的一種。

「美公子」玉無瑕人如其名，在江湖上本來就是出了名的英俊。

這却已是三年前的事情。

在江湖的人難免與人結怨，玉無瑕沒有例外。

他年少英俊，武功又相當，不免就心高氣傲，開罪的人並不比任何人少。

這些人大都不是他的對手，只有一個例外。

一個已足夠。

這個人也就是唐十三。

唐十三正是四川唐門的子弟。

他在十八個兄弟之中排行十三，身手却只在唐老大唐飛雨之下，江湖中人聞名色變。

玉無瑕如果知道對方就是唐十三，一定會再三考慮。

只可惜他開罪了對方還未知道對方的姓名。

到他知道所開罪的人就是唐十三的時候，唐十三的毒藥暗器已打在他的左半邊臉頰之上！

唐門的毒藥暗器見血封喉，唐十三却沒有要他的命，祇毀去他的半邊臉。

因爲唐十三也知道在玉無瑕來說，這種懲罰比要他的命還要重！

那之後，江湖上便少了「美公子」玉無瑕這個人。

很多人都以爲玉無瑕已經自絕身亡。

事實他雖然痛不欲生，還不肯自尋死路。

他無疑愛惜容顏，更珍惜生命。

何況水觀音一直伴在他左右？

× × ×

水觀音姓水，本來叫做什麼名字，據她說連她自己都已經忘掉。

這是否事實，當然就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觀音這個名字是江湖朋友替她起的，却不是只得觀音兩個字。

除了觀音之外，還有「十一面」三個字。

十一面觀音也是觀音菩薩的一種。

根據佛經的記載，十一面觀音眞的有十一面臉龐，當前的三面作慈悲相，左三面作瞋怒相，右三面作白牙上出相，當後只一面，作暴惡大笑相。

還有頂的一面，則是成佛相。

菩薩可以有十一面，人却不可以。

水觀音只不過是一個人，當然也沒有例外。

她雖然只得一面，那一面却是變化萬千，而且幾乎在同一時間之內，可以變換好幾種表情。

那種表情變化的迅速，簡直無人比得上，也無人能夠清楚她的表情變化，就正如無人清楚她的心情一樣。

她明明在跟你說笑，可是說到一半，說不定就會睜眉怒目，抽冷子一刀將你殺掉。

好像這樣一個人，所惹的麻煩當然不少，她却一直都非常安全。

因爲她也懂得廣施雨露。

她雖然不是萬家生佛，最低限度已可以叫做千人活佛。

何況她也是一個美人！

× × ×

水觀音與玉無瑕無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所以四年前，兩人一遇上，便難捨難分，玉無瑕不再風流，水觀音也成了玉無瑕一人的觀音。

這在當時來說並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可是在現在，玉無瑕變成這個樣子，水觀音仍然沒有離開，三年如一日，追隨他左右，却就不能不令人奇怪了。

× × ×

大殿的風勢比後堂更來得急勁。

風吹起了水觀音的下裳，她的兩條腿



給吹的若隱若現，火光下倍覺誘惑。

她的脚下並沒有穿着鞋子。

是不是因爲這個原因，她用脚尖來走路？

她的脚步本來已輕盈，現在起落更無聲。

一踏出大殿，她便已皺起鼻子。

整個大殿除了柴火的氣味之外，還籠罩着一股濃重的藥香。

那種藥香來自玉無瑕與銅鼎之間的一個大缸。

琉璃造成的大缸，足足可以坐得下一個童子，火光照耀下七彩繽紛。

缸中白烟迷濛，隱約可以看見有些東西在缸底遊走。

長身，足多。

是蜈蚣！

十二條大蜈蚣，紅蜈蚣！

紅得就像火焰，在缸底遊走，就像是火焰在缸底流竄！

× × ×

十二條紅蜈蚣雖然全都是一種顏色，却有分深淺，其中的六條深紅，還有六條却紅的比較淡。

深紅的六條背脊有一條青綠色的綫條由頭長至尾，淡紅的六條也有綠綫，而且兩條之多，却是分佈在左右。

一般的蜈蚣都是黑色間紅綫，這十二條蜈蚣却相反，完全相反。

× × ×

迷濛白烟中，十二條紅蜈蚣不停在琉璃缸底遊走，那一身環節紅而光，烈火一樣輝煌。

也不知是蜈蚣腹還是蜈蚣爪與琉璃相擦，缸中「悉悉索索」的一連串異響。

那種聲音就像是一羣活屍正在墳墓中爬出來。

又像是無數老鼠在舐噬着死人骨頭，這個時候，這種環境之下聽在耳中，份外清楚，份外恐怖。

× × ×

玉無瑕當然聽的最清楚，面上却沒有任何表情。

對於這種聲音，他已經習慣。

他盤膝坐着，一動也不一動，眼瞳火炬般發光，一瞬也不一瞬的盯着琉璃缸中的十二條蜈蚣。

他全副精神似乎都集中在蜈蚣之上，似乎並未察覺水觀音從後面走來。

可是水觀音一走近他身後七尺，他的頭便回過去，迅速的回過去。

他恐怖的左半臉便變了正對水觀音。

他的左半臉的確恐怖。

上面已沒有眉毛，也沒有鼻子，慘白的骨頭隱約外露，口唇已裂開，嘴角的肌肉與口腔內部的肌肉一樣，面部的肌肉並無分別，是一種令人心悸的桃紅色，爬滿了蚯蚓般的紫筋，而且不住在顫抖。

只有他的左眼比較完整，眼球却已硬化，瞳人就像是那些蜈蚣的眼睛，閃動着令人心悸的慘綠光芒，却沒絲毫生氣，也沒有絲毫神采。

無論什麼人，看見玉無瑕那半邊臉，只怕都不免大吃一驚。

水觀音沒有吃驚。

對於玉無瑕這半邊臉水觀音亦已經習慣。

她神色不變，脚步亦不停。

玉無瑕盯着她，道：「你不是睡覺去了？」

他的聲音輕柔而動聽。

水觀音彷彿陶醉在這聲音之中，眼神似變得朦朧。

她半瞇着眼睛，瞟着玉無瑕道：「這麼多年了，你的聲音一直都沒有改變。」

玉無瑕淡應道：「你我認識，前後不過四年，不是四十年，四年並不多。」

水觀音自顧接道：「我就是喜歡你的聲音。」

玉無瑕道：「我的臉龐，你却就討厭了！」

水觀音道：「誰說的？」

玉無瑕說道：「我說的，也是替你說的。」

水觀音以指按唇，放軟聲音道：「你的疑心仍然這樣重，如果我討厭，怎麼還會跟着你？」

玉無瑕道：「這只是因爲你不敢離開我。」

水觀音沒有作聲。

玉無瑕一聲微喟，接說道：「我是一個明白人。」

水觀音倏的一笑，道：「你却不明白自己。」

玉無瑕道：「哦？」

水觀音笑接道：「我實在懷疑，你是否知道除了一張臉之外，還有很多令女人着迷的地方，譬如……」

她忽然住口。

玉無瑕追問道：「譬如什麼？」

水觀音一張臉居然紅起來，微嗔道：「不來了，你分明知道，故意問人家。」

玉無瑕大笑。

水觀音的臉彷彿更紅了。

笑聲猛一落，玉無瑕突然連笑臉都收斂，道：「你眞的不怕我這張臉？」

水觀音紅着臉道：「本來是怕的，不過現在已經習慣了，一些也不再覺得可怕，何況做那些事的時候，根本不必瞧着你的臉。」

玉無瑕再現笑臉。

水觀音目光轉向那個琉璃缸，接道：「更何況那些蜈蚣都已經變成紅色，再過些時日，只要你將牠們的血液敷在臉上，就可以回復本來面目。」

玉無瑕那笑臉又消失。

他連隨歎息起來，道：「你很懂說話，也很會逗人高興，只可惜並不知道，你我相處的這四年之間，我無時不在留意你的表情變化。」

水觀音奇怪的望着他，似乎不知道他那麼說是什麼意思。

玉無瑕道：「你是否說謊，只要一看你面上的表情，我便已明白。」

水觀音道：「你是說我說謊？」

玉無瑕微一點頭，道：「一直都對我說謊。」

他微喟又道：「不過我並不怪你，因爲我也曾對你說謊。」

水觀音閉上嘴巴。

玉無瑕接道：「你當然已經知道，那些蜈蚣的血液根本不能够接觸肌肉，我左

半邊臉根本就無法回復本來。」

水觀音詫異的道：「可是三年前，你却是那樣說話。」

玉無瑕道：「你何必再裝下去，其實當時你便已知道完全沒有這種可能。」

他淒然一笑，抬手往左眼抓去。

「嘎」一聲，那隻左眼的眼球給他挖了出來。

沒有血，一滴都沒有。

他握着那個眼球，道：「我左半邊臉龐的肌肉差不多已經完全麻木，眼眶附近更就完全已硬化，什麼感覺都沒有，眼球也一樣，所以如此容易將它挖出來，好像這樣的一隻眼縱然是華陀重生，也束手無策。」

他一聲歎息，接下去：「藥醫不死病，我這隻眼睛却是早已死亡！」

水觀音垂下眼睛，道：「你當初那麼說話……」

玉無瑕截口道：「只不過給你一個希望，一個人只要還有希望，日子一定會好過得多。」

水觀音淡笑。

玉無瑕道：「你這些日子我却知道並不好過！」

一頓他才接上說話，道：「因爲那個希望在你，已早已破滅！」

水觀音搖頭方待開口，玉無瑕說話又已來了：「你不必否認，其實你早已知道我這左半邊臉根本就無可救藥。」

水觀音道：「如果是這樣，我還會留在這裏？三年的時間已不算少的了，要離開的話，機會豈非多得很？」

玉無瑕道：「的確多得很，其實你也不止一次想偷偷離開的了。」

水觀音道：「可是我並沒有離開。」

玉無瑕道：「因爲你太了解我這個人，因爲你知道，一離開的話，我必然追踪報復，不殺你絕不罷休！」

水觀音道：「你好像忘記了天下有多大。」

玉無瑕道：「我並沒有忘記，不過天下縱然再大，要找你相信並不是一件難事，只怕不出十個地方，就可以找到你！」

水觀音淡笑道：「憑什麼，你這樣肯定？」

玉無瑕道：「不憑什麼，只是對於你這個人，我同樣太了解。」

水觀音道：「哦？」

玉無瑕道：「好像你這種人，絕不會躲在窮鄉僻壤吃苦，離開我之後，一定會找一個最繁榮的地方，找到一個最有錢的財主，也只有最繁華的地方才能够滿足你的需求，最有錢的財主才有足够的金錢供你揮霍。」

水觀音歎了一口氣。

玉無瑕接道：「或者你會再找一個俏郎君，不過我認爲這種可能不大，經過我這一次的教訓，你一定知所警惕，絕不會重蹈覆轍。」

水觀音只有歎氣。

她不能不承認玉無瑕對於她實在太了解。

玉無瑕還有說話，道：「其實你跟着我也沒有什麼不好。」

水觀音環顧周圍，苦笑。

玉無瑕的眼睛跟着水觀音的眼睛移動，道：「目前我們之所以住在這個地方，只爲了方便照顧那些蜈蚣，很快就會搬到一個令你滿意的地方去。」

水觀音苦笑道：「據我所知，這三年下來你身邊的錢已用得七七八八。」

玉無瑕道：「只要我們離開這個地方就會變得富有。」

水觀音道：「你在外面好像也沒有財產。」

玉無瑕道：「我沒有，別人有。」

水觀音道：「你做賊好像也沒有我做的高明。」

玉無瑕道：「這是以前的事情，現在不同了。」

水觀音道：「有何不同？」

玉無瑕的目光又落在那個琉璃缸之上，道：「現在我已有了十二條火蜈蚣！」

水觀音忍不住問道：「這十二條火蜈蚣難道能够替你奪取別人的財產？」

玉無瑕道：「一定能够。」

水觀音一面的不相信，道：「牠們只是十二條蜈蚣，並非十二個妖怪。」

玉無瑕道：「牠們比妖怪還要厲害，十二個妖怪在同一時間之內，最多也許只可以吃掉十二個活人，牠們却可以在同一時間之內殺人百十，甚至萬千！」

水觀音吃驚的說道：「眞的有這麼厲害？」

玉無瑕道：「你是否知道我爲什麼三年來一直住在這個地方？」

水觀音道：「因爲你害怕見人，而這個地方除了你我之外，一個人都沒有。」

玉無瑕搖頭，轉問道：「這個地方爲什麼一個人都沒有，你又可知道？」

水觀音道：「因這地方太過荒僻。」

玉無瑕又搖頭，道：「十里方圓之外市鎮林立，這個地方正當要衝，那裏說得上荒僻，何況又山明水秀……」

水觀音道：「那麼怎會變成這樣？」

玉無瑕道：「完全因爲這個地方盛產五種東西。」

水觀音道：「什麼東西？」

玉無瑕道：「金蜘蛛，藍蝎子，白蛤蟆，煉赤蛇，黑蜈蚣！」

水觀音打了一個寒噤，道：「這五種東西我都見過，除了形狀醜惡一些之外，好像沒有什麼。」

玉無瑕道：「給牠們咬上一口，你就知道麻煩了。」

水觀音道：「牠們有毒？」

玉無瑕道：「很毒。」

水觀音道：「這個地方是否很多這五種東西？」

玉無瑕目注琉璃缸，道：「就在寺外轉一圈，你看見的，大概已可載滿這個琉璃缸。」

水觀音不由張目四顧。她忽然呼一口氣，道：「怎麼這個寺院之內莫說赤練蛇，就連一隻金蜘蛛都沒有？」

玉無瑕道：「這是由於我在這個寺院之內散佈了五毒辟易的藥物。」

水觀音道：「原來這樣。」

玉無瑕又道：「此外在你我平日的食物之中，不時我都放一些藥物進去，吃了那些藥物，體內就會分泌出一種特殊的氣



味，亦是五毒辟易。」

水觀音道：「怪不得這三年以來，我總覺得體臭與從前不一樣。」

玉無瑕道：「你當然亦已發覺平日食物的氣味有時很特別。」

水觀音道：「我也曾看見你將一些粉末放進食物之內。」

玉無瑕道：「你一定以爲那些是毒藥，吃下去之後，一離開這個地方，離開我，可能就毒發身亡。」

水觀音道：「我是這樣以爲。」

玉無瑕接道：「這想必也就是你不敢離開我的一個原因。」

水觀音默認。

玉無瑕看在眼內，冷笑道：「少了這一重顧慮，就算明知我不會罷休，只怕你也會冒險離開這個地方，是以我一直都不去糾正你那個錯誤的以爲。」

他一頓，又說道：「茫茫人海，話雖說簡單，要找一個人其實談何容易，你當然也明白這一點。」

水觀音垂下頭去。

玉無瑕機心之重，實在大出她意料之外。

這樣一個人，能够不得罪當然還是不得罪的好。

玉無瑕轉回話題，道：「就因爲這裏漫山遍野都是那五種毒物，儘管地方怎樣好，也沒有人敢胆住下來。」

水觀音這才抬起頭來，說道：「這寺院……」

玉無瑕道：「這寺院就算沒有百年歷史，六七十年大概少不了，當時五毒的數量，也許沒有現在這麼多。」

水觀音道：「你留在這個地方難道就因爲那五毒？」

玉無瑕道：「正是。」

水觀音道：「難怪你不時將那五毒一筐一筐的捉回來。」

玉無瑕道：「你當然也看見我將其中的蛇，蛤蟆，蜘蛛，蝎子餵給那些蜈蚣的了。」

水觀音道：「莫非牠們就是那些蜈蚣的主要食物？」

玉無瑕道：「不是，只是吃了牠們，那些蜈蚣就會變得更毒。」

水觀音道：「那些蜈蚣本就有毒？」

玉無瑕點頭道：「不過毒性並不重，就算擠乾了毒囊，十二條蜈蚣的毒液合起來也未必能够毒斃十二個人。」

水觀音恍然道：「你原來就是爲了用蛇，蜘蛛，蝎子，蛤蟆養那些毒蜈蚣才住在這個地方。」

玉無瑕道：「你現在總算明白了。」

水觀音思索着道：「那些蜈蚣我記得本來是黑身紅綫。」

玉無瑕道：「你沒有記錯。」

水觀音道：「現在牠們恰好相反，變了紅身黑綫，再變下去又是什麼顏色？」

玉無瑕道：「不會再變的了，牠們的毒性亦是到此爲止，再下去，不難就連牠們都被毒斃。」

水觀音道：「怎會這樣？」

玉無瑕道：「物極必反！」

水觀音道：「現在給牠們咬上一口，有什麼結果。」

玉無瑕道：「全身紫黑毒發身亡！」

水觀音道：「牠們的牙齒這麼毒？」

玉無瑕說道：「血液更毒，最少毒十倍！」

水觀音動容道：「眞的？」

玉無瑕道：「你記不記得半年前我曾經與你走一趟張家村。」

水觀音道：「我記得，那是一條小村，由這裏往南走，要走好幾里路才到。」

玉無瑕接道：「我們到達村口的時候，已入夜。」

水觀音道：「當時你堅持留在村外的土地廟，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進內。」

玉無瑕道：「到我們進去的時候，整條村已一個活人都沒有，遍地死屍。」

他連隨問道：「你是否還記得那些死屍是什麼樣子？」

水觀音面色立時一白，顫聲道：「他們全都混身紫黑，……我記得那天夜裏你曾經外出，難道就在那時候，你將那些蜈蚣放進村內，咬死他們。」

玉無瑕道：「我只是將其中的一條蜈蚣剖開，放進村中的水井之內。」

玉無瑕又道：「你應該也記得我本來一共養了十三條蜈蚣。」

水觀音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玉無瑕繼續說道：「那條蜈蚣當時還未成熟，與現在缸中這十二條比較，可差得遠了。」

水觀音忽然問道：「現在這些蜈蚣的血液如果塗在你那左半邊臉上，又會有什麼作用。」

玉無瑕道：「我雖不知道，但可肯定，就算我有十條命也會死一個清光。」

水觀音轉問道：「牠們到底怎樣替你奪取別人的財產？」

玉無瑕手撫左臉，反問道：「你應該記得是誰將我這半邊臉弄成這樣。」

水觀音道：「唐十三。」

玉無瑕眼中寒芒暴閃，道：「正是唐十三。」

他一頓又道：「唐十三乃是唐門十八蜂之一，暗器功夫據講只在老大唐飛雨之下。」

水觀音道：「這個人你在我面前已提過很多次。」

玉無瑕道：「我養那些毒蜈蚣其實就是爲了對付這個人。」

水觀音道：「報仇？」

玉無瑕道：「有仇不報非君子！」

水觀音歎一口氣，道：「我知道你向來都君子得很。」

玉無瑕冷笑道：「君子報仇，却是三年不晚。」

水觀音道：「現在好像已經足够三年了。」

玉無瑕道：「連今天在內，已經三年零五十四天。」

水觀音道：「你記得這麼清楚？」

玉無瑕道：「在我來說還有什麼事情比報仇這件事情重要，日子又怎會記的不清楚？」

水觀音道：「唐十三如果知道你是這樣的一個人，一定會後悔當年不殺你！」

她拍拍胸口，又說道：「我本來也有些後悔自已竟然不懂得離開這個地方，現

在我却不替自己慶幸了。」

玉無瑕說道：「你的確應該替自己慶幸。」

水觀音道：「一切報仇的準備工作你現在大概都已經做妥了。」

玉無瑕領首。

水觀音問道：「你打算什麼時候開始採取行動？」

玉無瑕道：「明天。」

水觀音再問道：「一定可以成功？」

玉無瑕道：「除非我採取行動之時，唐十三不在家，否則他必死無疑！」

他冷笑一聲，補充道：「我當然一定會在確定他沒有離家之時才採取行動！」

水觀音說道：「聽你的說話，你報復的對象，並非唐十三一個人，而是整個唐門！」

玉無瑕冷笑道：「殺一個唐十三又豈能消我心頭大恨！」

水觀音打了一個寒噤，奇怪的問道：「唐十三個人已經不容易對付，整個唐門你如何應付得了？」

玉無瑕道：「如果正面衝突，沒有一個人甚至沒有一個門派應付得了整個唐門，要知道唐門中人，大都是暗器高手，唐門的暗器更不止匠心獨運，種類繁多，而且盡皆淬毒！」

水觀音道：「那麼你是打算……」

玉無瑕道：「以毒攻毒！」

水觀音道：「利用那些蜈蚣？」

玉無瑕道：「不錯。」

水觀音面露懷疑之色。

玉無瑕看在眼內，解釋道：「唐門的根據地乃是在川中毒谷之內。」

水觀音道：「我聽人說過這地方。」

玉無瑕接道：「毒谷之內寸草不生，終年毒氣瀰漫，那些毒氣其實就是在唐門子弟淬煉毒藥暗器之時發出來，却成了毒谷的天然屏障。」

他冷笑一聲，又道：「唐門中人當然不怕吸入這種毒氣，可是由於這種毒氣的影响，唐門中人每日都需要大量的喝水，尤其在每天清早。」

水觀音道：「這又怎樣？」

玉無瑕道：「毒谷之內並無水源，那些水是唐門中人利用一條秘密的引水道接通隣近一個高山之上的天池得來。」

水觀音道：「這當然是一個秘密。」

玉無瑕道：「當然。」

水觀音道：「既然是秘密，你怎會知道？」

玉無瑕道：「任何門派都難免有一兩個不肖的叛徒，唐門也沒有例外。」

水觀音道：「這麼巧，竟給你遇上唐門的叛徒。」

玉無瑕道：「就是這麼巧。」

水觀音問道：「你準備利用那條引水道？」

玉無瑕道：「也只有那條引水道可以利用。」

水觀音道：「放毒？」

玉無瑕道：「就像是我將那次在張家村惟一的水井之內放毒一樣。」

水觀音道：「唐門中人却不同張家村的居民，他們既然能够在毒谷生活，就不會畏毒。」

玉無瑕道：「一般的毒藥當然奈何不了他們。」

他的目光再一次落在那個琉璃缸之上，道：「這十二條火蜈蚣却是集金蜘蛛，白蛤蟆，赤煉蛇，藍蝎子四毒於一身，五毒合一，其毒更猖，牠們的血液溶在水中，不喝下則巳，一喝下定必立斃當塲！」

水觀音不由又打了一個寒噤了。

玉無瑕獰笑一聲，道：「除了張家村那一次，我先後也不知多少次拿山林中的動物來試驗，對於火蜈蚣的毒，我早巳計算準確。」

水觀音顫聲問道：「你眞的打算毒殺唐門所有的人？」

玉無瑕道：「你現在可以不相信。」

水觀音連隨又問道：「唐門莫非很富有？」

玉無瑕道：「百數十年來唐門一直是武林中最富有的三大家族之一，根據我所得到的消息，唐門家藏珠寶數量之多，價値之鉅，已不在大內庫藏之下。」

水觀音一雙眼立時發了光，脫口道：「這就難怪你要毒殺唐門所有的人了。」

玉無瑕淡淡的道：「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

水觀音面上却又露出疑惑之色，道：「你說的都是眞話？」

玉無瑕道：「今夜我跟你所說的無一不是眞話。」

水觀音道：「爲什麼今夜你突然跟我說起眞話來？」

玉無瑕道：「明天我就開始行動，在那些行動之中，我需要一個助手。」

水觀音道：「我當然就是你最理想的助手。」

玉無瑕說道：「我却需要你的衷誠合作。」

水觀音道：「所以你先對我坦白，告訴我那些秘密。」

玉無瑕道：「不錯。」

水觀音道：「你不怕我洩漏出去？」

玉無瑕道：「難道你會洩漏出去？」

水觀音歎了一口氣，道：「兩個人分錢我都巳嫌太多。」

她忽又問道：「你也不怕那些珠寶到手之後，我想到一個獨吞，找機會害你一害？」

玉無瑕道：「那麼多的珠寶，一個人就算怎樣懂得化錢，三輩子也未必能够化光，不成你可以活三輩子！」

水觀音搖頭，道：「你化錢的本領好像還沒有我的一半。」

玉無瑕道：「所以你大可以放心。」

水觀音道：「有一件事情我却不怎樣放心。」

玉無瑕道：「什麼事情？」

水觀音道：「我担心你這個秘密巳經不是秘密？」

玉無瑕道：「你怎會這樣想？」

水觀音道：「這個秘密你眞的沒有跟其他的人說及？」

玉無瑕道：「爲什麼我要跟其他的人說及？」

他一笑又問：「三年來你豈非一直都跟在我身旁？」

水觀音領首，道：「可是你也會好幾



次單獨一個人外出！」

玉無瑕突然放聲大笑，道：「看來你這個人的疑心比我還要大。」

水觀音笑道：「也許因爲這件事成功得益太大，所以我的疑心也大起來了。」

玉無瑕大笑不絕，道：「你放心，這秘密我一直藏在心中，今夜才出口。」

他目光橫掃，又道：「除了你，就只有這些佛像聽到這個秘密！」

一陣夜風即時吹進來。

銅鼎中的柴火迎風標高了一尺，「畢剝」「畢剝」的一陣吞吐。

周圍的光影，相應亦有一陣急劇的變幻。

那些殘缺的佛像也就更顯得詭異了。

玉無瑕目光正是環掃那些佛像，笑聲更响亮，接道：「這些佛像難道會將我這個秘密洩漏出去？」

這句話出口，他响亮的笑聲就中斷。

非常突然的中斷！

殿堂內即時又一陣「畢剝」「畢剝」的聲响。

並不是柴火燃燒的聲响。

一陣「畢剝」聲响來自玉無瑕身後。

× × ×

大殿向門的佛壇之上，供奉着一尊大日如來。

金漆巳剝落，這個如來佛像却沒有崩缺任何地方，是所有佛像之中最完整的一個。

那一陣「畢剝」聲响，赫然就發自這個如來佛像之上。

玉無瑕應聲回頭，目不轉睛的盯着那尊如來！

「畢剝」聲再响，那尊如來佛像突然間四分五裂！

水觀音的視綫也轉落在那尊佛像之上，道：「這個如來佛原來是泥塑的。」

玉無瑕道：「你以爲是什麼做的？」

水觀音嬌笑道：「金做的怎會留得到現在？我本來以爲是鐵打的。」

玉無瑕道：「鐵打的也一樣不會留得到現在。」

水觀音點頭道：「我幾乎忘記了鐵也一樣可以賣錢。」

她目光一轉又道：「泥塑的當然沒有鐵打的堅固，遲早都難免倒塌，可是既不遲，也不早，在你那麼說話的時候才開始倒塌，實在奇怪。」

玉無瑕冷笑道：「的確奇怪！」

語聲未落，他面上的笑容經已盡落，那隻眼睜的更大，盯穩了那尊如來佛像，動也不動，彷彿也已死亡硬化。

在他們說話之際，那尊如來佛像事實亦開始倒塌。

倒塌得却未免太慢了。

× × ×

七尺佛像「畢剝」「畢剝」的一下子便四分五裂。

分裂的這樣迅速，整座佛像，應隨即就倒塌下來。

可是這座佛像並沒有，不過一片片的剝落。

一面剝落，一面繼續分裂。

尤其是那張佛臉，分裂的更加厲害，蛛網一樣的散開，破碎，剝落。

莊嚴寶相片刻間，變成了恐怖鬼臉！

鬼臉剝落而消失。

後面赫然還有一張臉！

× × ×

不是佛臉，也不是鬼臉。

佛臉沒有這麼樣陰森，這張臉却又沒有鬼臉那麼醜惡。

筆直的眉毛，尖挺的鼻子，扁薄的嘴唇。

這張臉的每一分，每一寸，簡直就像是用刀削出來的一樣。

臉色蒼白如死人。

這張臉却絕對不是一張死人臉。

死人臉僵硬，這張臉還有變化。

目光一閃，這張臉突然露出了一臉笑容。

峻冷的笑容，殘酷的笑容。

殿堂之內，即時响起了一聲驚呼！

「唐十三！」

玉無瑕的聲音。

他一聲驚呼，一隻手巳按住那個琉璃缸邊沿之上，就勢一個風車大翻身，人從琉璃缸之上翻過，落在琉璃缸另一邊。

「畢畢剝剝」的同時一陣亂响，經巳碎裂的佛身一下倒塌！

塵土飛揚！

× × ×

佛臉之後還有臉，佛身之後同樣還有身。

一個黑衣人標槍一樣站立在佛壇上。

佛像倒塌，這個黑衣人就出現。

他什麼時候開始躲在那尊如來佛像之後。

玉無瑕也不知道。

這個人他却並不陌生。

因爲這個人相貌他早巳刻骨銘心。

這個人也就是毀去他英俊的半邊臉龐，使他變成現在這樣子的唐十三！

× × ×

飛揚的塵土終於落盡。

唐十三仍然老樣子站立在佛壇之上，也仍然一臉笑容。

玉無瑕却就笑不出來了。

水觀音的一張臉更早巳發青。

再沒有動作，再沒有說話，整個殿堂在塵土落盡之後，就陷入一片死寂之中。

打破這片死寂的竟然是水觀音。

她盯着唐十三，囁嚅着忍不住問道：「你到底是人還是鬼？」

唐十三目不轉睛，道：「人！」

水觀音吁一口氣。

唐十三居然還有說話，道：「據講鬼沒有影子，人却有，你難道沒有看見我的影子？」

他眞的有影子。

火光正將他的影子映在佛壇後面的牆壁之上。

水觀音道：「我現在看見了。」

唐十三沒有再理會她，目注玉無瑕，道：「三年了，你居然還認得我，一眼就能够將我認出來！」

玉無瑕冷冷的道：「你就是化了灰，我也一樣能够認得出！」

唐十三點頭道：「我明白你對我巳經刻骨銘心。」

玉無瑕道：「應該明白。」

唐十三接道：「我却是現在才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幸好還不遲。」

玉無瑕悶哼。

唐十三目光環掃，又說道：「那些佛像毫無疑問都不會洩露你那個秘密，可是這個如來佛像之後還藏着一個我，你那個秘密也就不再成爲秘密的了。」

玉無瑕道：「未必！」

唐十三道：「如果你能够殺掉我，當然未必，只不知，你是否有這本領。」

玉無瑕冷聲道：「這很快就會有一個明白。」

唐十三道：「我還以爲你立即就給我一個明白。」

玉無瑕說道：「你以爲我不想速戰速決？」

唐十三道：「如此還等什麼？」

玉無瑕道：「先問明白你一件事。」

唐十三道：「請問。」

玉無瑕問道：「你怎麼會走來這個地方？」

唐十三道：「這幾年我總覺得我唐門所淬煉的暗器不够毒，一心想改善一下，月前有個朋友告訴我，這個地方五毒聚生，也許對淬煉毒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走來一看。」

玉無瑕接問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唐十三道：「前天。」

玉無瑕道：「這是說你已經發現了我兩天。」

唐十三搖頭道：「那兩天我都是在這裏南面的一個山谷，一直到今天，我信步北上，才來到這裏，才發現這座古寺，也同時發現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玉無瑕道：「什麼事情？」

唐十三道：「五毒在寺外徘徊，但全都不敢進內，我本來以爲寺內藏着比五毒更厲害的毒物，可是，走近去，却嗅到藥香，也就在那個時候，我看見你從寺內出來。」

玉無瑕道：「我沒有看見你。」

唐十三道：「其實你還未現身，我已經聽到脚步聲，已經在草叢中伏下。」

玉無瑕相信唐十三的說話。

因爲，他知道唐門子弟大都是暗器高手。唐十三更就是唐門暗器高手之中的高手。

一個人稱得上暗器高手，手脚就一定靈巧過人，耳目也一定靈敏過人。

他冷哼了一聲，說道：「你當然認得出我。」

唐十三道：「當然。」

他一笑接道：「你這張臉很好認，何況這還是出自我的手。」

玉無瑕沒有生氣，道：「當時我是出來替那十二條火蜈蚣準備食物。」

唐十三道：「我看見你抓起一隻隻蝎子蛤蟆，放進竹筐內。」

玉無瑕道：「你當然很奇怪。」

唐十三道：「當然，所以你一走遠，我立即就偷進寺內。」

玉無瑕說道：「如果赤煉蛇，金蜘蛛不是在那邊樹林內才可以捉到，我是不會走遠的。」

唐十三道：「你就算不走遠也不要緊，在寺外我一樣可以偷聽你的說話，只是沒有這個如來佛像後面那麼舒服。」

他目光一寒，道：「想不到，你這個人的心腸比我還要狠毒。」

玉無瑕道：「現在你已經知道了我這個秘密，你準備怎樣？」

唐十三道：「還要問我？」

玉無瑕淡然一笑，道：「今夜相信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唐十三點頭道：「這一次，我不會再讓你活命的了。」

他隨即一瞟水觀音，揮手道：「小娘子，你最好給我們一旁讓開。」

水觀音立時就像一隻給老虎趕着的兔子，連跳帶竄的趕緊躲到那邊牆角去。

唐十三笑顧玉無瑕道：「她實在是一個聰明人。」

玉無瑕鐵青着臉，說道：「本來就是的。」

唐十三道：「我敢担保她一定不會出手助你。」

玉無瑕道：「這要看你我最後拚成怎樣子。」

唐十三道：「也就是說如果我給你打的只有等死，她一定會讓你省回那點力，替你結果我的了。」

玉無瑕道：「一定會。」

唐十三道：「這也好。」

玉無瑕道：「哦。」

唐十三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玉無瑕這才明白，冷笑道：「你原來想做一個風流鬼。」

唐十三道：「死在你手下，却變成寃鬼的了，風流比寃鬼豈非好得多？」

玉無瑕道：「這看來給打的只有等死的如果是我，也得請她來了斷的了。」

唐十三大笑，道：「你也希望做一個風流鬼？」

玉無瑕說道：「我本來就是一個風流人。」

唐十三大笑不絕，道：「放心，我一定會讓你如願以償。」

玉無瑕道：「只怕你不能够將我打的半死。」

唐十三道：「三年前的事情你難道忘記了？」

玉無瑕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何況三年。」

唐十三道：「莫非在這三年之內你還練成了什麼武功？」

玉無瑕道：「你難道害怕了？」

唐十三道：「我藏在佛像之後最少已兩個時辰，這兩個時辰之內你知道我的暗器有多少次可以出手的機會？」

玉無瑕道：「無數次！」

唐十三道：「不錯，無數次，這兩個時辰之內，我時刻可以從佛像後面閃出來，用暗器襲擊你！」

玉無瑕道：「以你的暗器本領，如果突然向我襲擊，我一定無法抵擋閃避！」

唐十三道：「可是我沒有這樣做。」

玉無瑕冷笑道：「難道你也是一個君子？」

唐十三立即搖頭。

玉無瑕冷笑接道：「我幾乎忘記了君



子光明磊落，根本就不會用暗器。」

他一頓又問：「然則是什麼原因？」

唐十三一字字的說道：「沒有這個必要！」

這也就是說，他根本沒有將玉無瑕放在心上。

玉無瑕沒有作聲。

唐十三接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玉無瑕道：「沒有了！」

語聲一落，他的右手已多了一支劍。

三尺長劍，劍鋒如一泓清水。

他的左手旋即往臉上一拍，將握在手中的那顆已經死亡硬化的眼球拍回眼眶之內。

唐十三看在眼內，道：「這個眼球留着也是無用，何不丟掉，省得麻煩？」

玉無瑕不答，冰石一樣的那隻左眼斜映柴火，閃出一團詭異的光芒。

死亡的光芒！

唐十三都看在眼內，心頭不知怎的，即時突然一凜。

玉無瑕空出的那隻左手連隨探向那個琉璃缸。

到他那隻左手從缸底抽出，已多了一個直徑幾乎有兩尺的圓盾。

圓盾黑而亮，好像是用鐵打的，厚不過分許，打的非常薄。

玉無瑕就左手握着鐵盾，右手握着長劍，緩緩從那個琉璃缸後面站起身。

唐十三目光落在那個鐵盾之上，道：「你以前好像沒有這個鐵盾。」

玉無瑕道：「我這個鐵盾打成了還不到兩年。」

唐十三道：「也是爲了對付我而準備的東西？」

玉無瑕道：「不錯。」

唐十三又笑，道：「你以爲多了這個鐵盾，就可以抵擋得住我的暗器。」

玉無瑕道：「可以不可以，立即就知道。」

他立即就一步橫移，再一步繞開那個琉璃缸。

看樣子，他已經準備出手。

唐十三也已準備。

玉無瑕那一步才橫移，他的臉上已沒有笑容，玉無瑕第二步才舉起，他的兩手已按在腰間的豹皮囊之上。

他說話雖然是不將玉無瑕放在心上，可是一臨到出手，就像是大敵臨頭一樣。

對付任何敵人他向來都是這樣。

出道以來他其實一直都沒有輕視過任何敵人。

所以他儘管身經百戰，仍然能够好好的活到現在！

× × ×

玉無瑕第二步一落下，唐十三的暗器已在手。

他突然一聲尖叫。

夜梟一樣的尖叫聲驚破殿堂的寂靜。

尖叫聲未絕，唐十三的人已在半空！

他的人亦是夜梟一樣高飛。

一飛丈八，半空中猛一個翻滾，他混身上下突然閃起了一片慘綠的寒芒！

是暗器！

他的毒藥暗器已出手！

十三種暗器！

× × ×

十三種暗器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粗如手指，重足三兩，有的細如牛毛，根本無法計算它的重量！

唐十三無可否認是一個暗器高手之中的高手。

不是暗器高手之中的高手，如何能够發出十三種這樣的暗器！

× × ×

十三種暗器就像是平空突然一場暴雨，疾打玉無瑕！

唐十三顯然已動了殺機，立心取玉無瑕性命，是以才一出手就用十三種暗器！

三年前，他對付玉無瑕，先後只不過用了五種暗器，還不到現在的一半！

玉無瑕早已知道唐十三的暗器厲害，却不知道厲害到這個地步。

他有生以來，也還是第一次看見這樣厲害的暗器出手。

若換是別人，不必等暗器擊到，已嚇的半死，癱軟在地上。

他雖然沒有癱軟，一張臉却已青了。

可是他沒有閃避。

因爲他明白唐十三的暗器並不是他能够閃避得來。

他當然也沒有就呆在那裏等死。

慘綠的寒芒一出現，他左手鐵盾已上下飛舞！

好像這樣的鐵盾除非舞的風雨不透，護住他整個身子，否則絕對擋不了唐十三的十三種暗器！

他的左手却顯然不大靈活，那個鐵盾並沒有給他舞的風雨不透。

× × ×

暴雨一樣的暗器剎那落下。

玉無瑕竟然沒有倒下。

唐十三的十三種暗器竟然全都被他用那個鐵盾接下來。

叮噹悉索的聲響一時間不絕於耳！

這種聲響停止的時候，那個鐵盾之上已黏滿了暗器。

十三種暗器全都黏在鐵盾之上，黏的緊緊的，一支也沒有脫落。

好一個鐵盾！

× × ×

唐十三十三種暗器出手之後就收手。

無論這一擊成功與否，他都會等到有了答案之後才決定怎樣。

這一次出手，他主要的目的亦不過在一試玉無瑕鐵盾的威力。

能够擊殺玉無瑕，當然更加好。

他的身子並沒有落下，暗器一出手，就勢一挺腰，人便翻上了一條橫樑。

身形雖然不停在活動，他的視綫始終沒有離開玉無瑕。

一切他全部看在眼內。

現在已經有了答案，可是他的暗器並沒有再出手。

他只是緊緊盯着玉無瑕，一面的詫異之色。

× × ×

玉無瑕知道唐十三在那條橫樑之上。

他的視綫同樣始終沒有離開唐十三。

當年就因爲少看唐十三一眼，他才給唐十三的毒藥暗器打在左臉上。

他現在不會疏忽的了。 （未完）

武術叢談／慧心·文 盧令·圖

# 練武能增壽



## 勤把軀體練

一般人都把武功和健身術分開，好像練功之人，目的只是自衞，根本上練習武功是不能使體魄强壯的。亦有一部人以爲健身跟練武截然不同，雖然每天做健身術，打起來却束手無策。這兩種觀念，有些地方對，有些地方不對。照事論事，練習徒手體操或瑜伽術之類的健身運動，確是很難靠它自衞的，反之，練武的人，天天開拳踢脚，或者紮馬，已經含有健身的作用，我試把練習武功對健身的特殊貢獻，寫在這裏，作爲一種參考。

大部份人都知道南拳北腿，各有千秋，凡是練習南派拳脚的人，總要紮馬，以爲馬步結實，然後落場交手之際，不容易給對方推倒，有力挑戰，特別是在船上打鬥，如果馬步不穩，風浪滔天，不必動手，自己已經跌下來，根本上就無法作戰，故此，南派拳脚，未曾開拳，先練紮馬，特別是洪拳，起碼要紮了一年的馬，然後發拳。至於黃飛鴻，他教授入室弟子的拳脚，不止是紮馬那麼簡單，還要在門徒紮起了四平大馬之後，兩邊大腿放下一塊石頭，逐漸加重，使馬步更加堅穩。

這是指練武而言的，事實上紮馬對於整個軀體的健康確有貢獻。南派的拳師認爲每天黎明即起，紮馬之後，本來早上就要排泄尿液的，經過半小時紮馬之後，不必屙尿，那是腎臟堅强的影响使然。這個觀念，有些地方應該討論一下，事實上排除尿液的一個生理組織器官，並非腎臟，而是膀胱，我們的膀胱能够貯藏兩大湯碗的水份，如果在武功精湛的人來說，可以連吃兩大湯碗的粥，跟着睡覺，不但夜半不會起床屙尿，甚至早上紮馬，也不必屙尿，

## 可保壽而康

那是膀胱的括約肌堅强有力的反映，與腎臟無關。

一般人到了中年過外，往往夜尿，就因爲本身各部份的組織器官肌肉鬆弛，膀胱既然鬆弛，稍爲多貯一些尿，就非屙不可，特別是貯了八分滿的尿液，更加要屙，練習過武功的人，從來不會屙夜尿的，就算在街上走路，忽然尿急，仍然有本領把它控制，過了兩三個鐘頭然後屙出來，那是膀胱括約肌這一條肌肉特別堅强的貢獻，早期練習過紮馬的人，都有這種本領，不足爲奇。

另一方面，從生理構造觀察，我們每次呼吸，必然跟着心臟跳動，脈搏跳動一次，即是心跳一次，心臟每次跳動，泵出去的血液，流向四肢，又再回流，因爲脚跟和小腿距離心臟太遠，如果肌肉缺少力量，血管收縮的力量不够份量，就會增加心臟的負擔，逐漸形成高血壓，所謂高血壓，即是使心臟每一次壓力都增加，反之，脚上有力，不必增加心臟的負擔，到老也沒有高血壓的跡象。

紮馬或者伸拳踢脚之際，下肢的活動力加强，等於間接帮忙心臟，對於保健和長壽，有雙重獲益，練武之人，除非早期練習得過份，傷了內臟，或者跟高手較量，有些地方積瘀，損及內臟，然後短壽，不然的話，俱是比較普通人壽命長些，這種分別就是他們的血管較爲闊大，血液回流到心臟容易，使心臟壓力減少，故此能够長壽。

科學家把壽翁的軀體在死後解剖，發覺到一般壽翁如果超過九十歲過外，必有一種現象，那是他們的血管之內沒有閉塞，血管稍爲硬



化，也不要緊，假如它閉塞，就使血液循環發生障碍，絕對不會長壽，我們的血管相當古怪，動脈的血管沒有甚麼特色，不管多麼長，只是一條血管而已，靜脈的血管就不同了，每隔兩寸就有一扇活門，叫做活瓣，只許血液回流到心臟，如果活瓣不够靈活，血液通過它的時候，有些遺留下來，那就使該處的血管脹大，發生一條條藍色，好像蚯蚓似的東西，經常站着，或者走動過勤的人，往往出現藍色而屈曲的血管，就因爲靜脈血液回流之際，發生漏水的現象，以致如此。

練武之人，照理血液來去都容易得多，既然靜脈的活門沒有變化，那就使血液循環比較普通人順利，當然會減少心臟的壓力，故此能够保健兼長壽。

壽翁可能是銀行家，或者小職員，又或苦力農夫，以至漁翁各種階層都有，不過，血管逐漸變窄，一定不會長壽。不論那個壽翁是否運動家，總之，血管闊大，而且靜脈血管的活門特別堅固，不會漏水，那就必然長壽，至於那個人別個地方的內臟有甚麼弱點，以至短命，那是另一回事，但以整體血液循環來說，那是對壽命和康健有絕大影响的，故此練武應該是壯健而長壽。

同樣的練武，年輕的人跟中年以上的人頗有分別，我們的心臟，在練武當中，必須加强壓力，故此，年輕的時候練武，可以使心臟壓力加强，而不會損害到心臟的本身，可是，同樣的硬拳硬馬，對二三十歲的人非常有利，對於四十五歲過外的人，那就頗爲不利了，原因是那時心臟的承受力已經減弱，應該改用較爲柔軟的方式練習它，換句話說，進入中年，該練習太極拳或者六合八法之類的拳脚，從硬拳硬馬變成柔和的姿勢，同樣增進健康，但却不會危及心臟。

有些硬派拳脚是另有一種軟性功夫保健兼長壽的。

白鶴派十分硬朗，可是，它有一套叫做「棉裏針」的練功方式，由硬化軟，作爲補助，上了年紀的人，不再用硬拳硬馬的姿勢練習，但仍可以練習棉裏針，直到晚年。

武當派的易筋經，在早年練習的時候，渾身是勁，逐漸進入中年，化硬勁爲軟勁，那就需要用心意引渡丹田之氣，同樣的有彈力，却不危及心臟。

六合八法，特別古怪，這套拳可以作爲硬拳硬馬打出去，亦可化剛爲柔，以慢動作姿勢出現，有如打太極，這一派拳術，愈是接近晚年愈打得慢，這樣安排，就是爲了練武兼保健而設。

練武的人不止是肌肉堅强，同時對荷爾蒙或其他內分泌都有帮助，故此，經常練武，眼睛有神，說話也响亮許多，腦筋絕不混亂，另一方面，由於練武的緣故，肺部加强，那是意料中事，在球場裏面活動的青年，多數是肺部特別堅强的，練武也有這種獲益，任何一派的硬拳硬馬，揮拳踢脚，來往走動，跟球場裏面打籃球或足球相似，當然他們的肺部也會堅强，絕不遜色於球場裏面的健兒。

從中醫方面看，一個人最寶貴的是命門火，照中醫的解釋，胎兒未有其形先有其腎，故此，腎臟的强弱，等於那個人的强弱，中醫所謂腎，並非在男性腎囊，而是背脊尾閭骨倒數第六節，藏在皮膚肌肉之內的兩個腎，稱做內腎，形如豌豆，我們吃進任何一種食物，經過腸胃吸收，變成血液的一部份，混和着水，一定經過腎臟，細心把它們分開，然後將養料送達各處，廢物溶在水裏，送交膀胱，準備排泄，那是尿液，蛋白質或其他養料，則沿着養料，送交心臟，泵血出去，分別送到各處組織器官和肌肉，加以補充，故此，體力消耗之後，需要休息，而且要多吃一點去補充它，不過，腎臟不够堅强的人，或者無法吸收養料送交血液排泄，使養料和糖份從尿中排出，又或無法把廢物交到膀胱排除，血中仍有尿酸在內，那就損害整體健康。

中年人往往患風濕或高血壓，舉動不便，頭腦紊亂，而且精神不繼，這一連串的病態，都是腎臟本身缺乏機能上的反應的影响，故此不分中醫或西醫，認眞重視人體的腎臟，到了中年，便吃補藥。

事實上全身最忙的一種器官就是內腎，因爲我們每天有許多次進食，另外飲水，腎臟大概在一天之內，要分別濾過三百磅重那麼多的血液，如果它的工作稍爲怠慢，便會影响整個人的健康。既然腎臟如此重要，當然想辦法保護它了，問題是它並非拳脚，無法用意志操縱，只能在近靠腎臟旁邊的彈力使它加强活動的能力，中國拳脚就有這種妙用，可以在許多種方式之下，增强腎臟的活力，所謂內功，更加注意到腎臟的效能，不妨一知。

現時健身專家都認爲每天早上晨運，在山林泉石之區步行一兩個鐘頭，對整體健康有利，他們以爲一個人年紀逐漸增加，缺少運動，體型發胖，影响血壓和心臟，故此，每天最低限度都要步行一個半個鐘頭，能够在早上步行，那就更好。

中國的武林高手，俱是主張黎明起床練武的，不管那一派拳術都有這種觀念，它與歐美專家所說的意見完全相同。

最後，談談一雙眼，照歐美醫生的看法，人體逐漸變老之際，每一部份的組織器官完全不同，我們的腦袋起碼到了七十歲然後眞正衰老，可是，眼睛却在十一歲開始，已經變老，就因爲眼球內部的水份減少，雜質增加，孩子的眼睛全部都是非常靈活的，除非發熱氣，決不會發生眼痛眼腫之類的情況，年齡漸長，眼球逐漸變硬，超過五十歲的人，還有可能在眼球角膜發生硬化的現象，視覺模糊，夜間看物就覺得眼痛，凡此種種，俱是眼球提前硬化的影响。練武的人，不管那一派拳術，那雙眼睛都是特別靈活的，不但要視物準確，不必戴眼鏡，而且要反應敏捷，如果眼球的運動力欠佳，任何拳脚都無法施展出來，因此，練拳的人，一定會保持眼睛的康健，事實上整體運動之際，就會有一種推動的力量，使眼球內部有特殊運動，雜質減少，彈力增加，決不會發生眼球硬化的危險，如果那個人會發生老花或近視之類的現象，只是視覺有問題，並非眼睛本身有問題。

現代的科學家認爲活到中年就不宜太胖，他們認爲體重過份增加，會得影响整體的健康，這種觀念指普通人而言，至於拳師，却不在這種範圍之內，就算他們增加體重，只是肌肉發達，由於肌肉强健，體重超過普通人二十磅過外，仍然不會損害健康，反而因爲堅强有力的肌肉，減少心臟壓力，保持青春氣息。

綜合上述各點，可見練武之人，確有機會進入壽而康的境界，美國有一部份醫生，主張中年以上的人，練習太極拳，認爲它是最適合中年人或老年人的健身術，比較瑜伽術安全，這種理論確有見地。

我們習慣上認爲住在山中的老和尚，十居其九是健康而又享高壽的，這種觀念很有道理，根本上做了和尚就減少雜念，沒有甚麼負擔，而且生活正常，每天都有些勞動，無形中符合了練武享高壽的原則，如果凡夫俗子，住在家中，依照和尚那種生活方式過活，心上一塵不染，天天練武，至老不衰，他也是有機會安享高壽的，活到百歲過外，不足爲奇。（完）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 春秋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五毒玉女在一江湖人身上下毒，然後給予解藥，江湖人驚駭退去後，五毒玉女脅迫假扮秋玉的楚小楓，爲她傳言襄陽武林人物，如有人能使她找到拐仙黃侗者贈予解毒丹化毒散，楚小楓懾於她的用毒手法，唯唯而去。丐帮分舵主余立聞報，往見五毒玉女，擬勸她勿濫用毒害人，五毒玉女却反脅他不要多管閒事，余立不敢多留，匆匆下樓返報佇候的陳長青和白梅，陳長青向白梅說出五毒玉女的身份後正欲離去，五毒玉女侍婢銀菊突在後喝令止步，白梅久聞她們用毒之能，忙深吸口氣，運功戒備——

## 玉女心胸蕩　梟雄計謀深

銀菊突然高聲喝道：「站住。」

陳長青冷冷一哼，說道：「姑娘，你要幹什麼？」

銀菊回顧了陳長青一眼，道：「你又是什麼人？」

陳長青道：「老叫化陳長青，要五毒玉女來見老叫化子！」

銀菊對江湖中事，顯然還知道的不多，似是還不知道陳長青是何許人物。眨動了一下眼睛，說道：「要我們少主見你？」

陳長青道：「你這小丫頭，言語放肆，老叫化不和妳計較，無非是看在五毒門主的面上罷了。」

銀菊呆了一呆，道：「好！你們等候片刻，我去請小姐來……」

陳長青威嚴氣度，顯然，已經震懾住了銀菊。

片刻之間，五毒玉女右手扶着銀菊的肩頭，緩步行了過來。

陳長青揮「揮手，令余立等退了下去，自己却暗用傳音之術，對白梅說道：「白兄，這丫頭如若放毒，咱們就全力出手，一舉制住她們。」

白梅也知道五毒門的用毒手法可怕，稍有不愼就可能身中奇毒，頷首表示會意。

五毒玉女微微一笑，道：「這位老前輩，是丐帮高人，但不知可否見告大名？」

陳長青道：「老叫化子陳長青，姑娘是五毒玉女？」

五毒玉女道：「正是晚輩。」

陳長青道：「姑娘芳駕，忽到襄陽，而且，肆意放毒，不知爲了何故？」

五毒玉女嫣然一笑，說道：「老前輩言重了，如是晚輩肆意放毒，受傷的又豈止馬魁一人。」

陳長青爲之語塞。

五毒玉女笑一笑，接道：「陳前輩，我到此地，只爲了找一個人。」

陳長青接道：「拐仙黃侗？」

五毒玉女道：「不錯，拐仙黃侗。」

白梅道：「姑娘這一點年紀，如何會認識拐仙黃侗呢？」

五毒玉女道：「拐仙黃侗是敝門主的一位故交。」

白梅道：「貴門主是妳什麼人？」

五毒玉女道：「是我娘。」

陳長青哦了一聲，道：「姑娘找黃侗，也不該用施毒的手段。」

白梅插口道：「姑娘昨日在望江樓上等了一天，就是等黃侗麼？」

五毒玉女淒涼一笑，道：「是！我是代母赴約而來，他們十年前，訂下了今日襄陽之約，想不到，那拐仙黃侗，竟然爽約未來。」

白梅道：「請問姑娘，令堂怎麼沒有趕來呢？」

五毒玉女道：「我母親因事不能趕來，所以，特地派我代她赴約，這位前輩，竟然會失約未來。」

白梅道：「十年歲月，變化是何等重大，也許那黃桐也和令堂一樣，因故不能前來。」

五毒玉女道：「就算他不能來，也應該派個人來，我娘說，黃侗胸藏玄機，他說的話，一定不會有錯。」

陳長青道：「姑娘，近十年來，沒有聽到過黃侗的消息了，老實說，這一點，是一個很大的疑難，如若他住在這附近，老叫化相信，一定可以找到他的下落。」

五毒玉女呆了一呆，說道：「你是說，他死了？」

陳長青道：「老叫化只能說，很久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

白梅道：「也許他在坐關，也許，他眞的有了什麼不測，這一點，不知道姑娘是否想到了。」

五毒玉女搖「搖頭，說道：「沒有，我娘沒有告訴我這麼多，她全心全意的相信黃侗的話。」

陳長青道：「我知道黃侗，也確有很多過人之能，但姑娘，算命的，常常算不出自己的命運。」

五毒玉女呆了一呆，道：「你這麼說，他是眞的死了。」

白梅道：「就算沒有死，也一定過的不太好。」

五毒玉女道：「你怎麼知道？」

白梅道：「在下只不過是猜想罷了。」

五毒玉女道：「你爲什麼不猜想他過的好好的。」

白梅道：「如若他過的很好，怎會不來此地赴約？」

五毒玉女道：「這個，這個……」

陳長青接道：「就老叫化所知，他乃是一個很重信用的人。」

五毒玉女道：「他如是很重信用，爲什麼不來赴約？」

陳長青說道：「這就要姑娘多多攷慮一下了。」

五毒玉女道：「攷慮什麼？」

陳長青道：「黃侗爲什麼不來？」

五毒玉女輕輕吁一口氣，道：「這個，我如何向我娘交代呢？」

聽到此處，白梅暗暗吁一口氣，忖道：看來，這丫頭和歐陽嵩們，不是一起的了。

陳長青道：「據實而言，你娘自會作一個很合理的判斷。」

五毒玉女說道：「黃侗眞的不在襄陽附近麼？」

余立接口道：「不在，如在這附近，決逃不過丐帮的耳目。」

五毒玉女道：「這麼說來，就算我毒了很多人，也不會逼出黃侗了。」

陳長青道：「是！不論你毒死多少人，一樣逼不出黃桐，因爲他根本就不在這裏。」

五毒玉女說道：「陳長老，我聽娘說過你的大名。」

陳長青說道：「想不到令堂竟然還記得區區。」

五毒玉女道：「所以，我希望你答應帮我一個忙。」

陳長青道：「老叫化如能夠辦到，決不推辭。」

五毒玉女道：「我要你們丐帮，帮着我找到黃桐，要他在半年之內，趕到湘西五毒門去，見我母親一面。」

陳長青道：「哦！令堂……」

五毒玉女道：「我娘身子不太好，只怕……只怕……」

語至此處，突然住口。

陳長青道：「好！老叫化子記下了，我一定不使姑娘失望。」

五毒玉女臉上掠過一抹黯然的神色，道：「這件事很重要，希望你不要忘記了。」

陳長青道：「老叫化子不會。」

五毒玉女道：「好！我信任陳長老，就此別過了。」

陳長青道：「姑娘要到那裏去？」

五毒玉女道：「回湘西去，唉！我發覺了一件事，心中好難過！」

陳長青道：「什麼事？」

五毒玉女道：「湘西五毒門，在江湖上的名聲並不太好。」

陳長青道：「是！因爲你們的人太可怕，到處施放奇毒，所以，別人見了五毒門中人，無不退避三舍。」

五毒玉女輕輕歎息一聲，道：「原來，我們五毒門在江湖上這麼壞的名譽。」

陳長青道：「這幾年來，你們五毒門在江湖上的聲譽，還好了不少，如若是在十年之前，如若看到你們五毒門中人，早已經跑的很遠了。」

五毒玉女輕輕吁一口氣，道：「唉！這麼說來，我也不要在江湖上走動了。」

陳長青道：「爲什麼？」

五毒玉女道：「現在，他們都已經知道我是五毒門中人了……」

陳長青接道：「所以，姑娘不準備在江湖上走動了？」

五毒玉女道：「人家如若不知道我是五毒玉女，我在江湖上走動，好多好多的人看我，自從我對馬魁下毒之後，好像這些人都不理我了，離的遠遠的。」

陳長青微微一笑，道：「姑娘，你希望有很多人看你麼？」

五毒玉女道：「好奇怪啊！很多人看我時，我心中有些討厭他們，希望他們都走的遠的，可是，現在，都離我很遠了，我又覺着，別人把我看成了毒蛇猛獸，心中好難過。」

陳長青道：「姑娘，回去吧！告訴你娘，五毒門的聲譽，正在改變，江湖上很多的人，都正在重新估價五毒門，只要令堂能夠約束門下弟子，不在江湖上傷人，很快的，就會改變了人們對你們的印像。」

五毒玉女點點頭道：「陳前輩，我這就告辭了。」

轉身向前行去。

白梅道：「姑娘留步。」

五毒玉女停下脚步，道：「你是……」

白梅道：「老夫白梅。」

五毒玉女轉首看向陳長青，道：「陳前輩，他是好人壞人？」

陳長青道：「好人！」

五毒玉女道：「哦……」

目光轉到了白梅身上，接道：「你又有什

麼事？」

她對陳長青，似是有着很大的信任。

白梅笑一笑，道：「姑娘，妳找黃侗，有什麼重要事，能不能告訴老朽？」

五毒玉女道：「你認識他？」

白梅點點頭，道：「認識。」

五毒玉女道：「好！快些告訴我，他在那裏？」

白梅道：「姑娘，老朽在數月之前，聽過一位朋友，談起黃桐，只是，當時老朽沒有注意，也沒有問他，姑娘找那黃桐，如若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老朽就專程跑一趟，去打聽一下黃桐的消息。」

五毒玉女沉吟了一陣，道：「黃侗和我娘之間，有些什麼事，我也不太清楚，不過，我知道這件事，一定十分重要，要不然，我娘不會派我來了，你如能找到他，我們母女都會很感激你。」

偷鷄不到蝕把米，白梅原本希望打聽一下五毒門主和黃侗之間有些什麼恩怨，想不到却被五毒玉女反打一記悶棍，把廂煩套在了自己的頭上了。

白梅沉吟了一陣，道：「好！老朽替你打聽一下。」

五毒玉女道：「是不是要很久時間，才有回信？」

白梅道：「是！」

五毒玉女道：「要不要我在這裏等你的消息？」

白梅道：「我看不用了，姑娘先回湘西五毒門去，三個月內，老朽定派人去湘西五毒門，告訴你黃侗的消息。」

五毒玉女道：「你自己去？」

白梅道：「老朽如能抽得出身，就自己跑一趟湘西，如是抽不出身，那就只有請丐帮中人帮忙，把消息送入湘西。」

五毒玉女雙目盯注在白梅的身上，臉上是一片莊嚴的神色，雙目中是烱烱神光，緩緩說道：「白梅老前輩，你和丐帮的陳長老在一起，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位很有名氣的大人物，一語千斤，……」

輕輕歎一口氣，接道：「不過，我娘說險詐江湖，不能太相信江湖中人。」

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白梅心中後悔，表面上又不能發作，笑一笑，道：「姑娘的意思呢？」

五毒玉女道：「兩個辦法，一個是由我在你的身上下毒，一個是由陳長老擔保你。」

白梅道：「妳要在我身上下毒？」

五毒玉女道：「是！那是一種慢性發作的毒藥，要三個月後，才會發作，到時間，你巳經到了湘西，我們會很隆重的接待你，解去你身上之毒，還要送你一件很貴重的禮物。」

陳長青道：「如是老叫化擔保呢？」

五毒玉女道：「那就不用在他的身上下毒了。」

陳長青說道：「姑娘如何會如此信任叫化子？」

五毒玉女道：「我娘說的，一個貴帮主，一個是你陳長老，還有一位無極門的宗領剛宗掌門人，你們三位，絕對可以相信。」

陳長青笑一笑，道：「你知道這位白老英雄是何許人麼？」

五毒玉女道：「是什麼人？」

陳長青道：「他就是無極門宗掌門人宗領剛的岳父大人。」

五毒玉女道：「但他不是宗領剛，還得由他的女婿出面擔保一下。」

白梅幾乎想說出了無極門遇害的事，但話到了口邊，又忍下未言。

陳長青也和白梅有着同樣的想法，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不用廂煩了，老叫化擔保就是。」

五毒玉女道：「好！有你陳長老這一句話，我就放心了。」

白梅道：「三個月內，老朽一定有消息傳到湘西五毒門去，不過，我不敢擔保，是什麼消息。」

五毒玉女道：「那自然不能讓你擔保。」

白梅說道：「好！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了。」

五毒玉女回顧了陳長青一眼，道：「陳長老，你們有沒有使我爲你們効力的地方？」

陳長青道：「不敢打擾姑娘。」

五毒玉女笑笑，轉頭而去。

目睹五毒玉女的背影消失之後，白梅才長歎一聲，道：「該死啊！該死。」

陳長青笑道：「五毒門，本來就是一個很難招惹的門戶，五毒玉女能這麼講理，已經不錯了……」

語聲一頓，接道：「你眞的知道黃侗的消息麼？」

白梅點點頭，道：「知道。」

陳長青道：「他人在何處？」

白梅道：「就在這襄陽附近。」

陳長青輕輕吁一口氣，道：「果然在這裏了。」

白梅沉吟了片刻，簡略的說明了遇見黃侗的經過。

說的太過簡略了，中間有很重要的地方，都略而未提。

陳長青也知道黃侗這個人，是近代武林中一位怪傑。

只不過，他很少在江湖上露面罷了。

陳長青道：「這個人，好像在江湖上失踪了快二十年，如非今日談起來，我還以爲他早已經死了。」

白梅道：「看到他好好的活着時，我也有些奇怪。」

陳長青道：「不管隱居了好久，十年前，他到過一次五毒門，和五毒門主訂下了今日之約，約晤於此，也說明了他確在襄陽，奇怪的是，他既在此地，爲什麼不來赴約？」

白梅道：「這一點，我也想不明白。」

陳長青道：「黃侗這個人，如論武功，才華，却是世所罕見的人物，但却可惜他走錯了路……」

白梅接道：「他走錯了什麼路？」

陳長青道：「如若他把一生精力用在習武之上，必將是一位出類拔萃的武林人物，就算用在研究易理之上，也該用在研究五行奇術之類的學問上，不應該研究天機。」

白梅道：「研究天機？」

陳長青道：「天機難測，何等深奧，他居然能够摸索出一點門道，就是這一點門道，害了他。」

白梅道：「不錯，他又忍不住，玩弄天機，偶而洩露了一點出來，固然語驚四座，但却折了他的福澤。」

陳長青歎息一聲，道：「白兄，你準備如何處理此事？」

白梅道：「看來，只好去找找黃侗了。」

陳長青道：「你準備幾時去？」

白梅道：「這個，不用太急，貴帮弟子到湘西五毒門，需要多少時間？」

陳長青道：「如用本帮十萬大急的辦法通信，大約要十天半個月，慢一點，也要一個月的時間。」

白梅聞言，道：「那還早，咱們先辦別的事吧！」



陳長青道：「白兄，你看，五毒玉女是不是會離開襄陽？」

白梅道：「難道她還會留在這裏不成？」

陳長青道：「這正是老叫化子顧慮的事，我擔心她不甘離開……」

白梅接道：「看起來，她確然還是一個玉女，只不過，頭上加了五毒二個字，看起來就有些不同了，不過，兄弟看她，似乎是還沒有沾惹上太多的江湖習氣。」

陳長青道：「正因爲，她還保有了那份少女的天眞，正因爲，她還不解江湖上的是非善惡，所以，我才擔心她會受人利用，會被引入岐途。」

語聲一頓，接道：「五毒玉女，不解江湖中險惡，也不知道人與人之間的陰險，如若有一個人告訴她能够找到黃侗，她就會在此地停了下來，受人利用，豈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白梅道：「昨天我在此地，還見一個中年婦人陪着他，料不到，今天却換了這個年輕丫頭。」

陳長青回顧了余立一眼，低聲說道：「余舵主，派幾個精明的弟子，釘着她，一旦發覺了可疑人物和她接觸，立卽報告我知道。」

余立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白梅低聲道：「陳兄，看起來，她似很聽你的話……」

陳長青接道：「我也想到了這一點，咱們不利用她，但決不能讓別人利用她。五毒門，還是個很可怕的門戶。」

白梅道：「江湖上，對五毒門中人，還有着很大的畏懼，如若五毒玉女，也被歐陽嵩引誘進去，那就是一樁很大的廂煩了。」

陳長青道：「所以，咱們要盡力防止。」

白梅點點頭，道：「咱們先回去，等候余舵主的消息。」

兩個人剛剛離去，店後面一角處，突然轉出一個年輕人。

他戴着一頂寬大的布帽子，拉得低低的，壓在眉沿上面，掩去了大半個臉。

是楚小楓。

只是，他已經過很精巧的掩飾，就算是白梅和他對面而立，一時之間也無法認清楚他的身份。

楚小楓很快的打量了一下四週的形勢一眼，快步向前行去。

走的方位，正是五毒玉女去的方向。

他走的很快，一直追過了兩條街，終於被他發現了一個客棧。

一個店小二牽着兩匹馬行了出來。

後面緊跟着銀菊，和五毒玉女。

楚小楓聽到過陳長青和白梅的說話，知道了五毒玉女的重要。他決心暗中監視一下，看看五毒玉女究竟欲何往。

但他沒有想到，五毒玉女竟然要眞的離開了襄陽府。

楚小楓目睹了五毒玉女的下毒厲害，如若此人爲歐陽嵩等所用，那實在是一個很可怕的勁敵，所以，楚小楓決心要阻止這件事。

出人意外的是，五毒玉女，竟然眞的要離開這裏。

就在兩個少女剛剛要上馬的時候，忽見一個人快步行了過來。

楚小楓看了那人一眼，立時心頭一震，迅快的閃到一閃。

來人竟是滿口飛花喬飛娘。

喬飛娘快步行到了五毒玉女身前，微微一笑，道：「姑娘可是來自五毒門麼？」

五毒玉女回顧了喬飛娘一眼，看看是一個女人，神色緩和了一些，道：「妳是誰？」

喬飛娘道：「我姓喬，人家叫我飛娘。」

五毒玉女道：「喬飛娘，我不認識妳。」

喬飛娘接口道：「我知道，不過，這有什麼關係呢？一回生，兩回熟，這會兒，咱們見了面，談過一次話，下一次，咱們不是就熟了麼？」

五毒玉女道：「妳找我什麼事？」

喬飛娘道：「聽說姑娘來這裏，似是要找一個人，是麼？」

五毒玉女點點頭，道：「是！妳怎麼會知道？」

喬飛娘道：「聽一個朋友說的。」

五毒玉女哦了一聲，翻身上馬。

喬飛娘道：「姑娘要幹什麼？」

五毒玉女道：「回家去。」

喬飛娘道：「妳不找拐仙黃侗了？」

五毒玉女道：「我巳經托別人轉告於他，要他去見我娘了。」

喬飛娘道：「拐仙黃侗住在襄陽附近，你來了，他就不肯露面，找人去通知他一聲，他就會去見妳娘了麼？」

五毒玉女呆了一呆，道：「妳知道拐仙黃侗住在這裏？」

喬飛娘道：「我知道。」

五毒玉女道：「他人在那裏？能不能帶我去見見他？」

喬飛娘道：「可以帶妳去見見他，至於他住的地方，沒有名字，我也無法說出來。」

五毒玉女道：「哦！你見過他？」

喬飛娘笑道：「你們五毒門，在江湖人人畏懼，我如沒有把握，找這個廂煩作什麼？」

五毒玉女沉吟了一陣，道：「要我如何去見他？」

喬飛娘說道：「這個很容易，我帶妳去見他！」

五毒玉女道：「他住的地方，離這裏有多少路？」

喬飛娘道：「不太遠，也不太近，大約六七十里吧！那地方，是一座小山谷，拐仙黃侗，就在山谷中結廬而居。」

隱在一處屋角的楚小楓，聽得心頭一震，暗道：一派胡言，那地方距此不過三十里，而且黃侗生死難卜，這滿口飛喬飛娘，顯是早有計劃、陰謀了。

喬飛娘肯定的語音，顯然巳使五毒玉女動心，只見她凝目思索了一陣，道：「妳眞的肯帶我去見他？」

喬飛娘笑一笑，道：「姑娘，妳年紀輕輕的，似是十分多疑？」

五毒玉女道：「我是在想，你爲什麼要這樣帮助我，我們素不相識。」

喬飛娘笑一笑，道：「如果說我見義勇爲，只怕你姑娘不肯相信，你們五毒門中人的用毒之能，使人人畏懼，一般的江湖同道，都不肯招惹你們！」

五毒玉女道：「這個，我知道。」

喬飛娘道：「我肯帮助妳，自然是也有條件！」

這女人察顏觀色之能，究非小可，話鋒回轉，頓使五毒玉女信心加深。

點點頭，五毒玉女說道：「妳說吧！妳要什麼條件？」

喬飛娘道：「你們五毒門中，用毒手法，千奇百怪，藥物也有數十百種之多，但我聽說過，五毒門中有兩種最珍貴的東西，輕易不肯給人……」

楚小楓聽得心頭震動，忖道：厲害啊！這等欲擒故縱手法，眞是絲絲入扣，叫人不信都不行，五毒玉女，如何能鬥得過這隻老狐狸。

但見五毒玉女點頭一笑，道：「你說說看，那是什麼？」

喬飛娘道：「聽說貴門有一種萬應解毒丹，能解天下百毒，不知是眞是假？」

五毒玉女點點頭，道：「不錯，有這麼一種丹丸。」

喬飛娘道：「還有一種神仙忘憂散……」

五毒玉女搖一搖頭，說道：「這個，不能給妳。」

喬飛娘道：「爲什麼？」

五毒玉女道：「我娘已將神仙忘憂散，列爲禁藥，本門中人，都不能使用，如何還能給外人。」

喬飛娘道：「貴門人，也用不着使用這種藥物，你們太多的用毒手法了。」

五毒玉女道：「別的條件，我都可以答應，唯獨這神仙忘憂散，我不能給你。」

喬飛娘道：「好吧！我要十粒萬應解毒丹，十包神仙忘憂散，如是不能給我，妳提出個交換辦法。」

五毒玉女沉吟了一陣，道：「你是說，你可以帶我去見黃桐？」

喬飛娘道：「不錯。」

五毒玉女道：「我可以給你十粒萬應解毒丹，但我無法給你神仙忘憂散，我想以十粒五毒丹代替神仙忘憂散。」

喬飛娘道：「哦！」

五毒玉女道：「如論藥物配方之妙，五毒丹決不在神仙忘憂散之下。」

喬飛娘點頭道：「好吧！姑娘準備幾時給我？」

五毒玉女道：「本來，我可以先給你的，但咱們初次交易，我不得不小心一些，所以，我要等見過黃侗之後，再給你這些藥。」

喬飛娘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姑娘還有沒有事情要辦？」

五毒玉女搖搖頭，道：「沒有，現在，我就可以跟你走。」

喬飛娘道：「那是一段連綿的山路，姑娘最好把馬留下來。」

五毒玉女道：「走路去？」

喬飛娘道：「對！走路去。」

五毒玉女道：「好吧，銀菊，把馬兒送回店中。」

銀菊應了一聲，又把兩匹馬帶回客棧中。

喬飛娘低聲道：「姑娘，妳可知道，那黃侗爲什麼不來赴妳之約？」

五毒玉女道：「我想不通，他是老前輩，怎麼可以說了不算？」

喬飛娘道：「因爲，很多人要殺他，所以，他不能來。」

五毒玉女道：「誰要殺他？」

喬飛娘道：「據我所知，丐幫，排教，都已派了高手，趕來襄陽，欲置黃侗於死地。」

五毒玉女啊了一聲，道：「我剛剛還碰到了丐帮中人，爲什麼沒有告訴我？」

喬飛娘道：「是不是丐帮中長老身份？」

五毒玉女道：「對！他是丐帮中很有名氣的一位長老，名叫陳長青。」

喬飛娘道：「對！我也聽說過，殺他之人中，有一位姓陳的，很難對付！」

五毒玉女道：「喬姑娘，我娘告訴過我，那姓陳的，是一位很公正，可信賴的人。」

喬飛娘道：「平常時日，確然如此，但現在情形不同了！」

喬飛娘引五毒玉女往見池天化。

五毒玉女道：「有什麼不同呢？」

喬飛娘道：「現在，丐幫正和黃桐爲敵，你們彼此之間，自然不能實話實說了。」

五毒玉女道：「原來如此。」

這時，銀菊已由客棧中行了出來，身上還背了兩個革囊。

喬飛娘微微一笑，道：「姑娘，咱們現在可以走了！」

五毒玉女道：「可以，但我還有兩句話，必須要先說清楚。」

喬飛娘道：「什麼事？」

五毒玉女道：「如是你帶我去的地方，找不到黃桐，那可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喬飛娘格格一笑，說道：「姑娘準備下手報復。」

五毒玉女道：「那也不是，咱們無寃無仇，我爲什麼對你們報仇，但我也不能就這樣白白的放過你們。」

喬飛娘道：「那妳準備作何打算？」

五毒玉女道：「準備對你下一點慢性奇毒，半年後才會發作，半年之後，你們把黃侗找出來，一起去湘西五毒門要解藥。」

喬飛娘道：「好吧！眞金不怕火，我只要帶你們找到黃桐，想來就沒有什麼麻煩了。」

五毒玉女點點頭道：「好！咱們走吧？」

喬飛娘道：「慢着，姑娘。」

五毒玉女道：「你還有什麼事？」

喬飛娘道：「在這一路之上，你一定要聽我的安排，直到見到黃侗爲止。」

五毒玉女道：「好！」

銀菊道：「姑娘，問問她，這一定要有一個時限，咱們不能永遠跟着她跑。」

五毒玉女道：「對！你要多少時間，才能讓我見到黃侗。」

喬飛娘沉吟了一陣，道：「大概要兩三天



吧！」

五毒玉女道：「是兩天還是三天？」

喬飛娘道：「最多三天，應該是兩天就够了。」

五毒玉女道：「好！我最多等妳三天，如是三天之內，還無法找到黃侗，你們就要小心啊！」

喬飛娘道：「五毒門的人，在江湖上出了名的難纏，我如沒有事，難道不會坐在那裏休息一會，招惹你們五毒門幹什麼？」

五毒玉女淡淡一笑，道：「五毒門在江湖上的聲譽不太好，所以，我也不想替五毒門恢復什麼好的聲譽，所以，過了三天，我會在諸位身上下毒，一種很厲害的毒。」

喬飛娘道：「好，我們都記下了。」

五毒玉女道：「現在，咱們可以走了。」

喬飛娘點點頭轉向一條僻靜的小巷之中。

五毒玉女一皺眉頭，道：「喬姑娘，你要到那裏去？」

喬飛娘道：「姑娘，好像咱們約定好了，三天之內，你要聽我安排？對麼？」

五毒玉女道：「不錯，不過，那是一條死巷子。」

喬飛娘道：「這點，我比你清楚……」

五毒玉女道：「既然清楚了，爲什麼還要向那巷子走。」

喬飛娘道：「姑娘，目下襄陽府中，佈滿了不少江湖高人，如若姑娘想要平平安安離開這裏，必須要用點心機。」

五毒玉女道：「哦！你們早準備好了？」

喬飛娘回顧了一眼，快步向前行去。

五毒玉女和銀菊相互望了一眼，跟在喬飛娘的身後行去。

喬飛娘帶兩人行入了一座大宅院中。

片刻之後，大宅院中，抬出了兩頂小轎。

隱在暗中的楚小楓看的十分明白，心中暗暗歎息一聲，暗忖道：好設計，兩頂這樣普通的小轎，誰也想不到，這裏面坐的竟是五毒玉女。

這個消息必須盡快的傳信丐帮。

心中念轉，立刻轉身又奔向望江樓。

他希望找到丐帮一個人，把內情告訴他，可惜丐帮中人，都已經不見。

楚小楓不敢再奔回宅院，只好一轉身，向城外追去。

他的判事能力很強，竟然找對了方向，追出城門，遙遙見到了那兩頂青衣小轎。

出的南門，轉向了隆中山的方向。

楚小楓希望能先瞧出他們的落脚之處，再設法通知丐帮。

但那兩頂小轎一直不停，一口氣奔出了十幾里，仍然快速前進。看四個轎夫的脚程，楚小楓才發覺了這些轎夫，也是人家早就安排好的人。

楚小楓遠跟在幾十丈後，默算時間，無論如何也無法趕回到襄陽城中告訴丐帮，再來追踪，無論如何，那是來不及了。

目下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自己跟下去。

楚小楓決定了自己追踪，立刻開始易容，臉上塗上了泥土，找了一處農莊，換了一件農人的衣服，然後，繞過一座小樹林，放腿向前奔去。

這地方只有一條路，但只要再往前走個二三十里，就進入了山中。

楚小楓不知他們如何對付五毒玉女，却知道他們絕找不到黃侗。

找不到黃侗，自然無法對五毒玉女交代。

如何一個交代法，自然是很難有兩全之策了。

沒有兩全之策，那就只有一個辦法，制服五毒玉女。

楚小楓施展輕功，越過了馬車，越前了兩三里，才停在路旁等候。

一盞熱茶工夫之後，兩頂小轎，才急急奔來。

這時，楚小楓已然換上了一襲農人裝束，十足的一個農人。

楚小楓沒有引起四個轎夫的注意，但楚小楓却留心到了四個轎夫，走了這麼遠的路，頭上連汗也不見一滴。

這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這四個轎夫，都是武林中人。

小轎很快的走過去。

楚小楓已緊隨在小轎後面行去。

雙方保持十丈左右的距離。

小轎在這一座山崖前面的青石砌成的小屋中停了下來。

轎中人魚貫而下，行入石屋。

楚小楓回顧了一眼，閃入一片樹林之中。

×　×　×

五毒玉女在喬飛娘引導下，行入了石屋。

石屋不太大，一廳之外，還有三個房間。

廳中佈置的很雅緻，一張太師椅上，坐着一個全身藍衫的英雄少年。

喬飛娘笑一笑，道：「姑娘，我替你引見一位朋友……」

五毒玉女輕哦了一聲，問道：「他是什麼人？」

喬飛娘接道：「這一位是池公子，姑娘要想找到黃桐，必須要借重這位池公子！」

池天化緩緩站起身子，打量了五毒玉女一眼，道：「姑娘是五毒門的？」

五毒玉女道：「是！我叫五毒玉女。」

池天化道：「哦！可否見告姓名？」

五毒玉女道：「人家都稱我爲五毒玉女，你就從俗吧。」

池天化道：「哦！」

五毒玉女道：「告訴我，如何才能找到黃侗？」

池天化笑一笑，道：「姑娘，找黃侗的事，我們已經答應了……」

五毒玉女接道：「這個我知道，如非你們答應了，我也不會來。」

池天化皺皺眉頭，道：「姑娘，至少，妳現在還需區區的帮助。」

五毒玉女道：「你不是帮助我，我們已經說好了價錢，你們帮我找到拐仙黃侗，我給你們藥物。」

喬飛娘微微一笑，道：「池公子，你們談談吧，我去準備一點吃喝的東西。」

五毒玉女回顧了喬飛娘一眼，沒有阻止。

池天化道：「姑娘請坐。」

五毒玉女坐了下去，銀菊却站在五毒玉女身後。

池天化道：「姑娘，能不能告訴我你找黃侗幹什麼？」

五毒玉女道：「我不知道，就是我知道也不會告訴你。」

池天化道：「好倔强的姑娘。」

五毒玉女道：「本來，我們剛才已是談好條件，彼此之間，實在也用不着有什麼感激心情。」

池天化淡淡一笑，道：「姑娘，黃侗精通五行奇術，這一點，姑娘想是早知道了。」

五毒玉女說道：「不知道，我娘沒有告訴我。」

池天化怔了一怔，笑道：「好！既然是你娘沒有告訴你，那我現在，就仔細的說給你聽聽。」

五毒玉女道：「我在聽着。」（未完）

#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 再生人（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應金大堅之邀，合作做案，詎知司馬洛抵埗後，金大堅已遭人殺死，司馬洛與探長李超聯絡，雙方同意合作破案後，司馬洛往找自稱是金大堅遺孀的女人方芳。經不起司馬洛三言兩語的盤詰，方芳終吐露出是冒認金大堅的遺孀，但仍不肯吐露她的目的。方芳的哥哥郭慎之不忿司馬洛對他妹妹覬覦，伏伺街頭向司馬洛襲擊，不敵逃走時被司馬洛抓去恤衫，他恤衫袋中有駕駛執照及地址，所以他不敢回去，往向老板求救，辯稱只為要保護妹妹，他老板責斥他，事實上他妹妹做事比他強多了——

## 摧毀實驗室　炸斃不死人

郭慎之靦覥地吃吃笑着。「總之，現在我的處境很尷尬，他一定正在找我，我暫時不能出現了。」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那禿頭人說，「這個司馬洛的身份，我們還未查明，不過照我看，他很可能是和警方有關的！」

「哦？」郭慎之的嘴也張大了。

「總之，這就使你更不能出現了，」那禿頭人說，「事實上，你最好永遠不再出現。」

「你！這是什麼意思？」郭慎之問。

「意思就是你闖禍已闖得太多了。」那禿頭人說。

郭慎之的臉變成泥土一般顏色了。「你是說……」

禿頭人的中指和姆指一擦，發出「迫」的一聲，他柔聲說：「阿高高！」

那個奇怪的人好像機械人開了掣一般動了，一跳上前，向郭慎之撲來。郭慎之恐怖地叫一聲，想逃走，但是沒有用，那個「阿高高」雖然好像機械人似的，木無表情，但是動作却是非常靈敏的。他一把抓住了郭慎之的手臂，把他拉過來。

郭慎之慘叫着，仍然拚命要逃走，但是沒有用，那人的力氣也像機械人一樣，郭慎之毫無抵抗地給拉過來了，另一隻大手在他的頸上一揑。

郭慎之的叫聲忽然止住了，就這樣死去。

雖然殺了一個人，阿高高的臉上還是一點表情也沒有的。他祇是把郭慎之放下了，轉過頭去看看他的老板，就像一隻狗替主人拾回了丟出去的一條棍子，在向主人領功似的。不過，他比一隻狗更缺乏表情。

「幹得好，阿高高！」那禿頭人說。

「阿高高，」那個禿頭的老板又吩咐道：「現在，你把郭慎之拿到實驗室裏去收好吧，快點。」

阿高高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反應，他祇是把郭慎之拾起來。簡直是拾起來的，因



為他完全不用費力。他祇是把郭慎之當作一件甚麼物件似的拾起來，携帶着他，輕易地進入走廊。他沿着走廊而行，走廊走完了之後，他便到達了一度奇怪的門。那門雖然和普通的房門差不多大小，不過却不是一度木門，而是一度金屬的門——一度鋼門，就像那裏是有一座巨大的保險箱似的。那門現在並未鎖上，阿高高祇是輕輕一推，就把門推開了。他携着郭慎之的屍體踏進去，裏面是一度樓梯，沿着樓梯下去，就到達了一座巨大的地下室。那地下室裏是充滿了儀器的，佈置成一座科學實驗室的模樣。事實上，那就是金大堅那卷菲林所拍攝的那間科學實驗室，實驗室裏那些肢離破碎的人體仍然在着，室內一個人也沒有。阿高高帶着郭慎之的屍體，小心地經過那些儀器之間，到了實驗室的末端。那裏又另有一度巨大的金屬門。阿高高把這度金屬的門拉開了，一陣冰涼的空氣直冲出來，裏面燈光亮了，可以看見裏面，那是四壁封冰的。原來這是一座巨大的冰箱。阿高高就挾着郭慎之的屍體進去，在這冰箱的地上輕輕放下來。

當阿高高回到上面的廳中時，那個禿頭而肥胖的老板正坐在沙發上，吸着烟斗，阿高高又像一隻聽話的狗一般回到了他的身邊。沒有做聲。

禿頭老板臉上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

「阿高高，不久，你就會有一個新的兄弟了，郭慎之會成為你的兄弟的。但，郭慎之這個名字不大好，我們應該替他另改一個名字。應該改什麼名字呢？讓我看，華爾茲我們已經有了，探戈我們已經有了，那些古典的名字我們都已經有了。也許，改一個新一點的吧。『靈魂』如何？」很奇怪，這人想出來的全都是各種舞步的名字，似乎他是一個很喜歡跳舞的人。

阿高高完全沒有反應，並不參加意見，似乎，他是一個不會用腦的人。禿頭老板也不再追問他，祇是吸着烟斗，在尋思着，後來，他便睡着了。

× × ×

在第三天舉行的金大堅的葬禮是簡單的。司馬洛也有參加，和方芳一起。除了他們之外，竟再沒有別人了。金大堅並沒有任何親戚，而假如他在這裏有任何朋友的話，這些朋友也都不願意出現了。

司馬洛和方芳跟着靈車到了墳場，看着金大堅的棺木下葬了，仵工把土掩上，然後他便掉頭要走。他不想太多事，如果棺內金大堅的屍體已經被換掉了，他也是求之不得的，他不想意外地「發現」這秘密。

方芳奇怪地看着他。「金大堅是你的老友，」她說，「永別的一刻，難道你沒有話對他說嗎？」

司馬洛聳聳肩。「我不相信一個人死了之後還會有什麼剩下來，不過，我猜我也是不能免俗的。」於是他再回到金大堅的墳前，閉上眼睛，他真的在對金大堅說話，不過他是在心裏說的。「老友，假如你真在裏面的話，」他在心裏說，「我的心事，你大概也知道的。我一定會把殺你的兇手找出來，我一定會的，除非我也死掉！」

他回過身來，挽着方芳的手臂，沉重地說：「我們走吧！」接着他低頭看清楚一點她，表示詫異，「怎麼，你在哭？」因為方芳正在抹淚。

方芳嗚咽着聳聳肩。「我在參加婚禮或者喪禮時總是哭的，即使和我沒有很大關係的人也是一樣。我和金大堅雖然沒有很深的關係，但到底我是替他做過事的，而且，他的喪禮又是那麼冷清清！」

司馬洛輕輕拍一拍她的肩。「我們走吧！」

× × ×

司馬洛和方芳離開了墳場之後便分手了，方芳說她要去買一些私人用品，司馬洛說他還有一些調查工作要做。司馬洛是沒有說謊的，方芳的話則是謊話了。她並不是去買東西，她祇是乘的士到了一家相當熱鬧的餐廳去，在一角落裏的卡位坐下來。她叫了一杯咖啡，便在那裏呆呆地等着。

另一方面，司馬洛則開着他那部租來的車子進入市區，到了第一座公衆電話亭，便下車進入電話亭，用那裏的電話打給李超探長。李超探長並不在寫字間裏，但是那裏留下來的人員告訴司馬洛，探長在樟樹公路與林田公路交叉的地方等着他。

司馬洛把車子開到那裏去，果然李超探長就坐在一部車子裏，正在弄着一隻原子粒收音機般的電器。司馬洛下車，上了探長的車子。

「有什麼發現嗎？」

探長微笑。「你的推測似乎是對的，屍體和那些儀器並不是在棺材裏，這個儀器就告訴我，」他指指手中的那隻儀器。

司馬洛看看儀器，看見儀器的表面上，那一隻錶面的指針是指着車頭前面的左右。

「那麼，」司馬洛說，「他們就在那邊了？」

「是的，」李超探長點點頭，順着那指針所指的方向一指，「就在那邊，大約三里路之外。」

司馬洛看着周圍的環境，聳聳肩：「那麼問題並不複雜了，這附近並沒有很多屋子，我們用不着太花精神去猜測，是不是？」

「是的，」李超探長說，「我們用不着太花精神去猜測的，事實上，我已經知道了是哪一家屋子。」

「噢？」司馬洛奇怪地看着他，「那為什麼還不動身去搜一搜呢？」

李超探長微笑，那個微笑似乎是一個苦笑。他發動了車子的馬達，說：「來吧！讓我們去看看。」車子沿着山路前進，爬上了一座斜坡，進入了樹林中，後來又出了樹林，那裏就是一度懸崖的邊緣，可以看到崖下的情形。崖下祇有一座屋子。那是一座很奇怪的屋子，屋子本身是別墅式的，不過周圍有着高高的圍牆，圍牆上圍着鐵絲網。這個格式和別墅的格式是不很符合的，別墅是一個用以享受及憩息的地方，為什麼要用鐵絲網圍着呢？

圍牆之內，別墅的周圍還有相當廣寬的空地，司馬洛可以看到，屋子的正門旁邊停着好幾架摩托腳踏車，另外還有一部黑色的巨型平治房車。這部房車很明顯地表示出這別墅的主人是一個有地位的顯要

人物。

「這是什麼地方？」司馬洛奇怪地問道。

「一座研究塲，」李超說，「屋子的主人是一位科學家麥基利，他是特別建築了這座屋子來作他的醫學研究的。」

「哪一門的醫學研究？」司馬洛問。

李超探長搖頭：「我不知道，沒有人知道，他也不喜歡告訴人，他是一個富豪，他不需要什麼人資助他的研究，因此他也不需要告訴人他在作什麼研究了。」

「而現在，」司馬洛說，「金大堅的屍體就給他拿去作他的研究了。」

「情形就是如此！」李超說。

「那你還在等什麼呢？」司馬洛問。

「爲什麼還不進去搜一搜？」

「他這座屋子不歡迎外人進入的。」李超探長苦笑，「而他也有足够的勢力維持他這個原則。你看，他是麥維遜的哥哥！麥維遜是我們的總檢察官！」

「噢！我明白了，」司馬洛說，「這樣一位要人的屋子，如果你沒有正正式式的手令，你是不能進去搜查的，而這手令必須由總檢察官麥維遜簽發！」

「不錯，」李超探長苦惱地點點頭，「這正是我的困難！假如麥維遜也是有參與這件事的呢？他一定不會簽發這張手令，至少不會馬上簽發。」

「而麥基利會接得密告，」司馬洛說，「當你得到手令進去搜查時，你可能已不會搜到什麼了。」

李超探長一攤手。「而且此外，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苦衷的！我不能告訴他我是在和你合作。」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下面的形勢，好一會才說：「我看這就是金大堅偷進去的地方了。」

「正是，」李超探長說，「看來，情形似乎是，金大堅進去拍攝了屋中的秘密，又逃出來了，但逃得不遠，結果死掉，屋中的人不放心，不知道他身上是否帶着什麼秘密的，因此現在他的屍體又給運回裏面去，詳細檢查一下了。」

「金大堅能進去的地方，我也能進去的，」司馬洛說，「尤其是，金大堅早已經替我想出了一個潛進去的好辦法。」

「你的意思是——」李超探長吃驚地看着他。

「我的意思正是，」司馬洛說，「既然你不能正式地進去，那就祇能用金大堅的方法進去了。」

× × ×

方芳在那卡位等了好久，愈等就愈心慌，但是終於，她等到她要等的人了。那是一個矮小的中年男人，眉毛很濃，而右頰上有一條四吋長的刀傷。這人大模斯樣地在方芳的旁邊坐下來。方芳心驚胆戰地看着他，因爲她是不認識這個人的。

「我叫高登，方芳，」那人說，「我是代替你哥哥來見你的。」

「那麼，我哥哥……」

「你明白的，」高登說，「他得躲起來，他不方便再出現，所以以後，就要由我和你聯絡了！現在我告訴你你的任務是什麼吧，你的任務就是跟緊司馬洛，報告他的一切行動。你的計劃很好，上頭很欣賞，你可以繼續進行。」

× × ×

晚上，在李超探長的家裏，司馬洛正在做着一件使李超探長很心寒的事情，就是在試穿着一套蛙人的膠衣服。氧氣筒及應用具也都放在廳中了。他的計劃就是依照金大堅的方法，從地底進去。路綫他已經研究出來了，他已參閱過那一區的溝渠圖則，知道有一條特大的暗渠從別墅的下面通出來的，似乎這別墅有特多的廢物需要排除，而這暗渠到了市區的邊緣，便與市區的其他溝渠會合。

司馬洛整理着那套蛙人衣服，李超探長看着他，不禁搖頭長嘆了一口氣：「司馬洛，我最佩服你的就是你的胆量！你明知道這是一件那麼危險的事，你怎能鼓起勇氣去做呢？」

司馬洛微笑：「這些事情你很難明白的，因爲你不是我那種人！世界上有一種人是喜愛冒險的，如果沒有冒險，他就活得不舒服，而我就是這一種人了。」

「冒險有什麼好處？」李超探長皺眉，「愈多人冒險，我的工作，也就愈痲煩了！」

「我就是那種人，」司馬洛說，「不過，反正我這一次也不太冒險的，至少不如金大堅那麼冒險，這一次，我有你作我的後台。」

李超探長又上下打量了他一遍：「你已經帶齊了你所需要的東西了嗎？」

司馬洛點點頭：「我現在正在點查，這些事情你不必替我担心，性命交關的事，我是不會疏忽的。」他摸着身上那幾條皮帶，皮帶上是插滿了武器的，他那些獨有的秘密武器！然後他又再端詳一次那幅地底溝渠的圖則，計算着他要走的路。「最重要還是聯絡問題，」司馬洛又說，「你得和我保持聯絡，這樣我的心會安定得多。」

「應該不會斷絕聯絡的，」李超探長說，「你有兩副無綫電，但，你也會害怕的嗎？」

「誰說我不害怕？」司馬洛問，「每一次我冒險，我都害怕的。如果不害怕，就不成其爲冒險了！」

「既然害怕，又要去做？」

「這就像一個喜歡吃辣的人，」司馬洛說，「吃的時候辛苦，吃完後舒服！」

他終於拿起那副氧氣筒，「好了，我們可以起程了。這東西實在太重，到時才揹上吧，我們可以走了嗎？」

李超探長嘆一口氣：「好吧！我們走吧。」

他們離開了屋子，就上了李超探長的車，由李超探長駕駛，司馬洛坐在後座，全副武裝的。他們就沿着公路向郊區進發，駛向市區的邊緣。因爲那地下暗渠的出口處是在市區的邊緣，那裏一塊低地，低地的中間，有一條污水河。由於這一座山城，沒有海，全市的污水都是從這條河排除的。

車子在沉默中前進着，司馬洛不時望望倒後鏡中，看看有沒有跟踪。

不過他相信沒有，方芳是沒有可能跟踪他的，方芳的任何同黨也沒有可能，他已用很複雜的方法擺脫了任何跟踪了。



「你的手在冒汗！」司馬洛在後座指出。

李超探長尷尬地苦笑：「你不能怪我的，我一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我並不習慣做這種事情。」他騰出一隻手來，從襟袋裏掏出一條手帕，抹乾淨了手掌心的汗。

車子繼續前進，駛過荒凉的區域，終於在市郊停下來了。他們停車的地方，地勢是特別低的，那是爲方便市區的污水排出。水向低流，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那條污水滙成的小河在前面像一條墨水河。

這時，細雨開始從天空上落下來了，正如以前所說，這是雨季，晴天是很難得的。李超探長雙眉緊鎖地抬頭望望天空。

「這不是好現象，」他担心地說：「假如一會兒雨大起來呢？」

「水是淹不死一個蛙人的，」司馬洛安慰他：「因此你大可不必替我担心！」

「但，但……」李超探長吶吶地說，「無可否認，這會使你的行動艱難得多了。」的確，當大雨下來時，多餘的水一定紛紛自各處從暗渠排出，司馬洛要逆流而上，那是十分困難的。

「不要緊，」司馬洛聳聳肩，「你也不能否認，下雨對我是也有好處的，起碼，他們就不會提防，即使他們知道暗溝是一條入路，他們也不會相信我會在大雨中侵入的，是不是？」

李超探長沒有回答，祇是掏出手帕來抹汗。他害怕得簡直手足無措起來了。其實，司馬洛即使有什麼不測，他本身也不會有什麼危險的，但他祇是担心，替司馬洛担心！

司馬洛把那副雙管的氧氣筒拉了下車，說：「來吧，探長，帮一帮。」李超探長連忙下車，笨手笨脚地帮着司馬洛把那副氧氣筒縛上了。那副氧氣筒雖然已經進步到用塑膠製造，以盡量減輕重量了的，但是仍然重得很，揹着它在地上行走，那滋味是很不好受的。下了水的話，那又不同，水的浮力會抵消了氧氣筒本身的重量的。

「再見！」司馬洛對李超探長揮揮手表示道別，便拉上了面罩，套住自己的面部，同時咬住了氣喉。於是那時開始，他呼吸的就是來自氧氣筒中的空氣了。即使在暗溝內沒有水的時候，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人走在暗溝內，決不能够單是呼吸溝內的空氣。那溝內是一個藏污納垢之所，一定有着各種有毒的氣體，以及有着惡臭的氣味。一個全副裝備的蛙人，則可以完全不接觸那些。

拖着笨重的鴨脚狀的脚鰭，司馬洛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到了河邊。李超探長就站在河岸上，在細雨中看着司馬洛沿着河岸前進。

前進了大約一百呎，那裏就有一個巨大的溝口。黑水正從溝口流出來，落在沙泥上，自己滙成一條小溪，灌入河中。小溪兩邊的沙泥巳給染得其黑如墨了。

司馬洛有面罩保護着，嗅不到那氣味，不過他相信一定是奇臭難聞的。他最後一次轉身向李超探長揮揮手，便踏進渠內，被黑暗所吞沒了。

李超探長站在河岸上，看着那黑黑的渠口。當他已看不見司馬洛的動作時，他便彎下腰，似乎這樣就可以看得淸楚些。其實這時司馬洛已經轉了彎，即使拾一盞探射燈來照射着，也是看不見的了！當他實在看不到什麼的時候，他就祇好廢然轉身，回到他的車子，上了車，坐在司機位上。他是要等到司馬洛出來爲止的。

大約過了十五分鐘，旁邊坐位上放置着的那隻手提無綫電便發出「必必」的响聲。李超急不及待地把它拿過來，按開了通話掣，以微顫的聲音說道：「發生了什麼？」

「沒有發生了什麼。」司馬洛聲音說，「不過是和你打個招呼，告訴你一切都進行得順利吧了！」

李超探長鬆了一口氣，說道：「小心一點！」

「我正在小心了！」司馬洛說。

此時的司馬洛果然是正在很小心地前進着。他的手上已經開亮了一隻電筒，照着前面的路。脚下那污水大約有半呎深，而污水下面的泥濘也大約有半呎深，這使司馬洛的前進相當吃力，因爲水和泥濘都在吸吮他那鴨脚形的脚鰭，他無法前進得快。不過也不要緊的，他有的是時間。

到了第一個三岔路口，司馬洛遲疑了一下，便選擇了左邊。左邊才是通向那座別墅的。那幅暗溝的地圖他已經研究得很熟，印象深印腦海了，他是不會迷路的。

忽然，腰間那隻小小的無綫電發生震動，表示李超探長要和他通話了。司馬洛按了掣。聲音是從一隻耳塞通進他的耳朵的，而面罩裏裝有傳音的米高峯，因此司馬洛雖然全副蛙人裝備，用無綫電通話也並無困難。

「怎麼了？」司馬洛問。

「不好了，」李超探長的聲音從耳塞傳來，「現在正在下大雨！」

司馬洛咒罵一聲。他剛才雖然說下大雨是一種很好的掩護，其實他祇是在安慰李超探長吧了！他自己也不希望下雨的。在驚濤駭浪中潛水，這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現在怎辦好？」李超探長問，「你還是出來吧！」

「不，」司馬洛固執地咬着牙，「這裏的大雨向來都不會下得太久的，別担心我吧！」

「小心一點！」李超探長簡直是在哀鳴了。

司馬洛咬緊牙齒，繼續前進着。

在這樣的環境裏前進，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不由自主地爬上了他的心頭。他完全不知道地面發生着什麼，他知道下雨，祇是因爲李超探長告訴他下雨而已。他與人世簡直是隔絕的，他現在就像是在地獄裏。

脚踏着那污水和那泥濘，發出着有節奏的「吱唧」、「吱唧」的聲音。踏下去的時候是「吱」，拔起來的時候是「唧」。氧氣筒在背上是一種很沉重的負担，然而又不能不揹着它。在這裏，這副氧氣筒乃是他的生命之要素，他是賴它而活命的，決不能放棄！接着，他也可以感覺到雨是下得大了。最初的徵兆就是脚下的水流得急起來，而且水開始漲了，由淹到小腿

中部的深度漲到淹過了他的大腿中部。水流的急速，使他的前進更加困難，因爲他是逆流而上的，水力是把他推回頭，司馬洛咬着牙繼續前進。這區區的流水應該是難他不倒的，他對抗急流有很豐富的經驗，有一次他就曾這樣穿着一套蛙人的裝備逆着一條急流而上，由海邊開始，一直爬到它在山上的源頭，進入瀑布裏。一條急流他也可以征服，現在這區區的流水，應該是難不倒他的。

水繼續上升，現在已經到達他的胸部了，那水流的推動力是强大的，簡直使他舉步維艱。

「就這樣好了，」司馬洛心裏在說，幾乎是在祈禱着的，「不要再漲了，不要淹過我的頭，不然我受不了的！」他一面極力撐動着雙脚，使身子向前進。回頭是不行的，他沒有時間選擇天氣，事情必須今天晚上做好，如果要等晴天，那麼當他終於能進得到裏面時，金大堅的屍體可能就已經不在了。金大堅的屍體不在，他就不能證明什麼。

好像應了他的祈禱似的，那水不再漲了，祇是保持着淹過胸部的深度，急急地流着，阻碍着司馬洛，僅僅給他以一點點前進的能力。他祇能很慢很慢地前進，不能快！事實上每前進十呎他就要停一停，用手脚撐着暗渠的兩壁，休息一下，讓氣力回復，免得給急流一下子就冲走。

後來，雨一定又停了，因爲水位又開始低降，終於回復了浸過他的小腿的深度。身體承受阻力的祇是一個小部份，而不是大部份，於是他又可以從容地前進了。

「雨已經停了！」李超探長的聲音通過無綫電，從那隻耳塞傳進他的耳中。

「我知道了，」司馬洛說道：「謝謝天！」

他在那淺水中前進了半個小時，心中默計路程，知道已經走了大部份了。他現在應該已距離別墅不遠。

現在路上再沒岔口了，因爲附近並沒有別一座屋子，祇有那一座別墅，也就祇有那一條暗溝。到了現在，他是不會迷路的了。

「雨又大了！」李超探長的聲音又在耳塞中尖叫起來，語調是恐怖的，「這一次很大。」

不錯，現在在外面，停了不久的雨，忽然又傾盆而下了，大得像倒水一樣。一時，李超探長的車子也給水簾包藏住了，能見度減到最低，望出車窗外，什麼都看不見，就像車子是陷在一個虛無的境界裏。李超探長的全身都起了膚栗！假如這雨繼續下去呢？這麼多量的水要通過那暗渠排除，那急流的情形可想而知的。司馬洛怎可能在這樣急的流水中繼續前進呢？他會被水冲走的，他會完全失去控制。

「司馬洛，」李超探長恐慌地問道，「你還好吧？」

「暫時還好！」司馬洛回答，「但你既不能帮助我，最好不要繼續厤煩我了。」他現在是正在沿着那條暗渠狂奔着，盡量爭取距離，他現在已經是太深入了，來不及回頭逃出去以躲避洪泛的，因此他就祇能盡快前進，希望在洪流到達之前先到達目的地。

水又在開始上漲了，漲得很快。水平綫爬到他的大腿中部，阻力增加着。然後爬上了腹部。然後，毫無預兆地，忽然一漲，就把他整個淹沒了，全條暗溝都滿了水，完全沒有空氣。好在他是倚靠氧氣筒呼吸的，不然，這就是他的結局了！

現在，全身都已受到水的冲力，前進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他無法不後退。那水流發揮着强大無比的推動力，把他向來時的路推回去。他的脚離了地，全身都在打滾着。不過雖然如此，他仍然緊緊地揑着那隻手電筒，不讓它脫手。在這裏，那手電筒就是他的眼睛，沒有了手電筒，他就等於變成了一個盲人。

大水冲着他，把他推回頭。

李超探長可忍不住要厤煩司馬洛了，因爲雨下得更大。「司馬洛！司馬洛！」他向無綫電裏叫。司馬洛完全沒有反應，無綫電裏祇是傳來强大的流水聲音。

「司馬洛！司馬洛！」李超探長恐怖地尖叫起來。仍然只是那流水轟鳴的聲音在應着他。「完了！完了！」他軟弱地嘆息着，「完了！」在他的想像中，司馬洛一定會無法抵抗急流，急流會把司馬洛撞到暗溝的壁上，撞得他肢離破碎，他的屍體會從渠口流出來……

他忽然推開車門，跳下了車，冒着大雨向河岸飛奔過去。

他奔到河岸，跳下去，冒着雨跑到了渠口的旁邊。那裏，水就像一座大瀑布似的噴着出來，白沫飛濺。李超探長開亮了電筒，照射着。假如司馬洛給冲出來的話，起碼他可以看見而把他救起來。

忽然，雨又停了，停得像開始時一樣突然，而且這一次是連毛毛雨也沒有了。水仍在渠口噴出着，但水勢很快就弱下來了。

司馬洛並沒有冲出來。如果冲出來的話，他沒有理由看不到的。李超探長仍然呆呆地在那裏等着。終於，水又差不多回復了原狀了，祇是弱弱的一條水流。李超探長錯愕地看着那個像魔鬼的巨嘴一般的黑洞。「唏，司馬洛！」他大聲叫道，「你在裏面嗎？」

答應他的只有自己的廻聲，廻盪又廻盪着，就像在對他嘲諷似的。李超探長忽然醒覺了，司馬洛是在很深入的地方的，離開這裏很遠，無論他叫得多麼大聲，司馬洛也不能聽到的。如果司馬洛仍然活着的話，就祇有無綫電才能和他聯絡。於是他又狠狽地跑回車子去，忘記身上的衣服已全給雨水濕透了。

當他回到車子時，他才發現原來司馬洛的聲音已經在向他召喚了，而且司馬洛正因爲得不到他的回答而表示焦急。「探長？探長？」司馬洛在懷疑地叫着。

「我——在這裏，」探長說。

「你剛才到哪裏去了？」司馬洛問。

「我——」李超探長尷尬地笑起來，「是去撈你的屍體，謝謝天你還活着！」

「你憑什麼覺得我會死掉的？」司馬洛豈有此理地抗議。

「我——雨是那麼大！」李超指出。

「我承認這雨是使情形凶險一點的，」司馬洛說，「不過却難不倒我！現在我已經到達了目的地，我準備進去了。」剛



才，那狂流的確是難倒了司馬洛的，不過很幸運，當被冲到轉角的地方時，那裏的渠頂有一個向上通的洞，洞邊還有鐵的抓耳。那洞顯然是通上地面，供清潔人員下來清理渠道的。司馬洛就死命拉住那些鐵的抓耳，把自己拉上了那個圓洞的裏面，一直躲到洪流退掉了爲止。然後他又繼續前進，終於到了渠的盡頭。那裏是一個通到上面去的大圓洞，洞口有一隻鐵格遮着的。這鐵格很疏，司馬洛的一條大腿能通得過，不過整個人就鑽不過去了。

「小心一點！」探長說。

「別婆媽吧！」司馬洛說着，就取出一件工具，動手去撬那隻鐵格。他看得出這東西是新裝上去的。

裝這鐵格，很可能就是爲了防備金大堅的事件歷史重演！屋中人當然已經猜到金大堅是從這一條路進來的了。不過，他們不能連溝渠也不用，所以不能加以堵塞，而且他們相信，大概也不會再有人從這條路上來的了，所以就祇是裝了這鐵格。

司馬洛首先顧慮的是這鐵格可能通上了電流，但是經過接觸，並無感覺之後，他便放心了。他小心地撬着。這鐵格並不是裝死的，祇是用二把大鎖鎖住在那裏，這是因爲有時可能有些文件的東西通過，到時就必須要把鐵格揭起了。因此司馬洛要做的工作是很簡單的，祇要把鎖弄開就行了。而在開鎖方面，他是一個高手，即使保險箱的鎖也難不倒他，更別說這區區二把簡單的鎖了。

司馬洛很快就把那兩把鎖撬開了，然後輕輕托起鐵格，爬了上去。那上面是一條打横的暗渠，大約祇有二呎高，當然不能容司馬洛站起來的，暗渠的兩頭，都有污水流來，到了鐵格的所在，就流進鐵格下面的那個洞中。司馬洛並沒有沿着暗渠的兩邊爬，因爲那暗渠太窄了，即使爬到盡頭也可能爬不出去的，因此他繼續上升。鐵格對上的地方就是一隻金屬的渠蓋，他害怕的是那渠蓋的外面也給用鎖鎖住，那就厤煩了。但結果事實證明並沒有，那渠蓋一托就托起了，司馬洛的上半身便冒出了一座巨大的地窖中。

這座地窖的上下左右爬滿了大小的水管，有粗有細，雜亂地交織着。司馬洛相信其中有些可能不是水管，而是用以輸送其他汽體的管道。到底，這裏是一座科學研究室，這裏當然是用得着多一些水管或汽管的。那隻渠蓋就是開在地窖的中央。司馬洛也知道洞是作什麼用的，這是爲了預備暗渠塞了的時候，讓人爬到下面去修通。

這座地下室裏一個人都沒有。這個鐘點，其實是不應該有人的，而且事實上，如果不是有特別的事情發生，也沒有理由會有人在這裏。

司馬洛首先看看腕錶。並不是看時間。他在腕上那隻錶並不是指出時間的。這錶面上的一根紅色的指針正在興奮地跳動着。這指針是應金大堅的屍體上的無綫電波而跳動的，現在就是指出，他已經很接近金大堅的屍體了。

司馬洛微笑點點頭。很好，他總算沒有找錯地方。然後，他便脫下了氧氣筒及其他一切累贅之物，把它們都收藏在一條特別粗大的水管下面了，再拔出一把手槍，拿着走向地下室的門口。那度鐵門是從外面反鎖的。這就使司馬洛比較費力了。不過好在，他是有準備的。

他從腰間一隻皮袋中拔出了一隻大約有六吋長，比手指粗點的圓筒，把圓筒抵在鐵門的螺絲眼上，扭動了圓筒上的一個按鈕，圓筒便震動起來，發出一陣輕微的嗡嗡之聲。司馬洛在三秒鐘後把圓筒拿開，那螺絲已不在了，那裏只是留下了一個小小的黑洞。原來，這一隻圓筒的口頭是能伸出一隻鑲鑽石的鑽子的，由於鑽石是最堅硬的東西，因此沒有什麼是這隻鑽子鑽不開的。面前這不過是一度普通的鐵門，鑽子急鑽着刺過去，自然就像熱刀刺牛油一樣了。跟着，司馬洛又把他所見的螺絲眼全部鑽通。這鐵門之外，給用鎖鎖住的主要是一隻横門，而這横門是用螺絲鑽在鐵門上，螺絲眼再給銲封了的。現在司馬洛把螺絲都鑽掉了，鐵門與横門脫離，那鎖便變成是完全沒有作用了。司馬洛輕輕一推，果然能把門推開。

外面是一度通向上面的樓梯，樓梯頂上有燈光射下來。司馬洛把那隻圓筒收好了，槍遞在前頭，迅速登上了樓梯，到了另一度門前面。這一度就不是鐵門了，而祇是一度木門。這木門並沒有鎖上，可以輕易地就通過它。門外又是一條走廊，走廊兩邊有很多度門。

司馬洛停下來，略一思索，記憶着他所見過的這屋子的圖則。他現在第一要找尋的就是那座科學實驗室。金大堅用照相機拍攝的那一座。那很顯然是另一座地下室，而憑他見過的圖則，他知道這走廊盡頭的一度門裏面就是另一座地下室，因此他要進去的就是那裏了。

司馬洛匆匆走過走廊，推開門踏進去。沒有錯，果然就是金大堅所拍攝的那座科學實驗室。一切的設備及儀器都一如照片中所見到的。唯一不同的祇是，那些肢離破碎的人體並不存在。

司馬洛在這實驗室裏走來走去，細細察看着。然而儘管他很用心，他都看不出什麼來，因爲他在這方面的知識祇是普普通通而已，在醫學上，他並不是一位專家，李超探長請回來的那位醫生說這像是一座進行換心手術的實驗室，司馬洛看不出什麼與這推測矛盾的東西，然而同樣地，他也看不出有什麼支持這推測的東西。他根本就看不明白。接着他忽然醒起了。金大堅的屍體呢？爲什麼沒有看見？他連忙看看腕錶。那根紅色的指針仍在興奮地跳動着，表示金大堅的屍體必然是就在這裏面的，但是他却看不見，於是司馬洛慢慢地轉動身子，讓腕錶有機會朝向每一個方向，一面用神地注視着那指針。終於，他找到了，腕錶向着右邊時，指針跳動得很厲害。屍體就在那邊。

司馬洛轉頭望過去。沒有錯，那邊有一度大大的門，顯然裏面是一座儲物室之類，這是很合理的，金大堅的屍體給儲放在一座儲物室裏。

司馬洛繞過那些雜亂的實驗桌子及科學儀器，走到那度門前，把門拉開，就發覺他猜錯了一點。那裏面並不是儲物室，而是一座冷藏室。室內的四壁都是結了冰

的，而地面上有着纍纍的屍體。大部份都是殘缺不全的屍體，有些祇是一具軀幹，有些是殘斷的手脚，其中祇有兩具可以辨認的，第一具當然就是金大堅的屍體，第二具就是郭愼之。奇怪，原來郭愼之也死了！司馬洛呆呆地看着郭愼之的屍體，思索着。郭愼之會死在這裏，雖然兩具屍體放在一起，但郭愼之死在這裏的理由，和金大堅一定不相同的。如果他沒有猜錯，郭愼之本來屬於這裏的人，但是因爲身份暴露了，司馬洛已知道他的姓名和他的地址，這裏的人就只好把他殺掉滅口了！奇怪的是爲什麼還把屍體留着？難道沒有辦法毀屍滅跡嗎？抑或，是索性把屍體留起來做實驗，省得花錢去買？

司馬洛關回了冰箱的門，在實驗室內再走了一圈，搥着頭。這裏究竟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呢？金大堅進來偷取的究竟是什麼秘密呢？地方他是已經找到了，但是這個地方究竟有什麼秘密，他却還是茫無所知的。解剖屍體不一定是秘密，如果屍體是正式買回來，就不是犯法的，用不着要殺人滅口。

他現在召李超探長進來是也可以的，因爲金大堅的屍體，以及那個被謀殺了的郭愼之，就已經使這屋子的主人麥基利很難解釋了。不過，這還不算是替金大堅復仇！如果他要使金大堅瞑目於九泉之下，那麼他必須明白金大堅所探到的秘密，並且把它公開，總之，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他自己的好奇心也是不會得到滿足的。也許，更重要的還是他自己的好奇心。

當司馬洛呆在那裏，不能決定下一步該怎樣做時，實驗室的門外忽然來了脚步聲。有人來了！他祇好縮到一張實驗桌的後面，等着。如果來的是一個人，他是不妨加以制服，問一點問題的。

然而，來者却有三個之多。三個穿着白色制服的大漢，其中一個走過去弄那座測心機模樣的儀器，另外兩個則直向司馬洛這邊走來。司馬洛祇好把早已揑在掌心的那顆藥丸丟出去。輕微的「噗」一聲，那顆藥丸便爆炸了，迸出一些幾乎沒有顏色的輕烟。向司馬洛走過來的兩個人忽然呆住了。

然後，他們便頹然倒下，被藥丸迸出的那種麻醉性的氣體迷倒了。

「唏，怎麼了？」第三個人叫着要趕過來。他祇是趕到那些氣體迸散的地方時便定住了。然後，他也慢慢地倒下來，不動了。

那些麻醉性的氣體繼續散開，當然，照道理，司馬洛是也不能避免的，但是他早有準備，現在他已經從腰間的皮帶脫下了另一件古怪的用具，就是一隻小型的面罩，上面還連着一隻小小的氧氣筒，這面罩可以罩住他的口鼻，而氧氣能供應他十分鐘的氧氣，因此他是可以安然地等到那些麻醉氣體散走了爲止的。

呼吸着那清潔的氧氣，司馬洛就一面走過去搜搜那三個人的身。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祇是其中一人的腰間佩着一把手槍。司馬洛皺起眉頭想一想。這三個人下來這實驗室中，似乎是要做一些什麼工作的，其中一人就是直接過去開那測心機般的儀器。這表示什麼呢？似乎表示一件科學實驗要開始了。這幾個看樣子不像是高級人員，如果不是得到命令，他們沒有胆量去動這副重要的儀器的。因此很顯然，他們現在祇是下來做準備工作，而主持研究的人，不久就要到達了。總之，會有更多人下來的。

司馬洛心中一凜。現在怎辦好？他非逃出這裏不可了，受了包圍的話，那可不是玩的！然而，他又並未清楚這裏的秘密。不過，情勢的轉變太急劇，他是沒有轉圜的餘地了。

於是司馬洛就動手做離開前的準備工作。

他從腰間那皮帶內拔出了好幾支幼幼的圓管子，就像幾支鉛筆一般，隨手丟到實驗室的幾個角落裏，然後他再拿好手槍，走向實驗室的出口。在他到達之前，有一個人先進來了。這個人就是阿高高，當然，司馬洛是不認得他的名字的，他祇是覺得這個人很可怕，就像不是一個活人。阿高高走起路來微微有點一搐一搐的，頗像新潮人物們跳阿高高舞，大概這就是他的名字的由來了。

司馬洛連忙一閃閃到一張實驗桌子下面去，等着。暫時他是用不着對付這個可怕的怪人的，那些麻醉氣體應該可以替他把工作做好了。這怪人看見同伴暈了，一定過去看個究竟，那麼，他就會吸到那些麻醉氣體！阿高高進來了，覺得有點不對，四面望望，果然首先就看到了倒在地上的那三個同伴。他以奇怪的步法走上前，蹲下來，搖搖那個腰間佩槍的。「唏！」他以沙嗄的聲音說：「你怎麼了？」

接着他又皺起鼻子嗅嗅周圍的空氣，跟着連眉頭也皺起來了，顯然嗅出那空氣有點不對。他用手揉揉自己的太陽穴，然後又站起身，一雙古怪的眼睛向四面掃視。他並沒有暈過去，祇是嗅出空氣有異，如此而已！

司馬洛的全身都冒着冷汗。這究竟是一個什麼人？他怎能這樣？司馬洛肯定那些麻醉氣體是還沒有完全消散的，一個普通人嗅到了，應該會馬上暈倒！但是這個人却若無其事的。

與其等他找到自己，不如先發制人了。而且，把這人制服了之後，這人也許能回答他一些問題的。於是司馬洛鑽過了兩張桌子的底下，從阿高高的身後鑽出來，手中的槍忽然抵住了阿高高的背。「好了：朋友！」司馬洛沉聲說，「不要動。」

阿高高呆了一呆，慢慢地轉過頭來看看司馬洛。「不要亂動，」司馬洛再度警告，「朋友，這是一把手槍！」

阿高高祇是哼了一聲，粗大的手臂便直向後面揮過來，絲毫也不顧忌司馬洛的手槍。當他的手肘撞中了司馬洛的顴骨時：司馬洛也不得不扳動槍機了。通過槍咀的滅音器，那一槍祇是柔和的「噗」一聲。司馬洛並沒有機會看到阿高高中槍之後的反應，因爲阿高高那一撞之力是那麼强大，司馬洛簡直整個飛離了地面，在一陣暈眩中翻上了一張實驗桌子上。桌上的許多儀器被他掃落在地上，乒乓亂响。

司馬洛伏在那桌上，一時動彈不得。與他的顴骨相撞的阿高高手肘上的硬骨，這是比用拳打更重的，他沒有失去知覺，



已經算是他的本事特大了。眼前金星亂冒，司馬洛緊咬着牙齒，把那些金星壓下去了，終於回復神智，張開眼睛。

阿高高正向他走過來。

爲什麼這人不會倒下來的？司馬洛的槍彈明明是射進了他的腰背，他的左腹上一個冒着血的洞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那冒出來的血是很深色的，就像那是一種十分骯髒的液體。然而阿高高却若無其事，也許臉上的表情是有一點痛苦了？但總之他一直向司馬洛走過來。

司馬洛要把槍提起來再向他發射一槍，才發覺槍已不在手中了。阿高高的巨手一揮，又向司馬洛直劈下來。冷汗又從司馬洛的額上暴出，他連忙一滾身離開了桌子，阿高高的手掌就擊在桌面上。嘩啦一聲，那堅木製成的桌面裂開了。這一掌的威力竟然比美一把斧頭。

司馬洛的手在身上摸索着，又摸出了一把刀子。當阿高高繞過桌子再向他逼近時，他便把刀子遞前。

「好了，」司馬洛警告，「不要過來了。」他仍然希望這個人是可以理喻的。

但是阿高高却顯然不是一個可以用理智去控制的人。他哼也沒有哼一聲，就揮動手臂，向司馬洛橫掃過去。司馬洛在用刀方面是富於經驗而且富有心得的，但也許正是如此，對付阿高高才有點困難。當阿高高的手臂掃過來時，司馬洛的刀就向上刺去，迎向阿高高的手臂。這是很正統的做法，肉是不能和刀硬碰的，任何人在這種情形之下都會把手臂抽回了。但是阿高高却不！他的手臂繼續掃過來，司馬洛的刀子刺進了他前臂的肌肉，刺着了骨頭，然後刀子就被撞得脫手飛去了。

阿高高並沒有叫痛，甚至連痛苦的表情也沒有，司馬洛呆呆地看着他。一個人怎可能這樣呢？跟着，阿高高又動了，這一次是掄起拳頭向他襲擊。這一次，司馬洛手無寸鐵了。

那隻大拳頭很快就擊到，司馬洛更快地把它接住，略向旁邊推開，打算借力使力，運用柔道手法把這人摔一交。無論是多麼强壯的人，摔過兩交之後，戰鬥力就要消失了。

但是也不行，即使借力使力，在力氣方面也不能太懸殊的，這就像一個小孩子無論多麼精通柔道也不能摔倒一個大漢一樣。司馬洛的第一下基本動作就碰了釘！他不但未能把那隻拳頭推開，而且反而自己給那拳頭推開了。當他失去平衡向旁邊跌開時，阿高高的另一隻拳頭又到了。

司馬洛拚命再閃開。這拳頭祇揩中了他的肩，但是他也整個飛了起來，翻到一張實驗桌上了。那些儀器乒乒乓乓地給推落在地上。司馬洛沒有等阿高高再過來了，他好像一隻青蛙般撲到另一張桌上，把更多的儀器掃落地上，然後站起來，再跳到第三張桌上。

嘩啦！阿高高已把他跳上的第一張桌子劈裂。這個人——力氣簡直大得像一座起重機。

司馬洛第三跳便跳到門口，衝出去。

阿高高追來了。

司馬洛祇能祈禱不要遇到太多敵人，因爲他的手上已經沒有槍。好在，那條走廊是空的，沒有什麼人出現，似乎活動着的人就祇有實驗室中那幾個。但是，還有麥基利本人呢？既然是他命令佈置實驗室的，他應該快要出現的了吧？

司馬洛走完了走廊，進了一度門內。那裏面是一座大廳，謝謝天，大廳的露台門是開着的，而露台門外就是那座寬大的天階。

司馬洛進入廳中時，才發覺廳中原來是有一個人在着的，這是一個瘦削而禿頭的人，也是穿着一件白袍。看樣子不像是一個打手，而像是一個藥劑師之類的人物。他正在一座書架的前面站着，似乎是正在找尋參考書，也許是爲他的實驗作準備工作。這人不是麥基利，麥基利的照片司馬洛是見過的。不過是麥基利的另一個手下吧了。

司馬洛的出現使這人吃了一驚，手中拿着的一本精裝書也跌到地毯上了。「唏！」他叫一聲，便向旁邊踏出一步，擋住司馬洛的去路。

好在這人既沒有槍，又不是打架型人物，所以司馬洛一點也不担心他。兩個人很快地接近了。那人張開兩臂要抱住司馬洛，司馬洛的右拳揮出去。在那人能抱住司馬洛之前，司馬洛的拳頭已經擊中了他的牙床。

那人就這樣離地飛起，跌到旁邊的一張沙發上，很可能已經暈去了。不過司馬洛並沒有等待。他祇是一直衝出了露台的門外，通過天階，奔向大門口的鐵閘。

那鐵閘當然是用兩把大鎖鎖住了的。司馬洛雖然有百合鎖匙在身上，也沒有時間去把它打開了。而他也沒有這樣做。他祇是從腰間皮帶的一隻皮袋裏取出另一條像鉛筆般大小的紅色條子，塞在鎖上。

他沒有時間再做其他事情了，阿高高那沉重的脚步聲已經到達。司馬洛轉身，用背抵着那鐵閘。阿高高的小腹冒着血，手臂也冒着血，在後面留下一條血路，但是速度絲毫不減。他一衝便到，向司馬洛直撲過來。在最後一刹那間，司馬洛倏的閃開了，撲到十幾呎之外，一隻方型的水泥躉後面，那水泥躉其實是一隻大花盆，裏面裝滿泥土，而種了一棵小樹的。

阿高高撲了一個空，於是撲在那鐵閘上，一時呆住了。

在水泥躉後面，司馬洛又從腰間拔出了另一件奇怪的儀器。如果當日，金大堅也像他一般有這麼多古怪東西，也許他就不會死掉了。現在，司馬洛拔出的是一隻黑色長型的塑膠儀器，上面有大約二十粒小小的按鈕，每粒按鈕的旁邊都有一個號碼。司馬洛迅速地找到了第十號，把那粒按鈕推向左。

他塞在鎖上的那紅色條子爆炸了。轟隆一聲。

阿高高大約飛起十呎高，跌回天階的中間，這一次就在那裏不動了。他的全身都冒着那顏色骯髒的血液。那度大鐵閘也已彈開。

司馬洛從護身的水泥躉後面跳起來，發覺躉上植着那棵小樹也不見了，祇剩大約一呎光幹伸出土面。

如果不是有這水泥躉護着，司馬洛大概也巳遭到與小樹相同的命運了。

司馬洛開步跑向屋子的後部。雖然鐵門巳經炸開了，他却不是跑向門口，而是跑向屋子的後部，因爲要逃離這裏，他必須有交通工具的。門外就是一大片荒野，一個徒步的人是逃得不遠的。

司馬洛到了屋後，那裏停着好幾部摩托脚踏車，一如他在白天所見的。不過，那部巨大的黑色房車却不在，旁邊那車房中是空空如也的。難道，主人麥基利並不在家嗎？照道理，如果他的人在的話，車子也應該在的。

司馬洛也沒有空研究他是否在家這個問題了，他祇是選中了其中一部摩托車，就掏出一根細細的鋼條來，在挑車子的匙孔。這車子的鎖當然不會太複雜，祇是普普通通的鎖而巳，因此司馬洛一挑就把它挑開。

這時，屋子裏面巳經發出擾攘的人聲，很顯然，司馬洛在門口的那一聲爆炸巳經把仍然睡着的人們都全部驚醒了。

司馬洛跨到摩托車上，又取出了那隻裝滿了號碼按鈕的儀器。這一次，他祇是隨便選了一個按鈕，推動了。

轟隆一聲悶響來自地下。那是他在實驗室中留下的其中一根紅條又爆炸了。如果那些驚醒過來的人，是打算到天階中來看看的話，現在一定都反撲實驗室了，因爲對於他們，那實驗室是一個更重要的地方。

司馬洛扭動犂柄，摩托車的馬達怒吼起來，然後車子便動了，馱着他駛向門口，穿過那炸毀了的大鐵門。

兩盞強光的車頭燈直耀着司馬洛的眼睛，使他差點失去控制而撞向路邊了。他眯眯着眼睛把持好車子，一面注意到原來就是麥基利那部黑色大房車。這房車剛剛在門外停下來之故。忽然，司馬洛明白了。麥基利果然不在家，但是他正在回家，一定在回家之前他先巳打了電話回去吩咐準備實驗，等他回去作研究。現在，他就回來了。

司馬洛的摩托脚踏車以間不容髮的距離擦過了大汽車的旁邊，沿着那條窄窄的私家路疾進。這別墅所處之地眞是很偏僻的，這條私家路也要蜿蜒着伸展二哩之遙才到達公路。

司馬洛雖然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開車熟得一如運用自己的雙脚，但是對摩托車却是例外。他一向討厭這東西，認爲這是一種損己損人的工具，招搖過市既不威風，那聲浪又受千夫所指，而且萬一失事，那保證人一定比車傷得更重！因此祇是少年的時候玩過，以後就沒有再碰了。

總之，現在，駕着這車子，他就不能發揮出最高的速度了。

好幾次，他都差點在轉彎處衝離了路面。他總算是一個身手過人的人，他總能在千鈞一髮之際及時矯正，不致弄出致命的錯誤來。

這時，在屋中，麥基利正在感到慌亂，他就是那個頭頂全禿，肥胖的主人了。他正指揮着他的手下去追趕司馬洛。屋中餘下的那些摩托脚踏車都發動了，一架一架，閃電一般竄出大門外，沿路直追，車頭燈把黑暗破開。不論發生了什麼，逃走了的那人必須追回來！

麥基利咬着牙，緊握着拳頭，在阿高高的旁邊蹲下來，細細地檢驗。現在的阿高高巳經是血肉糢糊，連樣貌也不容易辨別了，但是，他居然仍在動。他的手脚微微地顫動着，似乎要爬起來似的。

「起來吧，阿高高，」麥基利說，「起來。」

在他的命令之下，阿高高就像注射了一劑興奮劑，平添新的氣力。手在地上一撐，居然能支起上半身。但是跟着他的手一甩，又仆倒了。

「阿高高！阿高高！」麥基利提高聲音，簡直是痛苦地叫起來，「起來！快起來！」

這一次，阿高高沒有動了。

「他死了！」站在麥基利旁邊那個穿白袍的人說，他就是在廳中給司馬洛一拳打暈的那個人，他現在巳經醒過來了，不過左下顎中拳的地方腫了一大塊，使他連講話的聲音也有點含糊了！

「死了？」麥基利像一隻狗般吠叫起來，「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死的！」他匆匆替阿高高再檢驗一下。「死了，他死了！」他是專家，如果他說死了，那就果然是眞的死了！接着他的眼睛一翻，吼道：「究竟發生了什麼？」

「看來歷史又重演了，」那人說，「又一個人從地底潛進來，這一次他造成了相當嚴重的破壞！地下室也給他用炸藥炸壞了！」

「什麼？」麥基利馬上拖動肥胖的身子，向屋中走去。

「但，」那人揮手阻止，說道：「你不能夠進去，門口巳經塌了下來了，塞住了進口。」

這樣說着時，又一聲爆炸來自地底。一股白烟從近屋後的一隻窗子冲出。

「我的天！」麥基利簡直是嗚咽着。

× × ×

這時，在逃走中的司馬洛又第三次推動那隻儀器上的一顆按鈕。在他後面大約二百呎的路面上起了一次爆炸。這是他剛剛丟下的一條紅色條子引起的。泥石飛射，濃烟冒升。

司馬洛把摩托車停了下來，回頭望望。這時天又很晴了，並且有月光投下來，視綫相當清楚，他可以看見，他剛才經過的那度石板橋現在巳經給炸得坍下去了。幾部追來的摩托車的車頭燈在遠遠幌動着，但沒有用的，他們雖然較爲熟練，能使車子發揮較高的速度，然而到了斷橋的地方，就非停下來不可了。

司馬洛不慌不忙地開了他的無綫電，與李超探長通話。「怎麼了？」李超探長簡直要哭出來似的，「究竟發生了什麼？這麼久都沒有消息？」

「對不起，我一直都沒有空，」司馬洛說，「不過可以告慰的一點是，我現在巳經回到了地面。」

「你在哪裏？」李超探長問。

「我正在逃走！」司馬洛說，他把他的遭遇向李超探長報告了，然後：「現在，你可以堂堂正正地率領大隊人馬進去搜索了。」

「但——」李超探長吶吶地說：「你還沒查出他究竟犯了什麼罪！」（未完）



兩期完俠情故事

高橋·文
盧令·圖

# 兩劍客（下）

## 鮮血染聖地 情淚洒山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一鋒與燕笑月各奉師父遺命，用劍拚搏分高下，屆時兩人都心儀對方，不忍一決生死，最後楚一鋒提出以能完成一件俠行者爲勝，以代仗劍決鬥，燕笑月答允後，往劉家店代楚一鋒行俠，抵埗後找到魯不愚，說明代他往找劉大慶算賬，詎找到劉大慶後，事情剛與魯不愚所說相反，燕笑月不知眞象如何，心生一計，推說不明內情不便插手，告辭而去。劉大慶一早派家人駕車送史月蘭往新鄉，途中爲魯不愚與數惡少追及，史月蘭不允隨魯不愚回去，魯不愚硬說史月蘭是他的人，回不回去，得由他作主——

史月蘭道：「難道你害得我們家還不夠嗎？我要到我姑媽那裏去，你還出來攔我。」

魯不愚道：「妳要走？不難，把史家的產業交出來，說實在話，我倒不在乎妳，只要有銀子，那裏還找不到女人。」

史月蘭道：「史家的產業，爲什麼交給你？」

魯不愚道：「我有半子之職責啊！」

史月蘭道：「史家還有我呢！」

魯不愚笑道：「當然有妳，就是因爲有妳，所以史家的事情，我義不容辭的要担當起來。」

史月蘭怒道：「你是要撒賴？」

魯不愚道：「月蘭，妳這話說的多見外，我就是撒賴，也不會給妳撒賴。」

史月蘭道：「你不撒賴，把車套好，讓我走。」

「妳走？」

「是。」

魯不愚道：「妳走了，我留在劉家店算什麼？妳乖乖的跟我回去吧！」

「我不回去。」

「妳一定會回去的。」

「絕不回去。」

魯不愚道：「妳不回去，史家的產業啊，我姓魯的憑什麼去和劉天慶要？」

史月蘭道：「史家的產業，與你何干？做夢。」

魯不愚道：「妳會知道，這一點也不是夢。」

他向五名少年丟個眼色，五名少年立刻下馬向車圍攏去。

兩名劉家的家人緊護着車，道：「你們要做什麼？」

話未說完，巳被五名少年拖下車轅，摔翻在地。

魯不愚喝道：「回劉家店。」

「是。」

兩名少年飛身上車轅，下面忙着接斬斷的套，收拾妥當，魯不愚道：「走！」

史月蘭隔着車門簾喊道：「你們當眞要用強？」

少年道：「姑娘，我們是侍候妳。」

「用不着！」

史月蘭吐出三個字，兩名車轅上的少年，陡然感到力道萬鈞，隔着車門簾而到後心，如翻天覆地，把他二人凌空拋起，摔在數十步外。

他們跌在地上，痛呼着。

魯不愚大驚，道：「啊，月蘭，想不到，妳還有點武功呢？」

史月蘭道：「你弄錯了，不是我。」

魯不愚道：「是誰？」

車門簾掀起，劉家丫頭笑瞇瞇的挪身出來。

衆少年見是個小丫頭，刮目相看。

魯不愚道：「是妳？」

他眞是想不到。

他將信將疑道：「妳叫什麼名字？」

丫頭道：「小香墜兒。」

她人小，笑得却很迷人。

魯不愚道：「我不信妳有這麼大的本事。」

小香墜兒道：「我那裏有那本事，車轎裏邊還有人哪！」

「誰？」

魯不愚猜不透，車裏還能有誰。

小香墜兒揭起半邊車門簾，史月蘭滿面怒容，移身下車。

魯不愚泛笑，道：「原來還是妳？」

史月蘭道：「不是我，如果我有那本事，史家不會給你鬧成這個樣子。」

「不是妳？」

史月蘭道：「不是我，我是要出來，好讓你仔細的看，到底是誰？不過，我勸你不要看，及時醒悟，不要攔阻我去新鄉，我也不會管你去那裏。」

魯不愚道：「以後呢？」

史月蘭道：「各走各的路。」

魯不愚放聲大笑，道：「想的太好了，我全部希望都寄託在妳身上，妳想，我會這麼輕易放棄嗎？」

史月蘭道：「你一定不會。」

魯不愚道：「所以不要妙想天開。」

他招手，五名少年逼向轎車，有的扯出身上的兵刄，準備厮殺。

史月蘭道：「我勸你還是不要看，爲你自己留一條生路吧！」

魯不愚道：「他就是閻王老子，我也要看看他的面目。」

他含怒向五名少年吆喝道：「削去車頂！」

「拍！」

一名少年的刀砍在車頂上。

車門簾緩緩挑起，露出一張笑得怪異的面孔。

魯不愚恍然的道：「是你？」

燕笑月道：「可不是俺。」

魯不愚道：「你不是走了？」

燕笑月道：「俺要是眞的走了，那可不給你小子擺佈了，現在俺看透了，你小子是個不幹正事的無賴，碰上俺，算你倒霉。」

魯不愚縱聲大笑。

燕笑月道：「你笑什麼？」

魯不愚道：「燕笑月，你的武功是不錯，不過，你忘記了一句話。」

燕笑月道：「什麼話？」

魯不愚道：「强龍不壓地頭蛇。」

他把手一揮，五名少年齊向燕笑月襲去。

五人的兵刄，齊擊落到燕笑月的身上，燕笑月却已不在那裏。

他手在車上一按，輕如飄雲，快如閃電，人已落在魯不愚身後，道：「魯不愚，如果你再不覺悟，俺燕笑月可沒有那麼好性子。」

五名少年又向燕笑月圍上去。

魯不愚返身急的退身圈外，道：「打！打死算我魯不愚的事。」

燕笑月氣憤難忍，罵道：「好，狗娘養的。」

五名少年向燕笑月合擊，燕笑月只是在舉手之間，便把五名少年摔翻在地，因爲，出手稍重些，一個也爬不起來。

魯不愚見勢不妙，想要上馬，燕笑月飄身攔住，一把揪住衣領，道：「唉，俺要不打你，難洩心頭之恨，要打你，俺一輩子還眞沒有打過像你這麼窩囊的人。」

燕笑月抬手之間，魯不愚已奄奄一息，倒地哀告着——說道：「燕公子，饒命啊！」

燕笑月道：「饒不得你，俺饒過你，你還是會來找史姑娘的。」

魯不愚道：「絕對不敢。」

燕笑月道：「靠不住。」

又是一頓打，魯不愚命在旦夕。

魯不愚道：「燕公子，你說怎麼靠得住，我就怎麼做。」

燕笑月道：「打死你，最靠得住。」

他舉拳又要打。

魯不愚聲嘶力竭的叫饒命。

史月蘭忍不住的走上前去，顧不得男女之嫌，拉住燕笑月，道：「燕公子，就饒過他吧！」

燕笑月道：「不行！」

史月蘭道：「給他一個教訓，也就够了，當眞打死人，豈不要償命？」

燕笑月道：「俺情願償命。」

史月蘭道：「燕公子，你的命比他的命值多啦，這又何苦呢！」

燕笑月默然不語。

史月蘭道：「放他們走吧。」

燕笑月沉思一陣，喝道：「滾！」

五個少年如得赦令，扶起魯不愚上馬，鼠竄而去。

史月蘭嫣然一笑，道：「多謝燕公子仗義相助。」

燕笑月道：「俺是受友人之託，不算什麼。姑娘，妳請上路吧。」

「上路？」

「是。」

「我一個人走？」

「當然。」

史月蘭道：「如果他們再追上來，我和小香墜兒兩個女孩子，怎麼辦？」

燕笑月恍然說道：「對啊！」

史月蘭道：「所以，你要送我去到新鄉。」

燕笑月道：「好吧！快些趕路，俺另外還有事；把姑娘送到新鄉，俺就算送佛到西天啦！」

史月蘭道：「沒有。」

「沒有？」

「嗯。」



燕笑月不解道：「那還有什麼事？」

史月蘭道：「到新鄉再說。」

燕笑月道：「俺心裏悶不住事，妳說了，咱們再趕路。」

史月蘭道：「妳要知道？」

她兩頰忽然紅紅的。

燕笑月道：「當然要知道。」

她向他招招手。

他忐忑不安的走近她身邊。

她附在他的耳邊，低語一陣，兩頰更紅起來。

燕笑月紅着臉暴跳起來，道：「姑娘，俺心地光明，在車裏可絕沒有一點不規矩。」

史月蘭垂下頭，道：「我知道。」

燕笑月緩緩氣道：「妳知道就好。」

史月蘭白他一眼，道：「但是，別人不知道。」

「啊？」燕笑月懊惱的道：「那麼妳說，到新鄉之後，妳打算怎麼辦？」

史月蘭垂着頭，語聲低低的說道：「我不知道。」

燕笑月摸着頭，道：「妳不知道？那麼妳要我怎麼辦？」

史月蘭道：「你問我姑媽。」

「啊？」

燕笑月急得幾乎哭出來了。

史月蘭心裏偷偷的笑，她抓住他了。

× × ×

十里舖是個小村子，除鄭同善的一大片宅第，剩下的便沒有幾家了。

街口一家鐵匠舖。

街尾一家搭伙小店。

幾家替鄭同善耕作的佃戶，散居在鄭家大宅第的四週。

一排排的高入雲霄的楊樹，迎風招展，「沙沙」作响。

鄭家的大門緊閉着，冷冷清清的。晨。

朝陽初起，照着鄭家門冰冷的石堦。

一個胖大的和尚，捧着一個斗大的石木盂，瞑目端坐在石堦上。

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時候來的，也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才要走。

鄭家的人沒有一個敢出來看。

他們近來已被訛詐得杯弓蛇影。

楚一鋒進到這個冷落的村子，立即感到一股無名的壓迫力，他在鐵匠舖前停下來。

鐵匠舖掌櫃的在忙着收拾東西。

楚一鋒道：「掌櫃的，給牲口換換蹄掌。」

「噢。」

掌櫃的應着，把馬牽到一邊，吆喝在裏邊的小伙計。

楚一鋒道：「掌櫃的，你們這村裏風水很好。」

掌櫃的道：「不好。」

楚一鋒道：「我看看很好，你怎麼說不好？」

掌櫃的瞧他一眼，道：「聽你口音，不是這裏人？」

楚一鋒道：「從湖州來的。」

掌櫃的一笑，道：「難怪，你們南蠻子只會盜寶，那裏會看風水。」

他扔下楚一鋒，自去忙着做事。

楚一鋒跟過去，道：「給你這麼一說，我倒還眞想知道，風水不好在那裏。」

掌櫃的道：「他奶奶的，好人沒有好報，還有什麼風水呀？」

楚一鋒道：「怎麼說好人沒好報？」

「你瞧吧！」

掌櫃的往鄭家門前石堦上一指。

楚一鋒道：「怎麼？」

掌櫃的道：「鄭同善眞是個大善人，修橋，鋪路，濟貧，施粥，不知做多少好事，偏偏天天受人欺侮，欺侮得連大門都不敢開。」

「爲什麼？」

「你有看見那和尚化緣嗎？」

「出家人化緣，佈施他一點，也是應該的。」

「一點？」

「難道還有張口要的？」

掌櫃的氣得滿臉通紅，怒衝衝的進去，拿出五兩一錠的銀子，「噹！」的往楚一鋒面前一放。

楚一鋒道：「這是做什麼？」

掌櫃的道：「你拿去佈施那和尚，如果他肯走，換這副蹄掌，我也奉送了。」

楚一鋒衝着掌櫃的洒然一笑。

掌櫃的道：「笑什麼？」

楚一鋒道：「你輸了。」

掌櫃的道：「輸光家當，我也高興，可是，如果那和尚要是不走呢？」

「我輸。」

「你輸什麼？」

楚一鋒伸手一指，道：「馬。」

「馬？」

「是。」

「你不後悔？」

「決不。」

掌櫃的道：「我們北方人，說出一句話，就如板上釘釘子。」

楚一鋒含笑道：「南方人呢？」

掌櫃的道：「沒有交易過。」

楚一鋒陡的歛起笑容，道：「掌櫃的——今天你就會知道。」

他取起那一錠銀子，向鄭家門前端坐的和尚走去。

掌櫃的停下手裏的活，瞪着楚一鋒。

小伙計也停下來，把髒髒的手指，忘情的咬在嘴裏，他心裏知道，楚一鋒在走向死亡。

和尚仍在瞑目靜坐着，他似乎不知道楚一鋒走上石堦，也不知道楚一鋒巳站在他的身邊。

楚一鋒道：「師傅辛苦了。」

和尚把兩目啓開一條縫，瞄一瞄楚一鋒，瞄一瞄鄭家緊閉的大門，沒有說話。

楚一鋒把那錠銀子放進和尚的石木盂裏，道：「這錠銀子，請師傅收着吧。」

和尚緩緩的道：「阿彌陀佛，功德無量。」

他端坐着身體，連動也不會動一動。

楚一鋒見和尚坐着不動，退身施禮，道：「師傅，這十里舖村小人家少，您就移動法駕，換個地方化緣吧。」

和尚突然睜開雙眼，兇光暴射，熠熠逼人，盯着楚一鋒，說道：「你是那裏來的？」

楚一鋒道：「湖州。」

和尚道：「你姓鄭？」

楚一鋒道：「在下不姓鄭，姓楚。」

和尚兇暴的道：「洒家在鄭家門口化緣，關你姓楚的什麼事？」

楚一鋒道：「可是，我已經給你銀子了。」

和尚道：「洒家廣結四方之緣，施主的銀子是施主的，楚家的銀子，何能結鄭家的緣。」

楚一鋒道：「鄭家如果給你銀子？」

和尚忿聲道：「鄭家的人也沒有死光，要你姓楚的來講話。」

楚一鋒忍不住的道：「哼！我把你當作正經佛門弟子，原來是個惡僧。」

和尚怒形於色，忽然又瞟楚一鋒一眼，忍住，道：「施主口上留德。」

楚一鋒道：「師傅手下留情。」

和尚沉聲道：「施主莫爲五兩銀子欺人。」

楚一鋒道：「師傅弄錯了，一錢銀子也是一番心意啊！」

「施主莫非爲五兩銀子後悔？」

楚一鋒道：「後悔給了你這樣的化緣僧人。」

「還給你！」

和尚怒吼一聲，雙手齊推，把百十斤重的石木盂，當胸推向楚一鋒。

「呼！」

一陣風，石木盂襲向楚一鋒中腹。

他們相距甚近，石木盂又快如流星，使楚一鋒無機躲避。

鐵匠舖掌櫃的揑一把冷汗。

鄭家大門裏，突然引起一陣驚呼，原來鄭家的人，早已躲在大門後，隔着門縫看個究竟。

楚一鋒見和尚出手狠辣，歛氣吐聲。

「嘿！」

雙掌向迎面飛來的石木盂劈去，登時「嘩啦！」一聲巨响，石木盂被楚一鋒劈作粉碎，片片落地。

看的人都愕住了。

和尚驚得呆坐那裏，不知如何是好。

楚一鋒含笑走過去，從碎石遍佈的地上，檢起那一錠銀子，道：「既然師傅不要，這銀子在下得要還給人家。失陪。」

和尚跳起身，道：「站住！」

楚一鋒住步，說道：「要在下賠你木盂？」

和尚道：「不用，要你留下名字。」

「楚一鋒。」

和尚狠聲，道：「好！三天之內，會有人來找你。」

他揚長而去。

楚一鋒却喊住和尚，道：「師傅，你要來就在三天之內！三天之後我離開十里舖，你要找我，那可就不容易囉！」

和尚道：「只要你活着，就逃不出虎吟寺的手掌。」

他大踏步而去。

楚一鋒望着和尚的背影，自語道：「虎吟寺？」

他深悔自己的孟浪。

他當然也知道，他惹下多大的禍事，他却一點也不怕，因爲，他確已忍過，只是忍無可忍。

× × ×

鐵匠舖掌櫃的哈哈大笑，十里舖的人沒看見過他像今天這麼高興。

楚一鋒走到他跟前，道：「喏！銀子還你。」

掌櫃的道：「銀子我已經佈施給和尚了。」

「和尚不要。」

「和尚不要，應該是你的。」

楚一鋒道：「我也沒有道理要你的銀子，蹄掌換好沒有？」

掌櫃的道：「只顧看，還沒有動手呢！放心，你在十里舖住三天，我要替你的馬，換一副最好的蹄掌，不要錢的。」

他忍不住的一直笑。

楚一鋒道：「開玩笑的，怎麼能不要錢。」

掌櫃的登時把臉往下一拉，道：「不行，說一句算一句，怎麼能開玩笑。」

他又堆起笑容，道：「楚大俠，我有一罎窖藏三十年的酒，今天開了，咱們喝一個痛快！」

楚一鋒道：「我不會喝。」

掌櫃的道：「你不會喝，我自己喝，只要坐在旁邊，我不用菜下酒，瞧着你，我心裏就痛快，這個世間還是有公道。」

楚一鋒道：「我不在你這裏吃。」

掌櫃的道：「嫌我窮？」

楚一鋒豎起大拇指道：「你窮得有豪氣，我不嫌；我是不想給你帶來麻煩。」

掌櫃的道：「爲你這樣的人，惹麻煩我也不在乎。」

楚一鋒道：「可是，我不是來爲你們惹麻煩的。」

這時，很多人在圍着看熱鬧，有的談論着方才的事情。

在人羣後邊，忽然有人揚聲，道：「請到舍下吧！我家的麻煩，已經不能再多了。」

楚一鋒轉身望去，十步處佇立着一位慈祥的老人，銀髯垂胸，面露慈祥的笑容，只是在眉宇之間，隱隱的透着憂鬱。

人羣自動閃開一條縫。

鐵匠舖掌櫃的堆着笑向老人招呼過，向楚一鋒道：「這位是十里舖的大善人鄭大爺。」

老人抱拳，道：「鄭同善。」

楚一鋒說道：「虎吟寺距離這裏有多遠？」

鄭同善道：「不過二十里路，寺裏的和尚武功都很好，那和尚來化緣，是存心找麻煩的，他是受許家堡許長貴的指使來的。」

「許家堡？」

鄭同善道：「許家堡離此不遠，我有一塊地，在他兩塊地中間，他要我賣給他，我不肯答應，他就找虎吟寺的和尚來找麻煩。」

楚一鋒道：「你多給他些銀子，可能打發？」

鄭同善搖頭，道：「不能，他要化的就是那塊地。」

「惡化！」

掌櫃的道：「本來就是，楚大俠，你能給他這個教訓，我心裏痛快。」

楚一鋒道：「我也不是故意的，所以，你們誰也用不着感激我，不過，我既然



和他有三天之約，不能悔失，必須要在這裏住三天。」

「住我家？」

「我替你牽馬。」

「到我家去住。」

他們勇敢的邀請他。

楚一鋒道：「謝謝，我終於是要走的，不願給任何人留下麻煩。」

他向村落搜尋一眼，道：「這裏可有客棧？」

「這小村那有客棧？」

楚一鋒道：「那麼……我就住廟！」

「到我那裏去住。」

一個瘦小頗有精神的男人，走出來，向楚一鋒大聲的說。

楚一鋒道：「我已說過，不到任何人家去。」

那人道：「我和別人不同。」

「有什麼不同？」

「我叫郝九。」

楚一鋒道：「郝九又有什麼不同？」

郝九道：「喏！那家搭食小店，就是我家，我老郝的伙食小店，來往的人都住得，做的是路邊小買賣，誰也不會說我帮你。」

楚一鋒順着他的手一瞧，一爿小瓦房，門口掛着一隻大爪籬。

「不會給你惹麻煩？」

郝九道：「我是做這個生意嘛！」

「好！」

楚一鋒終於答應了。

郝九高興的說道：「請！我替你拿東西。」

楚一鋒道：「我沒有東西，只有一匹馬。」

郝九道：「我來牽馬。」

他走過去，剛摸着馬韁，鐵匠掌櫃的一把按住他的手，道：「慢着！」

郝九驚詫的道：「怎麼？」

掌櫃的道：「我還沒有換好蹄掌，你急什麼？」

楚一鋒道：「掌櫃的，你換好蹄掌送過去，我再給你銀子就是。」

掌櫃的把眼一瞪，道：「我說一句算一句，這副蹄掌是我輸給你的，還要什麼錢？」

楚一鋒道：「多謝。」

他看出掌櫃的是戇直的人，多說也沒有用。

掌櫃的却絲毫也不苟且，道：「這是我該給你做的，也用不着謝。」

「是。」

他越覺得他蠻得可愛。

楚一鋒摘下馬鞍上的劍，向郝九的搭伙小店走，郝九欣喜的跟在後邊。

他冷不防的被人叢裏伸出的一隻手抓住了。

他回身一瞧，道：「鄭大爺！」

鄭同善悄聲道：「你先陪楚大俠回去，我會派人來侍候的。」

「是。」

× × ×

搭伙小店是什麼？

北方沒有客棧的鄉村，有的人家，便把家裏空出來的房子，給過路的人住，附帶着也給過路客做點吃的，賺些零錢。

當然，搭伙小店比不上客棧的格局。

郝九的搭伙小店就是這樣的，不過他的住處比較大，除月院一棟空房，還有一棟是獨院的。

郝九道：「楚大俠，您住這院吧！使喚人方便，那獨院的房子太孤零。」

楚一鋒略一思忖，道：「我要住那獨院。」

郝九道：「叫人不便哪！」

楚一鋒道：「也不會打擾你們。」

郝九道：「你一個人，會有什麼打擾的？」

楚一鋒道：「也許有朋友來找我。」

郝九道：「你還有朋友要來？」

楚一鋒道：「他也許會來的，如果有人來找我，你就告訴他我住在那院，晚上那院裏有什麼動靜，你不必驚惶，也不要過來看。」

郝九不解的道：「什麼動靜？」

楚一鋒道：「不管什麼動靜，你全當沒有聽見就是啦！」

「哦！」

郝九應着，接着又道：「那我就送你過去歇着吧！」

「謝啦！」

他總是那樣溫柔有禮。

郝九送楚一鋒到獨院的房間裏，房間裏的陳設簡陋，除一張床，一張桌，兩張破椅子，空無一物。

郝九道：「我叫人來整理。」

楚一鋒道：「不用費事，成啦！」

他久走在外，各地風俗人情熟習，當然知道搭伙小店的一切都是簡陋的。

郝九却道：「不費事。」

他走出房間，一會工夫，兩名男僕進來把原來的破被褥拖走，立刻便有兩名男僕送來絲綢花被褥，重新鋪排停當。

兩名男僕來搬去破爛椅子，換上新的，鋪着整套的繡花墊子，連窗上的舊窗紙，都洗掉重糊過。

楚一鋒道：「你們這是做什麼？」

僕人同聲的道：「公子，這是掌櫃的吩咐的。」

「那個掌櫃的？」

「郝九。」

「他的人呢？」

「外邊有事。」

楚一鋒找不到郝九，他也無法阻止這些僕人忙東忙西的，心裏老大的納悶。

郝九忽然進來了。

楚一鋒指着屋裏，道：「你這是做什麼？」

郝九含笑，道：「這院的房間不净，久沒有人住，楚大俠你要住，不得不臨時收拾收拾，簡慢得很，千萬别見怪。」

楚一鋒心裏感到不對，可沒有話說。

郝九道：「可要吃飯？」

楚一鋒道：「掌櫃的，你做飯給順便帶着，就行了，不要另外費事。」

郝九道：「你也祇有跟我吃，要想另外吃，臨時也弄不來。」

楚一鋒道：「方便就好。」

「是。」

郝九辭出。

楚一鋒虛掩上屋門，倒在床上，想着今後可能發生的事，不知經過多久，院裏

人聲喊道：「楚大俠，飯菜來啦！」

他起身，房門巳經被人推開了。

僕人捧着飯盒，一盤盤，一碗碗的，熱騰騰，香噴噴的，菜湯擺滿一桌，最後的一名僕人，擺上盃筷，提着精緻的小酒壺，斟滿一盃酒。

楚一鋒道：「我不喝酒。」

僕人彷彿聽不懂他的話，笑一笑，逕自出去了。

郝九滿面笑容，走進屋裏來。

楚一鋒道：「嗨！爲什麼弄這樣多的菜？」

郝九含着笑道：「楚大俠，搭伙小店不同客棧，有什麼吃什麼，你將就着點用吧！」

× × ×

夜。

天寒地凍，星月無光。

楚一鋒料到這一夜絕對不能安靜渡過的。虎吟寺既然近在二十里內，他們前來尋仇，報復，也是舉脚間的事，除非他們不來。

他們不會不來。

他們當眞容忍楚一鋒，也就不會爲許家堡出面惡化了。

夜深了。

狂急的北風，吹着屋外的樹梢，「呼呼」作响，彷彿若有人聲。

他直等睡意朦朧，仍沒有動靜。

他疲倦的睡着了。

他是身懷武功的人，即使睡着，仍然有稍高的警覺性，如清醒的人一般。

「吱！」

忽然，屋門輕響。

楚一鋒從床上躍身而起，落地時雙掌遙推向走進屋門的身影。

「是我。」

一個慈祥的聲音。

楚一鋒這才看清楚，原來是鄭同善。

他拱手道：「鄭大爺，有事嗎？」

鄭同善道：「沒有事，天巳經大亮了，我順路走來這裏，看看你昨晚睡的可安穩。」

「天亮了？」

楚一鋒走到門口一瞧，可不是，如果不是濛濛的雲，遮住朝陽，朝陽早巳晒過屋裏來了。

他詫異的道：「奇怪。」

鄭同善道：「什麼奇怪？」

楚一鋒道：「昨夜睡的這麼好。」

鄭同善道：「這樣就好，我就担心你住在這裏睡不好，要請你搬去舍下住，你也是不肯的！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你盡管說。」

楚一鋒道：「鄭大爺，楚某乃過路之客，您是家業在這裏的人，希望我的麻煩不要留給您。」

鄭同善道：「這本就是我的事，只不知道楚大俠因何爲我相助？」

楚一鋒道：「楚某乃自己了自己的事，既談不上『仗義』，更說不上『相助』二字。」

僕人送來洗面水。

鄭同善道：「楚大俠的用心，老朽是知道的，只有存在心裏就是。」

僕人捧進早餐來。

楚一鋒却向鄭同善道：「謝謝鄭大爺照顧。」

鄭同善道：「你住搭伙小店，爲什麼謝我呢？」

楚一鋒含笑道：「當眞搭伙小店有這麼好，那客棧還有誰去住呢？您的盛情，楚某心領了，爲了避免麻煩，您還是少來這裏吧。」

鄭同善道：「我不怕。」

楚一鋒道：「我怕。」

鄭同善道：「你如果眞怕，你也就不會插手來管這樁事了，不過，我知道你的用心，我走，你要多當心，虎吟寺不是好惹的。」

「我會。」

鄭同善辭出。

楚一鋒隨後相送。

他二人走到屋門口，鄭同善的前脚剛踏出門檻，楚一鋒忽然伸手一撥，把鄭同善撥倒門邊，鄭同善正驚訝間，只見頭頂寒光縷縷，厲風「颼颼」！幾件暗器，同時發來。

楚一鋒伸手一撈，把暗器全接下來，躍身出院。

院中空寂無人。

屋頂上也沒有人。

他想追上屋去瞧，却又顧慮着倒在地上的鄭同善，他回望鄭同善一眼，揚聲喝道：「什麼人？有胆量，站出來說話。」

他極少用這樣的口氣說話。

他即使用這樣挑戰的口氣喊叫，還是沒有人回答他。

他當然知道是什麼人。

他忿然的回身去扶跌倒在地上的鄭同善。

「哈哈！哈哈！」

屋頂上忽然發出吭聲大笑。

楚一鋒微訝的轉身，赫然發現屋頂上屹立着一條人影，頭頂光禿禿的，迎着朝陽閃閃發光，身披鐵灰僧衣，道：「好身手！」

他雙手微揚，兩件暗器，在朝陽下寒光閃動，分襲楚一鋒天庭，七坎。

楚一鋒錯手移身，接住兩件暗器，屋頂上的僧人，早巳如風而逝。

楚一鋒掠身追出，却又收住脚步。

他發現兩件暗器上有一件附着書束，也就知道這和尙原來是送訊的，不再追趕，取下書束觀看。

鄭同善起身趕過來，道：「又是要什麼東西？」

「他們常找你要東西？」

「是。」

「這份不是。」

鄭同善忿然的道：「哼！反正不是好事。」

楚一鋒道：「不——這次是好事。」

「哦？」

鄭同善確實想不到，虎吟寺的僧人，還能送來什麼好的消息。

楚一鋒含笑，道：「你不信？」

鄭同善道：「我絕對不相信。」

楚一鋒道：「虎吟寺的主持靈一大師，要請我到虎吟寺去赴宴。」

鄭同善道：「你要去虎吟寺喝酒？」

楚一鋒道：「我不會喝酒。」



「你不去？」

「我當然要去。」

鄭同善驚怯不能自已。

楚一鋒洒然含笑，望着僧人巳去，空留積雪的屋頂。

× × ×

又是風雪。

北風呼嚎着，寒銳如刀鋒。

沒有太陽。

楚一鋒上馬，他的劍掛在馬鞍上，他沒有忘記和燕笑月的約定是不准用劍的，不過，身邊不帶劍，對他來說似乎沒有帶着胆。

劍帶在身邊，終生未必使用。

身邊沒有劍，則會減低武林人豪情。

他坐在馬上，還在盤算着虎吟寺之行，他知道虎吟寺不是進出自如的地方，他却又不能不去，只有折服虎吟寺，才能爲鄭同善絕後患。

郝九送到門口，馬前侍候，說道：「楚大俠，我知道勸你也沒有用，跟你去又增加你的麻煩，你可要見機行事，機靈着點。」

「知道。」

鐵店舖掌櫃的道：「那些和尙，可不是吃素唸經的，你可要當心。」

「我知道。」

鄭同善道：「辦完事情，回到十里舖來！」

「爲什麼？」

鄭同善道：「到那時候，你總可以給我一個做主人的機會了。」

「是。」

「你會回來？」

楚一鋒道：「不會。」

鄭同善不解道：「不會？爲什麼？」

楚一鋒道：「如果我還活着，這裏的事情必巳解決了，我何必再回來，如果我巳不幸……？當然，我也是不會回來。」

他說的是實話。

聽的人無不黯然。

他們彼此恍然相望，不知說什麼好。

一陣蹄聲把他們驚醒過來，楚一鋒巳在寒風中飄然而去；從他的背影看來，更顯出無比的雄偉。

× × ×

虎吟寺。

空曠的五龍崗上，一爿古老宏偉的廟宇，山門高聳，廟殿迂迴，有着說不盡的氣勢。

寺前有條路，却少有人走。

這座古廟，呈現在冷清，荒凉中。

時近中午，北風捲起積雪掃過古廟。

廟前站着五個和尙，他們冷漠的望着從十里舖來的道路。

道路上風雪瀰漫，沒有行人。

五個和尙，三個穿灰僧衣的，站在後面，兩個穿黃僧衣的，併立在前。其中有一個便是那天在十里舖化緣的和尙。

他皺着雙眉，道：「我定一不相信，他當眞有胆子前來虎吟寺？慧一師兄，你看呢？」

慧一和尙道：「我看他未必敢來。」

定一和尙道：「主持師兄，却相信他會來的。」

慧一和尙道：「他如果眞的來，現在也是時候了。」

他仰望着天空，雪濛濛的。

定一和尙道：「到中午了？」

慧一和尙點點頭，兩眼神光，突然一亮，盯着雪天遠處。

楚一鋒單人獨馬，正出現在遠處，從容的在風雪中向虎吟寺而來。

「他眞的來了？」

「是眞的。」

慧一和尙兩眼盯着自遠處而來的楚一鋒，向身後的和尙吩咐，道：「進去稟告主持，客人到了。」

「是。」

小和尙疾走入寺。

沒多久的工夫，楚一鋒巳到寺前，他早巳認出到十里舖化緣的定一和尙，却向不曾見過的，據馬抱拳，道：「勞駕，久候了。」

慧一和尙合十說道：「施主到來赴宴的？」

楚一鋒道：「貴寺還邀有別的人？」

慧一和尙道：「這麼說，施主一定是楚一鋒了？」

楚一鋒向定一和尙瞄一眼，道：「我想有一面之緣的人，或不致於見忘。」

定一和尙道：「施主當也不會忘記了今天的。」

「當然。」

楚一鋒下馬，把馬拴在山門邊的小樹上，拱手，道：「師傅，席不會設在山門外吧！」

慧一和尙道：「在大雄寶殿，敝寺主持靈一大師，早巳敬候了。」

定一和尙肅客道：「請！」

楚一鋒笑笑，取下鞍上的劍，提在手裏，昂然而入，如同邁行在荒野裏一般。

他穿過山門，進入寺院。

他站住了。

寺院兩側分站數十名僧人，各執兵刄，神情冷漠，怒目逼視着楚一鋒。

院中佇立着一名黃衣僧人，向楚一鋒道：「施主果然來了。」

「是。」

黃衣僧人合十施禮，道：「貧僧元一，代主持師兄，迎接施主。」

楚一鋒還禮，道：「不敢當。」

他剛彎下腰去，忽然聽得耳畔風聲驟起，元一和尙陡然把寬大的僧衣袍袖一揚，發出一簇暗器，迅急的向楚一鋒襲去。

楚一鋒抖動劍鞘，「噗噗」一陣陣响，一簇暗器整整齊齊的釘在劍鞘上。

兩旁的僧人却未動。

楚一鋒道：「這是待客之道嗎？」

元一和尙道：「不成敬意。」

楚一鋒道：「成敬意的，又如何？」

元一和尙道：「在後邊，請。」

「哼！」

楚一鋒冷哼一聲，腕力微震，把劍鞘上的暗器全數震出，分作兩排釘在山門上，道：「在家人不敢收出家人的東西，謝啦！」

衆僧愕然。

元一和尙引道，請進入內寺院。

楚一鋒被挾在中間，他身後是定一，慧一和尙。

內寺院頗爲寬曠，隔着寺院，遙遙的

便是大雄寶殿，也看到大雄寶殿的陳設。一張鋪着紅枱布的桌子，可以看到桌上陳設的盛宴。

座位只有兩個，遙遙相對，主位的地方，已端坐着一個高齡的紅衣大和尚。

他那無光的眼，瞪着楚一鋒。

「請。」

楚一鋒在挾持下穿過內院，內院四側的僧人，怒目而視，他看不出有些什麼兵刃，只感到整個內院裏，陰森森的。

他登上大雄寶殿的石堦。

他走過大雄寶殿的廊下。

他彷彿在刀上漫步，步步驚心動魄。

他進入大雄寶殿，靈一大師並未起身，只是微微欠身，合掌低宣佛號，道：「阿彌陀佛，施主惠然光臨，眞是老衲的榮幸。」

楚一鋒道：「能見着大師，也是楚某的造化。」

「請坐。」

「謝啦。」

靈一大師道：「施主當然知道，老衲邀施主來敝寺的意思。」

楚一鋒道：「知道。」

靈一大師道：「日前師弟定一，在十里舖蒙施主指敎，老衲十分感激，老衲有一言，不知道施主能不能接納？」

「請講。」

靈一大師道：「施主年少氣盛，老衲不計較，出門在外總以不生事非爲上，施主乃過路之客，鄭家與施主無親戚，還是不管的好。」

楚一鋒道：「大師所言甚是。」

靈一大師欣喜的道：「施主要放手這椿事？」

楚一鋒道：「楚某想放手，却是放不下。」

「爲什麼？」

楚一鋒道：「因爲，我是受人之託，爲這椿事而來的，如果沒有個結果，回去無法向朋友交代。」

「哦？」靈一大師登時拉下臉來。

定一，慧一移步逼於兩側，元一和尙飛身移位，遙制於楚一鋒之後。

楚一鋒泰然自若，面帶笑容，瞧着靈一大師。

靈一大師忍住掀動的心性，道：「施主，今天你總是老衲的客人。」

「是。」

靈一大師淡淡的道：「請用膳。」

「請。」

楚一鋒這時才發現，雖然戰宴當前，却沒筷子，各人面前安放着十二把鋒利的匕首。

靈一大師道：「敝寺院不忌葷腥，施主勿見怪。」

楚一鋒道：「舍下也不是吃素的，無足見怪。」

靈一大師取起一支匕首，扎起一塊糖醋排骨，左右看看，道：「這排骨燒的糖色不好，味道還不錯，施主，別客氣，請嚐一嚐。」

楚一鋒沒有開口的機會，靈一大師食指微彈，匕首脫手而出，飛刺入楚一鋒口中。

楚一鋒驚詫之下，凝聚功力，「噗！」的咬住匕首鋒利的尖端，故作鎮定，嚼着糖醋排骨，吃完排骨，「啐！」的一吐，匕首飛刺入十數步外的殿門上，道：「味道不尋常。」

他取起一把匕首。在一盤蹄膀中，切割下一方瘦肉，道：「大師年長，要多吃瘦肉，少吃肥肉，於腸胃有益。」

「是。」靈一大師一個「是」字尙未出口，楚一鋒手上匕首，彈指已到靈一大師口邊。

「啊！」

元一、定一、慧一都斂神蓄力待發。

靈一大師却巳把那匕首緊緊的咬着，他沒有吃，「啐」的把匕首吐在殿門上道：「畢竟年紀大了，牙齒咬不動了。」

「是。」

靈一大師又取起匕首，也挑了塊瘦肉道：「年輕人牙齒好，你也來塊瘦的。」

「嗖！」靈一大師手上的匕首，又彈向楚一鋒口邊。楚一鋒張口啣着，聚力一咬，只聽「喀啦！」聲響，他從容的道：「好大一塊骨頭啊！」

「啐！」

他向殿門上一吐，扎在殿門上的却是把斷了的匕首，楚一鋒把剩在嘴裏的匕首鋒刃，吐在面前磁盤裏，淸脆的一聲響。

靈一大師禁不住的雙眉掀動。

元一、空一、慧一却全都驚得愕住。

楚一鋒道：「楚某來時已用過膳，大師如果沒有別的賜敎，恕楚某要告辭。」

靈一大師道：「你要走？」

「是。」

靈一大師道：「你是個不多見年輕人，老衲很高興，一定要隆重送你出寺。」

楚一鋒道：「楚某也不用客氣，看來不讓大師送，也是不行的。」

「你當然可以選擇。」

「未必吧？」

靈一大師說道：「你可以選擇一種方式。」

楚一鋒道：「楚某還不知道，虎吟寺有幾種送客的方式，可否見告？」

「當然可以。」

「請敎？」

靈一大師道：「第一種方式，你只要從大雄寶殿，走出本寺山門，本寺院的僧人，將一一和你交手，生死各自認命。」

「還有？」

靈一大師道：「還有一種，那可就簡單得多了，你只要從一個人手下走過，便可安然出寺。」

「誰？」

「老衲。」

「大師！」

「是。」

「這……？」

靈一大師道：「你青年氣盛，如日方升，該不會怕一個老邁垂死和尙吧？」

楚一鋒及目四顧，默然不語。

靈一大師道：「施主，如你願意走，不再插手十里舖的事，老衲仍不計較。」

楚一鋒道：「大師會錯意了。」

靈一大師道：「施主意思是……？」

楚一鋒道：「楚某既然受友人之託而來，決不中途而廢，有始有終，大師有何吩咐楚某均能接受，唯求大師兩件事。」



「什麼事？」

楚一鋒道：「第一，楚某如僥倖不辱大師之命，從今後請虎吟寺再不要幫着許長貴爲難鄭家。」

靈一大師沉聲道：「辦得到。」

楚一鋒道：「楚某願向大師領敎，不過以拳掌爲限，不用劍。」

靈一大師微微淡笑，道：「要在武功上見高下，便須盡力施爲，無所限制，拳掌也可制人於死，與劍又有什分別呢？」

楚一鋒道：「楚某與友人約定不用劍的。」

靈一大師冷冷的一笑道：「武林守信第一，既約定不用劍，當然不可失信。」

他徐徐起身道：「老衲在後院相候。」

楚一鋒道：「請。」

靈一大師向元一和尙道：「師弟。」

元一和尙欠身，道：「在。」

靈一大師道：「到劍樓，取出青虛太極寶劍來。」

「是。」

楚一鋒訝然的道：「大師，不是約定不用劍的？」

靈一大師笑着，道：「施主，你和朋友約定不用劍，老衲並沒有和任何人約定不用劍。是嗎？」

「是。」楚一鋒無言對答。他重複的道：「大師，楚某如果僥倖獲勝……。」

靈一大師道：「老衲決不失言。」

穿過一道月亮門，進入虎吟寺後院。

這進院特別的寬闊，平坦無一物，只有四週的廊下，放着各式的兵刃，這就是虎吟寺的弟子練武的地方。

院角鐘架上，吊着一口大鐘。

靈一大師屹立在院裏，元一和尙雙手捧上青虛太極寶劍。

楚一鋒站在靈一大師對面二十餘步處，他手裏的劍，豎在廊下。

靈一大師道：「施主當眞不用劍？」

「是。」

「果然是信實的人，請出手吧！」

靈一大師說話時，雙肩微幌，衣袂不擧，人却巳進身到逼近楚一鋒五步之內，劍鋒輕起，遙指着楚一鋒的眉心，森森逼人。楚一鋒蓄勢以待，並未出手。

靈一大師道：「得罪！」

他揮左掌「金龍舒爪」在楚一鋒面門上一幌，右手的劍如閃電般，已點到楚一鋒的期門部位。

楚一鋒側身避過，進身回肘，「猛虎擺尾」，雙掌推向靈一大師脅下。

靈一大師錯步移身，揮劍向楚一鋒雙掌斬去。

楚一鋒本未盡全力，立即收住掌勢，撤身廻避，靈一大師却如影附形，跟着逼近楚一鋒。他一聲長嘯，劍鋒直逼咽喉。

楚一鋒看出靈一大師乃盡力施爲，不敢怠慢，側着閃避，不防靈一大師劍走上盤是虛，拳行中腹，他的左掌在劍鋒隱藏下，悄然印入楚一鋒分水穴。

楚一鋒自知躲不過靈一大師的掌，只得斂氣蓄力，硬接下來。

他的功力是夠渾厚，接着靈一大師這一掌，却也忍不住「蹬！蹬！蹬！」的連退數步，緩過一口氣，方覺得恢復過來。

「得罪！」

靈一大師說話時，劍鋒再逼到楚一鋒七坎部位，楚一鋒受靈一大師一掌，心存警惕，錯步避過靈一大師的劍，當靈一大師的掌，隱於劍下，擊向楚一鋒的鳩尾時，楚一鋒陡然出手，拿着靈一大師脈門。

「啊！」靈一大師感到有閉脈之危，禁不住大驚，竭盡週身之力，要想掙脫。

楚一鋒借力輕輕一帶，把靈一大師凌空拋起，甩出二十餘步，跌在大鐘架下。

楚一鋒錯步進逼，陡然感到腦後一縷厲風，細顧之下，原來是元一和尙從背後出手，擲出一把利劍，刺向楚一鋒後心。

劍鋒巳近肌膚，楚一鋒閃避不及了。

他蓄力出掌，順着劍鋒一撥，劍從斜處掠空而過，「嗆啷！」聲響，削在繫大鐘的鐵索上。

「咕！」一聲巨响，大鐘落地。

「啊！」

靈一大師痛呼着，他整個身體，巳被壓在大鐘之下，面色蒼白，欲語無力，只是兩片蒼白的嘴唇，不停的噏動着。

僧人們驚惶的偎向鐘架，要挽救靈一大師。

「唶！」楚一鋒浩嘆一聲，走上殿廊，提起自己的劍，黯然離去。

他走後院的月亮門。

他走大雄寶殿前的院落。

兩廊站立的僧人，雖然各持兵刃，怒目相視，却不曾動手。

他走到前院，方聽得身後一陣凌亂急促的脚步聲，喝道：「掩住山門，他殺死主持大師，不要給他跑掉。」

山門緊閉上了。

寺裏的僧人，從四週向他逼近。

楚一鋒神情肅然，摒息握劍，道：「諸位，我不想用劍，不要逼我。」

「殺！」

「要他替主持大師償命！」

風雪瀰漫，籠罩着虎吟寺：寺內一片刀劍聲，寺外飄着凜人的大雪。

× × ×

許久，虎吟寺的山門啓開了。

楚一鋒拖着疲乏的身軀，扶着山門走出來，他的步履凌亂而無力，他的身上染滿了血漬，頭髮也凌亂的披在前額。

他的劍，像手杖般的拄着地。

他任着風雪吹在臉上，彷彿一無知覺；鮮紅的血，正從他的劍上滴下，滴在潔白的雪堆裏，幻化做無數朶的艷蕊。

「爲什麼？」他一直這樣自語，彷彿巳不知自己的存在。

沒有溫暖的陽光，只有風雪。

× × ×

十二月十一日。

黃昏。風雪未息，鳳凰山仍罩在愁雲慘霧之下。

燕笑月獨自騎着馬，從衞輝城的道路而來，他整個人都變了。

他沒有初來鳳凰山時的那種豪氣。

他懶散的信馬走着，紅氅斜披着，劍，掛在馬鞍上，也不復有當時的雄風。

他在鳳凰山角下馬，仰望着潞王墓，似乎有幾分怯意，佇立許久，浩嘆一聲，拖着擧步無力的雙腿，登上白雪皚皚的山坡。北風狂吹，凜寒逼人，他却像一點也不覺得。

他在潞王墓前佇足，朝山下四處打量着，並無人影，於是，他走到墓角避風處，坐下來。

他不時翹望着衞輝城的來路，看風雪中可有人影，他是盼望着有人來，却又怕有人來。終於有人來了。

燕笑月從遙遠處就已看出是楚一鋒，他立刻感到一種無比的壓迫力，他在想，師父寄託二十年的期望，竟這樣毀了！

楚一鋒在鳳凰山下就已看見燕笑月，他把馬拴在燕笑月的馬房，摘下劍，登上山麓的潞王墓。

他神情沮喪，不敢正視燕笑月。

燕笑月從墓角起身迎出去，他却不曾發覺楚一鋒的神情，因為，他低垂着頭，沒有勇氣看楚一鋒一眼，他只等着楚一鋒的嘲笑。

他們相對而行。

他們停身在翁仲之間，相距不過十餘步，正是他們一個月前，稱雄論劍地方。

他們現在都已失去那股豪氣。

許久。

他們抬起頭，彼此對望着。

楚一鋒抱拳，道：「燕兄。」

燕笑月臉上一陣紅道：「姓楚的。」

楚一鋒道：「燕兄事情辦得如何？」

燕笑月想一想道：「你呢？」

楚一鋒道：「我已經辦妥當了，從今後不會再有人到十里舖去欺侮鄭善人。」

燕笑月道：「好！」

楚一鋒道：「你呢？」

燕笑月道：「不要多說，俺服你了，這場比鬥是你贏了。」

他拱手揚長而去。楚一鋒飄身攔住，道：「燕兄，那裏去？」

燕笑月道：「回兗州領師父責罰。」

「慢着。」

「怎麼？」

楚一鋒道：「我並沒有勝過你，你也沒有落敗，領的什麼責罰？」

燕笑月道：「你既然把事情辦妥，當然就贏了。」

「沒有贏。」

「為什麼？」

楚一鋒把劍往雪地裏一插，道：「我已經違反約定用了劍。」

「哦！」

「是眞的。」

楚一鋒約略的把經過說了一遍，道：「我失約用劍，有虧俠義之道，取勝的應是燕兄。」

燕笑月堅定的道：「不成。」

「為什麼？」

燕笑月紅着臉，道：「俺說不成，就是不成，姓楚的，還是你勝了。」

楚一鋒道：「總有個理由吧？」

燕笑月跺着脚，道：「嗨！俺把事情辦砸了，還贏個屁。」

楚一鋒道：「是怎麼砸的？」

「你一定要俺說？」

「當然。」

燕笑月拍着屁股，道：「咦！姓楚的，你是要俺燕笑月出醜啊！」

他畧約把經過說一遍。

楚一鋒道：「燕兄，行俠仗義，乃以行事公正為主，不以相托為重，魯不愚既是無行之徒，略予教訓，也不為過，有什麼錯處？」

燕笑月道：「錯得兇了。」

楚一鋒道：「燕兄，可否詳告？」

「詳告？」

「是。」

燕笑月急得臉紅脖子粗的道：「姓楚的，你是要逼着俺上吊啊！」

楚一鋒越加不解，道：「什麼事？如此嚴重。」

燕笑月思索一陣，道：「好吧！俺就抹下臉給你說吧！你可知道史月蘭姑娘的下落？」

楚一鋒道：「燕兄方才不是說送到新鄉去了。」

燕笑月道：「以後呢？」

楚一鋒道：「以後燕兄並無相告，在下又怎麼知道呢？」

暮色靄靄，遠處傳來一陣車馬聲。

燕笑月驚惶的翹望着，車馬聲是從衞輝城的道路來的，他不由的神色大異。

楚一鋒道：「燕兄，你怎麼啦？」

燕笑月顧盼不安的要走，又像要說什麼而無從說起的急得團團轉。

車馬來得急速，刹眼已到鳳凰山腳下，車門簾掀起，史月蘭移身出來，小香墜兒也跟着出現在車轎門外。

「燕公子！燕公子！」

小香墜兒放聲喊着，向燕笑月招手。

燕笑月急得想找個地縫鑽進去，拔腿便跑。

小香墜兒喊道：「燕公子，你撇下我們姑娘想跑掉，你就是跑到兗州，我們也會追到兗州去。」

楚一鋒飄身攔住燕笑月的去路，道：「燕兄，你就是為的這個嗎？」

燕笑月道：「這個還不够嗎？行俠江湖，仗義四海，勾搭上人家的大閨女，那算是什麼玩藝兒；俺回到師父墳前，沒法說啦！」

楚一鋒一把拉住燕笑月，道：「你是劍客？」

「當然。」

「你是俠客？」

「當然。」

楚一鋒道：「你不要忘記，你也是男人。」

「當然。」

燕笑月剛把「當然」二字說出，頓感到不妥，改口道：「不，不……。」

楚一鋒道：「你不是男人？」

「啊！」燕笑月覺得更不對勁。

楚一鋒微笑而去。

燕笑月放聲喊道：「姓楚的，咱們兩個都洩氣，沒分出輸贏，你別跑呀！」

楚一鋒道：「要見輸贏嗎？」

「當然。」

楚一鋒道：「二十年後仍是十一月十一日黃昏，在這裏見。」

楚一鋒遠颺無踪。

燕笑月看看史月蘭的車停在他的馬旁，他落荒越山而走。

小香墜兒喊着道：「燕公子，你的馬啊！」

燕笑月頭也不回，消逝在黃昏裏。

（續完）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 偵騎（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章福霖作帮助鐵慶國偵查迭次發生的兇殺案件，暗中進行他自己的陰謀，他取得鐵慶國的信任後，命唐標清往行苦肉計，一俟殷維九着人把唐標清擒下，闖入私設地牢後，章福霖立向鐵慶國報訊，鐵慶國貪夜率隊前往殷府，救出唐標清，控告殷維九私設刑室，把他押回保安隊扣留查辦。章福霖眼看進行順利，又慫恿鐵慶國付予他全權處理戴逢春，常泰二人，及撤回監視他的人，鐵慶國似對他言聽計從，一一照辦，章福霖回到客棧命小桃兒查看監視他的人是否已撤走，未幾小桃兒回報已全撤去——

## 逞悍命搏命　弄奸狠鬥狠

「待着，」章福霖沉聲說道：「聽我的消息。」

小桃兒點點頭，她對章福霖顯然是百依百順的。

夜深沉，長街寂靜，章福霖啣枚疾走，很快就來到戴、常二人所居住的客棧。一路上，他很注意週遭的動靜，沒錯，鐵慶國很守信，沒有任何人再跟踪他。

當然又是翻牆而進，章福霖在房門上輕輕一彈指，房門就開，這證明戴逢春是在等什麼人。

開門的戴逢春很冷靜，坐在床沿上的常泰却不自禁地流露了驚色，他畢竟是年紀輕，火候不够。

章福霖一脚跨進去，冷冷地問：「你們在等誰呀？」

戴逢春陪着笑臉說：「沒有等誰呀。」

「既不等誰，為什麼深更半夜不睡覺？」

「睡不着嘛！」戴逢春仍是笑容可掬的。

「如你們在等殷維九，他是不會來了。」

「哦？」戴逢春不禁微微一楞。

章福霖大馬金刀地坐下，緩慢地說：「到目前為止，殷維九已經輸定了，你們還要跟着他耗下去嗎？」

「我說章老弟！」戴逢春很圓滑地開了口：「有什麼話你不妨說清楚，這麼含含糊糊的，咱們可摸不着邊呀！」

「我出一萬塊大洋，要你們帮我幹點活兒。」章福霖絕不拐彎抹角。「怎麼樣？說句話出來。」

「這個價錢可不小，」戴逢春也許心動，也許他想試探章福霖的動機。「說吧，幹什麼活兒？」

「在我沒有說出幹什麼活兒之前，我有兩件事要交代清楚：第一件，殷維九現在被關在保安隊……」

常泰從床沿上跳起來，問：「他犯了什麼罪？」

章福霖冷冷地說：「殷維九犯了什麼罪，你們用不着問……這第二件，殺萬風堂的兇手我可以宣佈。」

「章老弟！」戴逢春阿諛地說：「你可眞有一套本領，着實令人佩服。殺萬風堂的人到底是誰呀？」

「我。」章福霖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尖。

戴逢春和常泰都楞住了，他們幾乎懷疑是不是自己聽錯了。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

「章老弟！你莫拿老哥哥作耍呀！」

章福霖綳着臉，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沒有說笑話，任何人也不會將殺人的罪名往自己身上套。」

戴逢春低着頭，似在衡量他們的處境。

常泰暴躁地說：「姓章的，你不須用這一套來嚇唬人，也別妄想化一萬塊大洋敎咱們給你跑腿，辦不到。」

「哦？」章福霖的口吻一點也不激怒。「我倒很想聽聽，為什麼辦不到？」

「因為你姓章的身份還不够格。」

戴逢春先向常泰使了一個眼色，然後很和氣地說：「章老弟，你倒先說說看，要咱們為你幹什麼活兒？」

「你們是殷維九請來的，他手底下有幾條亡命徒，有幾支槍，這些你們一定都是很清楚的？」

戴逢春沒有接話，同時以眼色示意常泰也別亂接碴兒。因爲他已了解章福霖此來的用意絕不單純。

章福霖又接着說下去：「這點活兒可說非常簡單，只要勞勞駕，把那幾個亡命徒的槍給繳了就成。」

戴逢春很溫和地說：「章老弟，承你看得起，老哥哥跟常泰那敢不從命，何況你還加了那樣一筆優厚的賞金，不過，站在咱們的處境，却有一點兒困難。」

「有什麼困難，何不說出來大家商量？」

「事到如今，我就不得不說實話了。」戴逢春稍稍頓了一下，才接着說：「我跟常泰是殷大爺請來的。」

「哼！」章福霖冷笑了一聲。「我早就知道了。」

「章老弟，你一直以爲咱倆是殷大爺請來的殺手，那完全是誤會，咱倆只是前來爲殷大爺處理一件麻煩事兒。」

「什麼麻煩事兒，能說出來聽聽嗎？」

「章老弟，我既然決定跟你敞開來把話談個一清二楚，我當然要把一切事情都交代明白，殷大爺最近在如意賭館輸了一大筆錢，這筆錢足以使他傾家蕩產。」

「哦？多早晚的事？怎麼沒聽說呀？」

「像這種事如果當事人不宜揚，又有誰知道呢？平心而論，十賭九詐，我跟常泰都是在賭國混過的，而且秦康元也是賭場老手，可以斷定，殷大爺中了他們的圈套。」

「嗯？」章福霖漫應一聲，靜待下文。

「當殷大爺找到我們時，我們就跟他出了一個主意。如果秦康元找他討賭債時，我們就和他再賭一場。」

「這麼說，殷維九那筆賭債還沒有付？」

「是的，離開付欵的限期還有三天。」

「金賭銀換，現押現賠，賭場中還有賒欠賬的嗎？」

「章老弟，由此可見，你對賭博這門玩藝兒一定外行，殷大爺去玩玩，充其量也不過帶幾百塊現大洋，賭輸了，就想翻本。像他這種有身份的人，只要一句話，賭場就會墊上，當然殷大爺沒有發現自己入了局，賭到最後，是愈陷愈深，算算輸掉的錢，他自己也會嚇一大跳。」

「哦？殷維九在如意賭館究竟輸了多少錢呢？」

戴逢春豎起三根指頭說：「這個數目。」

「三萬？」

常泰在一邊插嘴說：「三萬大洋在殷大爺眼裏還算個數目嗎？是三十萬。」

「三十萬？」章福霖也難免吃了一驚。

戴逢春接過話頭說：「正確的數目是三十萬零兩千多塊錢，秦康元很客氣，零頭不要了。當時就由殷大爺寫了一張欠條，言明一個月內如數歸還。」

章福霖沉吟着，良久，才緩慢開口：「你們剛才說，準備跟秦康元再賭一場，秦康元會答應嗎？」

「江湖上有句話——那裏丢，那裏找，他姓秦的難道能不遵守道上的規矩嗎？要不然，他就不要那筆錢。」

「賭本那兒來的呢？」

「當然是殷大爺出的，就是咱們在當舖裏拿的那筆錢。殷大爺反正已經輸得傾家蕩產，再輸一點也無所謂。如果贏了，那就把他的家產保住了。這也是迫不得已的法子。」

「照你看，勝面究竟有多大呢？」

「五五之數。」

「好吧！你們身在江湖，當然要遵守江湖規矩，我不逼你們爲我幹活兒，不過，我有一點請求。」

「請求不敢，有吩咐請儘管明示，」

「方才咱們談的話，絕對不可以外洩。」

「放心，放心，咱們絕不亂說半個字。」

「歹話說在前頭，若是你們不遵守諾言，我可不客氣。」說到這裏，章福霖拱拱手說：「告辭！」

章福霖轉身走了。

常泰却開口叫住了他：「請留步。」

「幹什麼呀？」章福霖又轉了回來。

「你方才說，殷大爺關在保安隊，而且還犯了很重的罪名，那麼，他是十天半月之內不會出來囉？」

「大概是這樣。」

常泰沒有再問什麼，以目光投向戴逢春。

戴逢春接着說道：「我想見見殷大爺，章老弟，你想可能嗎？」

「你要見他幹什麼？」

「如果他不在場，咱們還跟秦康元賭個什麼呀？所以我得問問殷大爺，以作進退的依據，聽說……」

「聽說什麼？」

「聽說你跟鐵隊長有交情，能不能……」

「是不是要我去找鐵隊長說情？」

「是的。咱們想見見殷大爺。」

「用不着。」章福霖流露出詭譎的微笑。「殷維九天一亮就會離開保安隊。」

「眞的嗎？」

「戴老，我是從來不騙人的。我跟鐵隊長的交情的確不淺，我去說說情，鐵隊長就會放掉他。」

戴逢春訝異地問道：「你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因爲他有一個大計劃，如果他沒有機會去實行，他將抱憾終身，我這個人一向是扶弱鋤强的。」

「章老大，」常泰很興奮地說：「想不到你是這樣一個富於正義感的人，我對我過去不敬的言辭抱歉。」

章福霖微微一笑，他很像一個謙謙君子。

× × ×

章福霖一回到客棧，立刻命小桃兒火速與唐標淸聯繫，停止一切行動。對這突如其來的轉變，小桃兒不禁楞住。

「快去呀。」章福霖催促着說。

「我看，想阻止他的行動已經來不及。」

「不要待在這兒說閑話，」章福霖顯得非常急躁。「快去，快去！不管他進行到什麼情況，都給我立刻停止。」

「好！我就去……」

「對了，敎他立刻出城，明兒夜裏我在城西的小城上會他，不見不散，就這樣說定，快些去吧。」

小桃兒雖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可是還照樣唯命是從，連忙離去。

章福霖爲什麼突然停止了他的大計，他眞的是個有正義感的人，想帮助維殷九完成心願嗎？

答案是否定的——絕沒人相信有這種事。

章福霖慢條斯理地喝完了一杯茶，再次走出了客棧。爲他開門關門的小二一定覺得奇怪，這個客人是怎麼回事呀？深更半夜不睡覺，跑來跑去不嫌累麼？

如意賭館還挺熱鬧的，因爲賭徒過的都是見不得陽光的生活，身爲賭館主人的秦康元當然也沒有睡。

章福霖再度來訪，又是深更半夜，秦康元非但感到意外，而且有些膽寒，但還是硬着頭皮將來客迎進了小客廳。

「秦老大！」章福霖一開口便提到了正事



：「聽說你最近發了一筆小財，而且，這筆錢眼看就要到手了。」

「章兄！這話你從何說起呀？你是打從那兒……？」

「秦老大，你用不着推三托四，光棍不擋財路，我既不想打邊爐，也不想吃吊角，我來，純粹是一番好意，秦老大願談，咱們就往下談，不願談，我這就走人。」

秦康元苦笑道：「章兄，我眞是服了你，你不但機智過人，而且耳目靈通，……好！我聽你的。」

章福霖臉上流露出滿意的笑，至少這頭一回合他是勝利了。他輕輕地問：「聽說過戴逢春和常泰嗎？」

秦康元點點頭說：「賭界中的狠角色，怎會沒聽說？」

「他們已經來了，是殷大爺請來的。」

「哦？」秦康元雖然有些訝異，臉上却又流露了不屑的神色。「他們兩個來了又能怎麼樣？」

「道上有句話——那裏丢，那裏找。如果戴逢春和常泰要求與你再賭一場，你打算怎麼樣？」

「賭呀！」秦康元毫不考慮地說。

「秦老大豪氣可以，實力却不行。就憑你手下的吳旺，林金山，是那兩個狠角色的對手嗎？」

秦康元果然怔住了，良久，才說：「那……章兄的意思是……？」

「我先要弄淸楚數目……卅萬對不對？」

「不錯。章兄的消息倒是非常靈通。」

「秦老大，像這種賭債，能要回一半就算不錯了。」

「怎麼？你的意思是要我打個折扣？」

章福霖微笑着說：「秦老大可能弄錯了我的來意，像我這種人大概不會爲殷維九當說客。而且，像他那種有錢人，唯恐他輸得不够多，爲什麼還要打折扣讓他便宜？」

秦康元再笨，也明白了章福霖的意思，不過，他仍然多此一舉地問：「章兄莫非另有什麼高計？」

「談不上什麼高計，我只是可以帮你順利收回這筆賭債，不過，我要索取一半的酬勞，十五萬現大洋。」

「哦？代人要債是應該索酬的，不過，一半似乎太高了一點。」秦康元討價還價地問：「能少一點嗎？」

「秦老大，你這麼說就顯得你不够光棍了，如果我不管這檔子事，只怕你一個子兒也要不回來。」

「不至於吧！開賭場的還會怕討不回賭債嗎？」

「問題是，你沒法子對付戴逢春和常泰那兩個狠腳兒。」

「難道章兄就有法子對付他們兩個？」

「當然！」

「什麼法子？」

「如果殷維九按照『那裏丢，那裏找』的江湖規矩，要求你再賭一場，你就得答應，到時我有法子使戴逢春和常泰二人出不了場。殷維九除了乖乖還錢之外別無他途。」

秦康元很認眞地問道：「我希望知道章兄用什麼法子？」

「方法很多，秦老大不需要知道。」

秦康元想了許久，才點頭答應：「好，只要我順利收回那三十萬大洋，我就送章兄十五萬。」

「不行。」

「我都依照章兄意思，怎麼又不行啦？」

「我的酬勞要先付。」章福霖的態度表現得很强硬。

秦康元很火，但他並沒有立刻發作，强笑着說：「章兄似乎太過份了吧？如果到時分文索取不到，我倒反而先付出了十五萬大洋，這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

「我如果收了你的錢，你就一定可以收回那筆賭債。」

「我又如何能相信章兄一定作得到。」

「如果秦老大有這種想法，那就免談啦！」章福霖站了起來。「沒關係，買賣不成仁義在，後會有期。」

秦康元沒有挽留，事實上章福霖的作法也太絕了。

章福霖前脚剛走，就有兩個壯漢跑了進來。二人同聲說：「大哥，這小子太過份了，怎能容他在中間攪和？」

秦康元一時沒有說話，良久，他才捏緊拳頭，揚臂虛空一幌，沉聲說：「做掉他！太可惡了！」

兩個壯漢連應聲都來不及，就快步跑了出去。

長街上再也沒有第二個人。

任何一點輕微的响動都逃不過章福霖的耳朶，何況是兩個人疾快的步履聲？他不禁在嘴角處流露出陰冷的微笑。

兩個大漢很快就趕到了章福霖的身後。

章福霖還是走他的路，完全不當一回事。

一個大漢超前攔住他的去路，氣喘吁吁地問：「你是不是姓章，叫……叫什麼來着？」

這完全是吸引人注意的手法，就在他結結巴巴說不出個所以然的時候，後面那個大漢已經拔刀捅了過去。

章福霖背後並沒有長眼睛，但他却完全了解背後那大漢的動作。幾乎同時，他雙手暴伸，抓住面前那兩個大漢，全力一旋，用他去作擋箭牌。攻擊的人，用力太猛，無法收手，這一刀就插到了同伴的背心窩。

章福霖的動作是連貫的。根本就看不清楚他用的是什麼手法，動刀的那個傢伙就被他制服了。

怕死的人，經常會由英雄變成狗熊，那個大漢正是如此，他連刀都沒有拔出來，就連忙舉起了雙手。

中刀的漢子倒了下去，動都沒有動一下。

章福霖冷冷地說：「乖乖朝前走，別自討苦吃。」

章福霖只不過一隻手搭在那漢子的肩頭上，他就只有乖乖的聽話的份兒，想必是章福霖用獨門武功制住了他的穴道或筋脈。

章福霖沒有去別處，而是前往朱家大院。鐵慶國雖然將保安隊的偵查活動全部停止了，保安部還有守衛的，見狀立刻將他從睡夢中叫了起來。

章福霖只說了兩件事：他抓的這個人是秦康元的手下；這個人原想殺他，結果却誤殺了他的同伴。

死者立刻被抬到隊部，那把兇刀也到了鐵慶國的手上。

章福霖緩緩地說：「鐵隊長！我有一個要求，先別追問他們爲什麼要殺我，問問他們是不是用同樣的手法殺死了金鈎章，我蒐集了許多旁證，認爲金鈎章是秦康元派人殺的。現在正是一個破案的好機會，可不能放過。」

鐵慶國吩咐手下先將兇手帶走，然後問道：「章老弟！你爲什麼認爲金鈎章是被秦康元派人殺的呢？」

「因爲金鈎章發現如意賭館中有郎中混跡，而向秦康元敲詐勒索，使秦康元不能忍受，所以……」

鐵慶國沉吟了半晌，才說：「這個理由太

薄弱了。」

章福霖又將殷維九輸去鉅欵的事說了出來，他並且綜合此種情況作了一個結論：「秦康元一定知道殷維九請戴逢春和常泰前來撈本的事，所以也請來林金山，吳旺等人助陣，金鈎章勒索金錢是小事，秦康元是恐怕他攪和壞了大局，那麼，秦康元就要蒙受三十萬大洋的損失了。」

「嗯，你的推斷很可能，可是証據呢？」

「鐵隊長！現在已經不需要任何證據。」

「不行！」鐵慶國連連地搖頭。「沒有憑據是不能亂加人家罪名的，這是我一向辦案的原則。」

「鐵隊長！你聽我說，我方才藉殷維九賭輸三十萬元鉅欵的事向秦康元敲詐，他立刻就派人尾隨暗殺。這情況豈不是和金鈎章的遭遇完全一樣？就算金鈎章那件命案與他無關，剛才發生的事難道也與他無關嗎？」

「章老弟！你要指控秦康元嗎？」

「當然。」

「好！我立刻升堂審案，章老弟，你就在這兒等我一會兒。如果累了，不妨在我的床上瞇瞇眼，養養神。」

「鐵隊長儘管去忙，我在椅子上靠一會兒就行了。」

鐵慶國急匆匆地走了出去，章福霖臉上流露了得意的笑容。他有什麼好得意的呢？難道他又施展了什麼計策？而這個計策又已經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嗎？

那大漢的臉色很平穩　他殺了人是鐵一般的事實，而且他也被捕了，但他却毫無畏懼的樣子。

先問了年籍，姓名，然後問他居住何處。回答竟是如意賭館。

鐵慶國大爲意外，據他猜想：對方既爲秦康元的死黨，必定會盡力脫開他與秦康元之間的關係。

「那麼，你是在秦康元手下當差的？」

「不錯。」

「是秦康元教你來追殺章福霖的嗎？」

「誰是章福霖？」他好像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名字。

「就是抓你到這兒的那個人。」

「隊長！這好像弄錯了吧？我根本就不認識他。當時我跟老牛爲了一點小事而打架，我拿出刀來唬唬老牛，要不是那個愛管閑事的扯來扯去，根本就不會出命案。」

鐵慶國這才發現自己的想法太天眞了，對方非常狡猾，將一件蓄意謀殺案說成了誤殺，而且還將秦康元完全甩開，使章福霖這個控訴者成爲多管閑事的路人。

鐵慶國是辦案的老手，當然不容許對方的狡計得直，但他並不立卽詰問，而採取了迂迴戰術。

「你是說，這只是一時失手誤殺？」

「是的。」

「那麼，在早先你根本上就沒有殺人的動機？」

「是的。」

「既沒有殺人動機，你爲什麼帶着刀？」

頑强狡詐的犯人被鐵慶國一擊而中要害。不過，他並沒有瞠目結舌，仍然力作狡辯：「隊長！帶刀只爲防身，所謂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

「唔！」鐵慶國又故意放鬆了一些，他問口供從不緊逼的。「那麼，你以前用過這把刀嗎？」

「沒有。」

「殺過人嗎？」

「更沒有啦！」

「練過嗎？用這種短兵器是需要特殊技巧的。」

「隊長！我那有那種機緣呀？……」

「胡說。」鐵慶國突地沉下臉來厲叱一聲。「你分明是個用刀的老手，你分明是蓄意殺人！我剛才看過死者，七首齊柄而入，這怎麼是誤殺？趕快從實招來！」

「隊長！眞是誤殺，我跟老牛一向……」

「別拿老牛當幌子，你們兩個要殺的是章福霖，不過，姓章的太厲害，用老牛作了擋箭牌。我知道你們是受了秦康元的指使，只要實話實說，我可以從輕發落。」

「隊長，實在寃枉呀！秦掌櫃的待人不錯，咱們出了漏子已經給他添了麻煩，怎麼再回過頭去栽他的贓呢？」

鐵慶國又放鬆了一些，他將話題掉轉：「前兩天，保安隊的金鈎章被殺，這件事你知道吧？」

「聽說了。」

「他也是被刀子桶了的，也是在離開如意賭館之後遇害的，我看，這件命案與你們也有關係。」

「那可是更大的寃枉了。蒙隊長網開一面，秦掌櫃才能開那家如意賭館，咱們也才有個喫飯嚼穀的地方，就是向老天爺借膽子，也不敢去殺保安隊的人呀！」

鐵慶國站了起來，緩緩地說：「你的嘴很硬，那是因爲你聽說我問案從不用刑。不錯，到現在爲止我還不會破例，可是，我另外找個人來問你，他就不會對你這樣客氣了……來人！去請那位章爺來一趟。」

這就是鐵慶國的殺手鐧，他大概也覺得自己對人太平和不會問出什麼名堂，不過，他是否想到章福霖另有心機呢？

章福霖來了，頑强的人犯臉色一變，但他仍然咬緊嘴唇，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兩人將有一番纏鬥。

可以想見，佔上風的一定是章福霖。

章福霖先問明鐵慶國的意向，然後很客氣地請所有的人出去，那漢子一直目不轉睛地盯着他。

章福霖很冷靜地搬了一張櫈子，在那漢子面前坐了下來，而且還示意對方也搬張櫈子坐下來。

二人面對面坐下來，像敘舊的老友一樣。

「貴姓？」章福霖很客氣地發問。

「姓殷。」

「敝姓章。」

「聽說了。」

「老殷！」這一聲稱呼就很够味兒，不過，下面的話却不大中聽。「你可知道殺人者死的律條？」

「知道。」

「想活嗎？」

「想。」

「那就好談了，你殺了人，賴不掉，你被抓了來，也走不脫，那是死定了。如果你想活，我有辦法。」

這是人性的弱點，章福霖就抓住了這個弱點。

姓殷的心活了，嘴吧却是死硬的：「殺人者死的律條是指故意殺人，我只是誤殺，死不了。」

「也許你死不了，但你祗能活在牢裏。」

「你難道能讓我自由自在地活在外面？」

「可以。」

「有條件？」

「你很有頭腦，這年頭，有頭腦的人才能活得更久。」

「如果你的條件太過苛刻，我不一定辦得



到。」

「很簡單，說起來也不算是條件，這只是我爲你設想的活命之路，如果你要放棄，我可沒法子。」

「說吧！」

「把秦康元咬出來。」

姓殷的一雙眼珠子瞪得溜圓。他在打量，也在衡量，他似乎想找出章福霖的動機何在。

「你跟秦老大有仇？」

「沒有。」

「可是……？」

「他爲什麼要派你們來追殺我？」

「因爲你逼人太甚，每個人都有活下去的權利，是不是？如果你擋住他的活命之道，他當然要將你除去。」

「他的作法很對。」

「那麼，你又何必將他拖出來呢？」

「現在我發現他要置我於死地，我不應該報復嗎？」

「當然應該。不過，你報復的對象應該是我。」

「不是你。」章福霖搖着頭，慢條斯理地說：「你只不過是個跑腿的，正兇是秦康元，殷朋友！話就說到此爲止，你要信，你就有好幾十年的好日子過；你要不信，我也只有爲你惋惜。多說無益，你自己衡量吧！」

說罷，站起來就要走。

「噯！」姓殷的却叫住了他。「你眞能讓我平平安安地活在自由的天地裏嗎？秦老大他會制裁我的呀！」

「他立刻就要關進牢獄，不久就送上法場，他沒有辦法報復你。」

「可是，他還有許許多多的心腹死黨。」

「他們已經無法得到秦康元的犒賞，怎會爲他出力呢？」

姓殷的心眼兒活動了，因爲章福霖的話入情合理，最主要的是，他想繼續活下去。人性就是如此自私。

「好吧！我信你的。如果……」姓殷的還是有點恐懼。「如果你不守信諾，我作鬼也不會饒你。」

章福霖笑了，立刻找人來作好了口供，讓姓殷的劃押。

鐵慶國爲了愼重起見，又親自問了一遍。逮捕的行動快速而又澈底，如意賭館自秦康元以下無一漏網，連那三個賭博的郎中也一起抓到了保安隊。

一陣忙亂之後，天已是破曉時分了。

在朱家大院的側院中，鐵慶國和章福霖又開始了研判性的密談，在鐵慶國來說，最主要的還是要偵破那幾件命案，到目前爲止，連命案的邊緣都沒有摸到。

「章老弟！命案一共四起，夏家姐妹、金鈎章、萬風堂，到目前爲止，任何一起命案都沒有綫索啊！」

「金鈎章是被秦康元派人追殺的。」

「照你的推斷，金鈎章向秦康元勒詐，秦康元憤而殺人。動機是有了，憑據呢？」

「將如意賭館的人一一分開偵訊，一定會有結果。」

「好！金鈎章的事我們姑且按下不談，可是……」

「另外三件命案是殷維九幹的，不過與秦康元有關連……鐵隊長！到目前爲止，你對我的表現不滿意嗎？」

「非常滿意。」

「還信任我嗎？」

「當然。」

「好，請再聽我一個建議——立刻釋放殷維九。」

鐵慶國訝異地問：「爲什麼呢？」

「請不要問理由。不到天黑，我負責將另外三起命案的動機和眞兇找出來，鐵隊長如果當眞信任我……」

鐵慶國毫不猶疑說：「好，一切照辦。」說起來幾乎令人發噱，一個辦案老手，竟會聽信一個初次相識的人，鐵慶國豈非太糊塗了嗎？

私設刑堂，暗置牢籠也不是什麼大罪，像殷維九這種在地方上有頭有面的人物。抓到了保安隊去囚他半宿，已是很嚴厲的懲罰。現在以牢獄人滿爲患爲理由釋放他歸家，在情理法方面都說得通，而殷維九本人亦不會起疑心。

殷維九前脚到家，章福霖後脚就跟到了。現在，殷維九對他深具戒心；他似乎已感到，這是一個相當難以對付的陰謀脚色，態度軟化也許還有好處。

章福霖問道：「殷大爺！你可知道你爲什麼會被鐵隊長抓去關起來？」

「有人整我。」

「不錯。那個整你的人就是我。」

殷維九沒有驚異，這似乎在他想像之中。

「你知道鐵慶國爲什麼又放你回家嗎？」

殷維九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他索性就不回答了。

「是我說的情。」

「你在玩什麼花樣？」

章福霖笑而不答，却又提到另一個問題：「你知道秦康元那一帮人，是怎麼被關起來的嗎？」

「難道又是你的傑作？」

「不錯。」

「爲什麼？」

「爲你。」章福霖的手指險些碰上了殷維九的鼻尖。

「爲我？」

「是呀，你欠他的三十萬賭債就可以不還了呀。」

「哼！姓章的，你知道的事情倒不少。」

「你知道你的處境？你未來的命運嗎？」

現在，殷維九對於面前這個年輕人的看法完全改變了；他一向認爲自己是老江湖，見多識廣，經驗豐富，老謀深算，其實呢？與章福霖一比，還差了那麼一大截哩！

因此，在口頭上就客氣多了：「請你老弟指點。」

「指點談不上，不過我倒可以把你四週的危機說出來。殷大爺是老江湖，當然知道如何防範。」

「是，是，是。我在這兒洗耳恭聽啦！」

「萬風堂，夏家姐妹，這三條命案你都涉嫌。」

「老弟！事實上這三件命案與我無關。」

「你再往下聽，秦康元下獄，逼債的情況稍見緩和，但是這件事情不能算完。還留下了一條尾巴。」

「是的，關於這一點，我有同感。」

「整秦康元下獄，是由我出面的。可是我跟秦康元之間無仇無怨，他的弟兄可能以爲是你唆使的。」

「嗯！」

「那麼，秦康元的心腹死黨就可能採取報復行動。」

殷維九沒有說話，因爲他還沒有摸清楚章福霖的動機。

「殷大爺，就這幾個危機，已够你應付了吧？」

殷維九點點頭說：「的確很惱人。」

「其實，這幾個危機可以輕易消除，殷大爺，你相信我有辦法使漫天風雲在一瞬間完全

消散嗎？」

「我相信你老弟有這種通天本事。」

「殷大爺，有你這句話，咱們就好談。」

「說吧！你要多少錢？」

「錢？」章福霖揶揄地說：「我知道你章大爺有的是。可是，我不要了，一個蹦子兒也不要。」

「那你要什麼？」殷維九驚訝地站起來。

「只有一句話。」章福霖很用力地說。

「哦？」現在，殷維九是驚上加驚。

「殷大爺！怎麼啦？我的話嚇着你嗎？」

「沒……沒有，我只是覺得奇怪罷了。」

章福霖道：「殷大爺！有人說，錢財如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所以，錢財並不見得是樣好東西。」

「可是，依舊有許多人爲錢財而拚命。」

「殷大爺！想必你也是那許多人中間的一個吧？」

殷維九面色一訕，無言地接受了章福霖的諷刺。

「殷大爺！咱們談正經的……那年，你落拓江湖，被困在一家小客棧裏，那是多久前的事了？」

殷維九很沉穩地回答道：「總有十來年了吧！」

「一個女客，在被壞人追踪得走投無路的時候，將一包金銀珠寶交給你……」

「章老弟！這件事咱們上次不是已談過了嗎？」

「不錯，是談過了。」

「而且，我將那金銀珠寶的價值都告訴你了。」

「是的。」

「那麼，你現在再提這件事幹嗎？」

「那女客將東西交給你的時候，曾經告訴你一句話，是不是？」

「沒有說什麼呀！」殷維九立刻否認。

「難道她沒有說，請你將那包東西交給某某人嗎？」

殷維九一怔。

「想一想看，她當時是怎麼說的？」

「章老弟！時間相隔太久，想不起來。」

「殷大爺！你一定要仔細想想，她敎你把那包東西送到什麼地方？交給什麼人？我要知道的就是那句話。」

「章老弟！我實在想不起來了。」

章福霖的神色立刻大變，冷冷地說：「殷大爺！如果你當眞想不起來，那就實在太糟糕了，非但我空跑了一趟，白費了許多心思，只怕你也要倒大楣。」

殷維九有些膽寒，不過，他仍然擺出一副大爺的姿態說道：「倒大楣！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殷大爺！如果你連這句話都聽不懂，你還能自稱老江湖嗎？舉一個最淺明的例子，我能把你從保安隊救出來，也能把你再送回牢籠中去，不信你就試試看。」

「如果我想起那句話來，告訴了你，我會怎樣？」

「殷大爺！那還用問嗎？從此後你就可以過太平日子。只要我不找你的麻煩，就再不會有人找你的麻煩。」

殷維九瞪視着他，似乎想一眼看穿章福霖心中的秘密；可惜對方藏得太深，多麼厲害的眼光也看不透。

「想起來了嗎？」

「想起來了。」

「那就請你告訴我吧！」

「她敎我把那包東西，交給雙河溝的白大爺。」

「雙河溝？就是離這兒不到三十里的雙河溝嗎？」

「是的。」

「殷大爺！這我可就不明白了。你沒有守信將那包東西交給姓白的，你就應該跑得遠遠的，爲什麼要在這兒落籍？不怕人家找上門來討舊賬嗎？」

「章老弟！說來你也許不信，打開頭，我就沒打算侵吞這包黃白之物。我見過不少場面，財物過手也不在少數。像這種錢，根本就吞不下去，說穿了我根本就沒這個膽子。可是，鬼使神差的，就偏偏讓我揹上了不守信義的罪名。章老弟！提起這檔子事，我眞是有苦沒處述。」

「有什麼苦楚，不妨在我面前說說吧！」

「我去雙河溝，找到了白大爺這個人。爲了怕找錯人，我先沒提那包東西，可是姓白的一口咬定，根本就不認識那個女人。」

「後來呢？」

「後來我就說出那個女人有一包東西敎我轉交給他，而且暗示那包東西很值錢。」殷維九嚥了一口唾沫，才又接着說：「你猜怎麼着？姓白的腦袋搖得像貨郎鼓。」

「嗯！因爲他不收那包東西，你就只有收之無愧了。」

「章老弟！財帛之物，誰不喜歡呢？」

「嗯！那姓白的大概多大年紀？」

「四十歲出頭。」

「姓白的如今還健在嗎？」

「當然還活着啦！不過才五十多歲而已。不瞞你說，這幾年來我不時留意他的動靜，嗨！什麼事也沒有。」

「那個交給你包裹的女人也沒有來找過你嗎？」

「沒有。今兒夜裏那小子說是受了那個女人的委托來討債，這種事在我到此地落籍後還是頭一回發生呢！」

「好了！殷大爺！你的答覆很令我滿意，現在我要問最後一個問題，那黃白之物究竟値多少錢？」

殷維九不禁一怔。

「殷大爺！務必請你老老實實地回答。」

「不瞞你老弟說，約莫值五十來萬。」

「好了！」章福霖站了起來。「殷大爺！你可以繼續享受你的財富，不會有人來打擾你……告辭！」

「老弟慢走。」

「還有什麼話要說。」

「老弟！我什麼話都說了，現在，要求你告訴我一點我想知道的秘密。」

「如果我知道，一定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本地接二連三地發生命案，是怎麼一回事？」

章福霖冷冷地說：「這都與你無干。」

「萬風堂是我的人，死在我家，怎說與我無干？」

「殷大爺！最好不要去探聽這些事，知道的秘密愈多，就對你愈加不利，這個道理你還不明白麼？」

「對對對！算我沒問，算我沒問。」

章福霖站了起來，很有禮貌地說：「殷大爺！這兩天爲你也添了不少麻煩，很對不住。從此後，你就可以過你的太平日子了，保證沒有人來搔擾你啦！」

「聽你老弟的口氣，莫非是就要離開此地了？」

章福霖冷冷地說：「你又犯了探聽別人秘密的毛病啦！」

「對！對！算我沒問……嘿嘿！關於鐵隊



長那邊……我實在不能放心，不會再有漏子了吧！」

「他不會再找你的……好！告辭了。」

「不送。」

章福霖掉頭向外走去，就在這一瞬間，只見人影閃動。六個人，六支槍，將章福霖圍了個風雨不透。

章福霖不免大吃一驚，但他表面上却非常鎭定，冷冷地問道：「殷大爺！你這是什麼意思？」

「章老弟！」殷維九連聲冷笑：「嘿嘿！你畢竟是個初出道的小伙子，你也太小看殷某人了。」

「我不明白你用意。」章福霖沉靜如恆。

「章老弟！你的舉動我是一清二楚，你設下了許多圈套，套過我，也套過別人，甚至套上了保安隊的鐵隊長。手段很高，設計也很妙，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如此煞費心機，究竟是爲了什麼。能告訴我嗎？」

「哼！」雖然被圍困，章福霖那股子冷峻的氣勢仍然存在。「殷大爺！你又犯了老毛病啦！」

「章老弟！你實在狂得過份了吧！」殷維九慢吞吞地走到章福霖的面前。「睜開眼睛瞧瞧，面對這種陣仗，你還用這種口氣說話，未免太不識時務了。」

「殷維九！你敢把我怎麼樣呢？」

殷維九抬手就摑了章福霖兩個耳巴子。

章福霖動都沒有動，臉上依然漾着冷笑，那種冷笑竟然使得殷維九打了一個寒噤。

「不錯，你小子是個人物，不過，你再狠，也擋不了一粒槍子兒。」

「殷維九！不用說大話，我諒定了，你不敢殺我。」

「不是不敢，而是不想殺你，明白嗎？」

章福霖挺起了胸，索性不理不睬。

殷維九的嘴巴却沒有閑着：「你小子說得不錯，我就是有個喜歡探聽別人秘密的小毛病。現在，我又想打聽打聽，你爲什麼要向我打聽雙河溝的白大爺？」

「不干你的事。」

「不干我的事？好，我問別的……你這小子聽清楚：我問這樣你不答，我問你那樣你不答，那可是不行的。」

章福霖別轉了頭，一副傲慢倔强的模樣。

「你爲什麼要殺萬風堂？」

「哦？」章福霖那雙精芒畢露目光突然瞇了起來。「你怎麼知道萬風堂是被我所殺？」

「這是你自己向戴逢春和常泰招認的。」

「如此說來，他們跟你還保持聯繫？」

「不錯。」

「你剛回來，我隨後就到，其中沒有空隙，你們是怎麼搭上綫的？」

殷維九冷笑道：「原來你也有探聽別人秘密毛病，閑話少說，你爲什麼殺死萬風堂？」

「殺人滅口。」

「滅口？他知道你什麼秘密嗎？」

「太多太多。」

「回答得詳細一點。」

「如果我回答得詳細一點，你一定會大吃一驚。」

「說吧！我不是那樣容易吃驚的人。」

「萬風堂是我買通的，他身爲你的總管，實際上是我的奸細……殷大爺！還要我說到底嗎？」

殷維九臉色大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章福霖雖然陷入重圍，而他却像一個發號施令的主人，大模大樣地說：「殷大爺！我可以走了吧！」

殷維九緩緩地說：「章老弟！自從我在這兒落籍之後，就曾經許下重誓，不再作奸犯科，不再破殺戒。可是，我如今不得不違背我的誓言，因爲情勢逼人……」

「怎麼，殷大爺！你打算要殺我？」

「是的。」

「你在唬人！狡猾如你，絕不會在此時此刻殺我。」

「爲什麼？」

「因爲你還沒有弄清楚我爲什麼要收買萬風堂安排在你的身邊？更不清楚萬風堂究竟刺探了多少有關你的秘密。這兩件事沒有弄清楚之時，你將寢食不安。」

「章老弟！我姓殷的在江湖老跑，難道就沒有辦法讓你吐露秘密嗎？」

章福霖冷笑着說：「你絕對沒有辦法。」

「要不要試試？」

「我勸你還是不要試了，那是白費精力的事。」

殷維九偏頭打了一個招呼，那幾名漢子立刻就要動手。

章福霖沉叱道：「殷大爺！我實在不明白，本來沒有你的事了，你爲什麼硬要惹火燒身呢？」

「聽你這句話，顯然你得到的秘密還不够完全。」

「哦？」

「章老弟！我看你還是老實一點。」

「在槍口的威脅下，我當然會老實。不過，另一個人絕不會老實。」

「誰？」

「唐標清。」

「唐標清！」殷維九似乎對這個名字非常陌生。

「殷大爺！你難道就忘了嗎？那個被你關進地窖，又被鐵隊長救出去的那個年輕伙子，他能饒你嗎？」

殷維九又打了一個手勢，立刻有兩個大漢疾步離去。

章福霖當然明白對方的用意，立即冷笑着說：「殷大爺！你是想搜查那個小伙子是不是在附近嗎？我看也你也不用費心機啦！他一出手，刀也好，槍也好，剛好够上你的脖子，可是，你永遠也不用想將他搜查出來。」

殷維九沉默，他似乎是在思索對付之策。良久，他才說：「章老弟！你剛才說，我已完全置身於事外，這話，是欲擒故縱呢？還是……？」

「對不起，殷大爺！」章福霖冷冷地說：「本來我還對你很客氣，你既然用這種手段對付我，那我也就不客氣了。一切免談，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

「那麼，你是存心逼我殺人嗎？」

「隨你。」章福霖的態度非常强硬。

這時，那兩個大漢去而復返，他們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向殷維九搖搖頭，這已經很够了。

殷維九的態度緩和了許多，語氣也柔和了：「章老弟，和爲貴，咱們如果不兵刃相對，該有多好。」

「殷大爺！是你先啓戰端的。」

「現在，我想息事寧人，你總得給我一個台階吧！」

「好的！你自己爬上了屋簷，却要我給你搬梯子。說吧！你要什麼樣的梯子？」

「只請你回答我一個問題。」

「知則答，能答則答。」

「你爲什麼要找雙河溝的白大爺？」

「我並沒有說過我要找他呀！」

「可是，你在查問他的行踪。」

章福霖凝望着他，沒有立即作答。

「是不能回答嗎？」
「可以回答。」
「那麼，我在此洗耳恭聽。」
「不過，在我回答之前，我要先請教一個問題。」
「我同意。」
「你為什麼關心這個問題？」
「因為當初有人托我將一包貴重的東西交給姓白的，而姓白的不敢收受，我當然與這件事有關呀！」
章福霖緩慢有力地說：「殷大爺！聽我一句忠告，如果你真想過幾天安穩日子，最好別過問這件事。」
「如果我想知道內情呢？」
「那就避免不了要被捲入漩渦。」
「將有一場殺伐嗎？」
「也許。」
「好吧！我聽你的忠告，也希望你能遵守你的諾言。」說到這裏，殷維九猛一揮手：「撤槍！」
那幾個大漢立刻將手中短槍揷進了腰間。
就在這一瞬間，章福霖却飛快地展開了動作。他以左臂勾勒住殷維九的頸項，右手中的短槍抵上了對方的太陽穴。他站的地位極佳，背貼牆壁，不虞被人暗算。
殷維九失聲驚呼：「你……你這是幹什麼呀？」
「殷大爺！請你老老實實回答一問題。」
「問吧！」
「你見過白大爺嗎？」
「見過。」
「最後見他，是在什麼時候？」
「大約有十來年了。」
「以後就沒有再見過他嗎？」
「沒有。」
「殷大爺，你說了這麼多話，只有最後一句才是真的，其餘的都是假話。」
「這話是什麼意思？」
章福霖冷冷地說：「殷維九，你不要裝迷糊，自從你去雙河溝找過白大爺幾次之後，他就神秘地失踪了，你當然是再也沒有見過他了呀！」
「什麼？雙河溝的白大爺失踪了？」
「不錯，已經失踪快十年了，你難道不知道？」
「不知道，」殷維九用力地搖着頭。「真不知道。」
「殷大爺！你應該知道才對呀！」
「為什麼我一定會知道這件事呢？」
「因為，白大爺的失踪是你所造成的，換句話說，是你使他在這個世界上突然消失了踪影。」
「什麼？」殷維九萬分吃驚地嚷了起來：「你說我殺了白大爺？」
「難道不是。」
「章老弟，想不到還有這麼大的誤會，這一定要解釋清楚，我沒有理由要殺死白大爺的呀？」
「一個理由就已經足够了。」
「你說，什麼理由？」
「因為你要侵吞這一大批黃白之物。」
「章老弟，你這樣說未免太牽強了，如果我想侵吞這批財物，又何必去雙河溝去找尋姓白的……」
「你如不去，那麼托交的人日後和姓白的相見，就會發現財物被侵吞，他們一定會全力追緝，你將永無寧日。如果你將姓白的殺害，托交的人就不會猜測是被你侵吞，即使有此想法，也無法肯定，更沒有證據。對不對？」
「唉！」殷維九沉重地嘆了一口氣。「章老弟！我們之間沒有宿怨，你對我的成見不應該如此之深。我猜想，暗中必定有人在施展挑撥離間之計，希望你老弟千萬不要上當呀！」
「殷維九，有一句俗話你聽說過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儘管你作得天衣無縫，鬼神不知，但是依然被我查了出來，你最好還是不要白費心力地狡賴吧！」
「這就是你來到此地的最主要原因嗎？」
「我來此有兩件事：一是查追白大爺死亡的原因，另一方面則是要追回那一大批黃白之物。」
「是受誰之托？」
「先父遺命。」
「如果你要明白白大爺的死因，那是正義感所使然，追回那一大批黃白之物又是憑藉什麼呢？」
「因為那批黃白之物應該要物歸原主。」
「誰是原主？」
「章家！」
「章老弟，只要你能夠拿出憑據來，我一定原封原樣地將那一大批黃白之物如數原樣奉同。」
章福霖冷靜了一下，才冷笑着說：「殷維九，你不愧是騙子出身，到這個時候還在玩騙術。那一批金銀珠寶早就被你變賣了，你如何能如數，原樣地還我？」
「章老弟，只要我說出的話，就一定能作到。」
「你現在被我所挾持，當然任何話你都會說。」
「章老弟，你就不能試試看嗎？」
「用不着試，因為，你根本無法交出那批財寶。」
「你如何說得這樣肯定呢？」
「因為你早就將那批財寶變賣一空了。」
「財物還在。」
「殷維九，你這些話說來騙誰呢？如果你沒有變賣那些財寶，你如今的家業又是何處來的呢？」
「當初我的確將那批財寶變賣了幾件，就利用那些錢去作買賣，等我賺了錢，逐漸發達之後，我又以高價將那幾件賣出去的金銀寶玉買了同來。所以，那批財寶到目前為止，一件也沒有短少。」聽口氣，殷維九似乎並沒有說假話。
章福霖見對方說得合理，開始半信半疑，他問道：「你為什麼不將那些財寶悉數變賣，脫離干係呢？」
「章老弟，我的想法和你正好相反。你的意思是，只要那批財寶不在我手上，查無贓證，我就可以不認這筆賬，對不對？」
「對！」
「那是很天真的想法，我的想法就穩當得多了，萬一人家找上門來，逼得太厲害時，我還可以拿出那批財寶換回我的性命。」
現在，章福霖更加相信了，他想了一想，繼續問：「那麼，你現在的家業沒有一分錢是攏來之物啦？」
「不錯。我只不過利用了那批財寶作本錢而已。」
「好，我相信你。而且我也佩服你的安排，不愧是老謀深算，現在你正需要用那批財寶來換取你的性命。」
「只要你是原主，我當然應該還你。」
「你要什麼憑據？也許我還拿不出來。」
「很簡單，」殷維九說：「只要你說出那批財寶的詳細數目，我就相信你是原主人。」
「那也許要開一張很長的清單。」
「章老弟，那就請你到客廳去開一張單子吧！」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古龍·文　盧令·圖

# 白玉老虎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無忌將唐玉盛入棺材，僱四名挑夫，運往四川唐門，途次一山脚茶亭，突遭奇變，六名江湖好漢本擬刼棺，但其中五名均被一老翁暗襲、明攻所殺，只餘下金弓銀箭黑鐵漢，此時，抬棺的四名抬伕也露出身份，原來竟是霹靂堂的四大金剛，他們正欲搏殺黑鐵漢之際，突被人無聲無息毒殺。黑鐵漢坦向無忌說是受人所托要刼棺中紅貨，但經此變故後，他已無意掠刼，但仍要一看棺中究竟，當他剛把棺蓋掀起，便喉中毒暗器，只能叫出唐缺二字，他喉結上一股鮮血噴泉標了出來，鮮血點點洒在他臉上——

## 瞬息驚巨變　冒死入籠牢

### ▲——棺中人——▼

（一）

唐缺。
這是一個人的名字。
無忌好像聽見過這個名字，這個人無疑也是唐家的子弟。
黑鐵漢在臨死前的一瞬間，為什麼要掙扎着說出這個人的名字來？
他是不是想告訴無忌，這個圈套就是唐缺設計的？
唐缺為什麼要他們和雷家兄弟同歸於盡？
霹靂堂既然已與唐家結盟，唐缺為什麼還要將雷家兄弟置之於死地？
黑鐵漢掀開棺蓋後，究竟看到了什麼？為什麼會忽然暴斃？

×　×　×

這些問題無忌都想不通。
他根本連想都沒有想，因為他已發現了一件更可怕的事！
他發現了一根針！
一根八分長的銀針，隨着黑鐵漢喉結上噴出的那股鮮血標出來。
黑鐵漢無疑就是死在這根銀針下的，一根八分長的針，竟是追魂奪命的暗器！
這件暗器竟是從棺材裏發出來的！
棺材裏的人是唐玉！
一個已經完全麻木僵硬了的人，怎麼還能發得出暗器來？
難道他中的毒已消失？已經有了生機，有了力量！
對無忌來說，他的一句話，就是件絕對致命的武器！
只要他還能說出一句話，無忌的計劃就完了。
無忌的手心也有了冷汗。
他絕不能讓唐玉活着，絕不能讓唐玉再有開口說話的機會！
他一定要澈底毀了這個人，這口棺材，不管棺材裏還有什麼秘密，他都已不想知道。
他想到了霹靂堂的霹靂彈。

霹靂堂的火器威震天下，只要有一兩個霹靂彈，就可以毀了這口棺材，將棺材裏的人，和所有的秘密都化爲飛灰。

雷家兄弟既然是霹靂堂的四大金剛，身上當然帶着他們的獨門暗器。

但是他們蓬頭赤足，衣不蔽體，身上好像根本沒有可以藏得住暗器的地方。

無忌忽然又想到了他們手裏的硬餅。

他們始終都把半塊硬餅緊緊的捏在手裏，是不是因爲硬餅裏藏着他們的暗器？

無忌決心要找出來。

他的反應一向很快，在一瞬間就已將所有的情況都想過一遍。

但是他想不到在這時候，棺材裏忽然有人在說話了。

一個人嘆息着道：「你是不是想用霹靂堂的火器把這口棺材毀了？我們無冤無仇？你爲什麼要害我？」

× × ×

聲音嬌媚而柔弱，充滿了女性的魅力，聽起來絕不是唐玉的聲音。

但是有些人卻可以用內力控制自己喉頭的肌肉，發出些別人永遠想不到的聲音來。

唐玉說不定就能做到這一步。

無忌試探着問道：「我們眞的無寃無仇？」

棺材裏的人道：「你沒有見過我，我也不認得你，怎麼會有仇恨？」

無忌道：「眞的？」

棺材裏的人道：「你只要打開棺材來看看，就知道我說的是眞是假了。」

無忌當然不會做這種事。

黑鐵漢的前車可鑒，已經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教訓。

棺材裏的人又道：「其實我也很想看看你，我想你一定是個很年青，很英俊的男人。」

無忌道：「我就站在這裏，只要你出來，就可以看得見。」

棺材裏的人道：「你爲什麼不打開這口棺材來看看？」

無忌道：「你爲什麼不自己出來？」

棺材裏的人笑了，道：「想不到你年紀輕輕，做事就這麼小心。」

無忌道：「聽你的聲音，你的年紀也不大，而且一定是個很美的女人。」

棺材裏的人笑道：「原來你這麼會說話，我想一定有很多女人喜歡你。」

她忽然又嘆了口氣，道：「只可惜我已經老了，已經是個老太婆了，已經可以養得出你這麼大的兒子來。」

她的人還在棺材裏，已經佔了無忌一個便宜。

無忌說道：「你怎麼知道我有多大年紀？」

棺材裏的人道：「你是唐玉的朋友，年紀當然跟他差不多！」

無忌道：「你怎麼知道唐玉有多大年紀？你見過他？」

棺材裏的人道：「他就躺在我旁邊，我怎麼會沒有見過他？」

上好的棺木，總是特別寬大些，的確可以裝得下兩個人。

無忌道：「我怎麼知道唐玉是不是還在這口棺材裏？」

棺材裏的人道：「你不信？」

棺材下透氣的小洞裏，忽然伸出一根手指來：「你看看這是不是他的手？」

這的確是唐玉的手。

無忌忽然笑了，道：「原來你就是唐玉，原來你……」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另外一個洞裏又伸出一根手指來。

這根手指纖細柔美，柔若無骨，指甲上還淡淡的塗着一層鳳仙花汁。

這的確不是唐玉的手。

棺材裏果然有兩個人。

除了唐玉外，另外一個人是誰？爲什麼要藏在棺材裏？

無忌悄悄的走到棺材另一端，用兩隻手扳住棺材的蓋子，用力一掀。

棺蓋翻落，他終於看到了這個人。

現在他才明白，黑鐵漢剛才爲什麼會有那種奇怪的表情。

躺在唐玉旁邊的，竟是個幾乎完全赤裸着的絕色美人。

（二）

千千是個美人。

鳳娘是個美人。

香香也很美。

無忌並不是沒有接近過美麗的女人，但是他看見這個女人時，心裏竟忽然起了種說不出來的激動和慾望。

這個女人不但美，簡直美得可以讓天下的男人都不惜爲她犯罪。

她美得比千千更艷麗，比鳳娘更成熟，比香香更高貴。

她的腰纖細，雙腿修長，胸膛尖挺飽滿。

她的皮膚是乳白色的，彷彿象牙般細緻緊密，又彷彿牛乳般的甜膩柔軟。

她的頭髮又黑又亮，一雙眼睛却是淺藍色的，閃動着海水般的光芒。

她身上的衣服絕不比一個孩子多，把她那誘人的胴體大部份都露了出來。

她看看無忌，嫣然道：「我並不是故意想勾引你，只不過這裏面太熱，又悶又熱，我從小就怕熱，從小就不喜歡穿太多衣裳。」

無忌嘆了口氣，苦笑道：「幸好唐玉看不見有你這麼樣一個人躺在旁邊。」

這女人笑着道：「就算他看得見也一樣。」

無忌道：「一樣？」

這女人道：「只要我覺得熱，我就會把衣裳脫掉，不管別人怎麼想，我都不在乎。」

她笑得又迷人，又洒脫：「我是爲自己而活着的，爲什麼要爲了別人而委屈自己？」

無忌沒法子回答，也沒法子反駁。

這女人拍了拍唐玉的臉，道：「幸好你這個朋友是個很乾淨的人，長得也不難看。」

她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無忌，又笑道：「如果躺在我旁邊的人是你，那就更好了，你雖然沒有他那樣漂亮，却比他有男子氣！」

她又道：「漂亮的男人並不一定是女人喜歡的，像你這樣的男人我才喜歡。」

她故意嘆着氣：「只可惜我已是老太婆了，已經可以生得出像你這麼大的兒子來。」

無忌只有聽她說，根本沒法子插嘴。

像她這樣的女人實在不多，如果你見到一個，你也會說不出話來的。

她却偏偏還要問無忌：「你爲什麼不說話？」

無忌道：「所有的話都被你一個說完了，我還有什麼話說？」

這女人又嘆了口氣，道：「現在我才知道，你眞是個聰明人。」

無忌道：「爲什麼？」

這女人道：「因爲只有聰明的男人才懂得，多用眼睛看，少開口說話。」

無忌也不能不承認，他的眼睛實在不能算很老實。

但是他的臉並沒有紅，反而笑道：「老天給我們兩隻眼睛一張嘴，就是要我們多看少說話。」

這女人嫣然道：「這句話我以後一定會常常說給別人聽。」

無忌道：「但是老天却很不公平。」

這女人道：「有什麼不公平？」

無忌道：「如果老天公平，爲什麼要給你這麼樣一雙眼睛？」他凝視着她那雙海水般澄藍的眼睛：「老天替你做這雙眼睛時，用的是翡翠和寶玉，做別人的眼睛時，用的却是泥。」

這女人笑得更迷人，道：「你說得雖然好，却說錯了。」

無忌道：「什麼地方錯了？」

這女人道：「我這雙眼睛並不是老天給我的，是我父親給我的。」

無忌道：「哦？」

這女人道：「我的父親是胡賈。」

無忌道：「胡賈？」

這女人道：「胡賈的意思，就是從波斯到中土來做生意的人。」

自漢唐以來，波斯就已與天朝通商。

從波斯來的商人，雖然都成了腰纏鉅萬的豪富，但是在社會中的地位却一直很低，「胡賈」這兩個字，並不是個受人尊敬的名詞。

這女人道：「我父親雖然是個有錢人，却一直娶不到妻子，因爲善良人家的女兒，都不肯嫁給一個胡賈，他只有娶我母親那種人。」

她淡淡的接着道：「我母親是個妓女，聽說以前還是揚州的名妓。」

妓女這兩個字，當然更不是什麼好聽的名詞，但是從她嘴裏說出來，却完全沒有一點自慚形穢的意思，她並不認爲這是羞恥。

她居然還是笑得很愉快：「所以我小的時候，別人都叫我雜種。」

無忌道：「你一定很生氣？」

這女人道：「我爲什麼要生氣？我就是我，隨便別人怎麼樣叫我，都跟我沒關係，我是個什麼樣的人，還是個什麼樣的人，也不會因此而改變的。」

她微笑又道：「如果你眞是個雜種，別人就算叫你祖宗，你還是個雜種，你說對不對？」

無忌也笑了。

他非但沒有因此而看輕她，反而對她生出種說不出的好感。

他本來還認爲她衣裳穿的太少，好像不是個很正經的女人。

現在他却認爲，就算她不穿衣服也沒關係，他也一樣會尊重她，喜歡她的。

這女人又笑道：「可是我眞正的名字却很好聽。」

她說出了她的名字：「我叫蜜姬，甜蜜的蜜，胡姬壓酒勸客嘗的姬。」

× × ×

蜜姬。

這實在是個很可愛的名字，就像她的人一樣。

在這麼樣一個又可愛，又直率的女人面前，無忌幾乎也忍不住要把自己的名字說出來。

想不到蜜姬已經先說了：「我也知道你的名字，你叫李玉堂。」

唐玉也曾用過這個假名字，也許只不過臨時隨口說出來的。

無忌覺得這個名字很好聽，很响亮，所以棺材舖裏的人問他：「客官尊姓大名」時，他也就不知不覺地把這名字說了出來。

但是他却想不到蜜姬居然也知道了，難道那時候她就已在注意他？

蜜姬道：「我們很久以前就已經注意你了。」

無忌道：「你們？」

蜜姬道：「我們就是我和雷家兄弟，還有一位老先生。」

她說的這位老先生，當然就是那身懷絕技的老人。

蜜姬道：「如果我說出他的名字來，你一定會大吃一驚，所以我還是不要說的好。」

無忌也沒有問。

蜜姬道：「他是我父親的老朋友，從我很小的時候，就在保護我，我父親去世後，他簡直就把我當做他的女兒一樣。」

她嘆了口氣，道：「我實在想不出他爲什麼會忽然走了。」

無忌也想不出，只不過覺得那老人臨走時，好像忽然受了傷。

蜜姬笑道：「我們注意你，倒不是你長得比別的男人好看。」

無忌道：「你們是爲了什麼？」

蜜姬道：「爲的是唐玉。」

無忌道：「唐玉？」

蜜姬道：「我們發現你帶着的那個穿裙的姑娘就是唐玉時，就已經開始注意你了。」

無忌道：「你認得他？」

蜜姬道：「就因爲我們認得他，他也認得我們，所以我們雖然早就在注意你，你却連我們的影子都沒有看見過。」

無忌道：「爲什麼？」

蜜姬道：「因爲，我們絕不能被他看見。」

無忌又問：「爲什麼？」

蜜姬道：「因爲他很想要我們的命，我們也很想要他的命。」

無忌道：「雷家兄弟是霹靂堂的人，霹靂堂已經和唐玉聯盟。」

蜜姬冷冷道：「但是我們並沒有和唐玉聯盟。」

聽她的口氣，霹靂堂內部竟似已分裂

，而且，好像就是因爲和唐家聯盟而分裂的。

對無忌來說，這當然是件好消息，敵人的內部分裂，對他當然有利。

雖然他並沒有追問下去，却已發現這其中一定還有很多不足爲外人道的隱秘。

蜜姬道：「我們從看見唐玉的那天起，就想殺了他的。」

無忌道：「你們爲什麼沒有動手？」

蜜姬道：「因爲你。」

無忌道：「我？」

蜜姬道：「那位老先生一直認爲你是個很可怕的對手，他說你不但武功絕對極高，而且機智、深沉、冷靜。」

她笑了笑又道：「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他這麼樣誇讚過別人。」

無忌笑道：「這位老先生好像倒很有眼力？」

他雖然在笑，笑得却並不愉快，因爲他並不希望別人太看重他。

別人越輕視他，就越不會提防他。

他才有機會。

——一個眞正的聰明人，絕不會低估自己的敵人，却希望敵人能低估他。

——低估了自己的敵人，絕對是種致命的錯誤。

——一個人如果能讓自己的敵人判斷錯誤，就等於已成功了一半。

這是無忌跟隨司空曉風時學到的教訓，他永遠不會忘記。

蜜姬道：「想不到我們還沒有出手，唐玉就已變成了個廢人。」

無忌道：「我也想不到。」

蜜姬道：「更想不到你居然很够朋友，居然要送他回唐家堡去。」

她微笑着又道：「最妙的是，你居然想到用棺材把他送回去，看到你買棺材，僱挑夫，我們就知道機會來了。」

無忌道：「什麼機會？」

蜜姬道：「我們也要到唐家堡去，却不能讓別人看見，也不能讓別人知道。」

無忌說道：「所以，你就想到要雷家兄弟做挑夫，把你和唐玉一起抬到唐家堡去。」

蜜姬笑道：「躲在棺材裏雖然熱一點，却很安全，很少有人會打開棺材來看看的。」

無忌道：「所以雷家兄弟只希望我不要出手，並不想殺我滅口。」

蜜姬道：「因爲他們還想要你護送這口棺材。」

無忌道：「你們自己爲什麼不能到唐家堡？」

蜜姬道：「他們好像不大歡迎我。」

無忌道：「爲什麼？」

蜜姬甜甜的笑了笑，道：「因爲唐家的女人生怕我去勾引她們的丈夫。」

× × ×

這當然不是眞話，眞話是絕不能說出來的，這件事的關係太大，「李玉堂」却是唐玉的朋友。

蜜姬道：「如果我是別人，還可以喬裝改扮，混到唐家堡去，只可惜，老天偏偏要對我特別好，讓我有這麼樣的一雙眼睛。」

她嘆了口氣：「除非我把這雙眼睛挖了出來，否則我隨便扮成什麼樣子，別人還是一眼就可以認出來。」

無忌現在終於明白，她爲什麼一定要躲在棺材裏。

蜜姬道：「這本來是個很妙的法子，想不到還是被唐缺發現了。」

無忌道：「唐缺是個什麼樣的人？」

蜜姬道：「這個人很少在江湖中走動，非但很少有人看過他，連聽過他名字的人都不多，但是他却比任何人想像中都厲害得多。」

無忌道：「比唐玉還厲害？」

蜜姬道：「唐玉跟他比起來，簡直就好像是個小孩子。」

無忌道：「我只知道唐家後輩子弟中，最出類拔萃的一個是唐傲。」

蜜姬道：「唐傲的確是他們兄弟中武功最高，名氣最大的一個，但是唐缺却絕對比唐傲更可怕。」

她嘆了口氣，又道：「我寧可跟唐傲打架，也不願跟唐缺說話。」

無忌笑了，道：「聽你這麼說，這個人豈非是個妖怪？」

蜜姬道：「等你看見這個人的時候，你就知道他是不是妖怪了。」

無忌道：「我寧可不要看見他。」

蜜姬道：「可惜你遲早一定會看見他的。」

無忌道：「爲什麼？」

蜜姬道：「因爲，他跟唐玉是最要好的兄弟，現在他既然已經知道我在這口棺材裏，當然也已經知道有你這麼樣的一個人。」

她淡淡的接着道：「現在你雖然還沒有見過他，說不定他已經見過了你。」

無忌道：「你認爲黑鐵漢他們就是來對付你的？」

蜜姬道：「一定是。」

無忌道：「他自己爲什麼不露面？爲什麼不自己來對付你？」

蜜姬又甜甜的笑了笑，道：「因爲他知道只要一看見我，就會被我迷死。」

× × ×

這當然也不是眞話。

她跟唐家之間，彷彿有種很微妙的關係。

蜜姬又道：「他也知道他弟弟還沒有死，就躺在我旁邊，我對唐玉這種男人又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一生起氣來，說不定就會把他活活捏死。」

這些話也是說給無忌聽的，因爲無忌是唐玉的「朋友」。

無忌現在確實不希望唐玉被捏死，蜜姬現在的確隨時都可以把唐玉捏死。

他只有試探着道：「看樣子你現在已經不能再用這法子混進唐家堡去了。」

蜜姬嘆道：「看樣子好像是的。」

無忌道：「你打算怎麼辦呢？」

蜜姬不回答，忽然問道：「你有沒有聽見過『好看不好吃』這句話？」

無忌聽見過。

蜜姬道：「有些東西看起來雖然不錯，却吃不得的。」

無忌也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却不明白她爲什麼忽然說起這句話來。

蜜姬道：「有些人也是這樣子的，看起來雖然好看，却吃不得。」

她笑笑又道：「我就是這種人，好看不好吃。」

如果無忌是個孩子，一定會覺得很奇怪，人怎麼能「吃」？

幸好無忌已長大了，已經懂得這個「吃」字是什麼意思。

但是他不懂得這麼樣一個水蜜桃一樣的女人，爲什麼不好「吃」。

蜜姬道：「因爲我從腰部以下，已經連一點感覺都沒有了，兩條腿也完全沒有一點力氣，連動都不能動。」

她吃吃的笑道：「如果你是我老公，你一定會被我活活急死，活活氣死。」

原來她竟是殘廢。

這麼年輕，這麼美的一個女人，竟是個半身已軟癱了的殘廢。

如果別人在她這種情況下，也不知會多麼傷心，多麼痛苦。

但是她却連一點難受的樣子都沒有，這麼悲慘的事，她居然像開玩笑一樣說出來。

因爲，她很不願接受別人的憐憫和同情。

她知道男人最受不了的，就是那種一天到晚唉聲嘆氣，怨天尤人，眼淚隨時隨地都會掉下來的女人。

無忌沒有說話，他心裏在想：「如果我是她，我應該怎麼辦？」

他不知道答案。

一個殘廢的女人，躺在一口棺材裏，她的朋友，雖然在棺材外面，却已都是死人。

她能怎麼辦？

# 黃家達創忍者道

海雲

現時有許多套打戲是由武俠明星黃家達主演的，黃家達的體型很是結實，二十多歲，五尺九寸高，一百四十五磅重，他沒有學習功夫之前，是一個番書仔。

他會得學上了功夫，因爲當時曾經獲得柔道五段以及空手道七段的神谷正男，這個日本高手由巴西來港料理商務，黃家達的父親是商人，在生意上跟神谷正男有來往，這位日本高手住在黃家達家內，曾經在七個月之內敎了黃家達一段時間，因此就奠定了黃家達變成武俠明星的階梯。

神谷正南只是因爲商務而來，不久便離港而去，臨行之際，對黃家達說：「如果你想在空手道上面有特別的成就，應該找更有本領的人敎你，在日本北海道有一個武林高手叫做楊巳幸明，他有的是眞功夫，他是北海道的冠軍，不論柔道或空手道，都打得非常出色，如果你有機會去東京，不妨擺在心裏，試到北海道找他，你就說我介紹你去見他好了。」

黃家達把這番話擺在心上，不久之後，他跟隨父親到東京做生意，住了下來，一共在東京住了七個月，那時他找到了楊巳幸明，同時也跟日本空手道兩個認眞出色的高手見面，一位武林高手是山口剛玄，另外一位就是大山培達。



山口剛玄已經六十多歲，出手仍然快如閃電，有一個日本攝影記者用一百二十五份之一秒去拍他發拳姿勢，仍是模糊不清，可見他的拳脚快到極點，如果他在壯年同樣的揮拳踢脚，那就更加厲害。

另外一位日本的武林高手大山培達，他在美國當衆表演斬牛的技術，在數萬觀衆的眼前，他跟一頭活牛打鬥，閃身抓住牛角，用手刀連斬幾下，就把牛角斬斷，因此享譽，會得使用掌刀的日本武林高手，非常之多，但是，僅用掌刀斬斷活牛的角，那就不容易了，因此，黃家達大感興趣，雖然他沒有分別從大山培達或山口剛玄學到甚麼招式，只是跟隨空手道的北海道冠軍楊巳幸明學習，已經很有興趣，在短短的四個月內，他學會了空手道許多招式，同時，學會使用李小龍用慣的那種兩截棍。

說到黃家達沒有學習空手道之前，他已學習過功夫的，十二歲在澳門讀書，最先學的是中國蔡李佛功夫，現時他出手的標指掛捶和插捶等，都有蔡李佛的手法在內。

學完蔡李佛，他繼續學別的門派，學過白眉，又學龍形摩橋，故此，他一邊學習日本空手道的時候，同時把中國拳術混和在內，盡力使中日兩派拳術變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自立門戶。

黃家達的體型是比較一般武林中人略高一點的，當時他有點瘦，現時他的肌肉較前發達，脫下衣裳來，正式赳赳武夫，故此，他在電影圈裏面有許多機會演武俠片，打得十分出色。

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黃家達對武術方面的心得，別人講起用電話簿去練習指勁和掌勁，黃家達不以爲然，說：「練習掌勁用電話簿，那是錯誤的，因爲電話簿的頁數太多，積疊起來，用指掌打它，等於硬碰硬，可能傷了骨節，還是打沙紙好些。

「打沙紙當然不是打一兩張，起碼打一百張，那種沙紙在普通的紙料店有得發售，售價不昂，因爲它的品質比較軟，不會弄傷骨節，初時打一百張，習慣了它，每天加一張，久而久之，它就變厚，最好用布包住沙紙然後打，不會飄散，每天起碼打二三百次，然後打出勁來，打完沙紙打細沙包，用帆布袋袋住幼沙，掛在廳中，發掌打它，它搖搖擺擺，繼續發招，以後把幼沙改爲粗沙，再進一步，就用鵪鶉蛋大小的石卵放在帆布袋之內，把它看做練武的器具，如非必要，不必打鐵沙，因爲鐵沙，可能弄到皮破血流，練習指掌的勁要化剛爲柔，不必打鐵沙了，除非你想練習鐵沙掌。」

黃家達現時不止是空手道的高手，還是「忍者道」的創始者，他在七年前開始，授徒之際，說明他那一派武功是混合中國功夫，日本空手道，跆拳道以及合氣道的招式而創立的，他使用「忍者」這個名詞，稱之爲「忍者道」，含有深意，功夫要練到精，可是，能够出手傷人，便要深藏若谷，小不忍則亂大謀，故此武功愈高，愈加要有涵養。另一方面，日本的武林高手，稱做「忍者」，表示那些人不喜歡露出本來面目，往往隱居山林。他使用「忍者道」這個名詞，創立新的門派，也含有隱士的意味。

蜜姬看看他，道：「我知道你剛才一定認爲我是個心狠手辣的女人，因爲，我完全沒有給黑鐵漢一點機會，就出手殺了他。」

無忌剛才的確是在這麼想。

蜜姬接道：「現在，你一定不會這麼想了，因爲你若是我，你一定也會這麼做的。」

無忌承認。

無論誰在她這種情況之下，都不能不心狠手辣一點，因爲她不殺人，人就要殺她。

生存的競爭，本來就是一件很殘酷的事。

爲了要活下去，有很多善良的人都會被迫做出一些平時他們絕對想不到自己會做出來的事。

蜜姬道：「所以我若用你這朋友要脅你，你一定也不會怪我的。」

無忌道：「你準備怎麼樣要脅我？」

蜜姬道：「唐玉還沒有死，你一定不想要他死。」

無忌說道：「你却隨時都可以要他的命。」

蜜姬道：「所以如果我說我要你把我也帶走，算不算過份？」

無忌道：「不能算過份。」

蜜姬微笑，道：「我就知道你是個好心的人。」

無忌道：「但是我却不知道應該把你送到那裏去？」

蜜姬微笑道：「你至少應該先把我送到一個沒有死人，沒有血腥的地方，讓我舒舒服服的透口氣，吃一點營養可口的東西。」

無忌道：「然後呢？」

蜜姬嘆了口氣，道：「以後會發生些什麼事，又有誰能知道呢？」

（三）

無忌一個人是絕對沒法子把棺材抬下山坡的，幸好他已看見那位胖公子坐來的滑竿，還在竹棚外。

竿夫們都是窮人，一頂用兩根長竹紮成的滑竿，就是他們唯一的謀生工具，就是他們的飯碗。

無論誰都不會把自己的飯碗拋下不管的。

無忌相信他們一定還沒有走遠。

能够抬得動那位胖公子的人，當然也一定能抬得動這口棺材。

蜜姬道：「如果你想找人來抬這口棺材，你只管放心去。」

無忌道：「可是你……」

蜜姬道：「我的腿雖然不能動了，可是我還有一雙手。」

她用她那雙柔若無骨的手，輕撫着唐玉的臉：「我一定會替你好好照顧他的，因爲現在他已經是我的飯碗，沒有他，我也活不下去。」

× × ×

竿夫是那位胖公子僱來的，要用他僱來的人，總得先跟他商量商量。

幸好他看起來並不是那種難說話的人，而且，他現在就算還沒有被駭走，一定也已遠遠的躲了起來，一面發抖，一面流汗。

無忌實在想不到他居然還有胃口躲在廚房裏吃饅頭。

不是一個小饅頭，也不是一個大饅頭，是七八個大饅頭。

每個饅頭裏都夾着一大塊五花肉，一口咬下去，順着嘴角流油。

他用一雙又白又嫩，保養得極好的手，拿起一個饅頭，帶着種充滿愛憐的表情，看着饅頭裏夾着的五花肉，然後一口咬下去。

當肥肥的油汁從他嘴角流下來時，他就滿足的嘆口氣。

在這一瞬間，世上所有的煩惱和不幸，都已不存在了。剛才的驚惶和恐懼，也早已忘得乾乾淨淨。

無忌的胃口一向很好，可是看見這位胃口不好的人吃東西時的樣子，還是覺得很羨慕。

這位胖公子吃完了一個饅頭後，居然也看見了他，居然說：「這饅頭不錯，你也應該吃一個。」

他嘴裏雖然這麼說，臉上的表情，却好像生怕有人來搶他的饅頭。

他滿懷希望的看着無忌，只希望無忌趕快拒絕他的好意。

無忌當然不會讓他失望，微笑搖頭，道：「我也看得出這饅頭不錯，可惜我實在吃不下。」

胖公子舒了口氣，對無忌的態度立刻又變得友善多了。

於是他又拿起了一個饅頭，很溫柔的一口咬了下去，含含糊糊的說道：「其實我的胃口也不好，但是小寶一定要我勉強吃一點。」

小寶顯然就是他那個英俊的朋友。

小寶當然就在他身邊。

無忌道：「你的確應該勉強自己吃一點，像你這樣的人，絕不能太瘦。」

胖公子對這個人的印象更好了，忽然壓低聲音，道：「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無忌道：「什麼秘密？」

胖公子道：「這裏的老闆還養着十七八隻肥鷄，足够我們吃上個兩三天。」

無忌問道：「你準備把他的鷄，都吃光？」

胖公子道：「當然要吃光。」

無忌道：「爲什麼？」

胖公子看着他，就好像看見一個呆子一樣。

無忌道：「我眞的不懂，爲什麼我們一定要把這裏的鷄都吃光？」

胖公子嘆了口氣，道：「你難道也看不出，剛才我們碰到的那些人，不是土匪，就是强盜。」

無忌道：「我看得出。」

胖公子道：「這條路上既然又有土匪，又有强盜，我們怎麼能走？」

無忌道：「你準備留下來？」

胖公子說道：「如果有保鏢的人路過，我就跟他們走，否則，我是絕對不走的了。」

無忌道：「對，能小心總是小心點的好。」

胖公子又壓低聲音，道：「我再告訴你一個秘密。」

無忌道：「什麼秘密？」



胖公子道：「我知道趙大鏢頭要回來了，最近這兩三天內，定會路過這裏。」

無忌道：「趙大鏢頭是誰？」

胖公子道：「連趙大鏢頭，你都不知道？」

無忌道：「我眞的不知道。」

胖公子又嘆了口氣，道：「趙大鏢頭就是趙剛，是位很有本事的人。」

無忌道：「現在我知道了。」

他想了想，忽然又問道：「你一天要吃幾隻鷄？」

胖公子道：「最近我的胃口不好，一頓有兩隻鷄吃，也就够了。」

無忌道：「一頓兩隻，一天三頓，就是六隻。」

胖公子道：「早上我吃得更少，一天有五隻鷄就過得去了。」

無忌道：「不多不多。」

胖公子道：「實在不多。」

無忌道：「我吃鷄吃得也不多。」

胖公子吃了一驚，說道：「你也要吃鷄！」

無忌道：「不吃鷄，吃鴨子也行。」

胖公子道：「這裏沒有鴨子。」

無忌道：「吃肉也可以對付過去。」

胖公子道：「肉已經被我吃光了。」

無忌道：「吃光還可去買。」

胖公子道：「這裏老板比我胆子還小，早就駭得躲起來，連人影都看不見了，怎麼敢到城裏去買肉。」

無忌道：「那麼我也只好吃鷄了。」

胖公子道：「你一定要吃？」

無忌道：「鴨子沒得吃，肉也沒得吃，不吃鷄怎麼活得下去？」

胖公子愁眉苦臉的嘆了口氣，道：「這話倒也不錯。」

無忌道：「可是最近我的胃口也不好，吃的也不多。」

胖公子滿懷希望的看着他，道：「你一天要吃幾隻？」

無忌道：「跟你差不多。」

胖公子道：「跟我差不多，就是一天五隻。」

無忌道：「我早上也要吃兩隻。」

胖公子嚇呆了，道：「這麼樣說來，十來隻鷄，明天我們就已吃得清光，如果趙大鏢頭還沒有來，那怎麼辦？」

無忌道：「只有一個辦法。」

胖公子道：「什麼辦法，你快說。」

無忌道：「鷄全讓你吃。」

胖公子道：「你呢？」

無忌道：「既然鷄已經全讓給你吃了，我當然要走。」

胖公子道：「什麼時候走。」

無忌道：「現在就走。」

胖公子道：「可是外面……」

無忌道：「你肯把這些秘密告訴我，就表示你拿我當朋友，爲了朋友冒一點險又算得了什麼。」

胖公子看着他，感激得簡直好像恨不得馬上跪下來。

無忌道：「何況，你既然拿我當朋友，我就不能讓你爲難。」

他忽然嘆了口氣，道：「只不過有件事我却很爲難。」

胖公子立刻問道：「什麼事？」

無忌道：「我帶着口棺材來。」

胖公子道：「我知道。」

無忌道：「替我抬棺材的人都不在了，我一個人總不能把棺材抬走。」

胖公子笑了：「這件事一點問題都沒有。」

無忌道：「眞的？」

胖公子道：「替我抬滑竿的人還在，能抬滑竿，就一定能抬棺材。」

無忌道：「你肯讓他們跟我走？」

胖公子道：「我們是不是朋友？」

無忌道：「是的。」

於是兩個人都笑了，笑得都很愉快。

無忌笑道：「想不到我居然能碰見你這麼好的人，想不到我居然有這麼好的運氣。」

他是眞的想不到。

眞的！

（四）

四月十九日，夜。

吉祥客棧。

吉祥客棧是城裏最大的一家客棧，負責接待客人的二掌櫃叫祥哥。

祥哥是個見過世面的人，甚至還會說幾句官話，可是他聽見無忌說的話，還是顯得很吃驚。

這一行他已做了二三十年，從倒夜壺的小厮做到二掌櫃。

他從來沒見過像無忌這樣的客人。

無忌說：「我要兩間房，要最好的，窗子要大，要通風透氣。」

祥哥以爲另外一間房，是給竿伕睡的，就說：「那些哥子們，平常都睡在院子裏。」

無忌說：「我知道。」

祥哥問：「你還是要兩間房？」

無忌說：「兩大間。」

祥哥問：「還有客人要來？」

無忌說：「沒有了。」

祥哥問：「另外一間房給誰住？」

無忌說：「那間房擺棺材。」

這就是讓祥哥吃驚的原因：「棺材也要擺在客房裏？」

無忌的回答聽起來好像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

他說：「棺材裏是我的朋友，我從來不虧待朋友，不管他是死是活都一樣。」

祥哥嘆了口氣，苦笑道：「你這位公子倒眞是够朋友。」

× × ×

——蜜姬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和唐家有什麼關係？

——她爲什麼要到唐家堡去？唐家爲什麼要把她置之於死地？

——她說的話究竟有幾句是眞？幾句是假？

洗臉的時候，無忌在想着這些問題，喝茶的時候，他也在想。

事實上，他一直都在想。

如果你要說，他想的並不是這些問題，而是蜜姬這個人，你也沒有錯。

如果你看見了一個蜜姬這樣的女人，你也會忍不住要時時刻刻想到她的。

有些人天生就好像有種磁力，無論誰見到他，都會被他吸引。

蜜姬無疑就是這種人。

無忌恨不得馬上就能看到她，但是他總不能在衆目睽睽之下，去打開棺材，跟躺在棺材裏的人說話。

他叫祥哥把晚飯送到屋裏去吃，飯菜早已送來，他却連碰都沒有碰。

他覺得如果自己在這裏大吃大喝，却叫蜜姬餓着肚子，是件很說不過去的事，他實在沒法子吃得下去。

可惜他也不能在衆目睽睽之下，去把棺材裏的人叫起來吃飯。

他並不怕唐缺會來，現在唐玉還沒有死，唐缺絕不敢輕舉妄動的。

他只怕蜜姬會覺得太寂寞。

——他們萍水相逢，他怎麼會忽然變得對她如此關心！

——這是不是因爲他自己太寂寞？

也許他們都已習慣了寂寞，可是兩個寂寞的人相遇時，就像兩顆流星無意間在穹蒼中撞到一起，總難免會發出光，發出熱，發出火花來。

縱然這火花在一瞬間就會消失，却已照亮了別人，照亮了自己。

——以後會怎麼樣呢？

——以後的事，又有誰知道？

（五）

現在客棧裏總算已安靜下來，旅途中的人，通常都睡得比較早。

擺棺材的那間房，就在隔壁。

無忌推門走進去，點起了燈，燈光照着漆黑的棺材，也照着床上雪白的被。

他忽然發覺自己的心在跳。

棺材裏的人知不知道他來了？他走過去，敲敲棺蓋，彷彿敲門。

他希望蜜姬能先找件衣服把自己蓋起來。

「篤，篤」。

她也在棺材裏輕輕敲了兩下，表示她已經知道是他來了。

於是他就打開了棺材。

他的心跳驟然停止。

× × ×

棺材裏只有一個人。

雖然只有一個人，却已將這口極寬大的棺材塞得滿滿的。

棺材裏的這個人，赫然竟是那位一天至少要吃五隻鷄的胖公子。

他正在吃鷄，吃剩的鷄骨頭，一身都是。

他手裏還拿着個鷄腿，看着無忌傻傻的笑道：「我現在才知道，躺在棺材裏，比坐車坐轎都舒服。」

（六）

無忌也笑了。

如果是在一年前，他一定會大吃一驚，甚至會被嚇得跳起來。

現在他却只不過笑了笑。

——如果有人想讓你大吃一驚，你對付他最好的法子，就是看着他笑一笑。

——因爲笑不但可以讓你冷靜鬆弛，想嚇你的那個人看見你居然還能笑得出，說不定反而會被你嚇一跳。

——只要你能運用得當，笑也是種很有效的武器。

現在無忌已學會了利用這種武器。

令人遺憾的是，這位胖公子對這種武器也同樣精通。

他也在笑。

他的笑容看起來彷彿有點愚蠢，遠不如無忌那麼動人。

因爲他臉上的肉實在太多，眼鼻五官都已被肉擠到一起，使得他看來好像永遠帶着種愁眉苦臉，六神無主的樣子。

幸好無忌現在已經不會再被他這樣子騙過去了。

他微笑着道：「你一定想不到我居然會在這口棺材裏。」

無忌道：「我的確想不到。」

他也在微笑，又道：「像你這麼樣的一個人，能够擠進這口棺材，的確不是容易事。」

胖公子道：「幸好最近我又瘦了。」

無忌道：「我看得出你一定瘦了不少，再這麼瘦下去，怎麼得了。」

胖公子道：「其實，我還應該再瘦一點。」

無忌道：「爲什麼？」

胖公子愁眉苦臉的嘆道：「因爲我雖然擠了進來，却擠不出去了。」

無忌看着他，顯得很同情，道：「你當然不想一輩子躺在棺材裏。」

胖公子立刻搖頭，道：「我不想。」

無忌道：「你一定得要趕快想一個法子。」

胖公子道：「我看你好像是不會把我拉起來的。」

無忌承認：「我不會。」

胖公子道：「因爲，你怕我乘機暗算你。」

無忌也承認：「一個人做事，能够小心些，總是小心些的好。」

胖公子道：「你能不能够替我想個法子？」

無忌道：「能。」

胖公子道：「什麼法子？你快說。」

無忌道：「這個鷄腿，你很快就會吃完的，等你沒有鷄吃的時候，就會被餓瘦了。」

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神情顯得很愉快：「照你現在這種體型，最多只要餓上個七八天，就可以爬出來了。」

胖公子又被嚇呆了，臉上的表情就好像隨時都要哭出來。「餓上個七八天，那豈非要被活活的餓死？」

無忌道：「你辦不到？」

胖公子道：「我辦不到，絕對辦不到，餓一天我就要發瘋。」

他可憐兮兮的看着無忌，道：「剛才你還說我們是朋友，你一定要救救我。」

無忌搖着頭，嘆着氣，說道：「我也很想救你，只可惜，我也想不出別的法子來。」

他忽然又拍手笑道：「我想出來了，還有個法子。」

胖公子道：「什麼法子？」

無忌道：「只要把你身上的肥肉割一點下來，問題就解決了。」

胖公子又嚇了一跳，道：「那要割多少？」

無忌道：「用不着割太多，最多只要割個七八十斤也就够了。」

他自己也覺得這法子眞「妙」，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笑了沒多久，棺材就開始「吱吱」的發響。

一口用上好楠木做成的棺材，竟忽然變得一片片碎裂。

無忌不笑了。

楠木的堅固耐久，他知道得很清楚，親眼看到一個人居然能够用內力將楠木棺材震裂，無論誰都笑不出的。

胖公子已從散裂的棺材裏慢慢的坐了起來吃吃笑道：「看來我已用不着挨刀，也用不着挨餓了，我的運氣眞不錯。」

他站起來，拍着衣服，道：「現在我好像應該介紹介紹自己才對。」

他用一隻白白胖胖的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我姓唐，叫唐缺。」（本章終）

▲——往事——▼

（一）

唐缺？

這個看起來又肥又蠢，總是顯得愁眉苦臉，六神無主的人，竟是唐缺！

× × ×

屋子裏寬敞乾淨，通風透氣。

無忌在靠近窗口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忽然道：「唐缺，是不是缺德的缺？」

唐缺道：「一點也不錯。」

無忌笑道：「這眞是個好名字，好得不得了。」

唐缺也已坐下來。

像他這樣的人，能够坐下去的時候，當然絕不會站着的。

只可惜他沒法子把自己塞進椅子裏去，所以只好坐在床上，一面擦汗，一面喘着氣，道：「以前你就聽過我的名字？」

無忌道：「我聽說過你很多事？」

唐缺道：「是些什麼事？」

無忌道：「有人說你是唐家兄弟中最可怕的一個，也有人說你是個妖怪，我本來全都不信。」

唐缺道：「現在呢？」

無忌道：「現在我相信了。」

唐缺大笑，笑得連氣都喘不過來。

無忌道：「那位裝醉的老先生，明明已接住了黑鐵漢射去的那一箭，爲什麼要忽然逃走？這件事，我本來一直都想不通的。」

唐缺又問道：「現在呢？」

無忌道：「現在我已想通了。」

唐缺道：「他爲什麼要逃走？」

無忌道：「因爲他雖然沒有中黑鐵漢的箭，却中了你的暗器。」

唐缺道：「哦？」

無忌道：「黑鐵漢弓強力猛，一箭射出去，風聲震耳。」

唐缺道：「那位仁兄的力氣，實在不小。」

無忌道：「那位老先生只聽見了他的長箭破風聲，却沒有注意到你的暗器也在那一瞬間乘機發了出來，等他發現時，已經太遲了。」

唐缺嘆道：「的確太遲了。」

無忌道：「唐家獨門暗器的厲害，他當然也知道，爲了要保住性命，就不能不趕快逃走。」

唐缺長嘆道：「只可惜他那條性命恐怕是很難保得住的。」

無忌道：「你要黑鐵漢去對付他們，爲的就是要他們鷸蚌相爭，你才好漁翁得利。」

唐缺道：「唐玉是我的兄弟，如果我自己去，他們一定會用唐玉要脅我，我只有用這法子，讓他們根本弄不清是怎麼回事。」

他又在愁眉苦臉的嘆着氣：「你是唐玉的好朋友，你應該明白我的苦心，你應該原諒我。」

無忌說道：「你知道我是唐玉的好朋友？」

唐缺道：「我當然知道，不是好朋友，你怎麼會辛辛苦苦的把他送回來？」

無忌道：「現在他當然已被你送回了唐家堡。」

唐缺道：「他受的傷不輕，我一定要儘快找人替他療治。」

他笑了笑：「我本來想把那位不喜歡穿衣裳的女人留給你，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也沒法子對付她，所以我只好把他們兩個人一起用那口棺材抬回去，另外換了口棺材擺在這裏。」

無忌道：「這麼樣說來，你對我倒是一番好意，我應該謝謝你才對。」

唐缺道：「我的確是一番好意。」

無忌道：「謝謝你。」

唐缺道：「不客氣。」

無忌道：「再見。」

唐缺怔了怔，說道：「再見是什麼意思。」

無忌道：「再見的意思，就是我要請你走了。」

唐缺道：「我爲什麼要走？」

無忌道：「因爲我跟你已經沒有什麼話好說。」

唐缺道：「爲什麼沒有話好說？」

無忌冷笑道：「你明知我是唐玉的好朋友，可是你什麼都瞞住我，處處都要捉弄我，讓我連自己都覺得自己是個呆子，我還有什麼話好說。」

他越說越氣，又大聲道：「再見。」

這次他自己先走了，站起來就走，連頭都不回。

床是絕不會擺在門口的。

唐缺本來坐在床上，看起來好像連一步路都走不動的樣子。

可是等無忌走到門口的時候，唐缺居然已經站在門口了。

就算是一個比唐缺還瘦一點的人站在門口，無忌也沒法子走得出去。

無忌道：「再見這兩個字的意思，你應該很明白的了。」

唐缺道：「我非常明白了。」

無忌說道：「你既然不肯走，我只有走。」

唐缺道：「你千萬不能走，如果你走了，我就慘了。」

無忌道：「爲什麼？」

唐缺道：「因爲我們的老祖宗叫我一定要把你帶回去。」

無忌道：「這個老祖宗是誰？」

唐缺道：「這位老祖宗，就是我跟唐玉的祖母，也就是我們的爸爸的娘。」

× × ×

蜀中唐門這一代的掌門人是唐敬。「福壽雙全」唐大先生，唐敬。

這位老先生生平從未在江湖中走動，也沒有做過一件讓人覺得了不起的事，卻威鎮江湖，名滿天下。

這種人當然是有福氣的人，而且一定能夠長壽的。他娶了三位夫人，生了三個兒子，老大是唐缺，老么是唐玉。

還有一個就是近年來在江湖中名氣最大，風頭最勁的唐傲。這兩年來，唐傲的名氣幾乎比昔年的唐二先生更响了。

現在無忌卻巳漸漸相信，唐家兄弟中最可怕的一個人並不是唐傲，而是唐缺。

唐缺道：「我平生最怕的一個人，就是我們的這位老祖宗。」

無忌道：「你怕，我不怕。」

唐缺忽問道：「你是不是唐玉的好朋友？」

無忌道：「當然是。」

唐缺道：「你好朋友的祖母要看看你，你怎麼能不去？」

無忌終於嘆了口氣，道：「如果眞的是她老人家要我去，我只好去。」

× × ×

他當然要去，他本來就要去，他的目的就是要到唐家堡去。

剛才他只不過是欲擒故縱，欲進先退而巳，在唐缺這種人面前，當然要用一點手段的。所以他還要力爭：「但是我絕不能就像現在這麼樣去。」

唐缺道：「爲什麼？」

無忌道：「因爲現在連我自己都覺得自己是個呆子，不折不扣的呆子。」

唐缺總算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是不是想要我把這件事從頭到尾告訴你。」

無忌不說話。

不說話的意思，通常就是默認了。

唐缺道：「這口棺材，你是不是在一家『老安記』棺材舖買的！」

無忌道：「不錯。」

唐缺道：「那家老安記棺材舖的老板，是不是一個姓崔的柳州人？」

無忌道：「不錯。」

唐缺道：「他是不是還特地叫他兩個兒子，特地把棺材送到你住的那家客棧去，而且還替你把人裝進了棺材？」

無忌道：「這件事你怎麼知道的？」

唐缺道：「老實告訴你，他們都不姓崔，姓唐，那位崔老板，是我的一個遠房堂兄，他們都認得唐玉，你一走，他就用飛鴿傳書把這消息告訴我了。」

無忌好像巳怔住。

其實這些事他也早就知道，那位崔老板也和賣鹵菜的王胖子一樣，是唐家潛伏在那裏的人。所以他才故意要到那家棺材舖去買棺材，故意讓他們看到唐玉。

但是現在他一定要作出非常吃驚的樣子。現在他才知道自己一定也很有演戲的天才，連他自己都幾乎相信了自己。

唐缺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那位忽然逃走的老先生是誰？」

無忌搖頭。

現在他還是在很吃驚的情況下，連話都說不出，所以只搖頭。

唐缺道：「他姓孫。」

無忌現在可以說話了，他說：「姓孫的人很多。」

唐缺道：「但是在我們祖母那一代，江湖中名氣最响的人就姓孫。」

無忌道：「那一代江湖中名氣最大的人並不姓孫，姓李。」

唐缺道：「你說的是小李探花？」

無忌道：「是的。」

× × ×

小李探花就是李尋歡。

「小李飛刀，例不虛發」！他不但是刀神，也是人中的神。

千百年之後，人們也許會創造出一種武器，比李尋歡的飛刀更快，更準，更有威力。但是世界上卻永遠不會再有第二個小李飛刀！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永遠沒有第二個人能夠代替。

× × ×

唐缺不能不承認無忌的看法正確，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提起「小李飛刀」這個人，甚至連唐缺臉上都露出尊敬之意。

無忌道：「直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聽說過江湖中有比他更值得佩服的人。」

唐缺道：「可是在百曉生的兵器譜中，排名第一的並不是小李飛刀，而是天機一棍。」

這是事實，無忌也不能不承認。

百曉生是當時武林中的才子，名士，聰明絕頂，交遊廣闊，而且博學多聞。

他雖然被聰明所誤，在晚年鑄下了一件不可挽回的大錯。但是他寫兵器譜時，態度卻是絕對公正的。所以當時江湖中的人，都以能名列兵器譜爲榮。

在兵器譜中，天機老人的棍，上官金虹的環，都排名在小李飛刀之上。

後來天機老人雖然死在上官金虹手裏，上官金虹又死在小李探花刀下，卻還是沒有人認爲百曉生的排名不公平。

因爲高手相爭，勝負的關鍵，並不完全是武功，天時，地利，人和，和他們當時心情和體力的狀況，都是決定勝負的主要因素。

（如果有的朋友想對小李飛刀的事蹟多知道一點，請看多情劍客無情劍，環球出版）

× × ×

唐缺道：「天機老人就姓孫，那位會裝醉的老先生，就是他的後人，認穴打穴的手法，縱然不是天下無雙，也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他慢慢的接着道：「這位孫老先生，就是霹靂堂主雷震天的姑父。」

無忌並沒有覺得很意外，他早巳看出那老人和雷家有很深的淵源。

唐缺道：「那位不喜歡穿衣裳的女人是誰？你更猜不到的。」

無忌道：「哦？」

唐缺道：「她，就是雷震天以前的老婆。」

這些事倒的確很出人意料。

唐缺道：「我說她是雷震天以前的老婆，你一定會認爲，雷震天是爲了要娶我那位如花似玉的妹妹，才把她休了的。」

無忌道：「難道不是？」

唐缺搖頭，道：「雷震天五年前就把她休了，那時我們根本還沒有提起這門親事。」

無忌問道：「雷震天爲什麼要休了她呢？」

唐缺嘆了口氣，道：「一個男人要休妻，總有很多不能對別人說出來的理由，如果他自己不說，別人也不能問。」

他瞇起了眼：「可是我想你一定也看得出，那位巳經退休了的雷夫人，並不是個很守婦道的女人，娶到這種女人做老婆，並不是福氣。」

無忌顯然不願意討論這問題，又問道：「她想到唐家堡去，就是爲了要找雷震天？」

唐缺道：「她離開了雷震天之後，在外面混得並不好，所以就想去找找雷震天的痲煩。」他又嘆了口氣，道：「天下的女人都是這樣子的，自己的日子過得不好，也不讓別人過好日子，如果她巳嫁了個稱心如意的老公，雷震天就是跪着去求她，她也不會理的。」

無忌沒有反駁。

這些話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唐缺道：「雷震天現在巳經是我們唐家姑爺，也是老祖宗最喜歡的一個孫女婿，我們當然不能讓別人去找他的痲煩。」

他淡淡的接着道：「何況他最近又住在唐家堡，無論誰想到唐家堡去找痲煩，都找錯地方了。」

這也是事實。蜀中唐家堡威震天下，想要那裏去惹痲煩的人，就算能活着進去，也休想活着出來。

無忌道：「雷家那四兄弟，爲什麼也跟着她去找雷震天？」

唐缺又瞇起眼微笑道：「像她那樣的女人，要找幾個男人替她賣命，好像也不是太困難的事，你一定也可以想得到。」

無忌不說話了。

他知道唐缺說的不假。

他又想到了那海水般的眼睛，牛奶般的皮膚，修長結實的腿……

他在問自己：

——如果她要我爲她去做一件事，我是不是也會去？

唐缺用一雙笑瞇瞇的眼睛看着他，微笑道：「現在你是不是巳經可以跟我回唐家堡去了？」

無忌道：「是的。」

（本章終）

# 棉拳高手傅淑雲

華山

很少人聽見過傅淑雲這個名字，但在銀色圈內經常打武的龍虎武師，卻會知道有這個人，而且對她十分敬仰。如果有人看過潮州怒漢這套戲，認爲譚道良的脚法特異，確有很高深的功夫，那就應該同時欣賞該片的另一個主角，孟昭勳。孟昭勳和傅淑雲這一對夫婦，結婚四十年，仍是情意極濃，經常練習武藝，名震北方的棉拳，就是傅淑雲所精於練習的，以武功來說，她比較孟昭勳的武功更精。

傅淑雲年達七十，但仍可以把脚尖拉到頭頂，全身屈曲，有如一個圓球，倒地打滾，看來她的軀體就像是用棉花造成似的，不但是表演，而且能夠眞眞正正的打鬥，兩三個壯夫，並非她的對手。



她年輕的時候，獲得過獎狀，跟楊澄甫，孫祿堂等學習武功，另外跟隨少林拳羅成立師傅學習，此外，刀槍劍棒，以及八卦拳，都有很深的底子，要得最好的是棉拳。

一九六三年代表中國參加西柏林舉行的奧林匹克世運會，在會中表演「棉拳」，當時獲得冠軍的一個人就是她。中國的選手能够在世運會獲得冠軍的，數十年來，僅她一個人。

她認爲任何一個人都要經常有些健身運動，不一定練習棉拳，就算做普通的健身運動，也很有用，最重要的就是任何一種健身運動都會使腰部的肌肉收縮，就算坐着做的健身運動，並非坐在椅上，而是坐在四平大馬之上，腰部的肌肉也有刺激，逐漸堅強起來。人體上半身的重量佔了全身體重百份之七十，頭部和中間很是沉重，因爲那裏的骨頭較多，僅靠一條細小的的脊椎骨支持百份之七十的體重，是不够份量的，故此，腰部的肌肉必須經常保持力量，否則，那個人就因爲腰骨，整個人體型縮細，壓住肺部，消化不良，同時胸部向下壓迫，影响到心肺萎縮，總之，腰部肌肉是練武保健所必須的一環，應該特別注意它。

棉拳有許多姿勢是把腰部屈曲的，在屈曲之後還要打滾，當然的，那種腰勁特別強大了，對一個練武的人來說，隨時可以倒地打滾，站起來再滾，而且踢脚踢到頭上，高過自己的頭，忽然反踢，卻又可以把它變成虎尾脚，那就渾身各處都是有勁的，一舉一動都能够把腰勁發揮，這種人自然而然的健康正常，同時出手有勁，能够自衞，至於他或她擅長那一派拳術呢？那是另一問題。

傅淑雲所學的棉拳在北方很有名氣，跟太極拳，八卦拳，變成三大門派，南方的人卻很少學習它，甚至不知道有棉拳這種拳術，眞是莫名其妙。看來也許是這樣子，清廷皇室供養的高手，以硬功來說，推重少林派，軟功或內勁的功夫則推重太極拳，其次就是形意八卦拳，學習棉拳的人，多數是對名利十分淡薄的，沒有進入宮廷之內，因此就影响到那一派的門派不會揚威耀武，後來門徒愈來愈少，只限北方。於是流傳到南方來的拳師就更少、傅淑雲女士認爲棉拳的原理跟太極拳形意拳相似，出手也相差不遠，不學棉拳的人，學太極拳所得到的效果也相同，因此之故，她並不急把於棉拳傳授到各處，希望它開枝散葉。

她有資格稱做棉拳的掌門人了，可是，記者跟她談及此事，她總是很謙虛的說：「我巳經老了，誰肯讓老太婆做掌門人？」

新派武俠長篇

# 鐵骨冰心

蕭逸・文
盧令・圖



## 玄功驚寇首　妙計驅叛徒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寇英傑重返白馬山莊，鄔大野避不相見，表面由許鐸出面接待，暗中却由沈傲霜指揮二名銀童向寇英傑施襲，詎知只在瞬間，便被寇英傑擊斃，許鐸不敢發作，被迫卑恭地迎寇英傑住居閣樓，沈傲霜一計不逞，又命貼身侍婢戰丕芝冒充迎賓往侍寇英傑，伺機暗算，迄晚，戰丕芝送妥麵點給寇英傑後，潛身暗處，驀睹江天右潛進閣樓向寇英傑尋仇，詎兩次出手均被寇英傑所制，無法得逞，最後寇英傑以手輕按江天右肩膊，着他速往求醫，免傷發不救，江天右不信，寇英傑着他查看左脈……

一道鮮明的紫色條痕，呈現在江天右右腕血脈之間。

江天右登時愕住了。

他身子情不自禁的戰抖了一下，一雙眸子驚嚇的向寇英傑說道：「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寇英傑表情嚴峻的道：「你已經爲我無形掌力所傷，識此掌力者，普天之下，就我所知，包括我在內只有二個人，令師是否有這個能力解開，我就不知道了。」

江天右面色一陣發白：「可是，我身上並沒有任何不適的感覺！」

「你當然沒有。」寇英傑目光益見逼人：「在清明節令以前，你可以任意行動，甚至於無碍你的運功，只是時令一到，你將『五臟離位』，全身遍紫而死，即使得借令師功力保得住眞氣，亦將落得終身殘廢！事實確是如此，不容你不信。」

江天右臉上充滿了獰惡，只是寇英傑的這番話，由於訴說者的凝重神態，不容他不爲之心驚！

寇英傑道：「現在距離清明不足一月時間，你如想要命，可就事不宜遲，你自己看着辦吧。」

江天右一時如喪考妣，却又現出一種極不甘心的樣子，只是看着寇英傑，一雙紅眼珠在眶子裏咕嚕嚕轉個不休，却是並不移動。

寇英傑道：「你還不信麼？——哼！我不妨再說得清楚一點，你此刻五行之氣已經爲我眞力禁鎖，上透『祖竅』，下交『合陰』，此兩處地方，你只須以指力輕點，當可有痠痛之感！」

江天右不待他說完，遂即以食指就兩眉之間「祖竅」穴上輕輕一點，果然其痠透腦通鼻，一時連眼淚也禁不住淌了出來。

「怎麼樣？」寇英傑冷笑道：「我可曾騙你？」

江天右大吼一聲，霍地將手中丁字枴飛擲出手，直向寇英傑臉上擊來，同時身軀一折，一個虎撲勢，緊隨着擲出的丁字枴，直向着寇英傑身前撲了過來。

「你這又是何苦？」話聲方出口，寇英傑探手揮袖，一招二式，「丁字枴」接到了手裏不說，强〻的袖風，非但遏阻了江天右的凌厲撲勢，更將他身子反擋出七尺以外，「噗通！」一聲，坐倒在地。

江天右一個咕嚕，由地上站起來，雖是沒有傷着，却是滿懷驚嚇，那裏再敢持强行兇？

寇英傑暗運玄功眞力，將粗若兒臂的一根丁字枴彎曲數轉，拋落在地——

江天右簡直不相信自己的一雙眼睛所看見的是眞的，他抖手拾起那根形若麻花的丁字枴，一時面無人色，雙方武功相差得太過於懸殊，江天右總算有了自知之明，再要不知趣，勢將受辱更大！當下看了寇英傑一眼，一言不發的向外步出。

「站住！」寇英傑冷笑道：「我還有話要囑咐你。」

江天右此刻銳氣全消，聆聽之下，頓時止步。

「轉告鐵海棠，」寇英傑嚴峻的道：「士隔三日，刮目相看，今天的寇英傑，已不容他心存半點輕視，你要他小心着點，這裏事情一完，我當親自上門造訪，白馬山莊乃我師門基業所在，絕不容他心存染指，限他在三天之內，把所有人馬撤回，否則，寇某爲整頓師門，可就顧不得一切，勢將要鐵手無情，血洗山莊了！」

江天右聽在耳裏，怕在心裏，那裏還敢哼一個不字，當下垂頭喪氣的向外步出。

他這裏方自步下樓廊，耳邊可就聽見了傳自寇英傑房中的那陣子婉轉笛聲。

江天右站下來傾聽一刻，心裏越加的不是滋味，兄弟二人生來强横慣了，何曾服過誰來？却想不到，一上來就遇見了寇英傑這麼一個厲害對頭，以至於落得一敗塗地，雙雙身負重



傷——

一想到「傷」，江天右更是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顫，只覺得全身一陣發麻，彷彿連半點力道也提不起來，再想到來時師父寄以的厚望；以及自己在鐵海棠面前誇下的海口，更不知如何交待。然而對方寇英傑說得清清楚楚，自己分明確是爲他無形掌力所傷，事實證明萬不會是假，若不即時依他所言，勢將性命不保，觸念及此，那能不心驚肉跳？一時更如同走了魂魄，只覺得透體發涼，頓時愕在了當場。

月色下人影一閃，一個長身少女極其輕靈的來到了他面前——

江天右以爲寇英傑乍然現身，又來尋自己的霉氣，頓時吃了一驚，慌不迭舉掌以迎，却不意面前人「噗哧！」的一笑，分明是女子聲音——

「唷！怎麼啦！」那女子睜着一雙大眼睛盯着他：「江二哥連我都不認識了，敢情是嚇糊塗了！」

江天右收回手掌，再一細看，才認出了來人是總令主夫婦身前最得寵的弟子戰丕芝！不覺暗裏道了聲慚愧，那張原先發白的臉，更禁不住一陣子發紅。

「原來是妳——」江天右苦笑道：「姑娘還沒有睡麼？」

戰丕芝挑了一下眉毛，冷笑道：「剛才的事我都看見了。江二哥，你打算這就走麼？」

江天右「噓！」了一聲，拉着她往前走了甚遠，才定下身子道：「妳看見什麼了？」

戰丕芝甩開他拉着自己的手：「什麼都看見了，也都聽見了。」

江天右怔了一下，獰笑道：「妳怎麼會看見的？」

「哼！」戰丕芝聳了一下肩膀：「你又何必瞞着我，告訴你吧，我原是奉了夫人之命，在他身邊臥底來的，好不容易，才沾上了一點邊兒，你這麼一攪和；往後，我可就更難辦事了。」

江天右呆了一呆，冷笑道：「姓寇的武技通天，我看就是總令主夫婦親自出馬，也未見得是他對手，憑妳——？哼哼……」

戰丕芝冷冷的道：「你說的不錯，你要是早想到這一點，也不至於會吃這個大虧了！」

江天右沉聲道：「妳亂說些什麼？」

戰丕芝一笑道：「算了吧江二哥，你被那個寇英傑無形掌打傷的事，還當我沒看見？」

江天右又是一怔，冷笑道：「妳豈能相信姓寇的那一番鬼話？他分明是在恐嚇於我。」

「算了吧！是不是眞的，你自己的心裏有數。」

江天右原是一肚子苦水無處傾訴，再爲她一頓奚落，越加的臉上掛不住，兩道濃眉一挑，沉聲道：「就算是眞的，也不關姑娘妳什麼事，哼哼……這件事，除了姓寇的以外，只有妳我二人知道，妳要是到處爲我走口宣傳，戰姑娘，我江老二可是不與妳干休！我走了。」

說完轉身就走。

「江二哥，你算了吧！」戰丕芝冷笑着道：「你當眞想死不成？」

江天右回過身來：「妳說什麼？」

戰丕芝冷冷的道：「算了吧，我是眞心誠意的想指給你一條明路，你要是不領情，也就算了，你請便吧！」

說完轉身就走。

江天右身子一閃，攔在了她面前，道：「姑娘慢走，既然有話，何必吞吞吐吐，如能設法保住我一條性命，江老二對姑娘大恩永世不忘！」

戰丕芝笑道：「這才像是兩句人話，那我就告訴你吧，你此去尋師，就是日夜兼程，也得一個月時間，即使見着了令師厲老前輩，他是不是能爲你醫好掌傷還在未知，再說他老人家素日之自負狂傲，眼睛裏那裏會看得起一個不見經傳的寇英傑，要他來面求寇英傑一個後生小輩，豈非是夢想！這麼一來，你這條性命，豈非白白的喪送了？」

江天右心裏一動，暗思師父性情，果如對方所說，以他素日之火烈性子，絕無降尊紆貴，反過來求一個後生小子爲弟子活命之理！說不定反倒責怪自己爲師門丟人現眼；怒火之中，就許先殺了自己，再來尋寇英傑一決勝負，這個推算並無過份不合情理之處。

想到這裏，江天右登時呆若木鷄，一顆心，只驚得噗通噗通疾跳不已，半天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戰丕芝微笑道：「怎麼樣，你看我說的對不對？」

江天右喟然一嘆道：「姑娘所言甚是——倒使我一時失去了主張。唉！這件事可又怎麼是好？」

「你呀！」戰丕芝眉尖輕聳道：「可眞是笨透了。」

江天右抱拳道：「姑娘……指點！」

「不是我說你，你這不是捨近求遠麼？」

「姑娘之意思——？」

「唉！」戰丕芝睨着他：「你是怎麼啦，難道你忘了眼前的一個人？」

「姑娘說的是……？」

戰丕芝白着他道：「鐵夫人醫術高卓，武林中即使一流神醫也難以比擬，只怕令師在此一道來說，也難以望其背項。」

「啊——」江天右頓時面現喜色：「這……這我倒是不知，夫人如今尙在山莊麼？」

「傻話！」戰丕芝道：「要是走了，我也就不說了。」

江天右大喜道：「那太好了，麻煩姑娘就帶我去一趟，果眞要是鐵夫人能爲我治好了身上的暗傷，姑娘妳就是我的大恩人，我會永遠的感激妳！」

「感激倒不敢當，」戰丕芝微微一笑：「不過，咱們也應該有個禮尙往來是不是？」

江天右怔了一下，緩緩道：「禮尙……來往？」

「禮尙來往你都不懂？」

「我——懂！」江天右吶吶道：「姑娘的意思是要我報答妳什麼……是不是？」

「不錯！」戰丕芝一笑：「你應該知道夫人的脾氣，每夜行功之際，是不允許任何人去打擾她的，而且如果沒有我的從旁帮助，她也不會隨便爲你療傷治病。」

江天右又是一怔：「這麼說——」

「這些你都用不着担心，我既然答應你，當然一切都會替你擔待！不過——」頓了一下，她輕輕笑道：「我也有一事要請你帮忙。」

「什麼事，妳說吧！」

「其實也沒什麼，」戰丕芝道：「我只是想請你代爲引進，能到令師門下學幾手功夫而已！」

「這個……」江天右打量着她：「姑娘想學什麼功夫？」

戰丕芝道：「燕青二十四式！」

「哼！」江天右冷冷的道：「那是我師門不傳之秘，就是我和哥哥，師父都沒有傳授，豈會傳授你一個外人。」

「話不能這麼說，」戰丕芝道：「每個人造化不同，你們兄弟長於輕功，習於聯手攻敵，也許這套招式對你們並不合用。」

江天右道：「不是不合用，哼——是我們兄弟的性子太急，師父說練這套功夫，必須要先練心性，練到不躁不浮才能入手——」

說到這裏，他却又忍不住嘆息了一聲。

戰丕芝道：「爲什麼嘆氣？」

江天右氣餒的搖搖頭道：「最主要的，練這套功夫必須要很高的智慧和領悟力，我們兄弟可能吃虧在這一方面，所以……」

「這就對了！」戰丕芝自信的道：「你們兄弟的短處，正是我的長處，我只希望能學到這一套功夫就滿足了。」

江天右一雙眸子不停的在她身上轉着，心裏却在想：這個姑娘的確很聰明，居然能使我墜入彀中，師父正在想物色一個心智聰明的弟子能够繼承他的絕世身法，也許她倒是一個適當的人選也未可知。

再一轉念，却又涉及了自私的念頭：不！如果這丫頭眞的得到了師父的信任和寵愛，我們兄弟豈不被比了下去？這就不好——

戰丕芝冷眼旁觀，在一旁冷笑道：「怎麼，江大哥你不答應？」

江天右不擅作僞，却又一時不知如何置答，頓時顯得很窘迫樣子。

「我明白了！」戰丕芝冷冷的道：「你是怕我進了你師父門中，使你們兄弟失了寵愛，可是？」

江天右想不到對方猜得這麼準，當時更加無言以對。

戰丕芝見狀一笑道：「如果是這樣，那你可就錯了！江大哥，你不要忘了，我們這只不過是一種互惠的交易而巳，我的目的祇在『燕青二十四式』，並不會想要進入你師門，一待此一套武功學會之後，我掉頭就走，這一點，你無論如何要信得過我。」

江天右吶吶道：「我爲什麼信得過妳？」

戰丕芝道：「你應該知道，在武林中叛離師門是什麼罪名？別處不說，就是我表姨鐵夫人也放不過我。」

江天右想了想，確實也是如此，當下點頭道：「好吧，我答應妳就是。」

戰丕芝很是開心的道：「還有，我只負責請鐵夫人爲你治傷，可是却不能保證說一定能醫治得好——」

江天右登時一愕——

戰丕芝笑道：「不過，你可以放心，要是鐵夫人治不好的傷勢，只怕天下再也沒有人能够治得好，就是令師也不例外。」

這麼一說，江天右的心頓時又活了。

戰丕芝又逼着他親口發了誓，這才帶着他一直來到了後面右側星樓——鐵夫人的寢宮所在。

× × ×

鐵夫人沈傲霜正在盤膝運功。

她趺坐在一張舒適的薄薄棉墊上，却在她頭頂上前後左右，各懸着一片薄薄的貝殼，那些貝殼都經過一番特製，打磨得薄如紙片，每一枚貝片都由一根細若髮絲的絲綫直直的繫垂在屋樑之上。

乍然看上去，你只能看見那四片潔白如玉的貝片，却是看不見下垂的絲綫。

只有在毫無聲息的情況下，才能保持這四片貝殼的完全靜止，在她所趺坐的環身範圍之內，那怕是一句話的出口，一聲笑，一聲嘆息，甚至於一隻蚊蠅的飛過，都足以使得這四片貝殼有所驚動。

——沈傲霜顯然正在練習一種：與心脈息息相通的「心性之功」！只見她細長的一雙鳳眼，半睜半闔着，一雙白皙的纖纖玉手，輕輕的交握着置於臍下，那雙凝聚的目光會交在正面眼前的那一片貝殼上，隨着她深長的呼息，只見那片貝殼在眼前滴滴溜溜的打着轉兒。

慢慢的轉動 貝片停 住動作，隨着她的斂息，這薄薄的貝片漸漸的趨於靜止。

這種出息於內在，觀察入極微的內功鍛鍊境地，的確是武林罕見，高人一等！眼前的這位鐵夫人沈傲霜女士，顯然在內家調息功力上，有着極爲深湛的造詣。

然而，眼前，顯然由於寇英傑這個不速之客的突然闖入，帶給了她極大的困擾！

在最短的時日之內，她必須要與這個寇英傑作一番了斷，也就是說她必須要放手與寇英傑一搏。

原因正在於此——沈傲霜無疑充滿了好奇，他那些前 未見，甚至於聞所未聞的武功，招式，到底是從那裏學來的？師承何人？實在是她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一件事。

今夜，她調息功力，於極靜之中，去參悟一些舉棋不定的對策，她打算在四更以前，要親身去察訪一下寇英傑的動靜——

眼前只是她準備出發之前的一番鎮定工作而巳。

面前左側的一枚貝殼，忽然發出了輕微的一陣抖動，顯示出這一方面有了聲音的波浪侵入。

沈傲霜仔細傾聽了一下，證明不虛！

又過了一些時候，那枚貝殼抖動的更加明顯，遂即聽出了清楚的一陣步聲傳入。

緊接着樓廊上也有了動靜，那枚貝殼更是前後左右滴溜溜的轉動不巳！

沈傲霜心中微驚，可是緊接着她遂即消釋了心裏的疑團——這陣子脚步聲，雖然甚是輕微，顯示出來人的輕功不弱， 是絕非是那種所謂的極流身手！而且其中的一雙足步聲，更是甚爲熟悉。

她只略爲留神，即可判斷出是「玉燕子」戰丕芝的脚步聲！

「丕芝，是妳麼？」沈傲霜偏過頭來：「如此夜深，還有什麼事 」

方行踏入樓廊的戰丕芝與江天右俱都怔了一下，戰丕芝踏前一步，躬身道：「弟子陪同江天右來此晉見，有要事晉見夫人！」

「江天右？」沈傲霜微微遲疑的口氣：「你說的是江氏兄弟？他來幹什麼？」

戰丕芝道：「江天右因爲被寇英傑掌力所傷，特來求夫人施以妙手。」

「原來這樣！」話聲微微一頓：「你們進來吧。」

戰丕芝答應了一聲，遂即同着江天右一穿過樓廊，跨過了一個空間，才來到了沈傲霜所居住的那間房前。

隔着大幅紗幔，距離約在兩丈以外，江天右遂即站住了脚步，他深深的行了一禮：「卑職江天右，拜見夫人！」

沈傲霜微微點頭道：「江天右，你是哥哥還是弟弟？」

江天右聞言怔了一下，才會過意來，躬身道：「卑職出生時辰較天左晚了一刻，故而居次。」

沈傲霜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了，你們兄弟長得一模一樣，如果站在一起，我還是眞分不出來，不必拘禮，你走過來說話。」

江天右答應了一聲，偏頭看向戰丕芝，後者點頭示意他可以，江天右才走向幔前，戰丕芝陪着他一齊走過來。

沈傲霜道：「丕芝，把簾子撩開來。」

戰丕芝答應一聲上前將隔在中間的一層紗簾子拉開，江天右只覺得眼前一亮，才看清了這位鐵夫人的廬山眞面目，只覺得對方端的是風華蓋世，氣質雍容華貴，的確有艷壓羣芳之勢！

過去他 然見過這位夫人不止一次，但是沈傲霜外出之時，臉上總愛垂繫着一方面紗，從來不曾像今夜這般清楚的面對面的看過。



雖然她並非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女人，但是却有那種高華的氣質，使得你只須看上一眼，即會由不住爲之肅然起敬，江天右一時只覺得心頭通通跳動不巳，情不自禁的低下頭來。

「你坐下來說話，」沈傲霜指着面前的一座石椅：「用不着拘束。」

江天右應了一聲，仍然是十分拘謹的坐了下來。

沈傲霜一雙充滿了智慧的眼睛，在他身上轉了一轉，道：「令師厲前輩，是我生平敬重有限的幾個人之一，他把你們兄弟交託給我們夫婦，外子的意思，原是要你們兄弟到總壇去效力，是我以爲白馬山莊方面，我們的人手不够，亟待加强，所以才說服外子，把你們兄弟留在了山莊……」

輕輕嘆息了一聲，她緩緩的道：「我原以爲你們兄弟武技既是如此高强，定能展示所長，值此本帮多事之秋，必能有所建樹，那時當可與外子商量，賜以你兄弟一個重要職位，這麼一來，却可使本帮弟子無所怨尤，再者也算是對令師厲前輩有所交待！却沒有想到，我的一番好意，却反倒使你們兄弟吃了苦頭……唉！說起來倒是我的不對了……」

江天右聆聽之下，臉色漲得通紅，十分汗顏的道：「夫人這麼說，卑職就太慚愧了……這都怪我們兄弟兩個學藝不精，才會淪得這個下場！」

沈傲霜冷冰冰的道：「話也不能這麼說，實在是這個寇英傑的武功的確太高了——所以我還在想，卽 我親自出手，只怕也未見得就是他的敵手，今天日間，我在迎賓閣居高臨下，曾經仔細的瞧過他，他的武功的確高超卓絕，爲我多年來所僅見。」

江天右哭喪着臉，沒精打采的道：「的確是這樣，這個姓寇的武功不但是高，簡直玄不可測，卑職兄弟實在無能取勝。」

沈傲霜哈哈一笑道：「但是我仍然認爲他未免過於自負，不知自量，你應該知道本帮勢力浩大，總令主身手精湛博大，凡此，都不容許他心存輕視，他要是自信過甚，認爲自己不可一世，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江天右忽然想起寇英傑方才的交待，不由面色一正，話到唇邊，却又不知當講不當。

沈傲霜何等愼密精細的人，頓時心有所見，她微笑了一下，道：「你有什麼話儘管直說就是。」

江天右應了一聲，才道：「這個姓寇的剛才還落了狂言。」

沈傲霜道：「他說些什麼來着，」微微一笑：「沒什麼關係，他怎麼說，你就怎麼告訴我。」

江天右吶吶道：「他要卑職轉告總令主，在三天之內把所有進駐在本山莊的人完全撤出，否則他就要……」

「就要怎麼樣？」

沈傲霜眼睛裏現着隱隱的怒意，但是表現在臉上的却是一片和藹！

江天右冷笑道：「他要鐵手無情，血洗山莊！」

「哼！他敢！」沈傲霜忽然站了起來：「叫他試試。」

微微一笑，她又坐下來，一雙妙目在江天右身上轉了一轉：「好了，這件事我知道了——你受傷了？」

「是……卑職無能……卑職險些喪命在他手裏……」

「這些都不要再說它了，」沈傲霜道：「看起來你不是好好的嗎？」點也不像是受傷的樣子。」

「可是卑職確是受傷了。」

「玉燕子」戰丕芝道：「夫人，他是被寇英傑的無形掌力所傷，夫人一驗卽知。」

沈傲霜柳眉微揚，說道：「無形掌？你過來——」

江天右走過來，却不敢十分迫近。

戰丕芝道：「唉！你這個人，夫人叫你走到面前，你不知道？」

江天右窘迫的紅着臉，向前又走了幾步，站在沈傲霜跟前，一副拘謹模樣。

沈傲霜微微一笑，向着一旁的「玉燕子」戰丕芝道：「妳這丫頭一向是不管閑事的，今天怎麼會大發慈悲，管起人家的閑事來了，是不是江天右許了妳什麼好處？」

戰丕芝不禁臉上一紅，膩聲撒嬌道：「夫人——」

沈傲霜哼了一聲，並不責怪的道：「妳那點鬼心思，還當我不知道麼，誰愛管妳這些閑事！」

戰丕芝微微一笑，也不再多說。

沈傲霜眼睛看向江天右，道：「把手伸過來。」

江天右依言探出右手來，沈傲霜輕輕與他把脈——

片刻之間，她臉色遂卽現出了一種凝重！

．「那隻手。」

江天右換過了另一隻手，沈傲霜又把切了一下，忽然將他衣袖捋開，現出了他左脈上的一脈青痕，不禁神色呆了一呆！

江天右察顏觀色，頓知情形不妙，驚嚇之態畢露無遺。

沈傲霜輕嘆一聲道：「你果然受傷了 而且傷勢極重！」

江天右只管傻瓜似的看着她，一時不知何以置答。

「由你脈象上看來，你的五臟分明巳經離開了原來的位置！」沈傲霜緩緩的道：「這是一種極不易下手處置的形態，你坐下來，我慢慢跟你說。」

江天右一聽她所說，竟與寇英傑所說的一般，不禁大爲心慌，頓時面色泛青，足下蹣跚着坐下來。

「你先用不着害怕，等我分析過你的傷勢之後，再看看是否能够下手爲你醫治……」

「謝謝夫人……」江天右吶吶道：「可有性……命之憂？」

「暫時還沒有。」沈傲霜緩緩的道：「不過時間超過二十天可就保不住了。」

「夫人——」戰丕芝在一旁忍不住道：「您看這是一種什麼掌力，能有這麼厲害？」

「這也正是我眼前所深深感到困惑的問題，……」沈傲霜吶吶的道：「就我所知，能够致使五臟離位的掌力似乎只有兩種——」

戰丕芝怔了一下：「那兩種？」

「黑煞、紅印！」沈傲霜眼睛在江天右臉上轉着：「這兩種掌力一經中人，都有可能使受掌者五臟離位，而且很容易辨認。」

微微一頓，她遂卽向着江天右道：「請把你上衣撩起來，看看我是否猜測正確。」

江天右遲移了一下，遂卽依言照做，撩開了上衣內襟，露出了前面胸部。

沈傲霜看了一眼，道：「轉過身來。」

江天右依言照做，之後，又轉過來。

沈傲霜秀眉輕輕一顰：「這就怪了！」

「夫人……這是怎麼回事？」戰丕芝發覺出她的表情不對：「莫非不是？」

沈傲霜費解的道：「黑煞、紅印這兩種掌力一經中人，傷者前心後背都會留下有清楚的標記，他既然沒有標記，當然就不是這兩種掌力當中之一，這就奇怪了……」

她一邊說一邊自位子上站起來，徐徐步向

窗前，面向着沉沉夜色。

少頃，她轉過身來。

江天右滿臉[illegible]望的看着她，彷彿感覺到自己的性命就操縱在她掌握之中似的。

「如果既非黑煞，又不是紅印，可就着實令人費解，」忽然，秀眉一剔道：「莫非竟會是……？」

「夫人……」江天右眼巴巴的道：「是……什麼？」

「莫非竟會是『子午兩極神功』……」她立刻搖了一下頭，自我否定的道：「不，那也未免太玄了……」

戰丕芝不解的問道：「什麼是子午兩極神功？」

「妳不知道，我也知道不多。」沈傲霜臉上現着微微的苦笑：「這只是我由家師枯竹庵主那裏聽說的；聽庵主說，那是一種打通全身關節，歸返天人合一的一種無形內力，能够達到這種功力境界之人，似乎是無堅不摧，算得上天下第一等高手，萬萬難以敵擋，寇英傑小小年紀……不……這應該是不可能的事情……太不可思議了！」

戰丕芝怔了一下道：「如果是這種功力所傷……夫人可能醫治……？」

沈傲霜輕嘆一聲，搖搖頭，嘆口氣道：「難！——」

江天右登時面色慘變，他忽然站起來道：「既然這樣，卑職只得趕回苗疆，懇求家師設法了！」

戰丕芝聽他這麼說，連忙向他暗施眼色，生怕他出言不愼，使鐵夫人不快。

果然沈傲霜臉上現出了微微的不悅表情。

「你不要慌，」她冷冷的道：「江天右，請恕我說一句自大狂妄的話，如果我治不好你的傷，令師只怕也是無能爲力，再者你自此去苗疆，路上該有多少躭擱？萬一有了意外躭擱，只怕在你還不曾見着令師之前，先就命喪黃泉，那時又將如何？」

江天右頓時啞口無言，他頹廢的坐在椅子上，臉上表情一片呆滯。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這件事必須先要有萬全之謀，才可以輕言移動。」

妙目一轉，看向戰丕芝道：「在我隨身錦囊裏，有一個小巧的盛藥盒子，妳去拿來。」

戰丕芝答應了一聲，忙即轉入套間之內，不久步出，手上拿着一個扁圓形，鑲有翡翠匣面的小小藥盒。

沈傲霜接過來打開盒蓋，即見匣內盛有蠶豆大小的三顆碧色藥丸。

——盒蓋方啓，即有一陣郁郁清芬散佈室內，更似有一種心人的清凉，令人在一嗅之下，頓收神清智爽之妙。

沈傲霜目注向江天右道：「這是枯竹庵的『續命冷香丸』，服後幾有起死回生之效，當年庵主會同大方，大智兩位佛門老前輩，採集七十四種天地間罕見的珍貴藥材，在文火鼎內熬製了七七四十九日，才得成藥，由於數目極少，各人只分得一葫蘆，用來醫治人世不常見的疑難大症，確有神效，由於這麼寶貴，所以我才分得了五粒，總令主三年前力敵郭白雲，不愼爲郭氏『無相音波功』傷了六神中樞，要不是連服了兩粒，今天只怕早巳落成了殘廢，可見這種丸藥的妙用！」

她一口氣說了這麼多，無非是强調這種藥丸的名貴價値，緊接着却又輕嘆一聲——

「話雖如此，可是若想單靠這些藥丸，就能保住了你的性命，那却未免過於天眞，只是，却是可以將你的傷勢保住在一個相當時日內不致發作。」

說完，以二指由盒內拿出來一顆藥丸，遞了過去。

江天右雙手接住。

沈傲霜道：「馬上就吃吧，細細嚼碎嚥下去——馬上你就可以體會出藥力的神速。」

江天右慌不迭的置藥入嘴，細細嚼爛，登時只覺得一股異芬直貫體內上下，瞬息之間，一雙足心，已泛起了强烈的熱潮。

「你覺得怎麼樣？」沈傲霜道：「是否覺出了什麼特別的地方？」

江天右點頭道：「只覺得雙脚發熱。」

「那就對了，」沈傲霜道：「那是因爲藥力一經行開，上下串通之故，雖然如此，却是無法使你五臟歸位，也只好暫時先穩住了這條性命，再另外想辦法了。」

江天右總算獲益不少，當下忙即向沈傲霜連口敬謝不巳，又向沈傲霜討敎應對之策。

沈傲霜苦笑道：「這件事我看你暫時還是不宜移動，我會儘快將你們兄弟的遭遇以飛鴿傳書通知外子，再設法轉告令師，他得到消息之後將會儘快趕來，眼前第一步，必須要先對付這個姓寇的——」

說到姓寇的，她臉上情不自禁的帶出了一種深沉，冷冷一笑，目注向江天右道：「你就安心先在山莊裏住下來，這件事我和總令主一定爲你做主，勢必要向那個寇英傑討還一個公道，你回去吧！」

江天右心裏雖是忐忑不定，可是觀諸現實情景，確實也是無法可想，只好行禮告退向外步出。

沈傲霜這一刹像是有滿腹心事，一雙細長眉毛微微蹙着，却是靜坐不語——

每逢她遇見了重大的疑碍事情時，都常常會這樣。

在她思慮或是心情不好的時候，常常不喜弊任何人在她身邊，是以戰丕芝一經發覺到她這副模樣，遂即向前請安告辭。

却沒料到沈傲霜看了她一眼，冷冷的道：「妳先不要忙着走，我還有話問妳。」

戰丕芝答應了一聲，站住不動。

沈傲霜看着她苦笑了一下道：「寇英傑武功確實極高，我倒是沒有想到，看起來妳雖然安排在他身邊左右，却並不能如願以償，你以爲有沒有成功的機會？」

戰丕芝搖了一下頭，面色微窘的道：「夫人明察，姓寇的武功確實太高，我只怕……」

「妳只怕難以勝任——對不對？」

「夫人明……察！」

「哼——妳豈能妄自菲薄，無功而退？」沈傲霜冷冷一笑道：「我有一件事情交待你，妳一定要爲我辦到　妳可願意？」

戰丕芝怔了一下，吶吶道：「夫人關照，……我一定全力而爲。」

「好吧，」沈傲霜手上仍然還拿着那個金色藥盒，當時指力一轉，却由另一面開了一個空隙，由其中輕輕一倒，倒出了一粗黃豆般大小的紅色藥丸。

戰丕芝微微一怔道：「夫人，這是……毒藥麼？」

沈傲霜微微一笑道：「妳眞聰明。」

「要我……下毒？」

「不錯——」沈傲霜點點頭：「這是當世最狠厲的一種毒藥——蛇籐毒粉。」

「蛇……籐毒粉？」

「嗯！」沈傲霜冷冷的道：「是我親自調配的，裏面是蛇籐毒粉，外面裹以糯皮甜衣，入水卽溶，無香，無味，哼——只要他喝上一口，就不怕他不五內聚毒，全身血炸而死。」

「啊——」戰丕芝不禁臉上變色：「這麼厲害？」

「妳收起來吧。」



戰丕芝小心接過來，用一張桑皮紙包好藏在身上。

「這件事妳必須要作得十分仔細，千萬不能被他看出了一絲痕跡，」沈傲霜囑咐着道：否則妳這條小命可就完了……」

戰丕芝儘管心裏害怕極了，可是表面上却不敢絲毫顯露出來，她跟隨沈傲霜以來，早巳摸透了她的性情，她所交待的事情，絕不容許人家打折扣，換句話說，只有奉命行事之一途，別無良策。

有了這一層認識，戰丕芝遂卽點頭答應道：「夫人請放心……我一定盡力辦到。」

「好極了，」沈傲霜道：「雖然我對那個寇英傑認識得還不够清楚，可是能够練到他這一身功夫的人，當然不可輕視，他必然是一個觀察極細，無微不至的人，妳要千萬留意，不要毀了大事！」

戰丕芝聽到這裏，心裏由不住有些怯虛，一時形諸于面，緩緩垂下頭來。

沈傲霜緩緩走到了她面前，伸出了一隻纖纖玉手，在她娟秀的長髮上摩挲着——

「丫頭……妳是怎麼了？」

「夫人……我……」戰丕芝驚懼的看着她：「我只怕事機敗露，會辜負了夫人的一番希望！」

沈傲霜道：「這可要看妳自己了……那粒毒丸很小，妳可以把它藏在指甲裏，用時只須探指一點卽可，只要妳臨事鎭定，這件事萬無不成之理。」

戰丕芝點點頭，吶吶道：「我記住了。」

「好孩子！」沈傲霜玩着她的長髮：「這一次可全看妳的了。」

戰丕芝仰起臉道：「今夜就……下手？」

「傻孩子！妳一向不是挺機靈的麼？」沈傲霜端詳着她：「妳心裏在想什麼，還是狠不下心？」

戰丕芝趕忙的逃開了眼睛，害怕的道：「不……不……夫人……你誤會我了。」

「那就好……」沈傲霜微微笑着：「這件事妳做成功了固然是大功一件，可是要是失敗了……我也不會輕饒妳，妳下去吧，隨時有消息就來告訴我。」

戰丕芝答應一聲，匆匆請安告退。

沈傲霜也就回到了原來的位置坐下來。

一角，却有一雙鋒利的眸子，正在注視着她——

顯然他——寇英傑，在這裏巳經站立了很久，幾乎是不可思議的，起落攀登如此高的樓閣，進而登堂入室，竟然會不曾發出一點點聲音，甚至於能够躲過了沈傲霜的耳目，的確匪夷所思。

把一切都看在了眼睛裏，寇英傑臉上帶出了一絲笑容，其實他早巳勝券在握，更不愁對方能够玩出什麼花樣來。

暫時他却保持着一份悠閑的神態，甚至於對於靜中的沈傲霜也不出聲打擾，遂卽悄悄退出。

這是他此番逗留師門故居的第一夜　尤其在强敵四面環伺的情況下，他不得不保持着特別的警覺，「白馬山莊」他勢在必得，決計不容許任何外人侵佔，這是實踐先師郭白雲死前遺言的第一步工作，必欲徹底執行之後，才能進一步談到發揚光大。

山莊內的形勢，他原是輕車熟路，至於六外一中的「七星樓」所埋伏的「星光七殺陣」，却也是難他不住。

夜月星光之下，只見他身子起落，如星丸跳躍，旋廻轉側之間，又來到了正中的六角大厦——

猛可裏匹練般的一道白光射進來！

一人啞聲叱道：「什麼人？」

緊接着弓弦聲響，唰唰！一連射過來兩枚箭矢，一個黃衣漢子，居高臨下，由大樓一角陡地躍身撲下來，掌中一口鬼頭刀更是不容分說，摟頭蓋頂的直向着寇英傑頭頂上猛劈力砍直下。

寇英傑倒是吃了一驚，想不到以自己之謹愼，居然也會驚動了外人。拂大袖，捲飛了一雙箭矢，盤身翹首，一抬手，巳拿住了這人力劈直下的刀鋒，就勢右掌輕舒，「噗！」一聲巳按在了黃衣人後肩琵琶骨上。

來人連一口大氣也沒有喘出來，頓時就被拿住了穴道。

一刹間，他身子抖動得那麼厲害，只覺得寇英傑加諸在自己身上的那隻手掌，像是蘊含着一種奇異的功力，突地身上一陣發麻，遂卽呆立不動。

寇英傑把他身子抬過一邊，使之貼壁而立，只見他剔眉張目，揚刀作勢，乍然一見之下，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竟是被人以玄功鎖了穴道。

然而，由於這名黃衣弟子的出現，却巳使他敗露了身法，不旋踵間，三四座星樓上，都有了驚動，無數道孔明燈光自四面八方齊射了過來。

一時之間，山莊裏更響起了噹噹雲板聲。

這般情景之下，寇英傑自不便再停留下去，雖然卽使以身犯衆，他也必可穩操勝劵，然而那麼做却顯然有違他來時之初衷。

就在衆聲紛紜叫囂的一刻，寇英傑巳經一路輕登巧縱的來到了迎賓閣。

似乎有一種奇異的感覺，使他感覺到有點不妥——當他足尖方自一踏入客房的一刹，猝然向外退出了一步。

也就在這一刹間，當前嗡然一聲作响，一蓬黑油油的暗器沒頭蓋臉的直向着他全身上下擁了過來。

寇英傑猝然一驚之下，一雙大袖倏地向空中一揮，暗中透使眞力，使出武當一脈的「流雲飛袖」之功，雙袖開闔之間，只聽得叮叮噹噹一陣聲響，巳將來犯的一天暗器，全數捲入袖內。

值此同時，一條黑影，直由他睡房中，快速的向外闖出。

寇英傑一聲冷笑道：「無恥之徒，打！」雙袖乍翻，收集入袖的數十顆暗器「鐵蓮子」，有如出巢之蜂，呼嘯着反向這人沒頭蓋臉的打回過去。

來人顯然大非泛泛之流，只觀其出手氣勢，手眼身步，巳大大透着不凡。

面迎着寇英傑反擊出袖的一天「鐵蓮子」，這人鼻子裏冷哼一聲，只見他身軀霍地向下一矮，雙手同出——

一片錚錚聲響，滿空鐵蓮子，竟吃這人用內家「聚合」之功，全數收集在掌握之中。

——緊接着，這人擰腰一翻，巳閃出七八尺外，佇立在寬敞的樓廊一端。

寇英傑心中一動，挺身作勢，一連向前踏進六七步，將對方逼迫至戰圈之內——

在這個形勢角度裏，對方若想不戰而退，顯然大非易事，雙方勢必非要見個眞章不可。

「好功夫！」寇英傑目光炯炯的打量着面相朦朧的這個人：「朋友你且慢走一步。」

話聲出口，左手迎風一幌，事先扣在手上的一管「千里火」倏地「呼！」的作响，吐出了尺把長的碧色火苗子，廊子裏頓時增添了一番亮度。

光亮照耀之下，來人巳無所遁形。

寇英傑微微一怔，長眉一軒，道：「閣下何人？」

火光閃爍之中，這個人冷面無顏，下巴上滋生着七八十來根狗蠅鬍子，上額以及兩腮，刻塑着深深的幾條紋路，顯然是一個極爲陌生之人。

冷面人其實並無退志，他目瞪着寇英傑手上的火光，他冷笑了一聲，咬牙切齒的出聲發話——

「相逢何必曾相識，寇英傑，某家今夜是特爲領敎來的……」

語音深沉，却似有意壓低了嗓子，變幻嗓音發出來的。

寇英傑道：「好——」

身形一長，左臂猿伸，已經攀住廊子裏的橫樑，千里火前送，已把壁間所設置的一盞三蕊琉璃燈點燃，遂卽飄身而下，隨手收起了千里火。

不意起落之間，却予人以出手之機。

冷面人就在寇英傑身子甫一落下之初，猛然穿身直上，冷哼一聲，雙手左右交合着，倏地向當中一擠，向寇英傑兩肋上抱過來。

寇英傑身形岸然不動，顯然預備實接他這一招。

冷面人臨到雙掌與對方兩肋幾乎已將接觸的一刹，才恍然警覺，只是其勢再想退身已是不及，一不做二不休，他乾脆運足了功力，倏地雙掌向正中一擠。

「噗！」一聲，聲如擊革。

在冷面人的一雙鐵腕之下，寇英傑的兩處腰肋，深深的凹了進去。

然而不旋踵間，寇英傑的兩肋又復昇起。

冷面人全身急劇的顫抖了一下，一雙鐵腕硬硬箍着寇英傑的雙臂兩肋。

似乎是互爭生死的一刻。

果眞冷面人功力深湛，在他內力束縛之下，寇英傑非但一雙臂腕勢將報廢，而且兩肋也休想得能倖免，一經傷及，非死不可！

可是，反過來說，冷面人如果功力不濟，一經寇英傑掙開了雙臂，出招力擊之下，他也絕少有活命之機！

眼看着寇英傑的雙臂兩肋深深的陷下去，却又徐徐的昇起，昇起來又陷下去。

寇英傑儀表從容，顏面之間，不着絲毫痕跡——反之，那個冷面人却似大爲尷尬，一雙踏在地上的脚步却是顫抖得那麼厲害！

漸漸的——寇英傑兩臂外沿像是逼運出一種氣機，在這團氣機的向外力張之下，冷面人的那雙手漸漸的像是把持不住，緩緩的向外分開着。

這種情勢之下，冷面人已是敗像顯著，若再不見機退身，一容寇英傑下手出招，他可就萬無倖理。

驀地，冷面人大開雙臂，却在雙臂猝然一開之間，身形疾若飛鷹般的脫身翻出。

然而，儘管如此，他仍然脫不了寇英傑強大的功力罩體之困，被緊緊拘束在面前的角落裏。

冷面人情急之下，雙手向腿間一探，已拔出了一雙牛耳短刀——

雙刀出手，他足下毫不遲疑的施了一個虎撲之勢，掌中刀倏地向着寇英傑身上就扎。

寇英傑身子快速的閃開來。

冷面人施展的身法頗是奇特，身形向前一偎，緊緊的貼着了寇英傑左右，其勢如影隨形，在這個角度裏，他出刀如雨，颼颼！一連數刀，一團團的刀光，有如車輪也似的向外滾出去，分向寇英傑全身各處雨點般地落下來。

這幾手快刀，端的是手法迥異，只是要想傷着寇英傑却是大不容易，雖然如此，看上來却是險象環生，每一刀都險乎其險，緊擦着寇英傑身邊落下去。

冷面人這一趟快刀法，非但是快若閃電，更像是一氣呵成，厲害是在於刀刀交替，簡直快到無以復加，令你喘不過氣來！

寇英傑着實吃了一驚，驚的是想不到在這白馬山莊之內，竟然還蘊藏着如此駭世身手的人物，端的是大大不可掉以輕心。

這一輪雙手快刀攻勢，爲數足有八八六十四路之多，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緊似一刀，刀刀險要，刀刀奇準，錯非是寇英傑這般身手之人，簡直是難以招架。

寇英傑驚心之下，遂卽施展出一套別開眼界的身法，在對方車輪般連發刀光罩體之下，他身子滑溜得活像是一條魚。

其止是「像」，簡直就是一條魚——一條滾浪戲波的金鯉，冷面人這一路八八六十四手快刀，才施展出三分之一，已似攻不上去。

——更厲害的是，隨着寇英傑轉動的身形，看上去，他全身是手，這種現象的顯示，頗使得冷面人無以出刀——

雙方勢子都快，驟雨狂風，一照臉的當兒，已對拆了十七八招。

霍地「叮噹！」一聲，冷面人手上的一雙牛耳短刀已到了寇英傑手上。

冷面人其時早已冷汗透衫，乍然失刀，更不由得嚇了個魂不附體，身子霍地向後一仰，施了一招「蜉蝣戲水」，轉動之間，「哧！」一聲向側面穿出丈許以外。

就在他身子方自揚起的一刹，白光疾閃，兩口飛刀分別已由寇英傑雙手擲出，篤篤！兩聲，雙雙貫穿了冷面人胸襟兩側，釘在了牆板上。

冷面人一驚之下，正欲挺身躍出——正面的寇英傑右掌平伸而出，一股奇熱氣息，由他的掌心裏暴吐而出，隨着寇英傑箕開的五指，更像是一把無形的鋼鈎，當胸凌空將他緊緊的抓住——

冷面人就像是觸了電般的發出了一陣子顫抖，當胸被抓處簡直就如同着了一把鋼鈎那般的並無二致，痛得他鼻子裏哼了一聲！

此時此刻，饒是他有托天之能，却也不敢隨便移動。

雙方距離不足一丈，寇英傑平空伸出的這隻手，眞有破空穿牆之勢，果眞他施以毒手，五指力收之下，冷面人勢將血濺當場！

「你——」面臨此性命攸關的一刻，冷面人似乎感到了一陣怯虛。

寇英傑用獰厲的一雙眸子，狠狠的逼視着他。

「閣下既有心與我一分生死，却又不敢以眞面目示人，何故？」

冷面人身子更不禁顫抖了一下——他緊緊的咬着牙，却是一聲不發。

寇英傑身子向前走了一步，距離對方更近了一步。

在這個距離之內，雙方更可以清楚的看清了對方。

果然，冷面人所顯示的驚恐，只在於他微微顫抖的身子，却似並不顯著在他臉上。

原來那張異常冷峻的面頰，敢情是一面人皮面具。

冷面人一副瞪目欲裂的表情，却是閉嘴不發一聲。

寇英傑冷笑道：「既然幪面未見，可知你我乃是相識之人，既然相識，却又不以本來面目示人，這裏面可就大有隱情，是不是？」

冷面人似怒極又似懼極，鼻子裏再次發出了一聲怪哼，那雙眸子交織着凌厲的激情。

寇英傑又向前面走了一步，那人抖動得更加厲害！

「你的本來面目卽將揭穿，是以你內心深



感驚恐！是不是？」

冷面人眸子裏閃爍的激動更爲劇烈！

「哼！」寇英傑緩緩探出左手，待向他臉上抓去，「你這又是何苦？」

對方眸子在一陣無比的驚懼之後，自忖出醜在所難免，遂卽乾脆閉上了眼睛，並且發出了一聲浩嘆！

寇英傑的手指，已經幾乎接觸到了他的臉上，聽見了他這聲嘆息之後，突地又停了下來。

冷面人不意如此，禁不住又睜開了眼睛。

寇英傑看着他，冷冷一笑道：「其實我又何須非要揭下你的面具不可，你當眞以爲我不認識你麼？」

冷面人身子顫抖了一下，目光裏却顯示出一絲疑問。

「自從你向我施展那一路快刀之時，我早已猜出了你是誰了，」寇英傑冷冷的道：「除了先師郭白雲他老人家以外，什麼人能够調敎出這般出色的弟子？」

冷面人身子一陣大震，那雙眸子幾乎要脫眶滾出。

寇英傑黯然一笑：「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我雖非是同胞手足，但却同出一門，眼看你墜落至此，實令我痛心不已！」

微微一頓，他苦笑道：「你我目標不同，原則相悖，加以你狼子野心，遲早當喋血師門，但是我總不願爲己過甚，善惡生死只在一念，全由你自己決定，且放過今晚，再圖來日之見吧！」

掌力一收，霍地向後退閃一步。

正面壓力忽然消失之下，冷面人由不住打了個閃，發出了一陣子嗆咳——

雖然正如寇英傑所說，他臉上覆蓋着一張人皮面具，難以窺淸他的表情，可是由他的動作以及出息上，却在在顯示出他內心的憤怒程度。

「寇英傑——好！好！你竟然膽敢對我說這種話……你這個目無尊上的東西。」

寇英傑冷冷一笑道：「你果然現了原形，鄔大野，揭下來你那張人皮面具吧！」

鄔大野恨聲道：「好！既然你已經知道，我又何懼於你！」

一邊說一邊抬手，自臉上揭下了那方人皮面具，現出了另一張臉——鄔大野的臉。

「果然是你——鄔大野！」寇英傑眸子裏交織着隱恨：「你這個卑鄙的東西！」

鄔大野假面具既已揭穿，再者，他發覺到對方寇英傑並不如預期的那般非要置自己於死地不可——

這是他原先心存恐懼的最大原因，現在由於寇英傑的一念之仁，使他恐懼頓失。

冷笑了一聲，他乾脆大刺刺的坐了下來。

「寇英傑，你的功夫練成了，我現在已經不是你的對手了，可是帮有帮法，家有家規！」鄔大野老三老四的托大道：「再怎麼說，我還是你的大師兄，水大漫不過天靑，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得聽我的。」

寇英傑冷笑一聲道：「這幾句話，要是在你還沒有勾結外敵喪盡天良，認賊作父之前，也許不無道理，可是現在說起來，顯然是晚了一步！」

「你胡說！」鄔大野厲聲道：「你竟敢敎訓起我來了。」

「如果在三天之內，你不能把這一帮子外賊掃地出門，只怕我更要敎訓你！」寇英傑眸子裏閃爍着凌厲的寒光：「那時候莫怪我心狠手辣，勢將要代死去的先師，淸除你這個本門的敗類！」

「你……你敢——」鄔大野色厲內荏的道：「你這個目無長上的小子！」

「住口！」寇英傑霍地怒叱一聲：「鄔大野，你我公私情義早已兩斷，再敢口出不遜，就叫你當場出醜！」

鄔大野臉色一變，着實不敢再多說什麼，只是頻頻冷笑不已。

「我的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寇英傑凌聲道：「白馬山莊乃本門基業所在之地，絕不容外人入侵，外敵既是你勾結而來，就當由你負責打發離開，我給你三天的時間，就在此迎賓閣坐候，三天時間一到，哼哼……可就怨不得我手下無情！」

鄔大野怔了一下，道：「你又……能怎麼樣？」

寇英傑冷冷一笑：「此輩惡人，爲害多端，我原本就放不過他們，果敢厚顏覬覦我師門基業，說不得當叫他們一一伏誅在我鐵掌之下！我是說到做到，鄔大野，這是你唯一將功贖罪的機會，你我私仇可以暫時放置一邊不談，這勾結外敵、欺師滅祖的滔天罪名，我看你是萬萬擔受不起，慢說我不會放過你，就是二師兄小師妹也不會對你善罷干休！」

這番話不啻說得義正詞嚴，只聽得鄔大野臉上紅一陣白一陣，連連的發着冷笑。

寇英傑冷峻的目光逼視着他道：「如今二師兄已痛改前非，一心懺悔，小師妹不日將要轉回，我看你將以何等面目來見他二人？再要執迷不悟，只怕你死無葬身之地了！」

鄔大野悲聲道：「不要再說了。」

他霍地自位上站起來，向窗前走了幾步，滿臉羞慚氣惱神態——

「哼哼……寇英傑，這幾句話說起來容易，」他連聲冷笑着：「不當家主乃不知柴米貴，你以爲宇內二十四令這些主子，是好對付的麼？」

寇英傑道：「眼前只有放手一搏，別無他途，你又何必心存忌諱？」

鄔大野忽然氣餒的嘆息了一聲！

「太晚了！」他頻頻搖着頭：「一切都太晚了！」

寇英傑見他似已心活，不禁內心十分慶幸，當下激勵道：「還不晚，只要你下定決心，先由本山莊基層內部開始做起，凡是不屬於本山莊或是意圖勾結外敵的人，一律剔除，有我在側面相助，萬無不成之理。」

鄔大野更似有些心動，然而，他却忽然又似想到了可怕之處——

「你不知道……如今在莊子裏，眞正掌權的早已經不是我了。」

「是誰？——『智多星』許鐸？」

「不錯！」鄔大野看着他緩緩點了一下頭：「就是他，如今莊子裏，除了原有本莊少數弟子以外，其他各職司，都是他安插下去的。這些人只聽他的，我也只不過是個掛名的莊主罷了！」

寇英傑極爲痛心的嘆了口氣，冷冷的道：「你如今飽嘗苦果，當知昔日之非了！」

「哼哼！現在說這些有個屁用，」鄔大野顯然有些惱羞成怒：「寇英傑，有些事一死容易，活下去才叫艱難，不要自以爲了不起，把人家都看扁了。」

這幾句話，似乎也不無道理，鄔大野像似有滿腹委屈的道：「如果當日情形，你我易地而處，也未見得就好了多少，人總要活着才是正理呀！」

說到這裏，他似有無限懊惱的重重的在地上跺了一脚，無限氣餒的坐下來。

寇英傑冷笑一聲道：「活也要活得有價值，像你這樣的賣師求榮，苟且偸生又有什麼意

義？」

鄺大野確像是很痛心的連聲嘆息着，一面獰笑着道：「反正我是一步棋走錯了，滿盤全輸，這個黑鍋我是揹定了，你和小師妹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我走了？」

寇英傑道：「且慢！」

鄺大野原已由位子上站起來，又坐下來，翻着一雙氣惱的紅眼睛看着他。

「這件事因你而起，你豈能輕言脫卸，」寇英傑冷冷笑道：「大不了放手一拚，眼前一個沈傲霜還不在我眼睛裏。」

鄺大野一怔道：「原來鐵夫人在此坐鎮，你也知道了？」

寇英傑道：「我當然知道，今夜你我相見，很是難得，我只要弄清楚一件事，你再走不遲。」

「說吧！」鄺大野凌聲冷笑着：「如今反正我已經是老虎不吃人——惡名在外，還有什麼話不能說的。」

寇英傑寒聲道：「平心而論，包括沈傲霜這個女人在內，這些人都不在我眼睛裏，只要你表明心跡，一切後果自有我來承當，你如兩面為人，處處掣肘，倒是我深所顧慮，鄺大野你可要放清楚一點，千萬不能一錯再錯，做出人神共憤的事情……」

鄺大野呆了一晌，苦笑道：「如今我是啞巴吃黃蓮，苦在心裏頭，小師弟，你看我又該怎麼辦才好？」

寇英傑被他這一聲「小師弟」叫得頓生感慨，眸子一痠，幾乎落下淚來。

「你眼睛裏居然還有我這個師弟？」他冷冷的搖着頭：「不——太晚了……你還是直接稱呼我的名字好了。」

鄺大野怔了一下：「莫非你還記恨着當初的事情？」

「哼……」寇英傑眸子裏交熾着凌人的寒光：「我實在忘不了……如果是你，你忘得了麼？」

鄺大野面色一紅，怒聲一哼，道：「既然如此，現在你怎不向我出手？又何故對我手下留情？」

「這件事我已經說過了，」寇英傑面色陰森的道：「我不能因私涉公，我們之間的事可以慢一步再談，但是白馬山莊乃師門故居，我白馬門發揚之地，卻不能一口陷於敵人之手，我這才不得不向你討還一個公道！」

鄺大野陡然睜大了眼睛，卻又苦笑着道：「好吧！這幾句話倒也不無道理，大丈夫恩怨分明，哼——到時候我接着你的就是了——」

寇英傑道：「但是眼前你我卻要同心合力以應大敵。」

鄺大野冷笑一聲，道：「你說吧，要我怎麼做？」

寇英傑道：「我已經透過江天右把話傳了過去，三天之內要宇內二十四令一干人全數撤出，否則血洗山莊！沈傲霜將被迫在一二日之內與我放手一搏，你只要密切監視那個許鐸的動態，不使節外生枝，必要時下手把他除了最好。」

鄺大野怔了一下，道：「這個——」

寇英傑冷笑道：「難道，你還有所碍難不成？」

鄺大野呆了一下，忽然咬牙點頭道：「好吧！這件事就交給我了——」

寇英傑道：「還有，我雖然不知道你們是怎麼對外傳遞消息，但是我却知道你們與宇內二十四令總壇，每日都必有密切的聯繫——」

「不錯！」鄺大野道：「飛鴿傳書。」

「這就是了，」寇英傑道：「如果你能傳遞出一份假情報，使那邊誤以為這裏亂事已平，斷了後援，你我即可放手去做了。」

鄺大野看着他苦笑了一下：「對！還是你想的週到，這些事我都交給我吧，我這就回去秘密佈置一切，就決定明天大舉從事發難，把宇內二十四令派來的人徹底消滅，殺一個是一個。」

寇英傑道：「好，事成與否，在此一舉，我就在迎賓閣隨時等候你的消息，沈傲霜那邊你就交給我吧。」

鄺大野這一剎，忽然像是想通了。

奇招絕技

## 美國空手道奧丁拿

希華

雖然日本的空手道打得非常出色，可是，這一門技擊，從東方傳到西方去，有些美國人苦練多時，仍然得到很大的成就，這種美國式的空手道，看來跟日本相似，但却有些不同，其實空手道的本身，只是暗指這一個門派的技擊並非握着武器打鬥，而是徒手搏鬥，因此，每一個地方的人，體型不同，出手各異，雖然空手道的基本原則不變，打法却是有所改變的，美國空手道專家奧丁拿，就是這一派相當出色的人，他認為練習美國空手道是凌駕於西洋拳術的，因為西洋拳師解下了手套，空手作戰，不容易把掌刀施展得特別出色，但以日本空手道來說，掌刀却是最重要的一環，苦練多時，出手有勁，當然比較用拳頭更勝一籌。

關於練習掌刀的情形，美國空手道跟日本的空手道也是相差不遠的，但却有多少特殊的途徑練習，奧丁拿認為空手搏鬥，往往纏着毆打，而且閃避一定要快速，有時還有連續踢出幾脚，因此之故，這一派的高手應該是腰力特別堅強的，而且舉動靈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教授的徒弟，每天一定要苦練瑜伽術，事實上瑜伽術的工式，魚式以及倒豎蜻蜓等招式，除了增進健康之外，還使腰部肌肉增强，特別靈活，日本空手道只是用手去打沙包，用脚去踢，很少練習瑜伽術的，那是美國空手道的一種特色。

此外，美國空手道專家奧丁拿還把中國拳以及泰國拳的練習方式加在那一派拳術之內，他認為中國拳的低馬是很有份量的，至於泰國拳，用膝蓋骨向上頂撞，又再踢出那一脚，或者側身踢出，連踢幾脚，都是極有威脅性的一種武器。至於中國的功夫，他認為有些地方是比較日本空手道更加有用的，因為它往往纏住對方的手脚，並非一下就擊倒敵人，而是制服對方，然後出擊，他的意思說中國功夫除了拳打脚踢之外，還有擒拿手，日本的空手道沒有這種戰術，顯然有些差別。

經過長期的研究，奧丁拿認為空手道除了利用搏擊的姿勢保持健康，還有另一種作用，那是為了自衞出擊的，說到自衞，並非一個對一個那麼簡單，有時要在幾個人的包圍當中，突圍而出，在這種情況之下，不能不注意到人體的要害，愈是以寡敵衆，就愈加需要發招向對方的要害迅疾出擊。

他習慣了使用的一招就是用掌根向對方臉孔打擊的，即是說，他很喜歡貼身作戰，突然發掌，把手掌末端的掌根向對方口鼻之間使勁拍打，他認為用二龍爭珠似的絕招抓眼，太過殘忍，而且不容易抓得中，萬一失手，可能因此刺激對方的心理，拚死搏鬥，故此，用掌根向對方口鼻之間拍下去這一招更加有用，事實上那個地方是人體臉孔神經密集之處，一旦受到打擊，便會發生劇痛，甚至上排牙齒脫落，那種痛苦可想而知，倘若打擊對方口鼻之間的位置略為改變，打不中目標，那一掌打在對方臉上任何一處，都會發生痛楚的，任何一個武林高手都無法使臉孔的肌肉堅如鐵石，因此之故，在他所教授的美國空手道這個門派當中，首先以對方臉孔作為攻擊的對象。

想打對方臉孔，並不容易，因為每個人的手伸到盡只有二尺長多些，相距太遠，無法出擊，要是能夠用手掌拍打對方的臉孔，那就是非常近的距離作戰了，在那麼短的距離交手，而且發招極為用勁，那就有多少危險，可能給對方乘機反攻的，因此之故，所發的招必須相當準確，務求一擊中的。

他認為在那麼短的距離發招打擊對方中上門各處，用掌刀是特別有威力的，横掌打擊對方的咽喉，或者一掌向對方的耳朶劈下，甚至雙掌齊出，用左右兩邊的掌根向對方耳朶一齊出擊，這一類的招式都是很容易使對方受驚而失去戰鬥力的，如何能夠閃電出擊，向對方最重要的部位攻擊呢？那些招式有許多種變化，大致上跟日本空手道相似，至於脚法，却採用泰國脚，同時把中國功夫裏面的步法加入，那就更加完善。

當然的，他不但訓練每一個門徒用掌刀出擊，還有拳頭，手踭，以及膝蓋骨，各種特殊的招式，都是針對敵人要害出擊的，務求一招打中對方，就使敵人倒下來，因此之故，他所學習的空手道，除了可以自由搏擊之外，還兼有另外一種力量，對付持有武器的人，包括空手道奪刀奪棍，甚至奪取手槍。

他認為空手道奪槍並非絕無可能的事，假如碰着刧匪夜間從暗處一躍而出，用槍指嚇，隨時發槍射擊，那種環境如果你不能夠冒險出擊，恐怕會死在他的手下，一定要硬碰硬的話，那就不妨把平時練習得來的招式加以運用，說不定會發生奇蹟，只要一次又一次的實地搏鬥，曾經奪槍奪刀，以後就有了信心，能夠爭取時間，在最適當的位置發招。

最後，他反覆申述這一點，美國空手道是集合世界上各種有特種的技擊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然後鍛練出來的，究竟那一種招式最有份量呢？那是無法判斷的了，原因是戰鬥當中，對手不同，環境不同，甚至白天和夜的搏鬥亦不相同，如果學習得到更多的招式，用以自衞，到時能够觸類旁通，打得更快更準，那就獲勝的機會更加濃厚。

最後，他認為任何一個人想學習自衞的搏鬥方式，除了多方面的學習之外，還要選擇三幾種最適合自己的絕招苦練不已，到時不必考慮，自然會打出來，這樣打鬥才可以很有把握的擊倒對方，換句話說，有幾招特別純熟，比較滿肚絕招但却到時無法運用的人高明得多。



「好吧！」他由位子上站了起來：「我走了！」

寇英傑還想囑咐他幾句，却見他已向外步出，左右打量了一刻，遂即縱身窻外，消逝於夜色之間。

× × ×

鄺大野之所以改變初衷，重新投効師門，其原因是可以諒解的，他原以為投靠了「宇內二十四令」，必蒙鐵海棠寄以重任，然而事實却大非如此，等到一切的幻想俱都消失之後，本能的乃對自己的愚蠢，開始感覺到懺悔，只是他却瞭解到憑自己的實力，是萬萬掙脫不開這層束縛的——

是以，寇英傑的及時出現，未始不令他暗中歡欣鼓舞，若非是限於他本人與寇英傑之間的私仇作祟，生怕寇英傑放不過他，那麼，他未嘗不願意暗中助其一臂之力！

現在雙方話既然已經談開，先公後私，在鄺大野的算盤裏認為這對自己是很划算的一種交易，故此樂於從事。

於是，一項會議在鄺大野的秘密召集之下，似乎已經得到了結論。

在座者，除了鄺大野以外，莫不是他一手培植的親信人物，他們是「金鼠星」莫雨秋、「飛馬星」雷鳴、「三羊星」曹開武、「雄鷄星」葛山、「亥猪星」馬義。

當年頗具實力的「十二武士」，如今只剩下了六個，其中「天狗星」馮同是二莊主司空遠的親信，一直跟隨着司空遠聽候効命，其他上述五人，也就是現今鄺大野所僅有的實力人物！

只是自從他投靠「宇內二十四令」之後，「白馬山莊」在鐵海棠的暗中策應之下，已經調齊了另外一批人留駐山莊。

這後來的一批人，顯然眼睛裏只有「智多星」許鐸那個副莊主，却並不把鄺大野看在眼睛裏，當然更不要說「金鼠星」莫雨秋以次的各人了。

會議一開始，鄺大野即得到了全力的支持！事實上如今山莊裏所剩的當年故舊，無不對於他們的新統治者「宇內二十四令」心存惡感，無不暗中企望着能夠回復到當年老主人郭白雲所統制時的極盛景象。

是以，鄺大野方自吐出了心裏的意圖，莫雨秋等即刻表示讚同，一時間羣情十分激昂！

「妙手崑崙」鄺大野等到各人情緒較為鎮定之後，才緩緩說道：「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你們應該知道宇內二十四令今日勢力浩大，我等這麼做，要是出了一點差錯，後果簡直不堪設想，所以必須要格外愼重！」

「金鼠星」莫雨秋道：「莊主請放心，只要先殺了『智多星』許鐸那個老狐狸，別的人均不足為畏！」

生得黑胖勇猛的「亥猪星」馬義，咬牙切齒的道：「莫老大說得對，眼前正是一個好機會！——難得『怒江雙童』那兩個小子都受了重傷，剩下的那些人莊主出面，一定可以鎮壓住，這些都不成問題，倒是鐵夫人那邊……」

鄺大野冷笑道：「寇英傑如今武功極高，鐵夫人難望在他手上討得了好，只要『宇內二十四令』那邊不派新人來，這件事我看可以八成擺平下來，倒是以後的日子難處——」

他重重的嘆息了一聲：「反正也不顧不得這麼許多，昨天夜裏我想了一夜，白馬山莊是我半生經營所在，固然不能落在鐵海棠手裏，却也不能白白便宜了寇英傑那個小子……只是眼前權衡輕重得失，不得不虛與委蛇罷了！」

「金鼠星」莫雨秋點頭道：「莊主說的對，這件事以屬下看並不難兩全，寇英傑雖說是武功冠絕一時，但是到底年輕氣盛，要講究門

心智，比起莊主您來，那可是差得太遠了！」

「三羊星」曹開武跟着奉承的道：「對了——莊主你只要抓住了寇英傑這個人，加以利用，正好來對付鐵海棠那邊，有他坐鎭白馬山莊，鐵海棠多少也會心存顧慮，我們也就收到了一石二鳥之計。」

鄔大野微微一笑道：「難得你二人還有此心機，其實這些我早已經想過了，只是你們萬萬不要小瞧了寇英傑這人——」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甚爲費解的道：「到底是什麼力量，使得他如今脫胎換骨，完全變了一個人，這是我怎麼也想不透的，我要設法先把他的底細摸清楚才好對付他。」

「不過，」他接着又回到了現實：「眼前我們却只有與他合作之一途，你們千萬不可在他面前現出一些令他起疑的神態，否則以後就不好辦事了。」

各人俱都隨口答應。

鄔大野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我們這就按計行事，許鐸大概馬上就來了，你們注意我的眼色行事，要能一舉手之間，把他殲滅於此，不能驚動任何人才好。」

「金鼠星」莫雨秋一笑道：「莊主放心，這件事我們哥兒五個最在行，最好郭柱和裘橫也一塊來，這兩個傢伙比許鐸更可恨，能夠把他們兩個一塊除了更好。」

郭柱、裘橫，是「智多星」許鐸手下兩個最得力的親信，武功也都不弱，三人上下串通，朋比爲奸，是以爲「白馬山莊」上下不恥！

鄔大野生恐行事不成，打草驚蛇，當下不厭其詳的又關照五人等一會下手的動作方位，又候了約半盞茶的時間，卽見一名弟子進入報告道：「副莊主來了。」

各人頓時驚神一振！

鄔大野道：「一個人麼？」

「不！」那位親信弟子報告道：「陪同副莊主而來的還有郭、裘兩位分令令主。」

鄔大野點頭道：「知道了，吩咐下去，本樓各卡上的弟子嚴守崗位，切實執行所交待命令！」

那名弟子答應一聲，匆匆退下。

在場各人遂卽退到事先安排好的座位坐好，各人方才坐下來，廳外脚步聲响，「智多星」許鐸已同着兩位親信手下「追星手」郭柱「左臂神刀」裘橫來到了大廳。

三人進廳後，敞開的兩扇門遂卽又關上！

「智多星」許鐸忽然站住，回過頭看了一眼，下意識的覺出有些不大對勁兒——

只是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今日此刻，竟是他生命中最爲灰黯的日子，當然更不會預料到鄔大野等一干人竟然會對自己猝施殺手！

「追星手」郭柱短小精幹。

「左臂神刀」裘橫却是一條十足的七尺漢子。

此二人左右隨侍在「智多星」許鐸身後。

鄔大野迎上一步，抱拳笑道：「三位來晚了，我等恭候多時，快請坐吧。」

「不敢——」許鐸抱拳道：「莊主見召，莫非有什麼機密大事？」

一面說，他目光情不自禁的由在座每一個人臉上掃過——每一張臉都似乎顯得很嚴肅！

鄔大野緩緩的點了一下頭道：「當然有事，要不然豈敢驚動許老兄，許副座你們坐下說話。」

「智多星」許鐸道：「這兩天莊子裏事多，夫人那邊還有事須我過去問話，只怕我不能停留很久。」

鄔大野微微一笑道：「放心，我們不會躭誤你很久的，一盞茶的時間，也就解決了。」

「好吧！」許鐸緩緩的坐了下來，「莊主你有什麼要事就快說吧！」

鄔大野眼睛看向「追星手」郭柱，微微一笑道：「郭令主你也坐下——」

「金鼠星」莫雨秋趕忙站起來，把身邊座位拉出來道：「來來，郭令主請坐，請坐！」

「三羊星」曹開武也上前拉住了「左臂神刀」裘橫，硬把他拉到了身邊坐下。

三個人分成了三個地方，對方鄔大野這邊是六個人，變成了以六對三，每二人控制一人形勢。

「智多星」許鐸所坐之處，左面是鄔大野右邊是「雄鷄星」葛山。「追星手」郭柱身邊是「金鼠星」莫雨秋和「亥猪星」馬義。

這番分配，自然是事先經過研究。

「智多星」許鐸先還不曾察覺，等到他坐定一經着目之後，頓時就有所驚覺，一雙狡智的眸子，連連在每個人身上轉動不已。

「妙手崑崙」鄔大野看看時機已趨成熟，如果以三敵三，自己尚無致勝的把握，以六敵三是絕對可以穩操勝券，況乎大廳以外，也早已有了嚴謹的佈置，不怕他三個揷翅飛脫……

當下心裏有數，微微笑道：「副座今晨可曾見過鐵夫人麼？」

「智多星」許鐸一怔道：「沒……沒有呀，莊主何以見問？」

鄔大野的一顆心完全放了，果眞要是許鐸曾經見過鐵夫人，那麼一旦對他下手之後，如何善後便煞費週章了，現在似乎可有更佳的托辭！

「智多星」許鐸原是聰明透頂之人，是以才會得了這麼一個綽號。然而「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再怎麼都沒有想到，竟然會變生肘腋，失陷入這個平日看來無什麼作爲的鄔大野手上——

像是冥冥中有所顯示一般，自從他們一踏進大廳之後，卽有一種說不出的陰森森預兆，這時再經細細留意對方六個人的每一張臉，更不禁使他怦然心驚！

忽然他覺出了不妙，陡地站了起來。

鄔大野道：「許副座何事不安？」

「這——」許鐸閃爍着一對眼珠道：「我忽然想起了一件要緊的事，必須馬上去見鐵夫人——對不起，我三人先行告退一步。」

「且慢！」鄔大野忽然按住了他一邊肩膀：「許副座少安毋躁——」

二人緊挨坐在一起，鄔大野忽然出手，許鐸簡直無從防範，再者更不會料到鄔大野這個動作的有異，等到他忽然覺出不妙時，整個軀體已全在對方控制之中。

原來鄔大野近習「五行功力」，對於提聚體內的五行眞力有實功，大非等閑！

是以許鐸一經發覺不妙時，自己的五行內臟「心肝胃脾腎」五臟，已在對方五指上所隱隱傳出的內力控制之中，登時內裏一陣抽痛，禁不住臉上變色。

「你……鄔莊主你這是幹什麼？」

「許副座！」鄔大野臉上洋溢起一番得意神采：「你自許聰明一世，却也想不到竟會有此一難——姓許的，你認栽了吧！」

許鐸驚然一嚇，由不住出了一身冷汗！

「你……要幹什麼？」

「幹什麼？」鄔大野一聲朗笑：「你這麼聰明的人居然會看不出來？」

許鐸全身抖戰的道：「難道，你們……你們……？」

「許副座，你的案子犯了——」金鼠星莫雨秋道：「我們今天是奉命拿人，看你還怎麼跑吧！」嘴裏說着，陡地右手一翻，一口尺半長短的鋒利匕首，已經由袖子裏抖出來，極其快捷的抵在了「追星手」郭柱背後！（未完）